【长篇纪实小说】

我是医生不是人



史纪◎著

副主任医师口述实录

中国检察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我是医生不是人



woshiyisheng bushiren

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现实：白衣天使也是人，也生活在柴米油盐大白菜之中。天使站在局促斗室的小窗下，看着高楼大厦把偌大个天空分割成几片碎块，愤愤不平。天使不快乐能给病人微笑吗？也许，有钱人最快乐，可有钱人瞧得起你吗？你也许会说我是来医疗消费的，我是上帝呀！可天使正烦着呢，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天使穷愁潦倒内外交困，又面临下岗威胁，想起水泊梁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路见不平还能一声吼，他决心要卸掉美丽而沉重的双翅，还原一个凡人的身份了。

上架建议 纪实小说

ISBN 978-7-5102-0229-2

9 787510 202292 >

定价：30.00元

【长篇纪实小说】

我是医生
不是



副主任医师口述实录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医生不是人/史纪著．—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102-0229-2

Ⅰ.①我… Ⅱ.①史… Ⅲ.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1262 号

我是医生不是人

史 纪 著

出版发行：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100040）
网 址：中国检察出版社（www.zgjccbs.com）
电子邮箱：zgjccbs@vip.sina.com
电 话：(010)68630385(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36518(门市)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710mm×1020mm 16 开
印 张：18.75 印张
字 数：316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2-0229-2
定 价：30.00 元

检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为了民营医院良性发展

这本书稿，其实就是一位在民营门诊部的承包科室里工作5年的副主任医师的心灵自白，或者说良知忏悔。

这位医师叫刘显刚，在5年里，完成了从天使到魔鬼，又从魔鬼到天使的完整的蜕变过程。

当他重新成为天使之后，他痛感有些民营门诊部尤其是那些承包的科室已经病入膏肓，不动手术，难予解救。

他为此以亲身经历揭开了一个个秘密，提供了一张张X光片，而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简直就是惊天内幕。

我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认识这位年届不惑身材高大个性爽朗、偶露锋芒而又不失幽默的东北汉子的。

在那次会议期间，我因痔疮发炎请教刘显刚医生。刘医生从传统手术说到激光治疗和美国TURELLS微创无痛肛肠术。末了，以提醒的口吻告诉我一件至今仍心有余悸的真人真事。刘医生的一位同事廖医生，兽医专科毕业，眼红人家到A市发财，搞到一本外科副主任医师的执业假证，混迹A市民营门诊部的肛肠科为人看痔疮。有一回酒后吐真言："妈的！给畜牲看病和给人看病有啥不同？阉猪跟阉痔疮一个样，牲口不懂事反倒费工夫！"凭着他的胆大妄为居然也月月完成创收任务。原来他的本事在于换药时破坏创面。当病人抱怨一星期了怎么还出血，他就苦着脸拍拍病人肩膀说起同情话："兄弟，你体质太差咧，免疫功能低下哟，别人三天五天就好了你恐怕要十天半个月。你的淋巴细胞太懒，白细胞不干活，咱们推他一把你看行不行，用点白介素—Ⅱ，不然一个月怕也好不了呀！"被出血疼痛折磨着的病人到这份儿上了不治也不行呀。输了七八天吊瓶，廖医生看病人不耐烦了才停止破坏创面，放他一马。这虽然是极为罕见的事情，但足以使人悚然了。

我们因此有了共同话题。刘显刚医生自曝许多震撼人心闻所未闻的经历，悲愤难抑，心寒如冰，良知受到痛苦的折磨。

刘显刚医生知道我是干部也是作家，真心实意地请我整理他的经历。其时我另负重任，作过拒绝，但终被他的坚请和信任感动了。

民营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的压力，以人性化的服务举措，快捷的办事效率，和在公立医院难得一见的笑脸，让人耳目一新，无疑是应当肯定的。政府应该继续支持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多渠道引进社会资金办医疗，还应该把一些不适宜生存的公办医院，通过改制分离出来转为民营医院。

民营医疗机构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2001年9月中国开放医疗市场，民营医疗机构才真正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截至2008年，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30多万家，其中非公有制医疗机构13万多家。但是，民营医疗单位诊疗人次数只占全国总诊疗人次数的2.7%，入院人次数占2.5%，在每年超万亿元的医疗市场中仅占不到3%。其原因就在于民营医疗单位普遍存在技术水平低，投入不足，医生流通性大，缺少长远发展规划；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道德和法律约束，尤其缺乏政府有力监管，使民营医院由追求利润变成唯利是图。有的民营医疗机构特别是承包出去的专科、诊疗中心，甚至夸大或编造广告，精心包装伪专家，制定超成本几十倍的药价，给医生下达经济高指标，有计划有步骤诈骗钱财。对此，民营医疗行业内部也缺乏强有力的约束，以至于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声誉，让人想“将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直接阻碍了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

笔者是医疗方面的门外汉，医学知识远不如对火星冥王星的了解多。仅仅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来开始关注医疗体制改革，主张鼓励民资、外资进军医疗领域，给长期以来相对稳定，但已经缺乏新鲜感和活力，产生了惰性的医疗产业，来一个“鲶鱼效应”，刺激和冲击现有格局。为此，笔者认为，引导民营医疗机构良性发展，很有必要。但事物的变化外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内因。民营医疗机构的有识之士应该明白，医疗市场正逐步走向开放，用不了多久，国内将呈现公办、民营、合资三强鼎立局面，民营医疗单位前景并不乐观，眼下刻不容缓的是应该勇敢正视问题，切实解决问题，以达到自我保护，然后才谈得上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我们关注中国民营医疗的初衷。

我们都认为，很多民营医疗单位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必要也没办法对号入座。我们回忆和再现过去的一些沉重的岁月，不是要影响谁做生意，那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我们是为了帮助民营医疗解决根本问题，是为了民营医疗健康发展的未来，此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史纪

2009 年岁末

目录

序：为了民营医院良性发展 …… 1
1　天使上梁山 …… 1
2　来到上帝门口 …… 5
3　三个处方包治百病 …… 10
4　国际先进管理方式 …… 16
5　蔑视生命 …… 21
6　只有杀手才见死不救 …… 26
7　拿良心贿赂撒旦 …… 32
8　良心没了 …… 36
9　世事洞明　财源滚滚 …… 42
10　共同开发生命资源 …… 46
11　如此胃肠科 …… 52
12　老板的眼线是谁 …… 57
13　救人生命要背人 …… 63
14　行规与人性 …… 70
15　荣升主任　发现奥秘 …… 75
16　严重医疗事故 …… 81
17　生命被假化验单断送 …… 88
18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 97
19　西出阳关有故人 …… 105
20　全科专家 …… 110
21　一个无法解读的人 …… 117
22　敲诈公务员 …… 122
23　滥用抗生素致死人命 …… 128

24 医生成了药品推销员……134
25 我上电视做广告……142
26 性病科圆了我的购房梦……148
27 两代老板……154
28 医生抵罪　摆平记者……160
29 生辰八字与坐地分赃……167
30 病人家属大闹门诊部……174
31 夫妻医托　双星辉映……181
32 胡作非为　踩到地雷……188
33 潜规则害死弱女子……193
34 打肿脸充胖子……199
35 狗日的春节……204
36 纤体内衣售后服务……211
37 医生也不把自己当医生……218
38 护士就把自己当护士吗……223
39 落井下石　置人死地……228
40 郊外诊所的一日……233
41 谁是医改失败受害者……239
42 专科的陷阱……244
43 偶像坍塌之前……254
44 承包中医美容科……258
45 美容用品来自黑工厂……264
46 成功人士如何成功……268
47 福兮　祸之所伏……273
48 一夜暴富的行业……278
49 美容美出包公脸……282
50 利刃下逃生……290

1 天使上梁山

【史纪感言】

我们无法回避一个现实：白衣天使也是人，也生活在柴米油盐大白菜之中。天使站在局促斗室的小窗下，看着高楼大厦把偌大个天空分割成几片碎块，愤愤不平。天使不快乐能给病人微笑吗？也许，有钱人最快乐，可有钱人瞧得起你吗？你也许会说我是来医疗消费的，我是上帝呀！可天使正烦着呢，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天使穷愁潦倒内外交困，又面临下岗威胁，想起水泊梁山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路见不平还能一声吼，他决心要卸掉美丽而沉重的双翅，还原一个凡人的身份了。

我叫刘显刚，男性，45 岁，辽宁省沈阳市人，副主任医师职称。

1984 年我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后，分配到辽宁省铁岭市一所二甲医院担任内科医生。这家医院有一千多名职工，五百张病床，医疗设备也不错，承担所在区域 40 余万居民的医疗工作。我蜗牛般一待十多年，月薪最高盼到 780 元。妻子卉艳是病房护士长，勇敢冲破家庭阻挠和我结合，婚后生了个儿子，我因之格外地宝贝她。院方分给我们双职工一套两家合住的 54 平方米的二居室。一间较大的 11 平方米的居室我们住，装下家具后连转身都困难。药剂员小龚，三十多岁的离婚女人拖着个儿子，谁见了谁可怜，院方就让她住进我们小厅斜对面的 8 平方米的小居室。

无意中，院方已经把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和谐、快乐、充满阳光的希望，被人性中的自私击得粉碎。小龚是风风火火的脾气，三天两头找茬儿，而卉艳的伶牙俐齿也是半句不让人。上不得台面的琐事成为斗气拌嘴的借口，战争不断升级，厨房划了一道线，阳台拉着两条晒衣绳，厕所安放两个纸筒……卉艳有时会像祥林嫂似的唠叨：“有一套房子就好了，有一套房子就好了……”我看了都害怕，心在滴血。我们下定

决心攒钱买房。终于从三口人的牙缝里抠出七八千元，天边出现了一抹曙光。

命运，威严而不可抗拒，买房成了奢侈妄想。2000 年 6 月，“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着见阎王”的民谣不幸应在我父亲身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父亲肺癌去世不到一年，2001 年 8 月母亲心肌梗死抢救无效。“一人致病，三代受穷”真乃血泪箴言，我们那几千元只够几天药费，还向对我们夫妇的结合尚未释怀的岳父母借了一万多元。

妻子卉艳从唠叨房子变成数落还债：“看人家小赖、老贺，和你一拨儿毕业，谁不是到底下医院寻找个阑尾炎切除啥的，就有千把元赚？你倒好，七尺男子人高马大，倒拉下一屁股债！破内科有啥干头，当初院里叫你干外科，你吃错药还是脑袋进水了死活不干，这下好了，跟你死活受穷吧！”

卉艳骂得痛快，眼睛里的冷漠、麻木的阴影因此消失了，反倒令我放心许多。我男子汉海湾般的胸怀，不就是让她这只无助的小船停泊喘息的吗？我愁白了头发，世上还真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呀！

我躺在斗室的双人床上，看着结婚时的桌子柜子，油漆斑驳脱落，越看越像烧伤病人的疤，深一块浅一块。而身子下的床铺，一动咯吱乱响，有一天，七岁的儿子问卉艳：“妈，昨夜爸欺侮你啦？”卉艳满脸通红，抬手给儿子一巴掌，儿子还没哭出声来，她自己眼泪已经断线珠子似的扑簌簌落下。第二天，卉艳就把儿子送到娘家。

“刘显刚，你是男子汉吗？”我这样诘问自己。大丈夫，战争年代，骑马挎枪走天下，逢敌亮剑当英雄；和平时期，事业成功，口袋里有用不完的钱，把妻子打扮得漂漂亮亮，送儿子读贵族学校，孝敬老爹老娘岳父岳母名烟名酒安利脑白金，哥儿们吃饭埋单时不再低头装孙子而是高扬信用卡吆喝：“小姐，我刷卡！”可我，刘显刚，二百元一套西装逢年过节装门面，妻子的白里透红的脸蛋儿，爬满蝴蝶斑快成松树皮了，几回回梦到老鼠啃着自己的心尖儿一揪一揪的疼。

卉艳见我愁容像阴雨霏霏连日不开的天色一样，上班前两手抱着我双肩反倒安慰说：“别愁坏身子，横竖我们娘儿俩跟你慢慢熬就是了。装点笑容，人家病人排了半天队，可不想看到你阴着脸。”

可是，你自己就有笑容吗？卉艳带回的信息，又在一家人心头压上一座大山。院部下达通知，为了进三甲医院必须购买够水平的设备，每位工龄 10 年以上的医师必须交 4000 元，护士交 2000 元，三年后归还，否则

下岗待命。院长新官上任三把火，把进三甲当成仕途政绩，账上没钱，又不能抵押住院大楼贷款，只好把办法想到医护人员的身上。

四眸相对，无语凝咽。卉艳把要送到娘家的儿子的生活费又放回去，说道："只好再求我爸妈了，总不能双双下岗呀!"我的心肝像被揪成一团，恼羞成怒地喊道："还嫌我不够丢人呀?"卉艳也不示弱，把枕巾往地上一摔："自尊，自尊能当饭吃吗?"

卉艳的父亲是区教育局长，哥哥姐姐弟弟上的都是名牌大学，留在北京上海天津"出息着"。当初，她爸爸就极力反对我们的结合，后来如花似玉的女儿成了黄脸婆又归咎我一人，"全看在小外孙脸上"的话就是这个老头子说的。

倒是卉艳先自软下心来，喃喃自语道："都怪咱们一个月才挣七八百元嘛，要是像乔老师他们两口子，在 A 市打工，一个月一万多，还愁啥呀?"

我忽地打了个激灵，一个模糊的念头电光石火般在脑际一闪。人的命运常常取决于瞬间。我拍案而起："老子不干了，你把乔老师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也是男人，我也是副主任医师!"

我把卉艳吓着了，说"那么远的地方，你孤身一人！辞了职丢了工作你疯啦?"

乔老师是卉艳读卫校时的生理科教师，当医生也是半路出家，她的丈夫武老师是我实习时的指导医师，一次肠套叠手术不成功，病人部分肠子坏死，出了大事故后，不得已带着老婆闯荡 A 市去了。如今武老师历练出来了，成了整形一把刀，专门在女人脸盘和胸部雕刻美丽。据卉艳说："他们一年赚十几万元哪!"但卉艳说人家是夫妻闯天下，而且那边有亲戚，我们岂能与之相比。

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情改变了卉艳的想法。

和我们住同一个套房的药剂师小龚的儿子 15 岁了，在客厅搭了一张单人床。15 岁的孩子正是猪狗都嫌的时候，也许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缘故，不知从哪学来恶作剧：经常蹲在我们卧室门旁"听床"，听到得意处就敲一下门，让我们吓一跳戛然而止。那一夜，居然惟妙惟肖学一声卉艳的呻吟。卉艳怒不可遏，跳下床开门出去，不料碰到在厅堂上打毛衣的小龚，先声夺人道："用得着那么惨叫吗?"卉艳咬碎贝牙，"砰"一声巨响把门关紧。

卉艳站在我面前的形象，至今烙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消逝。她两手叉腰，胸脯起伏宛如开水壶冒着热气，眼睛里迸溅蓝色的火苗，恶狠狠拿我出气："活不下去了，再也活不下去了！你走，你走，是男子汉你就走得远远的，没挣一套房子你别回来！"

第三天我就辞掉那个类似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般的医生职位，离开了令我留恋但更多的是令我失望和哀怨的城市。

那夜，月色昏暗，秋高风燥，卷起尘土树叶，满天空纷纷扬扬。卉艳拉着孩子送我上火车，挥手之际，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2 来到上帝门口

【史纪感言】

刘显刚医师来到全国民营医院出现较早的某省A市。他的理想并不高，一种人性中最原始的要求，希望有一套房子夫妻做爱时能比较专心自在而已。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生存窘境实在震撼人心。在乔老师家里的所见所闻所感，又使他的脑子像经过一次大清洗似的。他告别前半生，信心陡增，也要过天堂般的日子。他来到溪西门诊部，竟有一种来到上帝门口的恍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刘显刚，带着1000元盘缠，2002年9月4日上午，踏上某省A市的土地，开始我人生新的里程，有了一个月薪数倍于前的工作。

溪西门诊部坐落在A市的河之北山之南，风景秀丽，环境清幽。门诊部对面的新建街道，大抵是右边一大片工业园区催生出来的。从车流和市嚣看来，应是繁华之地。门诊部是一座五层楼，近五千平方米，白瓷砖贴墙，铝合金玻璃窗，在阳光下闪烁耀眼，应该是还不顾及光污染的年代建造的。其规模，当然远不如我以前所在的二甲医院，但这种异样情绪瞬间挥之即去。因为眼前这座白色小方块给了我赚钱的希望与憧憬，给了我源源的激情与活力。曾经，我听一位去香港谋生的同学说过，香港工厂只要几百平方米的车间，其产值就超过我们占地几平方公里的造纸厂制衣厂，人家那是国际高科技产品。眼前这座白色小方块里，就有着“国际先进水平的诊疗仪器、技术水平和管理方法”，岂是那落后、陈旧、传统与贫穷的二甲医院可比，否则，它能给我月薪几千元？据说经过努力还可能超万元。毋庸置疑，这小方块能给我一个小小方块，让卉艳远离那沉重的摔门声，远离那人比星星近、心比星星远的陋室，远离那犬牙交错剑拔弩张的小战场。

我感谢武老师夫妇的指点和推荐。“愿你们长命百岁！”站在白色小方块前面，我，刘显刚，虔诚地这样说。

三天前，我带着家乡特产，三斤黑龙江大木耳、猴头菇和葵花子去拜见武老师和师母乔医生。

武家堪称豪宅。

四居室套房的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莲花艺术吊灯明亮柔和，打过蜡的木地板照得见人影，落地式淡绿纱窗湖水般荡漾着深情的涟漪，古铜色茶几上的咖啡壶飘溢着迎客温馨，34 寸液晶电视屏幕里杨贵妃正在领舞《霓裳羽衣曲》，慢镜头让她像嫦娥踏着彩云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悠扬婉转的乐曲中徐徐飞近前来。生活在蓬莱仙阁里，卉艳的老师乔医生，年过天命却细皮嫩肉光彩照人，就显得很应该很合理无须解释。唉，卉艳呀——实不该这个时候又想起卉艳，真叫我悲从中来。

乔医生，我应该称她师母，很热情接待我，笑声像珠子在地板上跳跃似的。当我问起武老师，乔师母以埋怨的口吻夸耀道：“他呀，去底下县城给人做手术呗，外科医生进不了正经医院，给美容院做隆胸、拉皮去皱、垫鼻梁丰下巴，有时一回能收入近万元！”乔师母语速很快，双手的辅导动作很多，更添几分巾帼须眉豪气。她知道我心里着急工作，就宽慰我，说道：

“在 A 市找个工作并不难，你想，五百多万常住人口，七百多万外来工，需要多少医院呀。就那么几家公办医院够吗，你没去看看不知道，人山人海排长龙拐了几个弯还伸到门外去啦。那种医院咱们进不去，咱们是借民营老板的光，这帮人大字不识几个，却聪明绝顶，最早晓得把医疗当经商干。十多年前，电线杆、小旅馆、墙角落，到处贴着的‘老军医、老祖传、老华侨’专治淋病梅毒湿疣疱疹广告的就是他们。佩服呀，不佩服不行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呀！今非昔比啦，他们资金雄厚，买下门诊部经营权，到民营医院承包科室，都身家百万啦……我们来 A 市干啥，学他们赚钱嘛，可医院和医院天差地别，普通门诊，你干内科，一个月才 2000 多元，药品提成也很少，内儿科有提成，可你处方开大了，病人就跑了。如果去专科，底薪虽然也才 2000 多元，但提成是 2% 到 5%。我曾经做过的妇科，底薪 2500 元，药品提成 3%，手术费提成 5% 到 8%，一个月下来也有 7000 元到 8000 元哩！”

“可我是内科医生呀！”我又羡慕又忧愁，卉艳骂得对，头脑进水啦干啥子内科，唉，怪自己搞错科目。

“内科医生也行呀，谁限制你呀？可以上肝病专科、胃肠专科、皮肤性病专科、高血压啦失眠啦脱发生发啦，很多很多科。最好干皮肤科，收

入高，病人也好宰，不过这个科很紧俏，医生都满了。明天咱们看看报纸广告，打打电话，等你武老师回来，他是老江湖了，认识不少老板。”

我听了心才宽松下来。那一夜我就住在乔师母家香幽幽的客房里，一段来的烦躁、倦怠、比烦躁怠倦还要揪心的忧患，都让浓重的黑色裹走，一夜无梦到天明。

第二天，我们从报纸和电话里找到两家门诊部，一家新开业的，要一名值夜班医生，包吃住，月薪2500元，是我以前工资的三倍多；一家内儿科主任，月薪3000多元，3%提成，月收入可达4000元到5000元，只是地点比较远工时又太长，上午八时到夜里十一时，假如输液没完还要陪着。我中意后一家，一个月顶我以前半年收入，工时长不怕，咬咬牙熬一熬，抛妻别子背井离乡为的啥？心里一高兴，就想打电话约定时间面试。这时，武老师回来了。

武老师看上去比实际岁数年轻，只是肚子腆起来了，但更显老练、沧桑气质。他还是急性子，当着我的面把厚厚一大叠百元大钞递给乔老师，我估计着，应该可以买到我们住的那十一平方米了。而后，他一迭连声道歉：“哎呀呀，让显刚久等了。我动身要回来的时候又被拉去做一例清胸手术。一个二十岁女孩子，让人注射隆胸没做好，乳房又硬又疼。真是罪过呀，我替她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红的、黑的、蓝色的小碎块，掏了几个小时也没能掏干净。所以回来迟了。”

武老师说得我男子汉的胸部也痒痒起来。他坐下来，喝了咖啡后，听乔师母说了我们选择的那两家门诊部后，大手一挥，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

“别去！你是穷怕了，初来乍到，区区几千元就把你蒙得坐立不安，心猿意马。你的能力我还能不知道，要青出于蓝胜于蓝，没必要一天十五六个钟头去为四五千元玩命儿。找个近处的工时短的，一天八九个小时，做专科医生，5000元至6000元，要是遇到像样儿老板，还不止哩！看看有没有皮肤科、肝病科、胃肠科，或者耳鼻喉科也行，月入7000元到8000元，10000多元也是小菜一碟！”

我的心情很像当年受苦受难的白区人民仰望北斗星，遇到救命恩人时候一样。

武老师终于给我钓到一只大鱼——溪西门诊部肝病科。

乔师母举办家宴，是庆祝，也是壮行。我们喝了两瓶茅台酒。喝到情深处武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

"显刚呀，生存竞争就像战争呀，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你会成功的。当初我和你的乔老师也是白手起家，眼前一抹黑，跌跌撞撞，进进出出，才摸出门道儿。五年过去了，有了点钱，花近百万元买了房子，花了二三十万买了轿车，我到处做手术，没车不行呀，又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留学。现在也是两袖清风啦！接下来，和你师母打拼打拼，积点钱，买保险，存银行，养老啦，送终啦。我们医生的日子好不到哪里去，不认识字的当老板，认识字的当伙计，老板吃肉，伙计喝汤，行行如此，处处如此，中国特色！这就是命运呀，归宿呀什么的。显刚呀，你肯定比老师我行，又碰上好时机。但老师到底是过来人，有几句话儿你参考：'不要多问，不要多想。一年半年，心自坦荡。三年五载，实现理想。'不说了，不说了，老师我醉了，倚老卖老！"

乔师母热情敬酒，我连忙站起身来接过一大杯，直着脖子咕噜咕噜灌下去，想起京剧《红灯记》，竟唱了一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我也醉了，醉得糊涂，醉得乔师母格格笑得泪珠怦然而落。

隔日上午，我离开武家。出门前瞥见那一袋我晋见武老师的猴头菇、葵花子，像委屈的小黑猫仍旧躲在门扇后角落里，一动没动，恨无墙缝可钻。

小区叫帝豪花园。现在时髦叫花园、广场，可大都花园没园，广场没场。这个小区不同，名副其实花园，布局精致如同盆景似的。树木枝繁叶茂，花草争妍斗艳，透着生机盎然的水灵劲儿，真可谓秋光胜似春光。加上鸟园、吊椅、喷水池，推着童车的少妇，牵着小狗的老人，蹦跳奔跑的孩子。人间如画，画中天堂，难怪一平方米七八千元，一套三室一厅的要八九十万。武老师行呀，住花园，穿名牌，戴劳力士，洗牛奶浴，做泰式按摩，乔师母一个月做两次"彩光嫩肤"，抹的是 S－KⅡ什么的，可怜卉艳连听都没听说过啥叫"彩光嫩肤"，五元钱一盒雪花膏抹了两年。

回首武家的帝豪花园，我不知出于何种心态，竟疯疯癫癫吟起李白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我乘车直达城南溪西门诊部。

仰望门诊部五层小白楼，我的心情仿佛要去晋见上帝似的。

《路加福音》里，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

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

阿门！

3 三个处方包治百病

【史纪感言】

一个24岁的小丫头，给中年的副主任医师做上岗前培训，当然是商业培训。令人忧患的是，当商人和医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合而为一的时候，西医还需视、触、叩、听，中医还需要望、闻、问、切吗？又有谁来维护生命的价值和尊严呢？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中毒。我国的问题也十分严峻，不合理用药占用药者的12%至32%。据此类推，我国每年至少有250万人入院治疗与药物使用不合理有关，致死人数多达数十万之众。小丫头出示的处方与化验单，仅仅是用错药、滥用药的问题吗？没有一个卫生组织注意到这个内幕，查遍许多资料，找不着一个因此造成残疾和死亡的数字。

溪西门诊部的一楼大厅装扮得挺花哨，大门里吊着四盏小红灯笼，天花板底下对角交叉拉着两条五色纸环彩带，与小白楼朴素的外观成鲜明对比。大厅两侧有皮沙发椅，茶几上摆着塑料花，供候诊病人休息。正中一个导医台，一位亭亭玉立的斜披绶带的妙龄女子笑盈盈满脸春风朝每一个进门的人频频点头，这倒是故乡二甲医院所没有的，令人耳目一新有冬日沐浴朝阳的感觉。

导医小姐带我上到二楼肝病科。右边走廊窗明几净的房间挂着“胃肠科”、“泌尿科”牌子，“肝病科”在最里头。每一个科室就是一个大房间。

肝病科用半人高的木板隔成两个小间，每一间两桌两椅，没有诊疗床，正面墙上是一帧常三谷老板与某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右边墙上是一面精美的闪闪发光的“科技进步成果奖”金牌，左边墙上是一幅两位患者赠送的“妙手回春，再造生命”的紫红锦旗。大抵有四个医生吧，但此时只有一个青年女医生坐在前面一张桌子旁，心无旁骛地修理指甲。乍看

这女子，脸圆圆、胖胖、白白，细看却眉如柳，眼如杏，丰满又苗条，倒也惹人疼爱。

“大夫，我是来应聘肝病科医生的，请问常老板在吗？”

“哦！”女大夫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随即咧嘴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贝牙，令我心头一亮。“我带你先去找易主任吧，等她来？睡到中午也说不定哩！”

女大夫路上告诉我，主任叫易安。我扑哧一笑说道：“是李清照呀？”她不懂李清照，又说道：“叫易安，记住啦？我是做彩超的医生，我叫黎明。”

哦！名字都叫得挺有意思，好记。

我们来到门诊部后面一幢公寓的第十层。一到家门口就闻到一股药味。黎明医生敲开门。一个披肩长发的高个儿女孩小声说：“你乱敲啥呀，老板还没起床哩！”黎医生说：“刘医生来了，他说昨天和常老板约好的。”

易安主任就在门口和我聊起来。

易安主任有明显的混血儿特点，深眼窝，眼珠子泛着微蓝色，鼻梁笔直，胸部饱满，辽宁口音，十足一个美人儿。我东北家乡的大连、旅顺、哈尔滨，百余年来遭受海外列强的侵犯，易安主任身上就有他们留下的罪证。我想，亲不亲故乡人，容易近乎。易安主任说应聘肝病科的有 20 多位了，要看我的证件，我赶紧把毕业证书、职称证、执业证、身份证和个人简历的原件和复印件，恭恭敬敬递过去。我的个人简历是武老师几经斟酌写出来的。他说：“千万不能说你初来乍到，就说已经在 A 市民营医院干过三年了，胡说几个门诊部，反正没人去查你。”

我的个人简历这样写着：

刘显刚，男，1961 年 4 月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84 年 8 月中国医科大学毕业。

1984 年 9 月至于 1997 年 12 月，辽宁省铁岭市医院内科医生。1998 年至 2000 年，A 市东亚门诊部皮肤科主任。

2000 年至 2002 年，A 市孝心桥门诊部内科主任。

特长：从事消化内科 15 年，擅长辨证施治肝病（乙肝大小三阳、早期肝硬化、脂肪肝以及各类肝病），中医辨证准确，用药独特有创新精神，拉丁文熟练，敬业热忱，善解人意，尤其富有团队协作精神，与患者沟通有道……

昨天，常三谷老板在电话里听了我的简历颇为满意，说“你过来看看吧，我就喜欢在民营医疗机构做过的医生”。

易安主任看了我的证件，走进主卧室，关上门，大概是去向常老板请示。

黎明医生已经走了，我独自坐在客厅里。这是常老板的家吗？四室二厅，门窗地板都还没装修。厅堂角落堆着十几个装药的大纸箱：乙肝转阴因子，乙肝解毒胶囊，肝速康。正面有24寸王牌彩电，方形木餐桌，塑料坐凳。墙上胡乱贴着花花绿绿的画报，唯一可观的是《还珠格格》电视广告，几个美人一起向我投递动人的微笑。虽说常老板勤俭兴家，也太清苦了吧！不过话说回来，能当上帝就得像上帝，上帝就是自己受苦受难嘛！

美人易安怎么进去这么久，她从哪里进去的，可刚才她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我扫了一眼四个木头门，忽然感到那里面都有些神秘了。

常老板露面了。一个又高又瘦又黑的五十开外的男人，那脸色令人怀疑他不是酗酒过度就是肝脏出了问题。他还穿着晃晃荡荡的大红绸睡衣，使自己完全成了一个衣架。我心目中的老板，应该是武老师那种形象，或者像我们二甲医院的院长，梳着大背头，带着黑框眼镜。常老板没那派头没那气势，却很客气，见我毕恭毕敬站起来，拍拍我的肩头说：“别客气，坐下坐下，小易，倒水呀！”三个人都坐下后，常老板打了个哈欠，说道：

“刘医生呀，实不相瞒，我这个科室从门诊部秦明员老板手里承包过来，开4个月了，现在情况很不错，月营业额有12万。原来的那个方医生老公病了，她非回去不可。我也面试了一些医生，不合适，不满意。今天一见，就是你了！我看人先看合不合眼缘，你的长相我看了舒服。易主任，我把刘医生交给你了，你带他去科室，把工作给刘医生讲讲，今天就算上班了。然后去告诉方医生，打发她走！”

常老板交代完毕，转身去睡他的回笼觉。我看见他趿着一双明显不合脚的绣花拖鞋，红花绿叶的，无来由地有点心疼。管他呢，易安主任又不是我的亲妹子！

乘电梯下楼的时候，我半讨好半献殷勤，笑着问：“易主任，你也是东北人吧，口音是大连味儿——”没料她却沉下脸打断我的话：“不是，我是桂林人！”我一时无可适从，对这种在江湖上历练成功了的说谎跟吃饭一样的女孩，还真得小心提防着哩。

我们来到肝病科，易安主任指定我坐在她的对面，然后开始对我进行一番上岗前培训。她那架势、气派和语气令我想起电视里太监宣读圣旨的镜头，你只能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第一，我们科是合作科室，也就是承包科室，就只我们几个人。这个门诊部的人坏着呢，工作时间不许你串其他科室！第二，下班后和其他科室的人见面只许点头打招呼，不许交谈，也不许说你是啥地方人，在哪儿干过！第三，你的工作时间是早晨八点半到晚上九点，工作时间不准离开科室，去卫生间不许超过十分钟。第四，我们科室有两个护士，伊思娘是导诊，黎明做彩超，你和她们要好好配合。懂吗，好好配合！第五，你的底薪一个月 2500 元，3% 药品提成，做得好，月入能超 5000 元。”

我听得背上发寒。这不像解放前搞地下工作吗？第一不许讲话，第二还是不许讲话，第三没自由，只有第四，才使我心口有点温热起来。好吧，那就嘴巴贴一层封条，再贴一层封条，少吃辣椒、多喝润肠茶，缩短厕所坐盆时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五千元，二者皆可抛。”裴多菲见鬼去吧！

易安主任拿出两张处方，叫我过去站在她身旁。她指着第一张处方说：

“这是 3000 元一个组合，你对那些比较大方的，看上去有钱的，大大咧咧的，爱显摆的，好抓住的，就给他开这个方子。白介素—Ⅱ 20 万，一个月输 10 次，抗乙肝免疫球蛋白一个月注射 1 次，肝复康 15 盒，乙肝转阴因子 10 盒，乙肝扶正胶囊 10 盒。我们再免费白送乙肝解毒胶囊 10 盒。这张处方 3000 元，你一定要争取抓他五六个月。

“你听清楚没有？好，这是第二张处方，2500 元到 2200 元组合。打 8 次白介素，注射球蛋白 8 次，肝复康 15 盒，乙肝扶正 10 盒。我们免费白送 10 盒乙肝解毒胶囊。也抓他几个月。

“第三张处方，是专门对付穷人的，小抠儿的。不打针了，只开乙肝转阴因子 15 盒，乙肝解毒胶囊、扶正胶囊各 15 盒，才 1500 多元，记住，这是你开方子的底线，不能开低于这张方子的！”

易安主任自顾自讲下去，完全是一种填鸭式的培训。我的思维一时跟不上，仿佛一块木板被按在水深处慢悠悠慢悠悠浮上来似的。这里把病人分成三类，区分水果似的，大个的，中个的，小个的。辨证施治就是分析判断你是富人、白领或穷人。不可思议，人类全部的医学智慧，在这里就这么简单！这种工作易安主任可以做，黎明和伊思娘也可以做，我那上中

学的儿子是不是也可以来赚它月薪几千元呢？我知道我这样想绝对是错的，但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明摆着，人家常老板就是要你这个在民营医院干过几年的副主任医师嘛！我偷偷瞧一眼易安主任，从侧面看，这小美人的脸庞线条远不如正面看起伏柔和。光洁的前额到眉毛是个陡坡，深陷的眼窝像个锐角，鼻梁笔直成一条线，美丽而阳刚。《男女面相》书上说这种女人把正面给你，把侧面留着。你要是迷上她的正面，她会独撑朝纲，颐指气使。她要是把侧面给你，爱你没商量，你会载不动她的温柔。相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知识的结晶，宁可信其灵不可信其不灵，还是欣赏她的侧面吧，不听也得听，不懂也得懂，都点头，不该点的也点一下。

易安主任抬头看我一眼，认定我是好学生，颇为满意。她打开抽屉搬出许多药品来对我实物培训。一盒中成药乙肝转阴胶囊卖160元，服五天；乙肝解毒胶囊像牛黄解毒片似的，两板24粒竟卖48元，服两天；而肝复康250元一盒……闻所未闻！前天刚看过电视，说看病、上学、买房被老百姓称为“三座大山”，他们不怕死就怕病，“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报载我国48.9%的老百姓看不起病；就是城市，也有39%的居民生病后不去就诊自己买药吃，这几年，已经从39%增加到47%了。今天，我知道症结在何处了。可是，我对易安主任还是点头，不该点的地方也点一点，因为我的头上也有“三座大山”。

“听懂了?”

“我会熟悉的。”

易安主任又把两张化验单摆在我面前。

一张是肝功能五项加HBV—DNA定量。一张是乙肝两对半。

易主任说，你主要看第一张。第二张乙肝两对半很简单，全市乃至全国任何一家医疗机构都可以做，有没抗体，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一目了然，你看第一张。

“我们的化验，都把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提高一点儿，但又不能提得太高，太高了病人换一家化验就露馅了。高一点就是露馅也好解释，仪器灵敏度啦今天明天就有变化啦什么什么的。你务必配合好！听见没有？凡是超出正常指标一丁点儿，都要让病人挂吊瓶，吊它几天！还有HBV—DNA。”

易安主任把化验单压平展开，纤纤玉指划过电脑打印的一行字母说道：

“HBV—DNA，我们要根据病人治疗的时间来定量。每个月降一个百分点，比如这张姓王的，她是大三阳，来的时候是 5.78 × 109 拷贝/ml，她治疗三个月了，现在就是：HBV—DNA 3.62 × 106 拷贝/ml。你明白啦?”

我点头。

“我问你明白了吗?”易安主任发火了，抬起头盯着我，她不满足点头了。

“我明白了!”

我能不明白吗? 十八年医院临床生涯，我也有过一些失误，比如对某个病人的病情判断不准确延误治疗，抢救时指挥失当，病人本不该死去却丢了性命。可是，我尽力了，精疲力竭了。病房如战场，战争允许死人，医生在现有医疗手段和条件下，用了全部知识与经验难以回天，那么死亡是会有自责但不会有犯罪感的。可今天，我还没有动手，我仅是听听，点点头，浓浊的犯罪感已经化成一团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似的，梗在我心胸间。

五千元，沉重的砝码呀!

4 国际先进管理方式

【史纪感言】

一些民营医院的经营者，不懂公信力要依靠患者的口碑传扬，想以狂轰滥炸的广告速成信誉。报载某家民营医院在央视所做的“不育不孕”的广告超亿元。A市溪西门诊部肝病科，在广告上牛吹“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应聘者因而络绎不绝。其实，它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南方城市出现的家庭小厂的家长式管理，它由老板的小蜜掌控一切。20年后的今天，那些小厂所剩无几，代之而起的是正在走向股份制或者已经实行股份制管理的大企业。中国医疗市场正在走向开放，用不了多久，公办、民营、外资三强鼎立的局面就要出现，而那时小蜜掌控的医疗单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难道还不足让我们的一些民营医院的老板们警醒吗？

我们的宿舍同一个铁门，第一间是彩超医师黎明和导医小姐伊思娘合住，第二间易安主任住的，第三间是药库，最后一间现在是我刘显刚的。我打算下班后去买被子草席日用品，就向黎明要钥匙。她和伊思娘对视一眼，皱着鼻子说：

“易主任不给我们钥匙，怕药丢了。她有时下班早，我们按门铃，她就开门。”

“她要是不在屋里呢?”

“我们打她的手机。实在进不了，就到附近的超市逛一逛，等呗!”

“她要是外出呢?”

“她外出不会很远，先给我们开门，再给我们关门，再给我们开门。”

怎么一回事？绕口令把我绕糊涂了。伊思娘也听得咯咯笑，说以后你就知道了。而后，她掉转话头说：“刘医生，东北人就是又高又壮，还很帅，我找男朋友就以你为标准了!”我正为绕口令糊涂着，没遮拦就说出心里话：“帅有啥用，壮有啥用，穷光蛋，人家瘦得像丑八怪，财大气粗

照样美女如云!”

还真是歪打正着，第二天小黎小伊就把易安主任的风流韵事当成饭后茶余的谈资全盘向我托出：“常老板在全国各地办了许多专科许多诊疗中心，每个科每个中心都放一个易主任这样的人为他看着，给了她百分之十的利润，不然她这么卖力，图啥子呢，才24岁，卫校毕业一年就跟常老板了，已经4年了。常老板一来，她就‘外出’了，常老板一走，她才回来。”我问：“常老板的妻子儿女呢?”黎明说：“都在他老家。常老板有两个老婆，大老婆有三个孩子，前些年又在成都娶了一个，有两个孩子。易安主任这样的不算数，一个科一个太多了。”美色换金钱，古今多少事，见怪不怪。问题是易安这小丫头心眼儿太多太毒，和她年纪太不相称，撒谎像吃豆子一口一个，还恶人先告状逼走好几个医生了。黎明和伊思娘整日里提心吊胆，背地里叫她王熙凤。这就是广告上标榜的“国际先进管理水平”?

来不及消化小黎小伊提供的密集信息，2002年9月10日教师节这一天上午九时半，我，刘显刚，接待了第一个病人。

病人叫汤晓晓，32岁，IT行业里的一个白领。她已在这里治疗3个月，这是第四次来开药。

遵照易安主任的培训，我开的处方如下：

汤晓晓　女　32岁　电话13830××××××
0.9% NS 250ml×10
白介素—Ⅱ　20万×10
　　　　静注　　日1次
肝速康　12×6板×10盒
　　　　3#/次　　日3次口服
宝慷盖肝颗粒　10g×2板×10盒
　　　　10g/次　　日2次口服
复方熊胆乙肝胶囊　10g×2板×10盒
　　　　10g/次　　日2次口服

我抽屉里的药品价格表上，赫然写着：

白介素—Ⅱ 20万	189元/支（10支1890元）
肝速康	248元/盒（10盒2480元）
宝慷盖肝颗粒	58元/盒（10盒580元）
复方熊胆乙肝胶囊	117元/盒（10盒1170元）

汤晓晓一个月工资，恐怕不够支付这张处方。6000多元哪！我握笔的手有酸酸软软的感觉，字也写斜了。如果说我没有表现出迟疑来，是因为易安主任就在我对面盯着。但汤晓晓身旁站着一位气质超凡脱俗的三十七八岁的护花使者，沉着冷静目光炯炯，叫我紧张得后背渗出涔涔一片冷汗，生怕他指着那张HBV—DNA定量化验单说是造假，夺过我的处方撕个粉碎朝我脸上撒过来。还好还好，天！一场虚惊，护花使者抽出皮夹子，用食指和中指夹着信用卡递给伊思娘，刷刷几千元。伊思娘过后说他潇洒的夹卡动作令人销魂，酷毙了！我这才喘一口气，心扑通一声落在胸腔里，感谢上帝！

易安主任在我上班这几天来，早8点半晚9点，几乎寸步不离。我一直在她的视线之中。每张处方开出来，她都要审查一遍，再交给伊思娘去拿药。我明白自己的作用，不外就是拉病人进陷阱，把他们的钱从袋子里掏出来。不管怎样花言巧语，总有难自圆其说的时候，一旦被撕去伪装，那就无异于裸体示众身败名裂。我因此天天提心吊胆，直到晚上下班，我才松一口气对自己说："一天又平安过去了！"也许"天下本无事，庸人自烦恼"，当夜里睡不好的时候，我这样自我安慰。

这一个夜晚易安主任"外出"后本想回来，却又因为常老板要走了而彻夜未归，所以门没被反锁，给了我们大快人心的时机。伊思娘和黎明去超市买来酒和肉干，我们喝得大醉，大叫大骂一阵以后，胆子壮了很多。

但是，第二天我又被吓破了胆，一腔苦涩难言。

常老板是在看了报纸和电视台一字不差地刊登播放了他亲拟的肝病科广告后，才放心离去的。我的简历是这样牛吹的：

"刘显刚教授，中国肝病防治中心副主任，中国肝病网客座教授，同济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乙肝防治二十五年，在国外权威医疗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对乙肝大小三阳及脂肪肝，早、中期肝硬化的治疗有独特方案。本专科引进英国法国最新科学研究成果HOR—BO乙肝阻断因子，每月只需一针，就能阻止乙肝病毒的复制……"

我感到脑袋涨得像气球一样大，只要轻轻一弹，保准"嘭"一声爆

炸。二十五年前的刘显刚才十六岁，就从事乙肝防治工作啦？我仿佛看到报纸雪片般飞来，触目惊心的标题：《刘显刚伪造历史》、《刘显刚是个假教授》、《中国防治中心严正声明》、《同济医科大学抗议》……我拿着报纸以请教的语气问易安主任这是怎么一回事。易安主任盯了我半天，恶狠狠地说："怎么回事，你问老板去？"我一时无话，她又哼了哼说：

"你进了肝肠科就是老板的人，他爱怎样说就怎么说，都一样，你的前任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哩！"

我退回来，想了半天，还是没想通，又问易安主任道：

"HOR—BO 是什么药？"

易安主任烦了火了，盯了我一眼，以斥责弱智儿童的语气说：

"蠢，蠢！HOR—BO 就是抗乙肝免疫球蛋白呀！"

我把抗乙肝免疫球蛋白的拉丁文在脑海里过一遍后说道：

"可是，拉丁文或英文并不是——"

"你干什么吃的？"易安主任脸色闪烁着青幽幽的光。"你要会向病人解释，这是当今世界最尖端的药品，全国独家引进！你是我们的教授、博导，你自己都不懂常老板的想法，还想赚几千元工资。想做就做，不想做你立马给我走人，来我这里应聘的还有二三十个人呢，啥没有医生会没有？"

我咬咬牙忍气吞声，退回座位，默默地想：世界先进水平，科技最新成果，乙肝药物顶尖突破，牛头马嘴这能编圆吗？你刘显刚是跟着编还不跟着编呢？你说怎么编呢？

科室里空气沉闷，好像有什么严重事情要发生一样。偏巧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又引发一次地震。

结石科也是承包科室，是两个老板合股承包的。其中有一个叫钱卢山，他本人也是医生，所以喜欢人家叫他主任不叫老板。钱主任也是东北人，吉林长春的，想来"他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没挑时间就来到我们肝肠科。

"刘医生呀，这门诊部就咱两个是老乡。夫人来了没有？"

"还没有呢，钱老板的家属来啦？"

"哎！别叫老板。"钱医生纠正后说道："还在找房子，找好了就来。"

我们还没聊几句，那边易安主任就很不安了，眉毛像电视机天线似的挑了起来。见钱主任还有话说，她不禁杏眼圆睁：

"刘医生，你有完没完，工作时间聊天？要聊辞了工去聊，去咖啡馆

聊上三天三夜也没人管！”

钱卢山主任豪放人，关刀眉下的怒目盯着易安主任说：

“易小姐，你不就仗着常三谷老板那点儿势头吗？告诉你，对我来这一套没用，我不属你管，也不吃你这一套。刘医生，别让丫们吓着，下班后咱去酒家聊个痛快！”

钱主任前脚走，易主任就把科室的门关上，凶神恶煞地迁怒于我：

“刘医生，再有这种行为，我扣你三天工资！”

“易主任，又不是我串到钱主任科室的。”

“那也不行，你就说我不是你老乡！全不知哪边炕头热那边冷，别给脸不要脸！你们几个都给我听着，他们都眼红我们，恨不得我们立马垮掉，谁再违反立马走人，本主任说话算话！”

当晚下班，宿舍门紧锁，掌管锁匙的易安主任走得无影无踪，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恨不能马上躺在床铺上。打手机，没回应。黎明说：“刘医生，这是教训你呢，等也没用，一块去逛超市吧。”无奈，我和两个小丫头从超市一楼逛到五楼。时近午夜，黎明的手机急促响起来，易安主任气断肝肠的骂声我都听得清楚：

“都死哪里去啦？明天还想不想干活？”

黎明乖乖甜甜讨好道：“易主任，我们陪刘医生选手机，正讲价哪，马上就回！”这些小丫头，谎话招之即来，说得像真的。我说咱们应该趁机要锁匙。小丫头吓得直吐舌头：“快别这样想，几个医生都要过，都炒了！狗仗人势的小毒妇，一手遮天的慈禧太后，惨无人道的拉丹、希特勒！”

5 蔑视生命

【史纪感言】

报载，一名已怀孕的少妇，在某民营医院被诊断出“不孕症”，5天被榨干38700元。无疑，少妇和腹中胎儿身体必受致命影响。更有甚者：2005年8月，在哈尔滨一家公立医院，患者翁文辉住院67天，医院收费139.7万元，病人家属在医生建议下，还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药品交给医院。一天之内记载输液总量87000毫升，将近人体血液总量20倍；病人在去世后两天，胸腹水的化验费用依然出现在收费单上。今天，高尚的救死扶伤的医生这个职业，好像已经成为冰冷的、麻木不仁的赚钱手段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时代和精神是不是已经悄然逝去了。你瞧一张张冷漠的脸孔，一个个庸医、假江湖郎中出现在患者面前。A市溪西门诊部肝病科合伙谋财，蔑视生命的内幕，向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维：“十年动乱”，传统文化荡然无存，尤以宗教文化最为惨烈；而西方国家，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上帝都陪伴在他们左右，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敢草菅人命，必遭天谴！我们呢？我们的头上有啥？有钱！钱就是上帝，钱就是神明！

这天晚上下班时，易安主任说要开个会，叫伊思娘把门关上。气氛一时显得严肃紧张，不知又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落在她身旁的一个女子身上，五官清秀，乳房坚挺，四肢肌肉结实紧凑，只是肤色略显黑黝，但黑得恰到好处，更显别样魅力。我们后来叫她“黑美人”或“黑牡丹”。她可能是常老板派来的巡按大人，或者干脆是新添的小蜜，常老板就喜欢有特色的小娘儿。当然，也可能出事了，告状的来了。易安主任看出了我们的恐惧，有意来个“此时无声胜有声”，以求取“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效果。当然易主任未必有这般艺术，但揉搓大家活灵灵的心的恶毒绝对有。

“常老板昨天来电话，对我们科这个月的业绩很不满意。他决定重新

洗牌，重新洗牌懂吗，就是大换血，就是全部辞工重新招聘。我给大家讲了情，说再看一个月。常老板后来答应了，还给我们派来化验员章菲菲，就是她。大家听着，这个月的营业额再不上十五万，大家就拜拜，常老板不客气！”易安主任严肃得令人害怕。

章菲菲就是黑牡丹，一副历经沧桑胸有成竹的样子。她也是卫校毕业，兼着七八个“专科”的化验员，一星期只来两次。她的化验报告只有两对半和肝功能五项是真实操作，而另一份 HBV—DNA 则不必真做。

“小章，你记住，凡乙肝两对半是大三阳，你就在 HBV—DNA 的报告上打印：HBV—DNA 定性 + 定量 3.69（或 7.68，8.91）×109 拷贝/ml 记住没有？”

章菲菲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分明透露出一份无所谓的情绪。这小娘儿似有城府，易安主任也默许她不用话语回答。

“老板在电话里说了：‘过去一个月的失败告诉我们，不单你要明白，其他人都得明白，我们是一个整体，要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好了，大家先把肝功能五项表格拿在手上听我讲解，才听得明白，你们的水平我都知道，谁跟谁呀？”

肝功五项：〔正常值〕

项目名称	检查结果	单位	参考范围	提示
TBIL（总胆红素）		UMOL/L	1.7—17.1	
DBIL（直接胆红素）		UMOL/L	0—6	
ALT（谷丙转氨酶）		U/L	5—40	
AST（谷草转氨酶）		U/L	13—40	
TP（血清总蛋白）		g/L	60—80	

“你们不要以为你是彩超你是导医什么的，病人才不管你是谁，在他们眼里你们统统是医生，有时会拉着问这问那，咱们要是不统一口径，只要有一丁点儿说出人了，他们就不信任你了，岂止不信任，还怀疑你，一起几万元的生意跑掉了，还会影响别的患者。大家都得喝西北风去！

“大家看明白啦？关键是刘医生和章菲菲要默契配合。章菲菲要根据刘医生的需要来打印肝功五项的检查报告。大家也知道大三阳病人 95% 肝功是正常的，但正常的肝功就没法儿动员病人静脉输白介素—Ⅱ，刘医生必须让章菲菲把肝功变成轻微异常。比如，胆红素略微提高到 21.2UMOL/L，就可以静滴苦参注射液。你不把他的胆红素提高点，能连

挂十天苦参素吗，他是傻瓜还是马大哈？

“又比如，ALT 提高为 56U/L，AST 提高到 48U/L，也能对病人说：‘你的转氨酶已经不正常了，再拖下去，肝细胞受损更加严重，你现在是处在危险边缘呀！知道不知道，啊？你不输一个疗程抗病毒药，根本不行呀！

“有的病人听进去了，有的未必。如果这个时候病人稍有犹豫，你就得立马把刚才说的 HBV—DNA 化验单摊到他面前，语气要沉重，要有救人危难的真诚，告诉他：‘你看看，你看看，你的乙肝病毒复制得太快啦！7.68×109 拷贝/ml，就是说，一毫升鲜血里有七个亿病毒，七个亿呀！你全身有 10 斤重的血，算一算，有多少万个亿，吓死人哪！而且，这些病毒一直以秒钟为单位在飞快复制，几万个亿几万个亿！告诉他，科学统计，中国有十分之一人口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都在治疗，否则十年内就转化为肝硬化、肝腹水、肝癌，你知道，那是无药可治的！病人听你这样一讲，再看看化验单‘铁证’，谁不乖乖掏钱治疗？生命无忧时，钱很重要，当生命危险时，钱是大便！刘医生，你明白了吗？黎明、伊思娘，病人拿到化验单也可能先碰到你，先问你个明白哩！”

我是听明白了，可我不明白，一个医疗单位怎么可以这样做？我只能学“黑牡丹”似有似无地点一下头，但我不是“黑牡丹”，没有点头的权利。易安主任抬头盯着我，略微沉陷的双目滚圆，我看到双管猎枪黑洞洞寒森森的两个枪口。

“刘医生，这个月的营业额上不去，你要负主要责任，你要不想干，立马走人，别把我们大家害惨了。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导医伊思娘，还有你，彩超黎明，你们要学会观察人。可以在楼下和来看病的拉拉呱，扯扯话，了解他的身份、经济情况。也可以告诉他，药有三、六、九等，好的药转阴快，一般药一年多才能转阴，看他态度如何。人要活络，嘴要甜蜜，话要乖巧。病人相信我们，看了我们的广告才来找我们的，心理没有防范，三问两问就问出来了。每次广告后，都有大批病人来，一个也不许漏掉。你们先分三、六、九等，上来就给刘医生一个暗示。三千以上为甲，两千以上为乙，一千以上为丙，都得有个暗示方法。你们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这样搞营销，全国的医院都这样搞营销。前天报纸说，一个姓黄的病人第一天的检查费就 6000 多元，我们算啥？小巫见大巫！”

这个婆娘不简单!

一夜没睡好，睁眼到天明。如果说我上岗第一天易安主任在培训的时候出示的HBV—DNA化验单，说第三个月其定量就降一个层次，是为了鼓励病人继续治疗的士气，增强彻底治愈的信心，好榨取更多钱财，我还想得通，那么今天易主任公然合谋，私下串通，统一口径，为榨取更多钱财，如此蔑视生命，我就无法接受了。

懂点儿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病人果真是肝功能异常，系迁延型乙型肝炎，那么，常老板那些从吉林、四平等地批发来的以几十倍成百倍于进价卖出的七胶囊八胶囊、解毒片、中成药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必须让病人另购降酶药物，当然，输白介素—Ⅱ有一定效果。而对ALT、AST高的病人，则必须输450个单位的甘利欣，才能降下酶来。

如果病人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肝功能完全正常，我们动员病人大量输入白介素—Ⅱ、胸脉肽，那就是谋财害命！特别是16岁以下的儿童、少年、免疫系统没有发育完善，乙肝病毒在肝细胞里本来并没有破坏作用，一旦大量输入提高免疫系统的药物，病人的免疫系统过早激活，会攻击自身肝细胞，造成大量肝细胞死亡，有些人因此会出现长期肝功能异常，或早期肝硬化。对年纪大的大、小三阳病人和已经肝硬化的病人，大量输入白介素—Ⅱ，也是火上浇油：肝细胞再生能力会大大减弱，体内免疫细胞的频繁攻击令病人加剧肝脏损伤。且不说一支20万单位白介素—Ⅱ进价7.9元卖给病人136元，必须用药几个月，一次生病，三年致贫。

如果是慢性化的乙肝大、小三阳，目前，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没有任何药物和医疗手段能保证转阴。虽然贺普丁有较好的HBV—DNA杀灭作用，但必须常年服用，平均每月花500元以上，普通工薪阶层很难承受得起。况且，已有不少关于贺普丁长期服用造成了乙肝病毒变异的报告。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对乙肝病毒毫无办法。实践证明对乙肝病毒有确切杀灭作用的药物还有干扰素。二十几年来，我在临床上对乙肝病人（黄疸、肝功异常）就是用干扰素治疗的。一般是300万—500万单位干扰素皮下注射，14—18天每天注射一次；以后，隔日注射或者每周注射3次，疗程6个月。这对乙肝大三阳病人有40% E抗原转阴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药物可用。免疫调节药物：胸脉肽、猪苓多糖、香菇菌多糖等。保肝药物：维生素B族、C族、K族，鸡骨草，葫芦素片，盖肝灵，齐墩果酸片等。改善黄疸的苦参素，活血散淤的丹参片，降谷丙转氨酶的五脂胶囊、联苯双酯等。

但是，常老板和易安主任是不许用疗效确切的干扰素和贺普丁，因为干扰素副作用大，病人用后会高烧、恶心、呕吐乏力，而且进价高。贺普丁更是没有多少利润空间。

窗外，月色如水。我做了个梦：

我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它。

一千年过去，撒旦从监牢里出来了……

6 只有杀手才见死不救

【史纪感言】

医乃仁术。三千多年前，神农置身度外，尝百草救人命，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底从医理想，“为病家谋幸福”。一千多年前，撒旦从监牢里出来了，白衣天使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直至被人妖魔化为“白狼”，有人还说医生越来越像杀手，草菅人命，杀手越来越像医生，心狠手辣。溪西门诊部肝病科的刘显刚医生无奈之际，先狠宰病人一刀，又动仁慈之心救病人一命，立即引起一场风波，被当场勒令滚蛋。

上班后，黎明和伊思娘见我两眼浮肿，脸色发青，知道我昨夜没睡好，一齐过来劝我：“刘医生，你别多想，其实到处都一样。刘医生，你不为自己考虑，也为我们想想，这个月15万元指标没完成，你找工作容易，我们可就无路可走了。”我看着墙上常老板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和“科技进步成果奖”铜牌，一时无话可说。黎明咧嘴一笑说：

“刘医生，别看了，先前这面墙上还挂着WHO指定单位金牌子哩，有一天，结石科的钱主任走过来问常老板：‘WHO是什么组织你知道吗常老板？’一时间我们老板呆住了。三天后他叫易安主任把金牌摘下来。”

我忍不住扑哧一笑，两个小丫头也咯咯跟着笑起来。她们的笑声使我想起妻子卉艳。前天晚上我到街上的电话亭打个电话给卉艳，问我寄去的四千元收到没有。卉艳高兴极了：“显刚，好好干，年底还清欠款，明年买房子，后年再赚一年以备补贴家用，你就回来吧，我太想你了，我们不能老这样天南地北！”卉艳的笑声依稀还在耳畔。这会儿，大家高兴一阵，两个小丫头又可怜兮兮地求我一阵，动了我的恻隐之心。我尚未置可否，就来了一个病人。

病人叫段一欧，男，52岁，2001年2月查出大三阳，长期肝功能异常。

包括黎明和伊思娘这两个小丫头，我们都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富

豪和土财主有很高的识别工夫。段一欧的富并不体现在一身名牌上，脖颈上没有能拴住狗的金链子，手上也没有硕大的金戒指和耀武扬威的气势。他的富是一种把握住人生的从容、自信、谦和，只有车钥匙、腕上的名表和恰到好处的礼节使你感到与他有尊卑之分。他在我面前坐定，从公文袋里抽出一摞整整齐齐的病历报告、检验单。

“刘主任，我是从电视上看到你的大名，十分仰幕。我是去年查出乙肝的，很不幸呀，北到上海，南到广州，吃了一年多的药了，没什么效果，现在，请你帮帮忙。”

我暗自哀叹：段先生呀，你是离了狼穴，又入虎口呀！段先生的病历和检验报告里有一家还是某武警部队门诊部肝病科，但肯定也是被承包出去的科室，现在连一些公办医院的科室也承包给私人了，尤其是肝病科、胃肠科、妇科、肛肠科、泌尿科、性病科。老板承包后先花钱打广告，而后专门从几家关系药厂进口“专科药”。比如头孢类药先舒、金抗宁等等。先舒一克卖 136 元，金抗宁一克卖 128 元，乙肝中成药几元一盒卖到几十、一二百元。有的中成药连正规的药物包装也没有，在中药粉里掺些滑石粉、蜂蜜，雇一两个打工妹手工搓成药丸子，牛吹“祖传 × 代秘方”、“转阴率达 80%—90% 以上”。

段一欧从台湾来大陆办厂，上千个工人，身价上千万，对生命尤为珍惜，一查出大三阳，便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听见死亡之神的脚步声了。虽然，他到过几家公办大医院检查，因为肝功能正常，被告知好好休息，不要用药，注意饮食搭配。但段先生从此多了一个心眼儿，留意报纸有关治疗大、小三阳的广告，开始收看电视广告和讲座。当他听到电视里的专家教授说“大三阳病毒复制特别快，对肝细胞破坏非常严重，很快会导致肝硬化、肝癌”，简直被吓破胆。他不想死，他事业有成，有儿有女有娇妻还有小蜜，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他无法想象没有他生存的人间还是否算人间，他当然不惜一切要保住生命。于是他像贪吃的鱼儿奔向诱饵，像饿极的小鸟冲向竹笼罩下的谷粒，像愚蠢的飞蛾扑向火光。

虽说段老板是工科学士，但他是在台湾受的教育，有种循规蹈矩的天真，对大陆医疗市场的黑幕缺乏了解。他以为，能在省市报纸和电视台做广告的医疗机构必然是正规的，是经过审查的，至少不会是假医生假药品假化验假器材吧？他哪里懂得，一些黑诊所黑门诊部，不惜重金，请了一男一女，一本正经坐在电视屏幕里，一问一答一附和，把请人写好的肝病或者胃病、性病、心脏病的起因、危害、治疗手段，声情并茂讲几十个来

回，让你充满枯木逢春的喜悦和起死回生的信心。他更是做梦都不会想到，所谓的从美国德国加拿大留学归来的张博士林博士杨博士朱博士，仅仅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或者干过几年不景气县镇医院的医生，而那些"集中全世界二十几个国家医学精英、一百零八位医学教授、费时三十余年研制出来的最顶级的高科技肝病新药 ROH—B"，是在任何门诊部都能花钱买得到的抗乙肝免疫球蛋白；祖传十八代的治肝病秘方神药不过是黄芪、党参、柴胡、茵陈……磨成粉，掺上碾碎的五酯胶丸、联苯双酯等具有降胆红素、降转氨酶的有西药成分的中成药丸子。就是服用这些有"纳米"技术的丸子和"国际突破性"新药，段老板的大三阳本来肝功能是正常的，现在出现黄疸指数升高了，多项肝功能指标不正常了。段老板的肝功检验单上，下列指标已经达危险状态。

ALT（谷丙转氨酶）	169U/L
AST（谷草转氨酶）	132U/L
Y—CT（Y—谷氨酰转肽酶）	78U/L
AKP（碱性磷酸酶）	148U/L
A（白蛋白）	31g/L
G（球蛋白）	46g/L

检验单表示，段一欧老板已从原来无须治疗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转变成迁延性乙型肝炎，或弥漫性活动性乙型肝炎，可怜可悲！

一家公办医院为段老板检查的 HBV—DNA 指数已达 6.09 × 108 拷贝/ml！

我仿佛看到正当盛年性情谦恭气质高雅的段一欧老板十年后的今天，不可救药的肝硬化迫使他离开了欣欣向荣的工厂，腹大如鼓奄奄一息躺在医院病床上，疼痛日日夜夜折磨得他苦苦要求医生和床前的妻儿："给我一个了断吧，打一针让我死吧！"

我承认，我和每一个在穷困中挣扎的人一样潜意识里都有一种仇富心理。当我在狭窄的 11 平方米的陋室里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当我被奔驰宝马丰田别克"嗤"一声堵在眼前，我恨他们，同是父母生养，同是顶着一个头颅闯荡人间，如何天地悬殊，水火两重？我盼他们生病求到我手上，我盼他们宝马奔驰撞成一团。但今天是怎么啦？我面对百万富翁段老板，心中竟升腾起一股同情一股怜悯，一股比同情怜悯还多了些什么的情绪。是因为他也像我一样，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卉艳，"忽见陌上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还是因为他也像我一样，夜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我常常在埋头看病历和检验报告的两三分钟里，确定了攻打山头的作战方案，今天无须费心什么方案，从段老板身上拿下一两万元他不会皱一下眉头。

我，刘显刚副主任医师，你该怎么让易安主任满意，她需要大处方，但又能救段老板一命，他已无法承受大处方之重。

想当年，我在我们那个二甲医院消化科工作时，接触过很多段老板这样的慢性迁延性肝炎病人，科领导号召我们中西结合，用中药方剂为长期肝功能异常的病人调治，疗效很好。面前这个段老板，脸色暗灰，似有层没洗干净的烟灰，神色倦怠，自诉"一年来我吃什么都没有胃口，特别怕冷，空调房里待久了，浑身毛骨悚然，但又很怕热，天气稍有变化，总是头晕，四肢酸软，腹胀，大便不成形状"。我又看了段老板的舌头与颜色，淡白胖大，舌边有一圈深深的齿痕，舌苔白而腻。这都是典型的脾气阳虚，他体内的阳气已经衰微。那么他一年来不间断服用的每月四千八百多元的高价的"八代秘方"药丸子是什么仙丹，居然不见丝毫功效呢?我要过三粒仙丹放进口里细嚼良久，苦、涩、寒、凉，无疑是下列几种中药：茵陈、虎杖、垂盆草、苦参、栀子、黄芩、黄连、大黄……这对于段老板的病情，无异于给纷飞的大雪中冻僵的人又灌进一杯冰水，雪上加霜，段老板的生命阳火本已摇摇曳曳、欲熄欲灭，又迎面一阵大风。

但是，大处方是不能不开的，明知道是生命的杀手。抗乙肝免疫球蛋白、白介素—Ⅱ和三种中成药，都非开不可，否则，易安主任这一关就过不了。

段老板需要扶正阳气，就是扶助正气，祛除邪气。我开了大处方之后，又给他开了这样一个中药方剂：

桂枝 10g　附子 6g　姜片 3 片　黄芪 30g　党参 30g　炒白术 20g　茯苓 15g　泽泻 10g　木香 10g　砂仁 6g　姜半夏 10g　陈皮 6g　炙甘草 5g

7 剂　日两次　水煎服

处方中的附子、姜片、桂枝温阳，党参、白术、木香、砂仁健脾胃，茯苓、泽泻利水化湿。此药方必如春风徐来，阳光灿烂，冬雪融化，消散寒湿，大地回暖。我向段老板解释：

"段先生，中医认为，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所患的病虽然相同，

但和大自然的花草树木一样，或荣或枯，各呈特点。乙肝通用的药物你当然要用，同时，还要驱邪扶正。比如，你常感到疲劳，没胃口，是脾虚气虚；腰酸尿频，乃肾气不足；面色苍白，手指冰冷，脉细弱，是阳虚体质。我用中药汤剂为你调理调理，就像在开工盖一栋大楼之前，把楼基打好……”

易安主任就坐在我对面，我知道，昨晚刚开完会，今天这样做，绝对冒犯了她。但病人慕名而来找我看病，不是花钱来送命的。金钱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的智力和是非观念都改变。易安主任的座椅吱吱嘎嘎地响，那是她的斥责和抗议。我狠下心来索性不抬头看她的脸色也不听她的警告，继续对段老板说：

“中药的价格并不贵，外面药店有的配，你一定要服用，同开给你的针剂配合，效果会更好！”

段老板听我耐心分析，头头是道，一直点头赞同。他说：“和其他医院的专家博士相比，刘主任你的解释深入浅出，更加专业。”段老板要我的名片，我说没名片，你打科室电话好了，其实科室也没电话，只有易安主任一部小灵通。独裁使人忘乎所以，权力叫人变得弱智，易安主任不让我们与外界联系，坏她的赚钱大业。

段一欧先生刷了八千八百一十六元信用卡，提着一串点心盒子一样的中成药，跟着伊思娘到一楼挂吊瓶去了。药物乃“双刃剑”，我正暗自担心我开的中药汤剂的分量，是否能够抵消今天开的三种成分主要是黄连、黄芩、虎杖的中成药的危害，易安主任已怒不可遏，“砰”一声把门摔上。我抬头一看，但见她那配搭得十分好看的五官全都移动了位置。

“刘医生，你开哪门子中药？你什么意思你？他有钱，你就应多开我们的药，你叫他外面配，安的什么心？”

我把升腾上来的火气压下去，耐心地解释：

“我已经开了两种针剂，三种中成药，他也花八千八百多元了，中成药太多种，段先生也会怀疑的，再说我们那几种熊胆胶囊、肝速康都是性寒药，段先生肝功很差，无法承受呀。”

“你别给我装专家，狗屁专家，全他娘我们包装出来的，你以为你是谁？”

“博导是你们吹的，教授也是你们吹的，并没有预先征求我的意见，但我的副主任医师绝对是真的！”

“你绝对是真的我们就绝对是假的啦？”易安主任大抵因为有几分之

儿的外国血统，易发脾气，她站起身，右手食指对准我的额头，浑身上下像风中的树叶子瑟瑟发抖。“你走，你走！我宣布把你炒啦，你立马给我滚蛋！”

只有杀手才见死不救。

可我不是杀手。

7 拿良心贿赂撒旦

【史纪感言】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不多，所以他们才成了古今英雄，为芸芸众生望尘莫及。俗云：树要树皮，人要脸皮。一般人只求有尊严，脸皮就是尊严。不幸的是，穷人无礼仪，也顾不及尊严和良心；尤其在商品社会里，有时候尊严和良心都不得不出卖。刘显刚医生“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孤单无助之际，为了月薪五千元，就把尊严和良心交给易安主任了。

在《淮南子》的《晏婴使楚》一文里，晏婴对楚怀王说：“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真乃圣人之言，我刘显刚离开生我养我的东北来到A市不久，就消逝了“冲天一怒”的刚强无畏，难道我的A型血一夜之间就变成B型啦？两个月前我离开“鸡肋医院”时对院长有拔剑相对之慨：“老子不干了！”而这五个字本应该当成子弹向欺人太甚的叫我“立马滚蛋”的易安主任射去，却在弹盒里卡壳进不了枪膛。“所以然者何？”难道也是“水土异也？”

易安主任冲天一怒走了，黎明和伊思娘也跟着她走了。我心乱如麻，两只手掌撑着扑扑直跳的太阳穴，什么都没想，又似乎想了许多许多。罢罢！我走我走，我他妈的滚蛋！可是我滚到哪里去呢？我这不是误把他乡作故乡了？回家是万万不行的，且不说前天卉艳在电话里快乐的笑声还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又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再去拜托武老师吧，武老师的临别“四字箴言”此时忽然从记忆里浮上心头：“不要多问，不要多想。一年半年，心自坦荡。三年五年，实现理想。”

黎明和伊思娘回来了。她们俩的脸色，好似淫雨霏霏连月不开的天色投上一抹阳光，先是批评我不该鸡蛋碰石头，说肝病科开业七个月炒掉四个医生了；接着说易安主任手头有一串医生护士应聘名单，早有大换血的

想法，她们俩要是被炒了，一家人都得跟着饿肚子；最后说她们求易主任宰相肚里能撑船，原谅这一回，以后绝对不违抗，易主任才稍稍消了气；她俩要我刘医生“大人不与小孩计较认个错，她那个人就是吃软不吃硬，认个错救了大家自己也不会真的就矮下去”。我长叹一声：唉！把男子汉的脸皮撕下来当坐垫坐在屁股下吧，把良心卖给五千元吧！谁他妈让我是穷光蛋！大家商议一阵以后决定，让我买一件礼物送给易主任，先表示道歉，而后四个人一块去酒家吃海鲜，消除分歧合作共事。我忍痛拿出1000元交黎明和尹思娘中午去办理。上个月我的工资5215元，寄4000元给卉艳，留这1000元想买一个手机，我活到41岁，连手机都没用过。

下午，黎明把一件赛安妮名牌的亚麻紧腰大摆连衣裙送到易安主任面前，说是刘医生略表寸心，真诚认错。易安主任皱着眉头问道：“不是地摊货吧？”伊思娘赶紧发誓说是真货，她与黎明跑了几家名牌店才选中这一条，原价698元，打折后398元。

“打折货你们喜欢，我才不稀罕！”易安主任细细的眉毛拧成一条线，把衣服往桌子上一扔，头也不回出去了。我们三人愣了好久，说不出话。我是心如油煎，敢怒不敢言。妻子卉艳半辈子没穿过一条上百元的衣裳，儿子想吃麦当劳，也只有生日才敢带他去吃。虽然现在一个月赚五千元昧良心的缺德钱，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呀，要还债，要买房，要一家人过日子，我不敢乱花也不敢不要呀，可现如今，一切都化成泡影了。

易安主任气走了，一个下午没有再回来，她是乌龟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炒我鱿鱼了。我也想了一个下午，眼下离开就是失业，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前路茫茫，后路茫茫，四顾皆茫茫。尊严没有了，良心没有了，啥都没有了，流氓无产者最具革命性，砸烂的是锁链，得到是新世界，好像谁这么说过。于是我的A型血性格回来了，我决定以鱼死网破的拼命劲儿向自己的命运挑战。

记得常三谷老板临走前给我一张名片，我从日记本里找出来。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今天这本《门诊部内幕》的材料，几乎都是从日记还原而来的。我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易安主任肯定谎话连篇、撒娇放泼告我许多黑状，说不定常老板早有炒我的想法。但我不能不解释，也许还可挽回哩。

夜里十点，我强按捺住想要突围而出的心，到门诊部对面的公用电话亭里拨起常老板的电话。他的名片上有九个省份的座机电话，手机也有三部。我用抖抖索索的手指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拨，前八个电话均无人接

听，第九个电话通了，他在他的家乡。电话里，天籁般传来常老板的沙哑声：

“谁呀?”

“我，常老板，A城溪西门诊部肝病科的刘显刚。”

“哦，刘医生，什么事？有事你找小易呀，我正忙。”

语气冷淡，可见易安主任的邪风已经吹得常老板昏昏沉沉了。有姿色又有一肚子坏水的女人，防不胜防呀，孔老夫子的“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大抵就是指易安主任之流。

“常老板，”我只得长话短说，“常老板，你听我说，我并不是非在你这边做不可，但有些事情得说清楚。这个月的情况很不错，完全能破十五万指标，你炒掉我是个损失，我做不到两个月，也是个遗憾……”

“你在我科里做，就得用我的药!”常老板不耐烦地掐断我的话。“你叫病人到外面去配药，我还赚什么？你对易主任又骂又吵，她虽然年纪比你小，到底也是负责人。”

“常老板，我为段一欧先生开了8816元一个月的药，很不少了。但是恕我直言，他的肝功能很不好，如果不采取措施，把肝功能调到正常，我们就会流失这个病人。段老板是台商，千万富豪，我们可以抓他一年，一年下来，他开十几万元药，岂不对你更有利?”

“我们的药也有调节肝功的，甘利欣，五酯胶囊，苦参素，你为什么不用?”

“常老板，肝功能不是只有胆红素、谷丙转氨酶两项，有十几项呀。段先生只花几百元到外面买些草药就调好身体，他会认为是用你几千元的药才调好的，还会在我们这里继续治疗。否则的话，他会去大医院，他钱多，人又聪明，下个月见不到效果就不来了。”

“哦……”常老板深思无语。良久，才又传来他的声音：“易主任有时话没说明白，我都不知道你还开了八千多元处方。那好吧，我不会炒你了，你休息吧，注意和易主任搞好关系，你们东北女人脾气坏，动不动要脾气。”

常老板“啪”一声把电话挂了，我心里七上八下不安稳，还是一夜无眠。易安主任是个“恃宠而骄”的女人，她会不会不听常老板的，会不会怪我告状，一意孤行，另招医生呢？凭她那血性，完全可能的呀！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里，原来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已经完全颠覆了，早就不是以品德、才学、能力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了；常老板大字不识几个，

因为敢闯敢干成了富豪，把几十、上百的医生的命运捏在手掌心，而易安主任凭着花容月貌傍大款，就敢胡作非为放刁撒泼我行我素说炒你就炒你。

月亮被天狗咬了一口。唉！只叹前路无知己，难寻君心似我心。

翌日早八时准我来到科室，惊讶易安主任今日没睡懒觉，先于我坐在里面，正和黎明、伊思娘，还有一星期来三回的章菲菲一块儿说说笑笑，眉飞色舞。她见我进来，吊梢眼儿一眯，咧嘴一笑说道："刘医生，说给我的裙子怎么没拿来，我今晚和她们三人一块去参加派对，那裙子颜色、款式都还凑合！"

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全身刹那间卸掉千斤重担似的轻松起来，连忙弯腰打开抽屉取出那个礼品盒，打开来抽出连衣裙，双手托给易主任。我发现自己有些手忙脚乱，全不似以前行云流水般顺畅自如，一边献媚地说道：

"易主任，其实你穿挺合适的，你身材好，简直就是美容广告上说的那种魔鬼身材，绝对漂亮极了！"

"光身材好吗?"易安主任自个儿咯咯笑得欢，一边拿裙子在身上比画着，一边说道："常老板太土，吃土豆秧子长大的，乡下人就是没眼力，给我买的衣服全都大红大绿土得掉渣。刘医生，那我就谢谢你啦！"

我一边说"别谢别谢，说心里话，你能收下我深感荣幸哩"，一边想，常老板下达圣旨了，易安主任只是常老板众多女人之一，还没有胆量和资格违抗常老板。

晚上七时，离下班还有两个半小时，易安主任说："刘医生，我们要去参加派对，有开药你就自己跟单吧！"我犹豫地说，这不好吧。她说："哎，没事没事，你放心吧！"

我用尊严和良心，换来了信任。

8 良心没了

【史纪感言】

有句老话说“是药三分毒”，药物既可以保护生命也可以杀害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调查数字：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药物中毒。医生给病人开药应该慎之又慎。就是输液与注射，也有严格法则。在SFDA的药品法则里就明确规定，100毫升以上的输液叫大输液；用药原则是能口服的不肌注，能肌注的不静脉注射和输液。可是，医院里常常可以看到，无论大人小孩，病床上吊着的大都是500毫升的药液。同样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字，全球每年死于不安全注射的人数达50万人；130万人提早死亡，其中我国占29.4%；而70%用于医疗的注射或是不必要的，可以通过口服给药。这一切都是“唯利是图”四个字惹的祸！而溪西门诊部肝病科，对没有必要治疗的求医农民工，利用他们缺乏医学常识和对医生的信任，口服、注射、输液三管齐下，榨光了他们几个月夜以继日辛苦劳作换来的血汗钱，摧残了他们亚健康的身体。

我，刘显刚，在溪西门诊部肝病科，完成了我从白衣天使到白衣恶魔的蜕变，每当我想起17岁的小姑娘万千丽和19岁的小青年龙力作，我的心就在滴血。我不知道你们如今在何方，我真想为你们做点事来赎回我的罪恶。

万千丽，妃妃茶楼服务员，家在长江边的一个山村里，来A市打工两年，前些日子行业体检查两对半：二、四、五项（+）。实际上，三项抗体形成，过段时间，四、五项抗体会自行消失，即使不消失也无碍，绝无治疗必要。偏偏小姑娘打工的茶楼老板不懂医学知识，非说她是大三阳，要炒掉她。小姑娘哭了几天，看到我们的电视广告，找我这个研究员来了，求我“快快治好”她的肝病。我本想如实相告，请她放心工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必要时给她的茶楼老板写一张条子说明原委也是举手之

劳的事。但想起自己的刚刚了结的忧郁、烦恼和恐惧，欲言又止。一瞬间我狠下心来，笔走龙蛇，开下一张大处方，白介素—Ⅱ20 万静滴十天。掏光小姑娘 7200 元。

两年来，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小姑娘万千丽处处陪小心，心惊胆战躲过多少只魔爪，角落里暗弹泪珠无数；穿不惯高跟皮鞋的小脚走得酸疼肿胀，从上午一直累到半夜子时，才能在挤着二十多个人的宿舍里放平无力酥软的身子；一分一角一元省吃俭用，只攒下 3000 元人民币。父母在远方听说女儿不幸患上肝病，东挪西借几百元加上养了一年大肥猪的几百元，寄给女儿“快快去治病”……

我，刘显刚，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下，一口吞下小姑娘一家两年多的血汗，实属十恶不赦。

易安主任和黎明、伊思娘参加了高科技园区 TP 精英们的派对以后，似乎都有了意中人。一到晚上七点钟，易安主任就花枝招展走得无影无踪，只有黎明和伊思娘还能互相轮流，好歹有一个人陪我到九点半钟。为了和情人幽会方便，易安主任格外开恩，给我们每人配一把铁门锁匙。混血美人易安主任显然不甘心和可以做父亲的长得像一根猪排骨的常老板白头偕老，要良禽择木而栖了。她的火暴脾气也收敛了许多，大抵是那个 IT 精英的爱情净化了她。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就轻松了下来。

我，刘显刚，堂堂男子汉，就是这样在没有人的提醒和监督下自觉地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把常老板低价购进高价卖出的药品推销出去，打家劫舍又摧残生命。

一个月后，万千丽姑娘欢天喜地跑来向我报告，她去检查乙肝两对半，只剩下第二项是（+）了，已经从大三阳变成有抗体了。妃妃茶楼老板娘念她勤快又善解人意，又让她去茶楼做工了，她终于保住了月薪八百元的工作，今天特来“千恩万谢”。

我不禁一声苦笑，心里隐隐作痛。

我能说什么呢？七千多元，我充其量只有二百一十元的提成，而完全没有必要花一分一厘的小姑娘，却是倾家荡产呀！

如果说榨光小姑娘万千丽的血汗钱我刘显刚还有点手软，那么，抢劫小青年龙力作我就完全是一副魔鬼心肠了。

龙力作，男，十九岁。乙肝两对半一、五（+）。国光房地产有限公司保安。四川内江人，两年前来 A 市打工。小伙子宽肩阔胸，英气勃勃，嘴唇红润，白牙如雪。他在两个当保安的同伴陪同下来找我这个博士教授

治病。

“刘主任，我是从电视上看到你的大名的，我这点儿毛病就交给你了！”龙力作对我充满信任，浑不知小公鸡遇上黄鼠狼了。

“小龙两次考军校都考上了，就为这点毛病刷下来。”同来的保安伙伴帮着龙力作求情。“刘主任，你是博士，又有国际先进技术，你把他这顶黑帽子摘下来，他就有出息了。他小时候就想当军官！”

龙力作坐在椅子上，捋起蓝白相间的海魂衫让我听诊。在这几分钟里我的脑子已打了几个转。小伙子仅是一个保安，月薪一千多，油水应该不会太大，就开第二个处方吧。我听了一阵，又看化验单，这是某防疫站做的两对半应该不会错，一、五（+），表示他的乙肝病毒已处于休眠状态，HBV—DNA 会是阴性，肝功能无疑是正常的。

“小龙，你家里有什么人也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呢？”

“哦，我两个姐姐婚检时，都有。怕她们传染，我们全家都去打针。可是后来检查，没用的，连妈妈也给传染上了，我也给传染上了，只有爸爸没有。”

情况已经十分清楚，龙力作的乙肝病毒是从母亲怀胎时带来的，属遗传携带者。偏僻贫穷落后愚昧的山区，也许只有姐姐出嫁婚检才进医院或者妇幼保健站。其实，阻断母婴垂直传播也不难。

说到这里，还是需要先来谈谈有关乙肝病毒的常识，让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多少了解一些。乙肝病毒的致病机制是一种自体免疫性伤害。乙肝病毒在入侵人体后，寄生在人体的肝细胞内自行繁殖生长。乙肝病毒本身并不损害肝细胞，可是一旦乙肝病毒使人体免疫系统产生一连串免疫反应，而产生抗体——免疫球蛋白，这种抗体可直接消灭潜伏于人体的乙肝病毒，同时导致肝细胞本身的损坏及坏死。用一个比喻：炮弹打到敌我纠缠成一团的山头阵地，敌我一起阵亡。

人体乙肝病毒感染分为嵌合型与游离型两种。母婴垂直感染大多会产生嵌合型乙肝病毒携带者。由于机体遗传基因缺陷，造成遗传密码某一点缺陷，恰好乙肝病毒嵌入这个位置，那么以后每一新生肝细胞均含有乙肝病毒。这种情况机体免疫系统难以识别，治疗极其困难。如果机体没有遗传缺陷，乙肝病毒游离于遗传基因之外，称为游离型，用药后预后还可以。

龙力作是非常典型的母婴垂直感染，其乙肝病毒已和他的肝细胞脱氧核糖核酸整合，所以，即使用了大量的抗病毒和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药物，

也没可能把乙肝病毒清除。而大量的白介素—Ⅱ之类的药物会加重肝脏负担，并且激活自身免疫系统，令其攻击肝细胞内的乙肝病毒，造成上述所说的“敌我共同阵亡”——大量肝细胞坏死，两对半转阴却绝无可能。

我，刘显刚医生，可以叫龙力作回去，不必花钱治疗，并无大碍。也可以祭出我们的法宝，堂而皇之，把他当成一个财神爷，一棵摇钱树，狠狠宰他几个月，叫他把两年来的积蓄统统心甘情愿留下来。

自然界的生存竞争是无情的。龙力作先生呀，你还年轻，赚钱的日子还很长，你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穿着白大褂的刘显刚，蒙着的是白口罩而不是黑脸罩，手上拿着的是圆珠笔而不是刀与枪，一副观音菩萨如来佛祖大慈大悲面孔，口吐莲花，技巧性、科学性、权威性一样不缺：

“小龙呀，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虽然比大三阳强一些，但乙肝病毒就是定时炸弹，它在你的肝脏和血液里大量迅速复制，成万上亿地不断破坏肝细胞，可能十年，可能十五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的肝就纤维化了，肝硬化了。十五年后才几岁，哦，才三十四岁。你要趁现在年轻赶快治疗，减少危险性。否则，到肝硬化程度再治就难上难了，神医圣手也无力回天哪！”

“小龙呀，我们的综合治疗方案是为你负责的，针剂是提高你自身免疫系统功能，快速消除病毒，三种中成药是活血散淤，促进肝细胞再生，抑制乙肝病毒复制，激活巨噬细胞功能……”

“大理论我不明白！”龙力作听得害怕，打断我的话说。“刘主任你就直说吧，要多少钱一个月，要多长时间能治好，越快越好！”

钱是我刘显刚乃至肝病科同人的生存保障，越多越好。我们三个包治百病的处方的药费已有所改变，从 1800 元到 7000 多元。龙力作已经被我吓住了，我一个月要他掏出三四千元大抵没问题。愁的是治到最后怎么办。他就是打一百针白介素—Ⅱ，吃几百盒转阴因子、肝速康、熊胆乙肝胶囊，也不可能转阴啊！报纸上说，福建中医学院一位闻名中外的老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叫戴春福，去年 8 月 12 日下午他刚刚上班，一个手握钢刀的青年一步上前，一刀扎进他肚子里。老教授捂着肚子跑出医院，拦住出租车要逃跑，青年又追上来连扎六刀。幸亏司机是好人，载着戴教授夺路而走。但到医院急救室，终于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这个凶手才二十八岁。他十八岁患前列腺炎，后来慕名找到戴教授，吃了他两年多药，花去半生积蓄，久治无效，又干不了事情，一怒之下，杀了戴

教授。报纸出来后，许多人拍手叫好说该杀。一家网站还进行了调查，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同情支持凶手。尽管龙力作不是那个杀人凶手，但别人的教训我们应该吸取。看来，我不能像那个迂腐不堪的戴教授，不懂得慢慢给人一点希望。其实，完全可以在化验单上变通嘛！我愈想愈感到常老板确实老练，早有防备。当时，我是这样回答龙力作的问话：

“药物有三种组合。比如打仗，有好的武器，炮火猛烈，敌人就消灭得快。我看你的病情适用第二种组合。抗乙肝免疫球蛋白每月一针，白介素—Ⅱ，隔日静滴一次，加上三种口服中成药，大约一个月三千多元。如果你机体免疫功能本来还不错，这样配合治疗，用几个月时间就有希望转阴，我们治疗乙肝的转阴率是 82.9%，看来你的身体素质还不错，应该比较快。”

龙力作微微点了一下头。关于治疗效果，我又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当然，也有个别人对治疗乙肝药物有耐药性，这就比较麻烦了，疗程可能会长一些。我们会每个月为你化验一次，调整用药组合和治疗方案。”所谓每个月化验一次，指的是兼职化验员章菲菲跟我配合，根据需要编造出来的 HBV—DNA 定性、定量。龙力作这种四川内江偏远的山沟沟小孩，根本不会懂得“基因检测”这种高科技手段。我和章菲菲炮制一张假化验单就会把他吓得服服帖帖，再根据需要编造一张相反的就可以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伊思娘带龙力作到楼下抽血去了。明天，他的 HBV—DNA 就会查出这样的严重结果：HBV—DNA 5.97 ×106 拷贝/n。

半小时后，身体健康、生龙活虎的龙力作就会拎着一大袋子中成药，到一楼去挂吊瓶。他将会白白丢掉两三万元或者更多，换来的是大量寒、凉劣质中成药对肝脏的损害，不必要的白介素—Ⅱ等药物非但无助于他自身免疫系统的加强，反倒会造成紊乱，他或许会因为这次绝对不必要的、绝对错误的治疗而过早地患上肝硬化。

一棵茁壮的绿阴如盖的梧桐，转眼间春去秋尽，落叶纷纷。他如果毁在我心里，我是该下地狱的。但他要不是毁在我手里，也会毁在别人手里，绝对无法逃脱报纸、杂志、电视、电台五花八门的广告的恐吓和欺骗：大三阳—肝硬化—肝癌—死亡；专家、教授、博导、诺贝尔奖获得者，纳米技术中成药，一针转阴……

每一头猪，每一只鸡都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不幸投胎为猪和鸡。每一个病人都是善良的无辜的，倒霉的是你们不该患上病，谁叫你们不小

心？你们既然生了病，就得为你们的不小心付出痛苦、金钱乃至生命！

我刘显刚不是没有一点内疚和不安，但谁来对我的贫困和无奈、内疚和不安呢？我去卫生间狠狠抽了一根烟，回来后便气定神闲，坐到我的位置上，颇有教授、博导的气派。

潘多拉盒子打开了，我不知道我是谁了！

9 世事洞明 财源滚滚

【史纪感言】

老百姓说："看病难，看病贵，看病气。"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有说是政府投入少，人家美国医疗卫生总费用将近占 GDP 的 15%，中国刚刚达到 5.6%，人口又多，分摊到每个病人身上就更少，当然就贵。有说是医药一家，全国 80% 的药品是医院销售，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像一只只吸血蝙蝠，以吸饱为度……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曝光广东两家门诊部，偷天换日把单价 8 元的知柏地黄丸吹成乙肝特效药卖到 2200 元。在医学这个领域里，什么都可以赚钱，自杀本是一种可悲可叹绝对不应该帮助的事，竟也有人提供药品和使用指导，实现效果和时间可控制、无痛苦地自杀，两种药物分别是 580 元和 980 元。真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病人当唐僧肉。

我不知道我是谁了，我的性格变得反复无常。高兴的时候，我给妻子卉艳打电话，讲我的理想抱负，听卉艳咯咯清脆的笑声，站在街道旁的电话亭可一打半个钟头；烦恼时感到自己很卑微，像偷偷地趴在农夫的小腿肚上吸血的一只蚂蟥。有时候袭来莫明恐惧，仿佛街上的行人中有人盯着我。我怕我是不是有心理疾患了。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请教和倾诉，也不敢告诉妻子卉艳怕吓着她；想对武老师谈谈，又怕他笑话。他早有交代："不要多问，不要多想，一年半载，心自坦荡。"我向结石科的东北老乡钱卢山医生只说自己很闹心，就惹他哈哈大笑："理解理解，和我五年前一个样！"其时，他用手指头套在车锁匙环里转着圈圈，一边拉着我说："走走，我带你认识一个老乡，也是同行。哟！还是你们辽宁人。"我说不方便吧，他说"什么不方便，多一位老乡多一条生财之道，我们今晚有约哩！"

A 市晚上九时夜生活刚刚开始，夜景工程把这座城市打扮得格外绚丽、妩媚和几分暧昧。钱卢山医生驾着白色本田，如同鱼儿游在五彩灯影

里，自如、潇洒、豪爽，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刘医生呀，咱是老乡，没有什么不可说的，我要是有时间，真想把咱东北老乡组织起来。闹心了说说话，不闹心了就互相提供财源。五年前，我和你现在一样闹心。这他妈什么世道呀，瞧我们被迫干了些什么呀，自己吃干饭，还伸手到农民工的稀饭汤里捞饭粒，这是人干的吗？现在我是想通了，不这样干行吗？不这样干老婆孩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喝西北风去？钱多有什么不好？谁不是拼命挣钱，到农民工裤袋里抢钱又怎么样，你不抢别人抢，抢光他，让他去抢富人，抢贪官污吏。就说咱们这个溪西门诊部吧，原来是公办医院，叫仁爱医院，仁爱？你想仁爱就能仁爱得下去吗？亏了一屁股债，办不下去，就转制，搞承包。秦明员主任就把它承包下来，一共有四股。秦主任来 A 市十余年，赚了七八十万，都投进去了，一个茶馆老板也投七八十万，一个做保险的，投五六十万，还有一个是卫生局当官的，听说是干股，没交钱，光分红。秦主任把二楼全部外包出去，六个合作科室每月交给他八万元承包金。一楼的内科、中医科、外科、口腔科，自己留下经营，也有十五六万月营业额。肥还是挺肥的！而我们这些承包科室，要交承包金、物业费、医生护士工资、电费水费苛捐杂税等等，你叫老板不这样狠着心干行吗，不这样干就得卖老婆孩子喽！老板也有老板的苦处。老板要经常花大钱上广告，逢年过节给人家送礼，不然广告批文下得来吗？那些管事者不会三天两头来检查吗？小猫小狗看你发财不眼红吗？还有，你们常老板，我们黄老板，怎么拿下的承包权和营业执照你知道吗？买的，拍卖似的你争我夺，抢似的！肝病科也不单是常老板的，胃肠科也不都是方老板的，结石科也不全是黄老板和我的，我也只是股东之一。老板也难哪！今天我们不管他难不难，我只告诉你老弟，闹什么心，傻蛋哩！哥我可是摸出门道了，和东红医疗设备厂合作，专打结石，本来喝排石汤就能排出去的肾或者输尿管的结石，可排石汤能赚什么钱，我是两千元包治，上震石机，震他十回八回，一年下来，三十几万哪！我这还真的是替人把石震下来，你知道心肺科的 X 光机什么东西？号称几十万，实际上一家黑设备小厂拼装的，只有模模糊糊图像，什么都看不清，全是用来吓唬病人的。哪一个科室的药呀，价格都高得吓死人。先锋×号，厂价每支 6.8 元，他们卖 25 元。泌尿科的菌即治针剂，厂价 6 元，卖 40.5 元。有一种益肝胶囊，厂价 5.5 元，卖 34.8 元。葫芦维素，厂价每盒 1.8 元，卖 79.8 元……”

钱卢山医生五年前和我一样，一无所有，还因为炒股向小舅子借了五

万元，输得溜光后抛妻弃子闯 A 市。如今，他住上 110 平方的单价 7800 元的宏丰花园城 6 楼 A 座，开的本田车闪闪发亮一尘不染。此刻他一边说话一边轻轻地有节奏地拍打方向盘，很有大款气派。我虽未感茅塞顿开，却是心悦诚服了。

我的方向感很差，尤其在夜里，丰田拐了一个弯儿，我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心里想，啥时我也买一辆车开开，但可能会一出门就迷路。当本田停下来的时候，我看到金碧辉煌的东海渔家。四个月前我在武老师家吃过大鱼大虾，之后就是快熟面，最好的是饺子。

这家海鲜挺有意思，包厢以城市命名。巧不巧，迎宾员引我们来的恰巧是沈阳厅。已经有客在等候。钱卢山医生向我介绍，说他叫孟平君。“刘医生也是沈阳人?”孟平君起立，热情握手。我说：“沈阳北海路，孟医生呢?”孟医生很激动，说“哎呀呀，我在珠林路，街头街尾连在一起的呀！真巧呢，街坊邻居呀!”他乡遇邻里，何其快哉！三个东北老乡，三瓶茅台美酒，三张红光油脸，说不尽家乡美，说不尽他乡苦和累。孟平君是 A 市第七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公家人，也干私家活，混得最惬意。孟平君付给钱卢山四千元，是这个月介绍病人的酬金。钱卢山说今晚由他请客，孟平君无论如何不肯，说下午医药代表才来结账，这个月他可回扣一万二千元，而且今天结识老邻居值得庆贺，自然是他请客。天！闻所未闻，竟有这样的来钱路！钱卢山见我目瞪口呆，揭秘说：“你老弟还没有修炼出这种境界。以后也可以给孟医生介绍病人，孟医生也会把病人介绍给你。你以为就凭你月薪 5000 元，就能开上本田车啦？还闹心哩!”钱医生说罢哈哈大笑，孟医生也参加他的大笑。

“老邻居呀，人人都在捞钱，你以为医药代表那么慷慨呀？他小气得很，白给你钱呀？我举个例子你一听就明白，行业有一种惯例是（20 扣率），某一种抗生素 85 元，20 扣率 $=85\times20\%=17$ 元，这就是底价又叫出厂价。政府规定这种抗生素不能超过 100 元，那就以 100 元卖给患者来算吧，100 元 - 17 元 = 83 元。这 83 元就是中间环节花费。首先是医药代表，他来找我们医院的药剂科，过药剂科第一关。药剂科要向医院药事委员会提出用药建议，由委员会决定是否进这种药。委员会是第二关。第三关就是我们医生的处方费，明码标价，开一支给多少钱，平均占药价的 10%—15% 。第四关是药房的统计费，药房要是不给你统计，你这种药哪一个医生用多少你怎么付钱？也占 10%—15% 。第五关是医院门房，你载药的车子开来，门房不开门你能进来？这个就没有百分比，几百元，

一条烟都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啊，统统在 83 元里去花。我们医生也不是专门让人求，有时也要求别人，比如求医托，介绍来一个病人给几百元，比如医生同行，介绍一个人来门诊也得五十一百吧！当然付钱也是为了赚钱。老邻居，以后有合适的病人也可以介绍过来，共同发财嘛，何况咱是街坊邻居哩，更应该互相提携！”是酒后吐真言，还是老乡关爱？都有，更多的是孟平君的一种溢于言表的自豪。

这一回不仅是茅塞顿开了，简直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啦！

孟平君的手机响了。

“哦，我是，哎呀，是你呀，哦，哦，我也很想去放松放松，可是一天两天还行，十天八天就走不开了。非常感谢你哪！哦哦，我也正吃饭呢，在东海渔家呀！什么？这么碰巧呀，你也在这里？我在二楼沈阳厅，哦哦，好呀好呀！”孟平君关了手机，说刚才打电话的是一个医药代表，邀请他们医院几个医生去游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他说太遗憾了，就是没时间，还说等一下那个医药代表会上来，相互认识认识没坏处。

一会儿，进来一位年轻人，一身名牌，一副精灵样。他先请中华烟，接着敬我们每人一杯酒。而后朝小姐打了个响指，说再来一瓶茅台。年轻人自来熟，知道我和钱卢山都是医生，立即黏上来。最后，他抢着埋了单，说能认识我们是他三生有幸，还要请我们去推拿盐浴水疗。我和钱卢山医生说明天还要上班，就道谢告辞出来，把孟平君剩给他。

10　共同开发生命资源

【史纪感言】

这完全是一种不法商业行径——倒卖病人。商人倒卖物资获取利润，即便一百倍二百倍，也仅仅是利润，而医生倒卖病人，过度治疗，即便只有百元利润，也是残害生命。倒卖病人有科室倒卖，院间倒卖，私人倒卖。倒卖报酬，医疗费的10%—30%提成，比处方提成高多了，于是这种恶劣的行为愈演愈烈，已成燎原之势难以遏制。来A市才半年，在一次偶然的老乡聚会上茅塞顿开的刘显刚医生，也参加倒卖，而且，总结出一套最大限度开发资源的办法。

一个多月前我刘显刚从东海渔家回来，就买了一只七百多元的摩托罗拉手机。有了手机真方便，我和卉艳聊了半天，仿佛她就在我眼前，我伸过手去就能搂过她来。卉艳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已经看中东湖边正在兴建的东湖花园三期一套82平方米的二居室，依山临水，风景秀丽，又近贵族学校。我下个月就给卉艳买一只手机，这样也可以和未来的贵族学校学生的儿子通电话了。有了手机也真能来钱，我已经给孟平君介绍去五个病人，获得2500元的报酬，相当我半个月工资。唉！相识恨晚哟！病人对我这位“中国肝病防治中心副主任、同济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奉若神明，都是老板、大款型病人，我说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而且我说孟平君也是同济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当然，理由要冠冕堂皇：给病人推荐合适的医院和医生，不也是白衣天使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吗？做法就得讲究方法方式了：先和病人交换电话号码，告诉他们可以把服药反应随时告知以便随时指导，这样既可以瞒住全职监控的易安主任，也可以在下班后以关心患者为由给他推介更加合适的医生。我还做通了易安主任的思想工作，叫她进一些治肝病的药，诸如五酯胶囊、联苯双酯、苦参素片和桂枝、附子、黄芪、白术、木香、砂仁等几种有关的药材。易安主任明白我的苦心是叫病人用很少的钱服用我的处方，既可以抵消常老板大处方的损害，又

让病人的病情好转从而更加相信大处方的效果。“这样很好嘛！留住了病人就是发财！”易安主任发现我真的把心放在肝病科了，放松了对我的监视，我也就可以公开要病人的电话号码了。以前，一到上班，她的视线就没有离开我。有一回，我上卫生间太久，她美目顾盼，讥诮道：“刘医生，是不是有问题啦，皮肤科就在隔壁！”我的每一张处方开出来，她都要仔细看看，再交给伊思娘带着病人去挂吊瓶、买药。如今连续两个月经济指标超过 30%，她再也不大看我开的处方了。前些天不知怀的啥鬼心肠，居然悄声对我说：“刘医生，你很聪明，鬼点子很多，这可是专科，不能教别人哟！要是咱俩到别的地方承包一个中心，你唱我和，那还不冒油?”我笑着说：“行呀行呀，我老婆是护士长，也叫她来帮忙。”易安主任一听脸色阴沉下来：“去去去，还带什么老婆呢，原始人！”是呀，原始人吃伟哥，也不敢瞄她易安主任呀！美则美矣，可太爱折磨人。但她到底对我好多了，前日，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病人，自诉右上腹部不适，有恶心欲呕吐感觉，经检查，右肋下有压痛，眼里有轻微黄疸。我断定他是胆囊炎或胆结石。根据来诊必开处方之原则，我给他开了小处方一千元；五日后复诊，我就把他介绍到结石科给钱卢山医生了。钱医生检查后说是胆结石，整个治疗费需三千多元。要是以往，易安主任会指着我的鼻子叫滚蛋，现在易安主任只是问：“真是胆结石?”我说是的，她又说：“你做得对，至少我们先赚他一千元再说，一千元也是钱！”她怎么也不会料到，我在一千元里只能提成百分之三，就是三十元，可我把病人介绍给钱卢山医生，他最少给我百分之十提成，也就是最少三百元。就这个撞到我枪口的胆结石病人我就能赚到三百三十元。

今天我们刚上班不久，就来了一家五口病人，主人叫邵金经，易安主任像闻到血腥味的小狼，微陷的眼睛发出莹莹的光。因为一看就知道邵金经是个土富豪。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靠一个“胆”字，敢冲敢拼，买地卖地，盖房租房，集资放贷，呼呼发了起来，找不到东西南北了，开始发泄人的最本能最原始的欲望。早上醒来就是早茶连午茶，而后就赌，麻将、彩票、赛马，而后是川菜、湘菜、潮州菜，而后是泡妞、按摩、水疗、牛奶浴。他们花天酒地、放纵淫欲，他们及时行乐，却又贪生怕死。几年来，邵金经开宝马车带着全家五口病人，看遍全省肝病中心。晚上看到电视里说哪儿有肝病专家教授白天就奔哪儿，一家“国际尖端新药”还没服完，听说又出来“纳米技术胶囊”或者西欧德、法十国研究十五年的“一针转阴”高科技产品，立即发动宝马车全家寻找去。恨不能药

到病除，一伸手就把病根摘除，立马红光满脸身强力壮能吃能喝能赌能泡。今天，自然也是奔我的“同济医科大学博导”来的。对这种土豪，我利刃一宰到骨头里不眨一下眼。而对那种由白领攀爬到总经理、董事长的，虽说也开着奥迪、宝马，也泡妞、包二奶，他们对处方和身体一样认真，还会“医比三家”，就只能采取“蚕食政策”，一步步往深里走，否则会把他们吓跑，丢了钱财滚滚的提款机。易安主任听我分析有理，同意我的做法。因此这一段来，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她说我要是当老板，比常老板强多了。我说我只能是伥，不是虎。她说：“娼也好，笑贪不笑娼！”

邵金经，45 岁，干瘦。邵妻，43 岁，虚胖。大女儿 11 岁。二女儿 10 岁。小儿子邵银发，6 岁，长得最漂亮，圆溜溜大眼睛，小猴子般精灵，一进门就朝我扮鬼脸。

我正襟危坐，开始为全是大三阳的一家五口人听诊、触诊。我从一本本病历和化验单判断。孩子们不是母婴垂直传播，是后天感染。我问邵金经先看谁呢？邵妻立即把邵银发拉过前来，抢着说：“先看我儿子，谁治不好也不要紧，我儿子花多少钱也得治好！”

邵银发的化验报告已呈现球白倒置，谷丙转氨酶（ALT）389U/L，谷草转氨酶（AST）高达 342U/L，血清总蛋白（TP）仅有 52g/L。面色萎黄，头发如枯草，两只小耳朵呈现灰黑色，眼眶下一片淤青，鼻翼扇动着，鼻尖和鼻梁连接处有一道青筋，嘴唇干裂脱皮。触诊时，皮包骨头，肋骨一根根清晰可见。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依然冷得打哆嗦。其母一旁不停地介绍：

“这孩子胃口太坏。有个老中医说，人的胎盘大补，我们也托人买了几个给他吃，也没见什么效果。乡下一个阿婆说，吃什么补什么，猪肝羊肝鹿肝都吃了，还是没丁点用。夜里尿多，起来好几回。天天嚷他腰酸背痛全身痛，冬天夏天手脚都是冷冰冰的。刘教授，求你帮帮忙，他可是我们邵家三代单传一条根哪！”

孩子是无辜的。我郑重点着头，心里却寒凉苦涩地叹息。邵银发的舌头胖大且齿痕清晰，舌质淡白，舌苔水滑，脉沉弦细弱，肝触诊偏小，明显的早期肝硬化征象。

邵银发已经到过十余家医疗机构了。一些医院的医生大多懒得去辨证施治，老板叫开什么药就开什么药，而其中的中成药的药性几乎都是寒凉的。邵银发是典型阳虚征象，继续用黄芩、大黄、鳖甲、牡蛎一类药物，如雪上加霜，一点阳气会很快散尽，生命就将走到尽头。细看十余家医院

医生用药，不外如此，而且都是直接去对付病毒。我曾拜读唐云《对生命和疾病的分析探索——走近中医》一书。他对疾病与微生物关系的论述深入浅出科学辩证：“一潭发臭发黑的死水，通过对水质的化验可以发现，水中的腐败菌大量滋生繁殖，但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腐败菌是潭水发黑的根本原因，希望用杀死腐败菌的方法来改变水质，那谁都知道这种方法不可取。因为水发臭发黑的根本原因是潭水失去流动性后，其整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形成了适合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从而出现水质发臭发黑的现象，如果不从根本上去除腐败菌滋生繁殖的环境（如引入活水、恢复水潭的生态平衡）而采用杀灭腐败菌的方式是不可能使水质得到根本改善的。对疾病的认识也是同样，只有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疾病观。”唐云先生这一段话指导我，给邵银发开下《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定——首批国家级名老中医效验秘方精选》中的关幼波老先生的“温肝汤”减半量：

黄芪 15g　附片 5g　白术 5g　香附 5g
杏仁 5g　橘红 5g　党参 6g　紫河车 7g
白芍 7g　当归 7g　茵陈 7g
水煎服　日二次

处方中的附片、紫河车温补肾气；黄芪、党参、白术甘温益气，健脾燥湿；香附、茵陈清肝胆；白芍、当归养血柔肝；杏仁、橘红开通肺气。诸药合用，温而不燥，补而不腻，使肾气旺，脾气健，肝气舒，邪毒解，则肝功可趋正常，早期硬化可软化。在处方后，我还给他开了：促肝细胞生长素 20mg 一日 2 次肌注。

邵银发，这位几乎要“中毒身亡”的小男孩，其“三代单传”和精灵可爱打动了我心中隐秘处的某一根弦，我决定救他一命，只要他父亲邵金经这个土豪不再去听信什么电视、报刊、电台的吹嘘愚弄，乱服那些比他身体里的乙肝病毒危害还要大的药物。

也许是“仇富”或者是一种无法说清楚的心结，也许是易安主任已经不耐烦地走到我身边了，而伊思娘又带上来两只“肥羊”的缘故吧，我很快给邵金经及其妻子和两个女儿每人都开了一个月十五次的白介素—Ⅱ20 万的静脉输液，加上三种中药胶囊，死活由天定去吧！君不见报纸电视天天报道，上至部长，下到小商小贩，都在为自己捣腾钱财。大米用毒油拌了，亮晶晶充新米卖；猪肉牛肉用自来水甚至下水道的水注满，卖

给无辜的人们；美容院把汞含量超标两万倍的一次性“祛斑美净霜”卖给视美如命的女人，造成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烂脸膛；官员为了金钱，把随时会爆炸的煤矿承包给黑心矿主，死亡上百人；黑炼油厂把臭烘烘的下水道油渣变成食用油，贴上名牌商标卖给快餐店做包子炸油条……多如繁星的人唯利是图，我又何必“世人皆醉我独醒呢”？

五份处方开下来，易安主任像拾到大元宝。黎明笑逐颜开主动带他们去拿药。邵金经这个土富豪之家，今天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肝病科里毫不犹豫地扔下一万九千元。这在他看来变相输了一场麻将而已，而对我们却十分重要。这里面将有易安主任一千九百元，我刘显刚五百七十元，黎明和伊思娘每人一百元。我们就是这样组成“趁病打劫”团伙，在慈眉善目的天使光环里，光明正大似的干净利落不留痕迹地把走进陷阱的人抢个半精光，而又让他们看到健康的希望。不过，你也不要以为这工作谁都会做，倘是那样，常老板的钱都白花啦？

半个月后，邵金经又开着宝马车带着一家人来了，请我吃饭。真感谢他的细心和真诚，居然打听到城南有一家货真价实的“东北人饭店”。邵金经说他送了红包走后门去市立第一医院化验了全家人的血。宝贝儿子邵银发两项转氨酶都没事了，总蛋白也正常了，而其他人则没多大变化。“只要儿子能好起来，其他人不要紧！”邵金经高兴地说。邵妻掐着儿子的胳膊说：“胖了四斤了，四斤了！爱吃饭了，熬鱼汤他也喝了，原先是一口不碰。现在还闹着要吃夜宵哩！”确实，从外表也看得见变化，邵银发的脸色原来蒙上一层灰似的，现在泛出些粉红，也有白瓷一样的光泽。他挤眉弄眼小声讨好：“叔叔，不打针了好不好？我的病都好了！”他原地蹦了蹦，又撒欢似的翻了一个跟头。邵妻见了赶紧搂住她的宝贝说要感谢叔叔，是叔叔把你治好的。说着，她掏出一个红包，厚厚的少说有一千元。一时令我感动不已，这是我来A市第一次收到红包。

邵金经一家人吃不惯东北菜肴，却专为我点了一桌火龙鱼、排骨酸菜粉、七彩粉皮、酱骨架。

红包收了，家乡菜吃了，我仍然没有忘记把他们一家介绍给我的东北老乡孟平君医生。我对邵金经说：

“你儿子的病由我来治，慢慢会好起来的。不要再去乱吃别人的药了。但你们其他四个人，比较不好办，身体太衰弱，免疫力低下，胃肠吸收能力很差，必须去内科全面检查一下，以便对症下药，起到事半功倍效果。先把机体调节好了，到时再来我这里，把你们的肝病治好。你们看这

样好不好，我有一位同事，也是同济医科大学博导，我是肝病科，他是内科。像你们这种情况的病人，我推荐到他那里去，都很快就好起来了，而后回过头来找我看肝病，一个疗程的药下去，问题就解决了。”

邵金经夫妇一迭连声说好：“哎呀呀，碰到刘医生这种好心人，真是祖宗积德，家门有幸！大恩无法报答呀！”他们还表示，明天就去找孟医生。我把孟平君的电话号码给了邵金经，又当场打电话给孟平君老乡，说邵金经是我的病人，也成了我的朋友了，叫他务必不辞劳苦代为关照。

我刚打完电话，外面响起一串鞭炮声，邵金经妻子高兴地说：

“好兆头，托刘医生的福，真的是好兆头！”

11 如此胃肠科

【史纪感言】

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其成员国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 188 位，在 191 个成员国中倒数第 4。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需求，由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有个 2005 年的统计数字，医疗保障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 2 亿人，其他 11 亿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A 市 1 千多万人中就算三分之一有医疗保险可以到公办医院去看病，全市近三百多个非营利性医院、诊所也不能不人满为患，挂号排长龙，B 超排长龙，化验排长龙……病人从早排到晚还没跟医生说上两句话，拿着一张处方单疑疑惑惑地走了。民营的医院、门诊部、专科、诊所、诊疗中心就因此应运而生了。A 市单是七百多万外来民工就让民营医疗机构赚个钵溢盆满。有一个调查数字：你为什么到民营医院就诊呢？33.8% 的人回答“服务周到”，26.2% 的人认为“环境好”和“不用排队”。溪西门诊部肝病科因此又寄生出一个胃肠科，缺医少药更谈不上有什么设备，真不知他们怎么运营。

常三谷老板来了。

易安主任已经和高科技园区那位 IT 精英幽会多次了，尝到同龄男子饶勇强健的魅力，见到常老板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连白天都拼命表现出一团火似的，鞍前马后不离常老板左右，还时不时哼哼嗯嗯娇喘一阵。她也打扮得新潮古怪，特点凸显，十足一个洋妞儿，一口大连腔没完没了，如同忘了关掉的 CD 机一样，越发显出假模假样假情假意假天真。她从门诊部的秦明员老板和人家结石科的钱卢山主任，到外科、内科、妇科等各承包科室的医生护士的今事往事逐个讲了个遍，也许是想模糊和转移常老板

的视线吧。常老板一付高深莫测的样子，更加使她心慌意乱。

结石科的东北老乡钱卢山主任不知从何探知：易安主任是常老板的“第18奶”；常老板在全国大大小小有二三十个门诊部、承包科室或专科中心，他从来不相信家乡亲戚或者公开招聘的负责人，索性都派“二奶”掌管，这不能不说也是创造发明，广告上称为“国际先进管理水平”是也。这些“奶”们都是从招聘的护士或导诊小姐中挑选出来的，姿色出众不说，还善解人意忠心耿耿。他也没有亏待“奶”们，都让她们拿门诊部或科室营业额的百分之十。比如我现在工作的肝病科，月营业额为十五万元，易安主任每月就拿一万五千元，而我仅仅是底薪二千五百元，提成百分之三是四千五百元，一共也才七千元，还不及易安主任的一半。

常老板常年周游列国何等潇洒，在一些赚大钱的门诊部停留的时间长些，而像我们这种承包的科室属他的小买卖，三四个月才来一次，住上一个星期左右就匆匆离去。当上“奶”的女孩子绝不可能爱上他，当然也舍不得他走。易安主任和我们混熟以后就经常在背后骂他“排骨”、“水枪”。我和黎明、伊思娘至今不晓得“水枪”为何意，跟着她笑过一阵后也不敢问她。可是钱是人人都喜爱的，也从不嫌多。常老板也心有明镜高悬，他和“奶们”都讲清楚，公是公私是私，合同一清二白：乙方（“奶”方）不能要求扶正；甲方（常老板）不满意有权单方解聘；乙方被解聘后无权提出任何未尽事宜。口头附加一条：合约未到期，绝不允许“奶”们和其他男人拉扯出桃色事件，否则“她会死得很难看”。易安主任大抵害怕“死得很难看”，在常老板到来之前就要求我们替她保密，否则也会“死得很难看”。而她自己也表现得很好很到位，白天黑夜都进入如饥似渴的巅峰状态，算是把常老板蒙过去了。常老板背地里向我求救：“那小娘儿饿极了，妈的，说什么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臭丫头才二十出头，就像龙虎豹啦？你刘医生给我开点壮阳补肾中药吧！”我说：“常老板，要是那方面不节制，你身体亏损会太大。女孩子嘛，哄一哄，带她吃吃饭店，逛逛风景区，几天也就过去了。”常老板眉头皱成一条蚯蚓说道：“你不晓得，臭丫头没喂饱也不行，找别人去更糟糕！”常老板话虽这么说，还是听从我的建议，带着易安主任逛商场、游风景区。三天时间，易安主任就向我们亮出一只五千八百元的白金镶翠镯子，三件都彭名牌衣服，一双意大利真皮高腰小皮靴。黎明和伊思娘看呆了眼艳羡地说道：“易主任好酷哦，啧啧，常老板真疼你哟！”易安主任撇了撇嘴说道：

"疼？你让他疼一个月看看？钱算什么？一泡尿！"黎明看不惯易安主任有钱了还说风凉话，就说道："你钱多才说钱是一泡尿，我看钱就是钱，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可以没有钱！"伊思娘拼命点头地说道："对，对，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易安主任今天很有说话的欲望，反问道："爱情，爱情钱能买到吗？"伊思娘不假思索地回答："可以呀，常老板不就买了那么多爱情？"易安主任耸耸肩说道："狗屁，那叫爱情？那叫占有！"话题一涉及常老板，黎明和伊思娘就只有吐吐舌头打住了。

常老板在海港之家请全科人吃饭。说全科人其实只是易安主任，我刘显刚、黎明、伊思娘，还有三天来一回的化验员章菲菲。常老板今天舍得出血，菜肴很丰盛，大虾大鲟大石斑十几盘，酒水随小姐们自己挑。常老板从皮包里拿出一瓶茅台，说道：

"刘医生，你是大功臣，这几个月全都超指标20%以上，我今天晚上敬你几杯，十年茅台，高价买来的。你们东北人能喝，今天放开胆子喝个够。"

三杯茅台进去，胃里冒火花，身子热乎起来。一时间，对常老板的怨恨消却殆尽。常老板见我话多起来了，适时地说道：

"前些天门诊部的秦明员老板找到我，说他们胃肠科承包合同到期，问我想不想接过来承包。我想，你做了半年多的肝病科，成绩很大，我很满意，决定接过来办。我不另请医生了，诊室又相邻，就由你刘医生兼做，药也定好了。明后天就到齐。你熟门熟路，名声也打出去了，当然我还会再打广告。你做四五万元一个月我看没问题。黎明用彩超配合你。以你的才干和经验，加上大家同心协力，再开一个科室，一起发财！"

易安主任很激动，举起红葡萄酒，第一个站起来说："刘医生，全靠你发财啦！"三个丫头也哇啦哇啦发出卡通片人物的大惊小怪："常老板真K！""哇噻！我们要发财啦！""酷毙啦！刘医生！"……常老板又举杯敬我的酒。灯光下，我看见他的脸色灰里透青，眼窝深陷瞳孔暗淡，两腮帮干瘪，有"弱不禁风"之状。虽说他不承认有病，但我断定他有暗疾。我想不通，如此身体，他还赚那么多钱干啥？养那么多二奶何苦？要是我，带着老婆儿子，周游世界享受人生去！常老板又举起酒杯说道：

"大家共同干杯，2003年要有大发展，一起发大财！"

"干杯干杯！"发财确实是我当务之急。我说："常老板吃肉，我们喝

汤就行了!”

常老板第二天就走了。他在江浙、四川等地的生意更红火，扬言要和“正规、现代化”接轨。显然，他对我们所在的肝病科和刚刚承包的胃肠科，没有打算投资什么像样的添置。

我来A市半年了，没有好心情过问我工作职责以外的事情，也没到黎明的彩超室去看看，总以为彩超机就是彩超机，和我原单位的B超机一样，有啥好看的。现在，我答应兼职胃肠科，今后诊断就靠这台彩超机了。我必须了解这台唯一的设备了。可是今日一看，却原来是一台样子货，俗语说，没养过猪也看过猪走路，这台彩超机一开动就知道是拼装的，外观却也相差无几，荧屏也能显示一些图像，但实际上根本看不清什么。我问黎明：“你看得清吗?”黎明皱着鼻子说：“三分看，七分猜呗!”我生气了：“你真行!”黎明也生气了：“看得清、看不清差不多，反正都是参考而已，你又不凭它开药!”我把易安主任叫过来，说道：“易主任，就这么几个图像，还是模糊的。”易安主任到底是领导，临危不乱，胸有成竹。她把彩超调出几个固定图像：胃、肝胆、双肾、结肠，而后对我说道：

“这几个就够了。你给黎明写一张上述图像的超声波报告。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们的位置、征象、诊断。肝硬化：早期、中期、晚期。胆囊炎，胆结石，肾结石的位置、体积、诊断。”

我明白易主任的意思，但我劝易主任：

“胆、肾结石的报告，我看别写了。这太客观了，仅根据临床经验，并不能确定病人结石的位置、体积，再说咱们是胃肠科不是结石科，没有治疗结石的药物。”

易安主任想了想，也怕穿帮漏馅，半是信任半是吓唬说道：

“那可全靠你了，出什么事我炒你!”

“放心放心!”我忙讨好地笑，腰弯成60°角，一迭连声。

我发愁的还不单是伪设备彩超机，令人一夜白发三千丈的是药物。常老板进的药物已经到齐，他已把价格也定好。经盘点，只有如下几种：

中成药：

平康胃灵冲剂	36元一盒	服2天
枫蓼肠胃康	24元一盒	服2天
三叶胃康灵	32元一盒	服3天

静脉滴注药物：

头孢类针剂	金抗宁	1g	52元

西药：

西咪替丁	1瓶	8元
吗丁啉	1瓶	24元

天亮的时候，我忽然脑际刷的一亮。我生性愚钝，但有一个特点，一觉醒来，天破晓时分，常常有重大发现。今天我又从“恍然”中跳出“大悟”：常老板的药物组合刚好是一疗程一千五百元。这符合A市民办医院的胃肠病价格定位。患者看病以后，常会“货比三家”，嫌你的科室药费太贵，以后不再光顾。所以有个约定俗成的“行规”，也叫潜规则，就是自觉遵守各种病症的收费额度。很可悲的是十几年来，这种“行规”培养出了人民群众医疗消费常识和观念：治感冒，百元左右；胃肠病，一千五百元；妇科，二千元以上；性病，三千元以上……

常老板也明白胃肠科全靠我十几年临床经验来经营，因而定下的经济指标确实也不算很高。四万到五万元，就算五万元吧，日营业额也不过一千六百元，也就是说一天一个患者掉进陷阱来就可以了。常老板肯定是这样来制定药物组合的价位。

我刘显刚之所以乐意接下胃肠科的兼职医生，除了可以多赚点药费提成外，还有一个小算盘：胃肠病范围广，我可以和东北老乡内科主任孟平君和结石科的钱卢山医生交流病人。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妻子卉艳，从下个月起，每月汇回六千元。卉艳兴奋得叫起来。

12　老板的眼线是谁

【史纪感言】

去医院看病，你能先到现场检查其资质认证吗？你能先核对仪器设备认证吗？你能先瞧瞧所推销的药品的批号证明吗？不可能！你只能相信医院。一些民办医院就是利用了你对公办医院和部队医院的依赖，从那里面承包了技术含量较低的最能赚钱的科室和诊疗中心，避其所短扬己所长，微笑服务，窗明几净，随来随看。你当然不知道，给你看病的是一个看过肝病性病妇科小儿科的“全能医生”；你当然不知道，违法自行研制的纯中药胶囊不过是中药颗粒外面裹了一层西药的胶囊皮；你当然也不知道输进你血管里的是没有必要使用的在国外控制得比枪支弹药还严格的抗生素，可能把你的病治好了，可是却给你的机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害。你当然更不晓得，老板是怎样管理控制，使医生护士都不能不变成他药品的推销员。

电视广告出来了，报纸广告也刊登在显目位置上。常老板那日要我刘显刚的照片，我是至死不从。你想想，我的牛皮吹得如此之大，让我的老师、同学、朋友看到了，还不笑破肚皮，我刘显刚成什么东西啦？只有姓名而无相片，人家会以为同名同姓哩，因为那确实就不是我嘛！我只希望A市一个人看到，那就是我暗恋的那位大学女同学，听说她也在A市，蒙她一下，让她后悔死了：刘显刚原来这么有出息！

请看我的“出息”：

刘显刚，胃肠科主任医师，中国胃肠科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北大医学院客座教授。从事消化科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余年，著有《消化科疾病疗法》、《中医胃肠道疾病研究》专著，研究成果曾获东南亚科技进步一等奖。擅长各种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及十二肠溃疡、急慢性肠炎、吸收消化不良综合征。

广告出去了，病人来了，我——刘显刚教授能躲哪儿去呢？这是老板们对付他们所聘用的医生的撒手锏，叫做逼上梁山为寇，你不干也得干。有水平吧？事前，你根本不知道，也绝不会让你知道他要胡诌些什么头衔，不刊登照片，是我的抗争和看在我半年成就卓越的份上。

上了贼船，我得完完全全凭着我十几年内科临床经验来判断五花八门的胃炎、溃疡，甚至严重的肿瘤。我不能没有一点担心，纵然我医术高超达到神医圣手水平，也不可能隔着肚皮准确地判断出病人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否则，各医院还要胃镜、肠镜、X 光钡餐干啥呢？就算我运气好，正确诊断出病情了，用药怎么办呢？仅胃病西医就分十几种，中医分寒、热、虚、实数十种。易安主任本来同意我开一点中药以留住患者，也不知怎么回事，这次常老板回来她又背后奏我一本。常老板临走时又明令禁止我开中药："你让病人到外面配中药安的啥心？让他多买我们的药，你不也可以多提成？"

苦恼归苦恼，鸭子还是必须上架的。我只好按照易安主任的部署，把胃炎、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位置、征象、诊断的"彩超报告单"写出来，交给黎明去背诵。

而后，我们在易安主任的瞪视下互相配合，赚钱流程如下：

导诊伊思娘把病人带上来，把她了解的信息暗示给我。我为病人望、闻、问、切和触、按，根据病人的自述和他疼痛的位置、时间，其他医疗机构的诊断，我心里基本有数，把诊断做好，就叫黎明过来。如果是慢性胃炎，我就说个暗号："一会儿开个会"。如果是中度糜烂性胃炎，就说："中午打饭，我要两个菜"。如果是胃溃疡，就说："明天休息吗？"她那台彩超机总共有八个图像，共有八个暗语。

黎明把病人带走到彩超室，装模作样地让病人在诊床上躺好。一切操作都和正规医院的一般无二。做了二三十分钟，黎明会叫病人到我这边来等候，而后按照我给他写的"检查报告"版本选择一种后，抄一份交给我。

我根据黎明的胃彩超报告，郑重地告诉病人说："你治得太迟了，已经糜烂（或者溃疡）了，再拖下去会穿孔（或恶变）的"。病人一听，又见我如此郑重其事，早已吓个半死，战战兢兢地问通："刘教授，你看怎么办好呢？"这时，我会若有所思，最好迟疑一到两分钟，而后慢吞吞地告诉他："你想快些好呢，还是慢些？"他或她肯定会说："病还能慢慢来？"病人像被老鼠夹子套住了，脸色苍白，身子前倾，视我刘显刚博士

如救苦救难的上帝。一旁的亲属也会帮着求情，怕我不给好好治病。我此时铁定是一个明火执仗的强盗，但却常常感觉自己头上也绕着教授光圈哩！

如何用药，这不仅仅是治疗方案的最主要环节，更主要的是能刮下多少钱的高深技术。对病人的经济现状，我已炼出几分齐天大圣老孙的“火眼金睛”，一看八九不离十。A 市的民营医疗机构基本上都是靠几百万外来工生存。这些来自贵州、广西、江西、河南、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村子弟、下岗职工，没有享受公费治疗，也谈不上完善的医疗保险，生病、头疼脑热就去药店买白加黑、速效感冒丸、银翘丸，如果病情加重了，就不得不上诊所和门诊部。他们去公办医院没时间排长龙，就只好到不必挂号的，有时检查化验也免费的进门就可立即看病的民营医疗单位了。药费虚高情况差不多，公办医院也不会比民营医院便宜多少。常老板他们这些把医疗当成经商的聪明人就来开发越来越庞大的民工市场。他们到公办医院、门诊部承包能赚钱的科室，并且分成很细的专科，而外科、儿科等不好做的不赚钱的则不承包。

由于我们胃肠科的医疗主体是民工，我们的价位不算太高，心不能急，资源只能慢慢开发。只有那些被我的“火眼金睛”认出的款爷们或者白领们，他们虽然慕我盛名而来，说了不少其实是出自内心的恭维话，但也打动不了我的心肠，我会狠下刀子。

病人在广告打出去以后，开始陆续上门来了。

无论来的是民工还是款爷，我一律耐心推销我们的药物，我不会把病人分远近亲疏、贵贱贫富而厚此薄彼，看人下菜，这大抵是我比较高贵的品德。

“我们的药物，是采用各种特效中草药经过科学提炼而成的纯中药制剂，应用中医传统医学理论，辨证论治，治病求本，突出中医药在治疗胃肠病的独特疗效，修复胃肠受损伤黏膜再生成正常组织，避免西药治疗带来副作用。尤其对急慢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萎缩性胃炎、结肠炎、便秘等疗效特别显著，而且愈后不会再发，你服两个疗程看看，说不定就好了。”

我刘显刚还不敢像有些胃肠科医生那样蒙人，说什么他们“检查胃肠病应用‘吹气’高新技术，不插管不漏诊，就能准确查出致病原因和病状，快速而全面，可以免除患者检查的许多难以忍的痛苦”，许多患者不相信有这等好事，倒很相信我对我们的中成药的介绍，认为就该实事求

是。我也趁机痛批其他胃肠科形形色色的广告和各种各样的许诺，好心奉劝患者不要相信那些良心已泯的牛皮大王的误导，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出现那种尖端技术，我刘大夫是中国胃肠研究中心副主任我会不知道吗？是呀，是呀！我和患者心相同话相同，我的处方还有什么难开的呢？

不论是急性胃肠炎、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结肠炎、便秘，凡是属胃肠毛病的，统统地静脉滴注头孢类药。金抗宁10天。每天一次，收费136元。10天1360元。然后，我会告诉患者，身体素质差异很大，各人效果当然就不尽相同。我会告诉他们电话号码，有何反应可以及时联系。这是为了我们东北老乡的约定，互相介绍病人。患者见我如此热情、尽心，都认为遇到一位好专家了。“人家是中国胃肠科研究中心副主任，副厅级或者副部级，对待病人就是不同”。他们有时为了讨好我故意让我听到话尾巴。

治病救人让他花点钱倒也不是什么问题，即便10天1360元，也无非贵一些嘛，钱乃身外之物嘛；严重的问题是，在病人绝对不需要静脉滴注如此大量的抗生素的情况下，输进这么大量的药物，非但于原来的胃病无益，反倒会引起菌群失调、肝脏负担加重、过敏、中毒恶果。要知道，抗生素是以毒攻毒，副作用极大，在欧美国家，购买抗生素比购买枪支弹药还困难。而我们却是广泛地毫无节制地滥用。国外的一些药物研发专家都在纳闷，为什么中国开发了那么多静脉注射液呢？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有6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大输液成为中国制药行业五大制剂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大输液产量只有3亿瓶，2003年大输液的产量已达到32亿瓶。其实没有什么可纳闷，商业利润嘛，口服液制成注射液，小规格的剂量做成大剂量，中间的差价可以达几十倍。我曾经请教过东北老乡结石科的钱卢山，他一度在药房当过主任。他说头孢类药金抗宁1克1支的出厂价才1.27元，现在药房进的是2克量的，1支售价就104元，加上葡萄糖水1瓶32元，合计就是136元。

最吃亏的是这样一种病人，他们仅仅是工作压力大，吃饭过于匆忙，造成消化机能紊乱，捂着肚子来求诊。这时只要用几味中药调整一下就没事了，我也曾经动过慈善之心，不想在他们的稀饭汤里捞饭粒，但是常老板这次回来，又再三交代易安主任必须过目我的每一张处方才算尽职，我又有什么神机妙算呢？不外乎把患者身上不多的几个钱捞净榨干。

我刘显刚现在不敢不承认我是坏人、恶人、小人，但是人性中不会纯粹是善，也不会纯粹是恶，坏人也有好心，恶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经想

当君子呀。我原本是很有好心和善意的人，我是怎么变坏的呢？难道不应该想想我的处境和原因而给我一点理解和同情吗？

我很希望有一言九鼎的大人物来了解医疗界现状和运行规则，医生的尴尬和体制的缺陷，我很希望有一部准则和法律来规范公办和民办医疗机构的制度和行为，但我的希望像天边一颗若隐若现的寒星似有似无的微光。

我的好心与善意并没有坚持多久，就被妻子卉艳的一个电话洪水般淹没。卉艳的希望像她面前的彩虹伸手就能抓到，东湖花苑第三期的套房即将销售，儿子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二名进贵族学校只剩钱的问题。末了她告诉我："你们内科的汪主任退休了，受聘一家民营诊所，一个月二千元没有提成，你那个工作收入算是少有的高，无论如何要和领导搞好关系，丢了工作啥都没有了"。我当然懂得，丢了命也不能丢工作，首先应该和领导搞好关系。只是，我有两个老板，要多费心有多费心，两个都不得罪很难，而且越来越难，很可能两个都要得罪。我是每时每刻都在努力以使两个都不得罪，但害怕的事还是来了。

易安主任对我说，黎明的男朋友顾齐齐有车回家乡三清山，她想和男朋友侯光跟车去玩几天。我把就要脱口而出的"万一……"又咽回去，她是领导，我能说啥呢？我只能说好呀，好呀，去放松放松，我要不这样说还能和领导搞好关系么？只要大家守口如瓶，悄悄去快乐几天应该没问题，而且黎明的"彩超技术"伊思娘也学会了，可以代替她。

领导很高兴，马上和我亲近许多，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刘医生，你是好人，你会活到一百岁，全拜托你了，常老板要是有电话来，就说我最近身体欠安，去参加一日游散散心。"

易安主任一走四天。

易安走后的第二天晚上，常老板就来电话，直截了当地问道："刘医生，易安回来了没有？"我说道："哦，还没有，常老板有何吩咐？"常老板气冲冲地责怪道："他们走，你为什么不阻拦，我要你是干什么的？"我的心已经提到喉咙上，但理智还是招之即来，说道："常老板，咱们科一直都是易安主任负责的呀，我做下级的没权力阻拦呀！"常老板的火气未消，又问道："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知道常老板拿我出气，连忙道歉道："对不起、对不起，易主任只说身体欠安，想出去散散心，我想也是人之常情，就没说什么。"常老板终于加罪于我了："刘医生，我对你很不满意！"他摔话筒的巨响，我像听到胸口中弹的枪声。

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我要下岗了。谁报告了常老板呢？当然不是易安主任，更不是黎明自己，是伊思娘吗？不，绝对不是，这小丫头不想活啦？那么，其他科室的某一个人是常老板埋伏的眼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一股寒意从脚板底升起，“嗖”地窜上心窝，我全身猛地打一个激灵。

13　救人生命要背人

【史纪感言】

民营诊所、专科、诊疗中心是老板“短、平、快”赚钱平台。大部分缺少发展规划、资金投入，医疗技术水平、医疗设备等方面都严重不足，管理也很混乱，今天易老板，明日换主任，后日换医生，怪招奇招，吹牛欺骗，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各显其所能。医疗行业的管理者，指导与监督太少，寄望“适者生存”，一些做大做强，一些淘汰出局，也不是好办法。病人靠的是运气，遇到好医生未必敢发善心，遇到恶医生，也许发了善心。有时候，救人生命还得背着人，岂非咄咄怪事。归根到底，受害的是人民群众。

我刘显刚真的成易安主任的替罪羊了，人家陪常老板四年了没有爱情也有恩情，闹一阵打几下抬抬手就过去了，又不是正儿八经的老婆。刚刚向妻子卉艳表示要好好和领导搞好关系保住月薪六七千元的美差，转眼间防不胜防的暴风骤雨就要袭来，鱿鱼是被炒定了。可能是下一分钟，也可能是再下一分钟，任何时候常老板都可能打电话来说：“刘显刚，我对你很不满意，你走吧！”时近年关，举国欢乐，我将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年关过后是春节放长假，我何处寻找工作呢？日子刚有点起色，怎么就要返贫？我的命运何以如此多舛？易安呀易安，常老板饱经风霜历练几十年了你该比我明白，他能让花钱包养的女人红杏出墙吗？你与他同床共眠四年居然没发现卧榻之旁还有个卧底人？操！

易安主任和黎明喜气洋洋心满意足回来了，风丝儿不闻大祸就要降临。同来的还有她的那位科技园区 IT 精英侯光。这位被易安称为“钻石王老五”的侯光一表人才，相貌斯文，身材修长，戴无框眼镜，和美女易安十分相配。据她介绍，侯光是江西人，研究生学历，一个月八千多元，有房有车。那回易安说着说着就扬起双手抒发兴奋之情：“哟！我们拉开天窗，开着快车在滨海大道兜风，开心极啦！”今天，易安脸色红润

风采照人，侯光的颜容就有点灰暗，经过欢乐劳累的男女都这样。她带回一堆七零八碎的工艺品，把一个用贝壳做成的钥匙环送给我，又拉过伊思娘说“你辛苦啦，送你一条丝巾。”伊思娘摆手摇头连声说“我不要，我不要”，一边退到门外。从来不敢违抗易安主任一丁点儿的川妹子今天怎么如此大胆？莫非她已经知道易安主任情况不妙，怕沾上嫌疑，可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这小丫头？爱情的火花还在眉头闪烁，易安主任没有发现伊思娘的异常，生气地把丝巾往伊思娘的桌子一放，就乐颠颠地到美容科去给女友们看三清山留影。黎明没有带男朋友顾齐齐来，好像没有被爱情冲昏头脑似的，一如往常“船过水无痕”的样子，这倒引起我的警惕，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都是处世不惊临危不乱，她去三清山会不会是设下圈套呢？假如易安被解聘或者解职，她最有可能继任肝病科和胃肠科主任。这么一想，我这个坏人又萌发善心，觉得易安主任有点可怜，我该如何给她透露一点消息让她先想好对策呢？

“易主任，我们老了，都过时了，你还年轻，自己的事，要好好把握呀！”

“我嫁给侯光，随便去科技园打一份工也有二千多元，自己投资干点什么也可以。”易安主任说话也爽直。“再拖呀，我成‘白大荒’了！”

说得也对，再拖下去她这辈子想嫁人恐怕不太容易，真会成为流行话：“白领、大龄、荒着的女青年。”易安主任见科里只有我一个人，突然朝我妩媚一笑，吓我一跳，赶紧坐端正，她一见又咯咯乐起来，这才让我自卑起来：瞧我刚才在这丫头面前的奴才相！但听她笑了一阵后说道：

“刘医生，你是过来人，你说说，爱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长叹一声，让我这个住在 11 平方米的陋室里被生活压弯腰的中年人来谈“爱情”，这个人类最美好的字眼儿就全变了味。爱情是不缺吃穿有房住有钱花的人没事儿折腾出来的奢侈品，乡下农民、下岗工人能娶到媳妇成个家就是爱情，我和卉艳两个人傻瓜说傻话的时候也算是爱情吧。

从此后，只要科室里没有其他人，易安主任就主动跟我谈爱情，全不知天边乌云已经集结，只等一声炸雷，暴风骤雨就要横扫过来。我肯定会被卷走，而易安主任少不了变成一只落汤鸡。

2003 年阴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春节前两天，常三谷老板伴着雷声，在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老乡史元宝的陪同下，气势汹汹来到科室，问道：“易安，易安呢？”我心惊肉跳起身迎接，说道：“常老板，不知你要来，易主任刚出去一会儿？”常老板脸色铁青：“关机，她总是关机！”他转身

问黎明道："你说说，你们到三清山是怎么回事？"黎明已吓得像被按在老猫爪子下的小白鼠，头埋到胸前，哆哆嗦嗦地把易安主任送到屠案上："我，本没想去，是易主任，和她的男朋友侯光，想去，说了好几回，我怕她炒掉我，我不敢不去……"常老板五官全挪动位置，怒问："现在她去哪儿？"黎明瞄了他一眼，又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可能去科技园区，她，她男朋友，房子装修，开车来把她接走的。"常老板怒不可遏，骂道："我操她妈，吃错什么药了，胆大包天啦？"一旁的常老板老乡史元宝劝道："老常，一个女人小意思啦，我医院里多的是，啥样的没有呢？易安算老几，开了她！"

"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拿了我太多钱了！"常老板咬牙切齿地说，"我给她提成，红包、金银、首饰，七挖八挖，一百多万都有了，实指望她替我看好店，她居然背叛我跟人跑了。她带这个头，我还办不办诊所啦？我常三谷会叫她死得很难看！"

史元宝好说歹说把常老板拉回宿舍去了。

当晚，常老板不顾千万富豪身份，像失恋的毛头青年又吵又闹，而已经找到真爱的易安主任也不示弱，一口大连腔激越高亢。历史旧账、风流韵事和对方家庭隐私全都翻出来当成克敌制胜的武器，后来还动手打架砸破电视机什么的，直闹得他那座楼的人都站在窗口听戏似的乐了一夜。这里没有院长、工会主席、妇女代表来主持公道，金钱和拳头解决问题。易安显然丢掉"二奶"头衔了，没了这个头衔就没有主任身份和月薪一万多元。但她攒下的一百多万元可以在任何城市任何地方开店做生意，就算什么都不干，为那个 IT 精英做全职家庭主妇，也能活得快乐潇洒。而常老板，女人多得应付不过来，多一个易安少一个易安，只不过像他的信用卡银联卡，多一张少一张，他不会老是放在心上，只不过像种出来的稻子被人家收割了、养的母狗被人家的公狗诱拐了，男人的尊严和威风被蔑视了，会恼怒几天，过后就会风平浪静。苦的是我们打工仔，黎明、伊思娘还会留下来吗？我是无话可说了，我已经侦察到一家价格便宜的招待所，好歹对付几天过完春节再找工作吧。

第二天，我和黎明、伊思娘照常上班。十点钟，三天上一个班的化验员章菲菲也来了。常老板和易安主任怎么样了，大家敢想而不敢问，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而已，气氛压抑，缺氧似的憋闷，连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十一点半钟，史元宝来了，他向大家宣布：

"常三谷把这两个科盘给我了，他下午三点的飞机，以后不会来了！"

我四肢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了，心口畅通了，这么说，常老板不追究我们啦！我这才有心情端详新老板史元宝。我发现史元宝矮矮胖胖，身子像元宝，脸盘像元宝，这到底是名字使人变成元宝形状，还是有了形状才有了名字呢？

“我宣布，暂时，你们都留用！”

啊！首先是黎明喊出“谢谢史老板”，其次是伊思娘叫了一声“老板万岁”！而后是我在大家的笑声中表示“请老板放心，我们会做好的”，章菲菲待到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她才淡淡地说：“我也是！”

“这两个科的负责人，由黎明担任！包括考勤、进药、出库！”

我感到很吃惊，我看到伊思娘的嘴巴和眼睛都睁得圆圆的，难道她以为会落在她肩上吗？我吃惊是以为黎明会因为擅离职守受到惩处，最少会给予严重警告，她的受重用使我对她“设陷阱、谋权力”更添几分怀疑。我盯一眼黎明，这小娘儿一脸无法掩饰的得意和一副跃跃欲试的神态。“骅骝局促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我心里恨恨骂道。论年纪，论资格，论水平，无论是论哪一项，应该是我当领导，责无旁贷嘛！但这种民办机构，就恰恰相反，要不怎么叫民办机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越行就越不行，因为你越行就越不好管束。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我心里对黎明说道：“想叫你上天堂，就叫你当主任，想叫你下地狱，就叫你当主任，好吧小姐，你当吧！”

“工作时间做些调整，早 8 点晚 9 点。刘显刚医生，你过去做得不错。不过，如果肝病科营业额没上 15 万，胃肠科没上 5 万，我会采取措施的，别怪我不讲面子！”

史元宝老板等着我点点头以后才又接着说道：

“春节休息三天。大年三十上午正常上班，下午一点休息。初一、初二、初三随门诊部休息，初四正常上班。”

见没人敢吭声，史老板交给黎明主任四个红包，就匆匆回去过年了。大家拿到五百元红包，喜逐颜开，说这个史老板还不错，还没赚钱就给红包。大家没有被炒鱿鱼，工作保住了，没当主任的遗憾很快就消弭了。现在常老板不再是老板了，于是大家放胆说起昨晚的趣事。

“早晨，我看到常老板和他的司机扯着易安头发塞进车里，易安脸上红一块青一块，也不知被带到哪里。”

“易安一边挣扎一边骂常老板是排骨、水枪、鸡骨头，说她要上告，要把我们医院的事都告到法院，告到电视台，告到报社，还要请一个作

家，写成一本书。"

下午，我到银行汇六千元给妻子卉艳。我在电话里告诉她今年春节不回去了，别忘了封几个红包，到她娘家给我刘显刚讨回男子汉尊严。我再三叮咛她不可包少了，岳父母每人五百元，她弟弟的女儿三四百元，妹妹的儿子三百元；娘家的年货虽然都备办齐了，但如今咱也出息了、有钱了，带一千元到云梦酒店包一桌大餐，全家人都去吃年夜饭。"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不要吝惜钱，带着儿子去名牌店打扮打扮。卉艳在电话里说老公老公我真想你，放心吧，你交办的事我哪敢不办，一定给你要回面子，一定让你高兴，你要吃好穿暖别忘了去乔老师家拜拜年感谢人家夫妇支持引荐，也别忘了买点烟酒上领导家祝贺春节，给孩子封个红包。易安主任问我什么叫爱情，这就叫爱情！

晚上下班前，台商段一欧开车来给我送红包，我真没想到，把我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凭多年闯洋荡海的经历，认准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真教授真博士真专家，三个多月来他严格遵守我的医嘱，没有再找其他医生，专一服用我给他另外开的到外面药店配的九个中药方剂和我不能不开的我们科的中成药，以及静注白介素—Ⅱ，效果甚好。

"肝功正常了，睡眠、食欲都好多了，疲劳感也大大减轻。我太太来探亲，说我脸色红润气色好。刘教授，我就专吃你的药了！"

段一欧说他明天就回台湾过年，今晚执意请我吃饭。我说红包收了，饭就不吃了，还没下班，也不好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我摸着鼓鼓囊囊快要涨裂的红包，有意送他下楼。在楼下导医台我撕了几张信笺，带他走到拐角的背人处，给他开了六贴中药。他拿在手上看了看，问道：

"没有开中成药和白介素啦？"

"不用了，你就吃我这六贴中药，也就差不多了！"

药可杀人，也可救人，我是把段一欧救了。

大抵是 A 城的风俗习惯吧，年关前后给有恩情的人送红包和请吃饭。腊月二十九日晚上，邵金经开车载着妻子和儿子邵银发来请我吃饭。这回他开的是黑幽幽的皇冠，打扮得喜洋洋一身节日气氛。邵银发身穿太空服，拿着玩具枪跑前跑后，逢人就给一梭子。

"银发前天去人民医院检查肝功，正常了。"邵金经高兴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化验单。"现在就老婆子肝功不行，越来越差。"

我心里有数，当时我宰了邵金经夫妻一刀，换来一个机会重点调理了他三代单传的邵银发，为此差点给炒鱿鱼。如果邵银发不服我的中药汤

剂，会被常老板那几种熊胆解毒胶囊折腾个元气散尽，中毒而死。

我们驱车来到市中心一家叫“天天海港酒楼”。邵金经尽挑贵的菜肴上，酒是五粮液，还塞给我一个红包，我上洗手间的时候一看是二千元，出手大方，令我深受感动。我发现，只要我们医生行善救人，患者真的会把我们当天使。我又想邵金经要是知道我在他夫妇和三个女儿身上用了雪上加霜的药物，说不定会对我拳脚交加。在珍肴美味大红包前面，我忽然浑身燥热，惭愧相对。我在洗手间里静静地对着镜子站了良久，待心情平静后才走进餐厅，这时，我涌上救救邵妻的念头。

“除了在我这里治疗外，”我盯着虚胖蜡黄的邵妻问。“邵太太还服用其他药吗?”

邵金经不好意思地劝了我一杯酒，而后说道：

“我不是不相信刘医生，我是看到电视广播了好几个月，说几十个国家二百多个教授研制的肝病新药，已经拯救了成千上万人了，我就带她和两个女儿去开了一个疗程，三个月，和你的药同时吃，兴许好得快些……”

“胡闹!”我气不打一处来，把酒杯重重放在桌上。“你每天吃饭，能不能吃双份、三份?你胃口再大，一日吃八顿也会撑死，何况是药物。是药三分毒，我已经开了足够的药量，你又把自己的肚子当药库，增加了另一种药，她怎么受得了?”

“对不起，刘医生!”邵金经一直以为我是受到轻视而发火。“对银发的治疗我还是听你的嘛，你说不能再服别人的药，我就不敢嘛，你说半个月换一方，我就半个月换一方嘛!”

我冷静下来了：其实我开给邵妻服的中成药、白介素—Ⅱ，对她来说也无异于毒药，发的哪门子火呢?

“银发能慢慢好起来，就是你们听我的医嘱，服我开的中药汤。这样吧，邵太太能不能把所有的药，包括我以前开给你们的药，别的医生开的药，以及人参鹿茸纽崔莱仙妮惠德等等，统统封存起来，吃我今天晚上开的药?假如你们能做到，我想，邵太太应该也会像银发一样慢慢好起来的!”

“行行行!”邵金经夫妇如遇神仙，连连保证。

我向服务员要来纸张和笔，当场给邵太太开了补肾升阳汤等六个处方，这是第一个疗程。交代了服用次序、方法和注意事项。之后，我又拉过对我已经表现出亲热的邵银发，按了脉，看了舌苔，发现他因为过去胡

吃滥吞太多药物，脾胃功能受损尚未恢复，所以常有胸肋涨满全身乏力之病状。我开了健脾舒肝汤药，处方如下：

党参 6g　山药 6g　炒薏米 6g　草豆蔻 3g

当归 5g　白芍 6g　柴胡 5g　郁金 5g

我建议邵金经找家大药店，把处方的中药炼蜜为丸，每丸 5g，一日服 2 次，每次一丸。给邵银发连续服用一两个月，他将增强免疫力，病也会更快痊愈。邵金经点头哈腰说“有几个朋友开药房，这点事小意思，很感谢刘医生啦”。

“过了春节，你把两个女儿带来找我，也照此办理，如何！”

“真是贵人哪，我们遇到好贵人哪！”邵妻激动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终于说出一句人话。

“记住，不要说我在外面给你们开药！”我又补充一句。

14 行规与人性

【史纪感言】

溪西门诊部的主任秦明员，任由承包出去的肝病科与胃肠科，制定自己违法的赚钱行规，又任由着几个没有医学常识的“劣根性”膨胀的人在那里瞎胡闹，可怕不可怕呢？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建安才子曹植《七步诗》里有佳句云：“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在一起，就成了虫……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肝病胃肠科也有四个人，也分成两派，还有卧底，都为了权力和金钱！古代思想家荀子的观点：人性本恶，所以必须加强道德修养，也必须有戒律来约束。民营医疗严重法律缺失，行业准入制度，经营者的法律追究制度，一样都不可缺席，因为民营医疗机构经营对象是宝贵的人，人命关天！

春节过后，史元宝老板来到门诊部。黎明主任身前身后跟得很紧，有时嗲声嗲气地诱惑史老板。这丫头到底想什么啦，一边和顾齐齐打得火热，一边想学易安做“二奶”不成？但史老板似乎和常老板不很一样，或者说看不上黎明。他一来就忙着一件大事。他花了十万元，为肝病胃肠科在A市电视上做了一个很醒目很抓人的广告。史老板比常老板高明的是他的广告不是文字广告，而是讲座。他找了一个已经过时的话剧演员，男性，五十多岁，梳背头带黑色宽边眼镜，确实很有教授博导气派。史元宝要我在三天之内赶出四万字的讲稿。我在浓咖啡的支撑下，夜夜熬到天破晓终于完成任务。史元宝找来了电视录制人员，这位背了两天讲稿的“哈佛大学博士、海归教授”江鸣宙先生，每晚十一点到十一点十分就穿着白大褂，在女主持人的循循善诱下，连续十天向A市广大人民群众讲授肝病和胃病常识与治疗方法，讲座后的广告更吸引人眼球，也几乎把我们科室吹成慈善机构：挂号免费，化验免费，检查免费，药费减半，赠送

护肝药物一疗程，无效退款。就是那些患小病的人一看也不想自己去药店买药了，去溪西门诊部的肝肠科看看吧，人家那是回报社会的医疗机构！我意识到：我们这里会有一段忙碌的好时光。

医疗市场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患者根本没有能力分辨医疗广告的真伪，这为虚假广告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生存土壤。

肝功能化验免费：实际上，我们只查两项胆红素，两项转氨酶，一项总蛋白，其他的根本没查。

HBV—DNA，历来我们都没有检查，是我刘显刚医生和化验员章菲菲“商量”出来的数字指标：凡是大三阳就写 108 拷贝/ml 以上，凡是小三阳就写 106 拷贝/ml 以上。如果治疗一个月，就自动降一次方，比如已在我们这里打针吃药两个月的，原来是 6.27 × 109 拷贝/ml，就打印成 3.52 × 107 拷贝/ml，以此类推。

如此这般，做肝病科生意的老板、医生、护士不知道的应该不算多吧。

挂号免费：我们平常生意不多，这也是宰得越深的一个原因吧。有时一天等不到一个病人，还用挂号吗？病人一进门诊部大门，立刻有两个披挂红缎带的美目顾盼、笑意盈盈的导医小姐迎上前去，像迎老佛爷一样把你导向你需要的科室。区区几元钱挂号费，在病人几疗程的药费里简直就不成比例。

赠送护肝药物一疗程：一个月的针剂、中药胶囊 2000 元，赠送一疗程护肝药物解毒胶囊 7 盒。乙肝解毒胶囊卖价是每盒 48 元，其实进价才 2.4 元，7 盒一共才 16.8 元。多好听呀！诱饵而已。一盏微弱的灯，引诱着带有大把血汗钱的可怜的飞蛾！

我们忙了一个月，有时也发现排队等待现象了，这些患者，大都是检查身体时发现问题被辞出门外的男女农民工。他们面对失业流落街头的困境，又不得不抠下口中食来看病，希望服下我们的灵丹妙药后，明天一觉醒来就出现奇迹。

从我的工资卡里，史老板给我打进来的提成，我可以计算出这个月他赚了个“恶贯满盈”，营业量相当于原来的三倍多。

忙的时候闹心的事少了，我又习惯了跟着老板胡作非为，只关心开出多少处方，我能拿多少提成，想到银行卡里的人民币数字不断增加，更深夜静，身子骨头酥软酸胀，大脑麻木混沌，心中却有不灭的喜悦和希望的火花。

渐渐的日子又恢复了平静，年轻人的精力似乎过剩了，谈论起易安事件。她走了快两个月了，不知道现在何处，还会不会回来。谈着谈着，也不知谈到哪里，怎么谈的，黎明和伊思娘吵起来了，互相揭短，暴露隐私。我终于弄清楚了，黎明很早就是常三谷的卧底。常老板给她的任务是汇报易安主任的"贞节"，一旦有出轨动机和行动，应立即报告。有一次电话报告中碰巧被伊思娘听到了。但易安和黎明带着各自的男朋友一同去游玩三清山的事，黎明没有报告，她们相约把手机关了。活该倒霉，没有料到常老板恰恰在这两三天中有事找易安，结果电话不通就打到伊思娘的小灵通，伊思娘毫不犹豫地把她们两人的风流韵事和盘托出，把常老板当场气得鼻子血流如注。幸亏，常老板不知我也买了小灵通，我才没有无辜地卷进这场"溪西门"事件中。真没想到，黎明这个连人体有几块骨头都说不清楚的丫头，居然很早就窥视易安的主任宝座。权力这东西，无法分享，不能像一堆金银，分成几份，只有大小上下，于是，黎明就甘愿当眼线，伺机夺取权力和与之同在的金钱。

我真诚劝说她们和好如初，但有时候，一种初衷会带来截然相反的另一种局面，叫你猝不及想。她们争着向我揭发对方。黎明说伊思娘曾经勾引常三谷老板，被易安主任摔了一巴掌。伊思娘也告诉我一件秘密：黎明偷的是有妇之夫，她的"男朋友"顾齐齐有老婆，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没有工作，靠卖黄碟和走私白粉……

我也看出顾齐齐不是简单人物。黎明破格提升为肝肠科主任之后，就理直气壮地住进易安的宿舍。顾齐齐也把不多的家当乐颠颠搬进那间十五平方米有落地窗卫生间的大房间。我和伊思娘假装很忙，没有出去打招呼，我真有些胆寒，黎明这个二十三岁的臭丫头，色如彩霞，心如蛇蝎，为一个区区的主任位置，就出卖了易安，易安可以出卖，我刘显刚当然也可以出卖。

夫随妻贵，顾齐齐住进宿舍以后，白天蒙头睡大觉，饿了买鱼买肉，又炸又炒，宁静的宿舍自此乌烟瘴气。黎明万分幸福，常在我面前夸口："小顾他专挑我爱吃的做，天天炖肉汤，我都不想喝了，瞧我胖的！"看来顾齐齐真的没有工作，每晚外出上网打游戏机，又抽烟、又喝酒，黎明怎么承受得了呢？我和伊思娘都有同感，顾齐齐是闯进民宅的一头白眼狼，我们迟早要吃大亏。黎明沉浸在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幸福的双重喜悦里，下班享受男人，上班寻找当主任的快感，这个时候，天王老子的话都不可能听进半句。

黎明主任还负责进药，她把本来放在宿舍仓库里的中成药分批进入门诊药房，定期向几家药厂发订单、汇款，和药品代表谈判，是车站和银行的熟客。当然，彩超工作也照样兼着，可她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不是这份医生工作，而是掌握几万元机动款项和可以向我们发号施令的权力。

黎明在进药时做了不少手脚，私下里和河南、陕西、吉林等地的药厂要回扣；利用顾齐齐的关系，购买药厂发票抵账；私自进劣质药充好药从中牟利……这是她一个多月后事发了，我们才如梦方醒。但我很早就发现这个娘儿比易安主任还要刻薄难处。举凡野心不小能力不大嫉妒心理却很强长期不如意的女人，一旦爬上特殊位置，必然性情大变，尖酸的越发尖酸，贪婪的越发贪婪，背后打报告整人的越发变本加厉。她每天满满监视我十个小时，看我接诊、开处方，几乎每一个病人走后，她都要指点我几招，以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

“刘医生，你怎么不按我们的行规办事？下次别再叫我看到你这样子了！今天这位王先生明明带信用卡来的，你只给他开一支乙肝球蛋白，才二百四十元，三种中成药，才一千八百元，你开他三千元也算不了什么！”

“黎主任，”我耐着性子解释，“王先生在公办医院检查，一切指标正常，你也不是没听到我动员他打两周白介素—Ⅱ，可他不同意……”

“那要你干什么？”黎明不让我说完就训斥道。“你连说服病人的本事都没有，叫我怎么向史老板交代？再说，医生就得有权威性，你的治疗方案，就得让病人同意！”

话讲到这个份上，我只有闭着嘴巴低下头的份儿了。

更可怕的是黎明主任心眼儿多，又会暗中使坏，我和伊思娘聊家常没有什么特别含意的话，她就会加油添醋汇报给史元宝老板，我和伊思娘会突然间接到史老板的训斥电话。

“刘医生，你到处打听打听，你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人不能不知足呀！你太太要来探亲，不能让她住宿舍，我们早有规定的！”

“史老板，我太太不可能来探亲，她有工作，请不了假！”

本来，黎明和伊思娘晚上轮流值班到九时，一、三、五、日是伊思娘，二、四、六是黎明，如今，黎明荣升主任，天天六时下班去享受爱情，伊思娘就得撅着嘴吊着脸，陪我夜夜值班到九时。下班后，黎明还常常吆喝伊思娘洗涮宿舍地板、卫生间。伊思娘的愤恨已经填满胸腔，背地里恶毒地咒骂黎明：“扶上墙的狗，变了凤凰的鸡，现在成易安了，看着

吧，早晚她会比易安的下场还惨！”伊思娘索性一到下午六点就上二楼来，拿本画报坐在黎明的主任座位上，吃零食，嗑瓜子，一边怂恿我起来造反：

“刘医生，你还是男人不是，让那小娼妇骑在头上拉屎拉尿？”

“我的小祖宗，”我连忙息事宁人。“下楼导诊去吧，小心别出乱子！”

15　荣升主任　发现奥秘

【史纪感言】

越来越多的群众把权力和腐败等同起来，你有权力你就必定腐败。这看法当然偏激，但也说明监督失控腐败成风已成严重的社会现象。“透明国际”是一个中立的国际组织，日前公布一份“行贿指数”调查报告，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名列前三甲。医疗行业也不例外，办证要行贿，承包要行贿，采购要行贿，售药要行贿，请医生真心看病也要行贿……报载四川省简阳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两亿元，县医院职工年均人收入不到两万元，前院长蔡先全任职六年，收受贿赂一百一十四万元，另有七十余万元巨额财产来历不明。一台一百二十九万八千元的彩超机他索贿二十万元，一台 CT 机他受贿五十万元。溪西门诊部肝病科新的科主任黎明，一个丫头，一丁点儿权力，一个多月，也贪污、索贿、以假充次、以次充好，捞了二万多元，把恶果转移到患者身上。如此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以权谋利，公然挑战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法制。

黎明出事了，黎明出事是因为她的男友顾齐齐出事，供出她来。

2003 年 3 月 6 日晚上 11 点钟，我和伊思娘都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黎明每三分钟打一次电话都没联系上顾齐齐，她给他留着饭菜哩。黎明后来慌了，对我们嚷起来：“你们说，他能去哪儿？我打一天手机了，他关机了一天，不可能没音讯呀！”伊思娘摁不住心头的幸灾乐祸，说道：“你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说不定回家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黎明背过身抹眼泪，又可怜兮兮地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刘医生，你说他会去哪里呢？他不会回家的，身上二百元还是我昨天给他的，该不会车祸吧？”我本来心里真有点痛快，但此刻被她的眼泪打动了，说道：“不会不会，可能遇到朋友喝多了醉倒在哪里。”黎明摇摇头说：“那他为什么关机呢？”我说：“手机没电了吧。”黎明还是摇头：“到处都有公共电

话呀！”伊思娘夸张地伸胳膊打哈欠，而后说道：“刘医生，我去睡了，这老天很公平呀！”黎明今晚顾不得与伊思娘唇刀舌剑，急得团团转，一会儿下楼去小区门口看上一二十分钟，一会儿又上楼来问我：“刘医生，他会不会打电话给你，看看，看看你手机有没有信息。”我一直陪到下半夜二点，实在撑不住才回房间去。

第二天一早，门诊部秦明员主任在结石科的钱卢山主任的陪同下来到我们住处。秦主任气咻咻地说：

“我们去拘留所了，你们科黎明的男朋友顾齐齐昨天被抓起来了，卖什么摇头丸。黎明主任，你怎么没长眼睛找这种人呢？害得我们昨夜没睡，丢人现眼！”

黎明脸色发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伊思娘忍不住大骂道：“真丢人，破流氓，缺德冒烟！我放在枕头下、书本里的几百元钱，连同几元钢板儿，都不见了。哪个流氓偷钱该坐大牢，挨枪子！花了偷的钱，长癌得艾滋病，不得好死！”伊思娘丢钱的事早就告诉我，我劝她别发作，没证据嘛；是顾齐齐呢，还是他那些不三不四的来看黄碟的哥们呢？不知道。我的门锁也被拧开过，压在海绵床垫下的一千多元也丢了，但我没声张。此刻，山洪暴发，一泻千里，伊思娘啥也不怕了。黎明听了正想发作，突然明白自己的处境，终于还是忍住了。

翌日，黎明主任被公安分局传唤。

溪西门诊部主任秦明员是最高领导，我们的肝病科、胃肠科是向他承包来的，公安局首先就找到他，案情他清楚。他告诉我们，顾齐齐坦白交代了他的三个贩毒同伙，可能会判五年以上徒刑。他还供出黎明主任从非法药厂进药牟利的情况，以及他为黎明主任购买假发票报账的过程；他说他就是用这笔不义之财去贩卖摇头丸的。

史元宝老板是当天晚上赶到肝病科来的，他说黎明主任涉嫌参与贩毒被行政拘留了，也被肝病科开除了。他宣布我荣任主任。

伊思娘向我祝贺，我感到好笑，我这领导只有她一个兵，化验员章非非只能算半个，史老板说再招一个彩超医生，也才两个，祝什么贺？而且，我发现她不如我想的那么好，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她想的那么好。我也有自知之明，我不是“白帝城临危受命”，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高兴啥？你祝贺我啥呢？别当卧底黎明就行了，小祖宗！

史元宝老板的经营理念和方式和常三谷老板的不一样。常三谷老板比

较原始，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海口、三亚到大同、二连浩特，到处承包科室，也不打算干长，干个一两年捞上几十万，一不顺利就转手他人，自己再转战他处。所以，常三谷老板的营生，投入少设备差药品质量低劣利润空间极大。史元宝老板的经营方式比较先进一些，也有点事业心，搞的都是拥有十几个科室的综合门诊部，目前正在浙江温州筹建九千多平方米的医院，并没有把我们这个肝病胃肠科的小生意放在心上，既是从常老板手里盘下来的，索性就按照常老板的那一套方法来经营。人手紧张一时也派不出什么合适的人来管理，就推我上台了。

"刘医生你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

"史老板，我会尽力的。"

接手烂摊子后，我的第一项工作是盘点，账户、钱款、票据、药品、固定资产，登记造册，一式两份，一份呈交史老板。在整理中我发现药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有一些药品属无标识散装，部分即将过期的药品竟然和刚入库的药品堆放一起；没有供应商的合法证照，药品购进验收记录项目不完整……我不知道这些漏洞始于易安主任还是黎明主任，前任老板常三谷和现在老板史元宝知道不知道。

进入角色后我暗自吃惊，怪不得人家说民营医疗机构的生意一本万利，两年三年，百万富翁。我们前任进的药物，虽有批准文号、厂址，但这些药厂名不见经传，集中在吉林、云南几家。肝病、胃肠病、皮肤病、妇科病的药都有一些，进价一律低廉，卖价一律高昂。从《药品价目表》的第一页便可一管窥全貌：

药品名	进价（元）	售价（元）
金抗宁　1g	2.7	136
白介素—Ⅱ　20万单位	7.9	136
苦参注射液　100g	3	79
乙肝转阴因子　盒	5.9	168
肝速康 盒	12.6	248
胃康灵 盒	2.7	36
肠胃康 盒	1.49	24.5
……		

我粗略地给老板算了一下账：老板承包这个肝病胃肠科，每月上交秦明员老板一万元；我和伊思娘，新聘的代替黎明的卓红，加上半个章菲

菲，每月工资总共不上一万元；广告费投入百分之三十 ；药品的成本费仅占总营业额不到百分之十，以每月最低营业额十五万元计算，老板从这个小小的二十多平方米的店铺获利十万元之多。怪不得他们买下一家又一家的门诊科室，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繁华如上海北京，偏僻如喀什漠河，到处都有他们蜜蜂般忙忙碌碌飞来飞去的身影。他们不愁找不到医生，在中国，连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中级职称医师月薪才两千多元，县市级医院的医生，熬到退休，区区千余元，良禽择木，人往高处呀！A 市的工资较高，老板也很会算账，开出的工资二千元、二千五百元、三千元；加上百分之二、三、四、五的药费提成，医生一般可以拿到科室总营业额的百分之四 ，比如我刘显刚，如果创营业额十五万元，就有六千元可拿，护士和技师就较低。上有老，下有小，住无大屋，食缺鱼虾的中年医生们，又有谁能清高自律，不为六千元折腰呢？毕竟，为公办三甲医院工作只有稀饭咸菜，而为民营老板干活，碗里还有几块五花肉呀！

这大抵也是药品太贵的原因之一吧。

药物贵一些也罢了，问题是药物来源、药物成分令人忐忑不安。为此，我请教结石科的见多识广的东北老乡钱卢山主任。他告诉我说：

“许多老板为了牟取暴利，就买下几家濒临破产的药厂，把原有的药品批号改头换面，生产出几十种专供我们这种专科的中成药。药物配方却是不敢乱来，但药材质量都是很差的。这种药物是进不了医药公司、药店、医院。经过报纸杂志和电视电台狂吹滥告，成了我们的特效药。我比你多来几年了，我也熟视无睹了。”

“药监局为什么——”

“唉呀，你老弟傻不傻呀？他们忙得过来吗，还一盒盒化验，一件件内查外调？就是发现了又怎么样，老板自有办法！打工仔啥也不懂，洋名称洋文字，读过几年小学几年中学，ABCD 都认不全，只认我们的电视报纸里吹的国际专家、名牌医生、纳米特效药。你们肝病科最好赚钱了，我当年都进不了，你小子有办法。什么胃病、结石病、妇科病、风湿病都不影响招工参军考大学当公务员，就是肝病，大、小三阳，一发现便拒之千里之外。你说怎么治他就怎么治，只要能转阴，割他一个肾都舍得。几百万外来工，不到你们这里治到哪里治？够你们发财的。你们也真敢吹，昨天我拧开收音机，一个女人说什么 RBH—3 型抗乙肝药物，转阴率 89.9%。哈！89.9%！”

当上主任，进入了老板的秘密境地，真有些心惊胆战。

不想干总会有理由的，想干也总是有办法的。

以前，我必须提防易安主任，提防黎明主任，最不需要提防的是伊思娘，现在，她会不会是我最需要提防的人呢？

我很想做一些好事，因为我以前做了许多坏事。佛经里有许多故事说，一个人做了许多好事，现在做了一件坏事，就会把他做过的许多好事全抵消了；一个人做了许多坏事，现在做了一件好事，也会把他做的许多坏事全抵消了。

这就是说，我做好事还来得及。

医生，就是救人。我六岁那年，一天，爷爷肚子痛得在床上直打滚，脸色煞白如纸，我们赶紧送他到医院。一个和爸爸年纪差不多的叔叔来了，在爷爷的肚皮上这边摸摸那边摸摸，对一个阿姨说了声什么。阿姨就在爷爷的背上扎了一根长长的亮亮的针，奇了，爷爷肚子不疼了，一会儿就睡着了。阿姨真是神仙，我看见她的白大褂飘起来了，像电影《天仙配》里的七仙女飘起来了，飘飘曳曳直向彩云之间。那时我想，我长大了一定要当神仙般的叔叔阿姨。

爷爷很支持我长大了也像叔叔阿姨那样，他给我讲了许多李时珍、张仲景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我记得最牢。说的是满清政府为了开辟疆土，派了三千名锡伯族士兵去南疆。将士和家属一共一万多人，长长的队伍在茫茫大草原和戈壁滩上跋涉了整整一年。其间，有婴儿出生，有老人辞世，更有许多人在病痛中挣扎，全靠三个土医萨满用祖传医术拯救。远征队伍到达南疆，只剩下一位萨满，其余两名因为在路上品尝百草中毒死去。如今，锡伯族在南疆繁衍到二十余万人，保留着原来的服饰、语言和风俗。他们把萨满奉为英雄，没有那三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就没有今天的二十余万锡伯人；他们又把萨满奉为神明，年年隆重举办萨满盛会，缅怀先贤，祭奠英魂。三位先辈，是我刘显刚心中高山仰止的丰碑。

参加医疗队巡诊辽北贫困山区途中，几件惨不忍睹的人间悲剧，使我在坚定儿时所选择的救死扶伤信念的同时，明白了一个很深奥又很浅显的道理：救人先救心！有一个五口之家，虽然贫穷却也温馨。一日，十七岁的女儿突然哭着闹着说全身难受不已，之后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犹如精神病人似的。父母无计可施请来神汉，说是“黑风煞”附体，会危及全家，不日，全村女孩子都会跟着遭殃，必须把“黑风煞”放到蒸笼里去蒸。两个弟弟苦苦哀求，被父母乱棒打昏。十七岁的花季少女，硬生生被捆绑

着塞进蒸笼里蒸了三个小时。母亲听到女儿在蒸笼里哭吼，还拍手笑起来："那黑风怪还没死，再蒸一会儿！"直到蒸笼里悄无声息了，父母和神汉才掀开蒸笼，女儿已经被蒸熟了。这件事在当地的县报上以"封建迷信，断送花季少女，糊涂爹娘，充当神汉帮凶"为题连续报道了几天。我记起学医的鲁迅先生，是在电影里看到日本人杀中国人，而中国观众拍手叫好后毅然决然弃医从文的，我不是鲁迅先生，我只是明白，拯救灵魂很重要。

佛经里说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做好事。你虽然做了许多坏事，但只要现在做一件好事，你做的所有坏事就都全抵消了。这大概就叫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

从做好事起，拯救别人的灵魂也拯救自己的灵魂，我刘显刚应该如此，易安主任、黎明主任、伊思娘、章菲菲也应该如此，还有……

何况，现在我当主任了，我开的处方没有人来一一审查了，也没有一束目光像法宝的光罩那样终日罩住我了，我为什么不做些好事呢？

是的，我要做好事了！

16 严重医疗事故

【史纪感言】

西方世界说，人一半是圣徒，一半是魔鬼。国人说，人一半是好人，一半是坏蛋。其实人性远比这复杂。谁不想做圣徒，谁不想当好人？哪一位愿做魔鬼，哪一位愿当坏蛋？但天地之间，人确实很渺小，有几件事能尽如人意？不过，也不能因此都推给时穷无奈；“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到底也是必须记取的先贤的教导。嗟乎！我们的刘显刚医生荣升主任之后，也曾想“濯清泉以自洁”，无奈终为“嗟来之食”丧其志，还酿出一起严重医疗事故。这足以说明，在物欲面前，“拯救灵魂”是多么艰难呀，谁能解决这个课题，谁就能和马克思同行！

“非典”的幽灵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游荡，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亮起红色警报，二十一个省份已经出现病例，死亡的人数不断在增加。卫生部长易人，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部长，举国上下掀起一场抗击“非典”的战斗。各种媒体全力以赴传达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号召、部署和报道抗击战况。街上的行人少了，公立医院严阵以待，一批批医生护士走上第一线，和狰狞的死神面对面争夺生命，重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街上行人少了，口罩和消毒液供不应求而且卖出天价，能够不出门的就尽量不出门，医院冷冷清清，有能耐扛过去的病谁也不愿意上医院。我们这种民办医院、门诊部、专科和诊疗中心，几无车马，门可罗雀。

民营医疗机构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各医疗单位业务每况愈下，史元宝主任急得嘴唇冒出两溜水泡儿，几回对我们交代：“没有新病人，就紧紧抓住老病人，我不信他们不想连续治疗。来一个就要抓牢一个，告诉他们，一停药就反弹。”我们肝病科和胃肠科情况也很糟糕，只靠原来的二十几个老病人惨淡经营，月营业额已经降到八万元了，只相当于原来的三分之一，我的月收入也降了一半，只有三千多元。如此下去，我被炒鱿鱼

是必然的。想当初我受命主任之际，很想一展雄才大略，既要做到营业额破纪录，又要尽可能做好事，以慰自己的良心。呜呼！时也，命也！

伊思娘利用“非典”闲下来的机会，展开猛烈的爱情攻势。人不可貌相，这个四川小妹子别看她文静可人，其实，她没有一天不梦想天上掉下来一个大款，包她做二奶三奶或者七奶八奶。她对前主任易安小姐是羡慕多于轻蔑。她曾经说：“舍得三四年，赚一二百万，值得，一辈子花不完，房子有了，店开了，我小弟也能去念大学了！”短短一两个月里她更换了几个男朋友，先是和一个穿公安制服的小伙子如胶似漆梦绕情牵，发短信发得食指头都肿起来，后来吹了：“哎呀，吹啥子牛呀，只是个保安，借到交警大队去当差，又入不了户口、转不了正，有啥子前途呀？”后来又找上一个小老板，三十多岁，开一辆半旧捷达车，不出一个月又吹了：“没钱，穷死了，工厂才二十个人，做盗版 VCD、DVD，被查封了好几次，罚得精光。”最令人惊奇的是她居然能同时处两三个男朋友。而新招聘来的化验员湘妹子卓红则不声不吭装深沉。伊思娘能说会道把喜怒哀乐堆在脸上，卓红却让你不知道她有几个心眼儿，肚子里怀着啥鬼胎。她一来就看出我们承包的两个专科没前途，是个危险地带，虽然负责肝病科和胃肠科的彩超、抽血，却每天往一楼门诊部的康护士长那儿跑好几趟。因为秦明员主任的门诊部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待遇较好，有医保、福利还有一些人性化的规定，她想有朝一日跳槽。我这个新官儿，也比较人性化，对她们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反正闲也是闲着。

这天，上班到十一点还没有病人，哪怕是老病人。我忽然很想做一件事，不管是什么事，不管做完有什么结果，反正就是很想做一件事儿。

邱小月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科里。

邱小月，女，25 岁，乙肝病毒携带者，大三阳，原太平洋大酒店迎宾员。瓜子脸，杏仁眼，清纯秀丽，楚楚可怜，穿一身淡青色套装。伊思娘引导她来到我面前，她两只手紧紧抓住小巧精美的红色皮手袋，羞怯、慌乱，眼神躲躲闪闪，坐下来后有气无力地说道：

“刘主任，我，我查出大三阳。我……我，怀孕了，四个月了，你一定要帮我。”

“大三阳，怀孕啦？”我凭经验，晓得怀孕四个月的娇妻来看医生，通常都会有一位怜香惜玉的小老公陪着。我深思后问道；“你结婚了？”

“没，没呢。”邱小月低下头，两只手不停地揉搓手袋的金属提环。她抬头往背后看看，起身去把诊室的门关上，刚回来坐下，想了想不妥，

又起身去把门打开。这是一个因焦虑过度出现神经质的女孩，其言行举止已让我可怜。她小声对我说："我怀的是一位香港人的孩子。查过了，是男孩。他说我如果顺利生下这个儿子，他要跟我结婚，还给我二十万元。现在我查出乙肝，我怕——他家三代单传，香港老婆给他生了四个女儿。我怕查出乙肝他就不要我了。"

我当然知道，孕妇本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母婴直系感染的几率达90%以上，而且，母婴传播的HBV携带者几乎没有转阴或产生两对半乙肝表面抗体之可能。因为HBV已和肝细胞DNA整合了，人体免疫系统是无法识别的。邱小月的大三阳是在人民医院和市立第一医院检查的，指数高达6.28×107拷贝，可以相信不会错。也许她本身就是母婴感染的吧？落后贫穷的山村，成千上万HBV携带者，至死自己也不晓得，她肚子里的孩子谁有把握出生后不是大三阳或小三阳呢？最先进的治疗方案也只能在她怀孕六、七、八这三个月里，每个月注射一次抗乙肝免疫球蛋白，婴儿出生后二十四小时内再注射乙肝疫苗和球蛋白，纵然如此，其阻断几率也是无法确保的。

"你在大医院检查的，他们怎么说？"

"那医生说六个月的时候再去打针。我问能治好吗？那医生说谁敢断定呢？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医生没说话，就叫'下一个'，下一个病人就进来了，我就出来了。"

我点点头。邱小月见我点头，两行泪水涌了出来，无休无止地流淌，泣泣咽咽地说道：

"刘主任，人家都说你是好人，留洋博士，医术高超，求你了，求你不管用什么药，都要把我治好！"

可怜的小娘儿，把自己卖了，卖了个好价钱，二十万哪！香港人包养的女人，钱包都是鼓鼓的。凭她清水芙蓉般的姿质，包她的香港人每月花在她身上肯定上万元或者更多。如今她喜怀贵子，而且是三代单传，母凭子贵，香港人给她买营养品的银子不会少。这样小鸟依人可怜可爱的女孩，应该是我发善心做好事的对象，如今我当主任了，没有目光紧箍咒似的罩在头上了。我必须告诉她，公办医院的医生说得对，现在没必要吃药，她想现在吃药好让大三阳赶紧转阴的希望不现实，不仅不能转阴反而对身体和胎儿不好。我不会像公办医院的医生那样，在她冒着被传染"非典"的危险排了一天长龙来到面前的时候，只说"等六个月的时候再来打针"一句话，就叫"下一个"病人，我会耐心告诉她原因，还会叮

嘱她一些注意事项。

你说人有没有命运，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在主宰每一件事情，这回我可是真的信了。就在我要张口安慰邱小月之际，我的小灵通响了，史元宝老板在电话里问我“这两天情况如何”，我说“情况还是不好，都是‘非典’害的”，他说“你两天给我汇报一次，还是原样，趁早关门！”早不早迟不迟，怎么就那么碰巧？活该邱小月倒霉，这不是命运是什么？你的命运之神左右你每一分、每一秒！毋庸置疑，从邱小月身上每个月都能轻而易举“卡啦 OK”三千元，营业额不正是一个一个三千元堆上去的吗，我的月薪不也正是一个一个一百五十元积累起来的吗？一百五十元纵然我可以不要，史老板能同意不要三千元吗？原谅我吧！邱小月，我到底还是没有权力做好事，营业额是座大山，可以把我压成肉泥的大山！邱小月呀，你值得我同情，我想拯救你的生命，也拯救我自己的灵魂，但看来也只能等“下一个”了！我要不先保存自己，还有“下一个”的机会吗？

难啊！做好事都难！儿时的选择算什么，明白的道理算什么，小小的主任算什么！

我手软，我用软软的手给邱小月开了三种中成药一种西药：肝速康，乙肝转阴因子，益肝颗粒，乙肝免疫球蛋白 2 支。处方划价 3200 元。我叮嘱邱小月：

“邱小姐，我会尽力为你治疗的，也许你的大三阳转阴很难，可小孩也许会避免母婴感染。好，我祝你早日康复！”

邱小月柔若无骨的小手在我伸给她的手掌心里停留了几秒钟，不好意思地抽回去，脸上绽开一朵菊花般的笑容。

“谢谢你了刘主任，我有三个弟弟妹妹都上不起学，大弟也出来打工，爸妈有病，奶奶瘫在床上，要不然，我也不会走这条路”。

邱小月侧过身去，弹落一滴清泪，低着头跟伊思娘下楼去药房。望着她瘦削单薄的背影，我忽然涌上跑过去夺回她手里的处方单的冲动。我虽然跑到门口就停下双脚了，但口里已经情不自禁地喊出声音来了：

“等一下！”

伊思娘和邱小月都回过头来，惊愕地盯着我。伊思娘走近前来问道：

“怎么啦？”

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我要拯救自己的灵魂？我能说这药不开了，收回来？我只恨伊思娘，怎么若即若离地跟着邱小月，你不去谈恋爱干啥？

我把一口气分成几段悄悄吐出来，转口说道：

“叫邱小月保持联系。”

伊恩娘理解成我要“抓牢病人”，朝我扮了个鬼脸。她们走了，我一个下午心绪不宁，想起邱小月满目信任，满怀希望，我如坐针毡。伊思娘开玩笑说我是爱上她了，魂被伊人勾走了。我的魂真的穿越时空，看到一幕悲恸的情景：邱小月顺利做了母亲，她无法掩饰大功告成的欢欣，香港男人答应兑现所有诺言，房子、钱、婚姻。她抱着儿子满脸春风来向我道谢。两个月后，香港男人兑现条件前忽然动了亲子鉴定的念头。检查结果，亲子无疑，但发现母子均为大三阳。香港男人绝望了，怒不可遏，抢回送给邱小月的钱财和首饰，母子俩流落街头。更使我感到害怕的是怀孕期间严禁服用以虎杖、苦参、栀子、茵陈为原料的寒凉药物，邱小月会不会出什么意外。不行，我必须找到她，可是她没有留下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怎么就对她如此疏忽呢？还好主任的职位为我提供方便，我对伊思娘她们说要去进药，走访邱小月曾经求医过的人民医院和市立第一医院。但她们的资料里也没有记录这方面的材料，我明白了，当二奶的人是不会留下住址和电话号码的。虽然，我也为自己寻找解脱理由，邱小月为了赶快治好大三阳，即便没来我这里治疗，也会到广告里牛吹的别家肝病专科去求医，不到狼窝，就入虎山，这就是她的已经注定了的无法抗争的命运。但是，我还是如骨鲠在喉，早盼晚盼，盼望邱小月平安出现在我面前，依然是菊花般开放的笑容。

青冷的小脸，尖削的下巴，无神的双眸，枯黄的头发，邱小月在一个男人的陪同下，第二次出现在我面前令我吓一大跳。

她早产了，生下一个严重发育不良的死婴！

一场严重医疗事故！

香港人要以“人身损害”找我这个刽子手上法庭了！

每一个医生都熟悉的一段“特别提示”浮上脑际：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尊重保护人的权利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基本原则。不论什么性质的侵权行为，只要损害了公民的生命、健康，就应该给予经济赔偿，这既是我国法律给受害人最基本的救济方式，也是宪法中关于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的具体体现。”

我偷偷睨一眼男人，心怦怦跳得慌。

邱小月说男人是她的大弟。

男人比她高半个头，站在她身旁，邱小月纤细虚弱的身子越发像临风

翠竹似的。终于，一朵同样虚弱的微笑挂上她的嘴角了：

“刘主任，我，我那些天心情很不好，老是爱生气发火，夜里睡不着，影碟看太久，身子过度劳累才会早产吧？”

这是怎么回事？她是不懂，还是不想选择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邱小月居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这使我吊在半空中的一颗心落下了地。

“都有可能，可能身体太虚弱，也可能焦虑过度。”我在推脱罪责，并且转移话题。“我给你检查一下，你应该吃几帖中药调养身体。”

“他不要我了，”邱小月的神经质更严重了，自顾自地说，“他又找了一个十八岁的江西小妹为他生儿子。也好，我在你这里治好身体，正正经经成个家”。

尽管史老板也反复强调不准为病人开外买处方，尽管月营业额已经降到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我再不能摧残这位善良的小女人了。邱小月早产后脉细弱，出虚汗，心悸心慌，说活声音低微，便秘严重，全身乏力，脊背颈项酸痛。我给她服用如下汤剂：

黄芪 30 克　白芍 10 克　炒白术 30 克　阿胶 10 克
党参 20 克　山楂 3 克　鸡内金 15 克　远志 10 克
炮姜炭 10 克　木香 10 克　海螵蛸 10 克　升麻 6 克
炙甘草 5 克

只要连服十五剂，她的食欲会好起来，淋漓出血会止住。虽然大三阳不可能转阴，但她起码能和每一个美丽女孩一样好好地活下去。

“我也是大三阳，我也想请刘主任看看。”邱小月的弟弟突然开口说道。“我姐姐说你人很好，很和气，没架子，是留学德国的大专家。”

我，刘显刚，已经不会脸红了。我这辈子离家最远的就是来 A 城，何时去德国呢？“人很好”，我的良心早变成乌黑干硬的茅坑石头了，大大地坏。“很和气”，这倒是真的，和气生财嘛，不为生财何必离妻别子。“没架子”也对，像正规医院的教授抬头看一眼就开处方，开完处方就叫“下一个”，哪来的提成拿？这会儿我这个“留德教授”就开始“很和气”地对邱小月的弟弟讲解：“你是大三阳，坚持治疗几个月，转阴大有希望。不赶紧治，以后拖到肝硬化、肝癌就迟了。不贵，一个月两千多元吧，你还年轻，身体状况也还可以，五六个月转阴应该没问题。我们每个月会给你化验 HBV—DNA，你会看到病毒指数一直下降，降到最低值就没事了。”我放了邱小月一马，我不能再放走她弟弟了，史元宝老板说，

月营业额跌破五万元，肝病科和胃肠科都得关门。现在“非典”猖獗，百业萧条冷落，我到哪里找工作呢？毫无疑问，我就得回沈阳失业在家，伊思娘、卓红、章非非也要返回贫穷偏僻的山乡去。我见邱小月姐弟都被我说服了，就叫伊思娘带他到楼下抽血。邱小月的弟弟亲身感受了我的和气、没架子，约定明天上午十点半准时来看化验单和开药。

一个刽子手把自己伪装成天使，其技艺炉火纯青，倘若也可以评职称，肯定是正高。

人穷志短，我，刘显刚，终究无法“濯清泉以自洁”。灵魂，依旧在撒旦手里。

17　生命被假化验单断送

【史纪感言】

有些医疗机构，为了扩大营利，过度检查，弄虚作假，人为编造化验单，使用淘汰的设备和非专业医生、技师。报载：有个患者去看痔疮，检查的项目里竟包括乙肝两对半和肝功能。当你拿到检查报告，有的会吓得半死，有的会非常高兴，你肯定不会想到，这些令你害怕或放心的数据，根本不是检验出来，而是人为编造出来的。这绝非耸人听闻。同样是报纸上说的："一辆运送血样的车辆出了交通意外，所有血样全都混在一起，医院根本无法对其检验，但数据完备的化检报告还是准时拿出来。"还有，一家外企人力资源部经理告诉记者："我亲眼看见一家体检中心的护士把送检的尿样打翻，然后面不改色地从旁边一份尿样中倒了一些进去，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到这家体检中心去体检。"下面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来肝病科看病的患者，就是好生生被一沓假化验单害死了，触目惊心呀！

化验员章菲菲兼了五家承包专科的化验工作。她还不算多，有的兼得更多，因为一家专科的工作量不大。她有一个特点，善解人意。她对两对半和肝功能一般都真做，但也有不做的时候。做与不做，是有讲究的：

凡是患者在其他医院、门诊部、专科查过的，她就不再查，抄上去完事；

凡是病人气色不错，没有病态，她连肝功也不做，把正常值和需要的异常值编好打上去；

凡是看上去病人有些钱，她会把肝功调到高于正常值之上；

凡是已治疗数月了，再也榨不出油水了，她就把肝功写成正常。

崔生仙的一条命就是断送在像章菲菲这样的一些人编造的化验单上。

2003 年 5 月，正是"非典"闹得最厉害的时候，13 日上午，细雨菲菲，崔生仙在他妻子的搀扶下来到我们科里就诊。

崔生仙，45 岁，广西人，身材修长，深眼窝隆鼻梁，年轻的时候应该很英俊，气质上有一股书卷味儿。他妻子却瘦小枯干，一头乱糟糟的亚麻色头发，编着两条不伦不类的辫子。

崔生仙拿出厚厚一摞病历，有宜群门诊部、凤山诊所等四家医疗机构。四家医疗单位的病历有一个共同点：病史、家族史、自诉等必须记录的材料，三言两语，十分简单；检验项目则只有两对半和 HBV—DNA，用药全是拉丁文简写，看不出病情发展情况。我心里明白，崔生仙求诊的医疗机构全是小单位，检验方法大同小异。

崔生仙自诉："我当了二十年山区民办小学教师，工资太低，养不活老人孩子，就辞职来 A 市打工，十几年了，熬上了主管。妻子也出来当制衣厂缝纫工。家里还有三个孩子，父亲母亲。太累了，心累、身子累。"

"老崔的肝病十来年了，早就查出大三阳。"崔妻插话说。"最初只是买些茵陈虎杖煮汤喝喝，一些老人家介绍的偏方也不管用，最近几年，越来越重了。"

"也不觉得特别难受，就是没力气，头晕，吃不下饭。晕倒过几回，最近几天，肝区隐痛更厉害了。"崔生仙拿出一本病历边翻边说："宜群门诊部的胡主任说，我最好是去市第三医院住院治疗，我哪敢去住院，排队都排不上，再说我又不能不去工作。"

令我不解的是这位师范学校毕业的小学教师，居然没有去正规医院做过一次全面体检。我把四本病历打开排成一列对比着，发现四种化验单，几乎成一种模式：初就诊时，两对半当然就是大三阳，肝功能的几项指标异常，HBV—DNA 都是 5.76×109 拷贝/ml 或者 8.97×107 拷贝/ml。用了几个月药物治疗，肝功能慢慢正常了，HBV—DNA 指数也降下来了。用了五六个月，病人没钱了，油水再也榨不出来了，医生就无限同情，万分诚恳地说："你的病情和普通人不同，体质较差，长期休息不好，免疫功能低下，别人只用几个月就转阴了，你却——唉！再好好配合治疗下去呢，还是回去休息一段时间也可以，我给你开两个月药，你再吃吃看看！"口袋已经空空的病人，只有怨自己没有钱了，"没配合好"。这一套模式，我们也用过，而且还在用。

那么，怪谁呢，能怪医生么？怪只怪自己的命呢！

崔生仙能够好好休息吗？他不去上班，哪来的钱养家糊口呢？

医生叫他注意营养，吃些高蛋白，牛奶、鸡蛋什么的，他的工资每月

不上一千元，全交药费都不够，哪来的钱买营养品呢？在 A 市，我治疗过三千三百多例大小三阳，只有三例转成乙肝抗体阳性，这些白花了成千上万元，打针吃药吊瓶折腾了七八个月甚至一两年的善良人，竟然没有人去投诉、上告。中国人太老实了，A 市的民工呀，你们太懦弱了！

只有崔生仙是个例外。

崔生仙拿给我的化验单是五天前在葛堡诊疗所做的，他在那里把钱都治光了。除了大三阳和 HBV—DNA 阳性外，十二项肝功居然全部正常。我不能不怀疑，眼前的崔生仙分明是乙肝活动期（迁延性乙肝）和中晚期肝硬化体征：

巩膜轻度黄染，皮肤像涂了薄薄一层色拉油泛着病态的灰黄色，眼圈土黑，肝掌（双手大小鱼际发红），前胸手臂有血红色蜘蛛痣……

这样的体征，葛堡诊疗所居然给他一张“基本正常”的肝功检验单，一点也不想遮人耳目，如此大胆，还让不让民营医疗单位办下去！

我没有马上为崔生仙治疗开药，我叫卓红带崔生仙下去抽血化验。之后，我特地嘱咐伊思娘，通知化验员章菲菲一定要真做，而且要认真做。

可是，翌日照样出事。

章菲菲照例翻一下病人在外院的化验报告，凡是已经查过的两对半和肝功，就照抄上去，而 HBV—DNA 则参照病人是大三阳和小三阳，估计一下，作一点小小的更动，就打在化验报告上。章菲菲不应该糊涂和偷懒的是：无论如何，肝功都必须真做的呀。何况，我也非常明确地指示，崔生仙的化验项目一定要认真做。

崔生仙的肝功五项检查报告，呈现在我面前：

TBIL（总胆红素）	20.2UMOL/L
DBIL（直接胆红素）	5.1UMOL/L
AL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69.9IU/L
AST（谷草转氨酶）	39.7IU/L
TP（血清总蛋白）	73g/L
G（球蛋白）	28g/L
ALB（白蛋白）	45g/L

卓红把化验单拿给我，欲言又止，想了几分钟，才盯着我的脸说：“刘主任，我昨天给崔生仙抽血，他可是肝硬化脸容，可你看——”我知道，她心里很看不起我与章菲菲，居然如此胡作非为，肝硬化病人怎么糊

弄出这样一份各方面状况良好的报告。我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酸、苦、麻、辣、涩，样样俱全。什么叫草菅人命？什么叫杀人不见血？什么叫白衣杀手？我抄起电话，打给章菲菲："你没给崔生仙真查吧？"一个单调的没有情感色彩的女声通知我："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像崔生仙这样的病人，总蛋白应当跌在正常值之下，总胆红素应在正常值三倍以上。

章菲菲竟敢这样胡来！

第二天下午三时，依旧是细雨菲菲，崔生仙来了。我羞见他的信任和迫切的脸容。我忽然有一种砸烂锁链把缺德的肝病胃肠科搅个天翻地覆的冲动。但是这种冲动没有坚持很久，最后剩下来的只是一种想和谁"较劲儿"、一种比"较劲儿"还要多一些愤懑的"闹别扭"的念头。我把检查报告拍到崔生仙手里，严肃地说道：

"你一定要去市第三医院做肝功检查！"

"这……这不是查了吗？"崔生仙眨动着睫毛已经稀少瞳孔已经混浊不清的眼睛，疑惑不解想说什么。

"你别问了，想活，想治病，就赶快去检查，越快越好，耽误不得！"

语言表示一定的意思，有时候语气表示更多意思。读过师范学校的小学民办教师明白我的意思，身子前倾，重重点着头说道：

"我马上就去，查完再来找你。"

第二天，照样是下午，天空阴云密布，给被"非典"吓呆的人们心头更添一份似乎很有质感的摸得着的沉重，崔生仙被病魔彻底击倒了，在他妻子和大儿子的搀扶下怀着一线微弱的希望来找我这位"留德专家"。他一坐在我面前，浑浊的泪水顺着灰土色的脸颊流淌，痛苦而悲恸地说道：

"医生叫我马上去住院，肝硬化了，有腹水了，晚期了，没得救了！"

崔妻把一张化验单递给我，一边抹着眼泪说道：

"这几年一直在治，赚点儿钱都买针买药吃了，化验单都好好的没什么，这一份单子会不会查错了？"

这仅仅是病人家属的一种残存的愿望，我一向相信公办医院，我在二甲医院干了十几年，那里有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民营医疗单位严重缺失的恰恰就是这一套；这一套不迅速建立，别看民营医疗单位现在财源滚滚，必将迅速走向没落，被时代淘汰出局。我把市立第三医院的检验报告快速扫了两遍：

TBIL	（血清总胆红数）	132.8UMOl/L
DBIL	（直接胆红素）	25UMOl/L
ALT	（谷丙转氨酶）	269UMOl/L
AST	（谷草转氨酶）	378UMOl/L
TP	（血清总蛋白）	51g/L
……	……	……

这一份化验报告，任何一位稍有临床经验的医生都明白，病人已经发展为重度肝硬化，黄疸，极度贫血，球白倒置……如果不住院治疗，病人很快会发展到重度腹水，肝昏迷，死亡。

死亡，多么可怕呀！他今年才45岁，老父老母，弱妻幼子，还有，在那贫瘠困苦的山区居然还活到八十多岁的祖父祖母，他一死，这么多依靠他活着的人可怎么办呢？崔生仙从“留学德国的专家”无奈的神色里看到绝望了，颤抖的手把化验告单拿过去，看了又看，喃喃自语道：“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好呢？”

办法，倒也不是没有。A市每一家公办医院，一住院最少上万元，如果在他家乡就会省一些。他应该赶紧补充足量蛋白质，新鲜血浆200ml或人体白蛋白10g/次交替使用；促肝细胞生长素80—120mg＋8%葡萄糖静注，每日一次；迅速降黄，用苦黄注射液，每日2次肌注……我只能为他们出这种无法起死回生但却可以延长生命的主意：

“你回到老家去吧，找一家县级医院住进去，医疗费也许便宜些。”

“你不知道，”崔生仙用又黑又粗的食指头抹了一下眼睛，“你不知道，我老家医院也不像医院了，工资开不出去，好些医生都走了，去外省赚大钱，药也没啥好药”。

我陪着他叹了一口气。

忽然，崔生仙两手撑在桌面上站了起来，脸色涨得紫红，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要上告，告这些把我的病化验成正常的人！你们，你们的化验单不也正常吗？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要告，我要去告！”

我无言以对。他们是消费者，有权利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只要懂得如何维护权益，不是医疗事故，也能获得赔偿，比如保留化验单这种胜券在握的资料等等，通过诉讼和司法鉴定，医疗机构是得对患者身体受到的损害，承担医疗过失致人损害的民事赔偿责任。倘若患者都有这种法律意识并懂得如何维护权益，那么草菅人命的事情就不会或者很少发生了。也

许只有到那个时候，民营医疗机构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天后。

史元宝老板来到科室，本来白白胖胖的脸庞此刻闪烁着铁青色的幽光。

“刘医生，你专给我找茬子！你和卓红去找伊思娘结账，不用上班了！”

史老板说罢，就怒气冲冲头也不回走了。

我脑袋“轰”的一声，满眼金星飞舞。

我呆坐了半晌。

我能说什么呢？

我找谁说？

走吧，卓红！

我和卓红找伊思娘结算工资，苦笑道：

“这鬼地方早离开早干净！”

卓红哭出来了。

我们在宿舍收拾行装的时候，卓红告诉我：“崔生仙去A市晚报社告状，记者来了，把我们的两份化验单摆在门诊部秦明员主任面前，说明来意。秦主任立即招史老板过来，问怎么回事，为什么病人交了钱，你们却没有做化验，闹出这么大的事，让我替你们承包单位挨扳子。听说记者还要再来采访，史老板和秦主任正找熟人摆平哩。伊思娘告诉史老板，是你叫崔生仙去市三院检查化验的。史老板要伊思娘先把科里的工作负责起来。”

离开史老板的肝病科，我和卓红都被秦明员主任留用了，我做内科医生，卓红当留观室护士。

六个月后。

2003年11月17日，我才获知一直耿挂在心头的崔生仙的消息。他的妻子在儿子的陪伴下，来到肝病科要找我，听说我因为她丈夫的事被史老板开除了，秦明员主任收留我在他的内科，又到一楼的内科找我。她告诉我，崔生仙听从我的建议，回到家乡，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半月，再也买不起血浆和白蛋白，只能出院回家。崔妻满脸灰土色，边流泪边用双手比划着说：“腹水，和怀了八九个月的娃一样。”崔生仙的儿子严重发育不良，十九岁的青年看上去像十五六岁的孩子，却有着一种和年龄太不相称的沧桑。他劝住抽泣着的母亲，坐在我身边口齿清楚地说道：

“刘主任，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开些中药。县医院的医生说我爸没救了，可是，我们总不能看着他……我得尽一点孝心。你是留过洋的专家，如果用中药能缓解一下病情，多活一段时间，也算是尽孝了！”

“治不好也没办法，可人不能什么药不用，看着他等死呀。”崔妻悲痛地摇头。“他吐了好几次血了，什么都吃不下去，苦呀！”

母子俩用求助的羔羊一样的眼神盯着我。

我很清楚崔生仙的病情，肝硬化腹水，他在近一两个月内，如果不住院采取急救方案，将很快因肝昏迷，门静脉破裂，吐血而死。可是，我能开出什么灵丹妙药呢？中药汤剂对已经无药可治的连饭都吃不进去的崔生仙来说，能起多大作用呢？崔生仙的儿子见我低头不语，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化验单，说道：

“刘主任，我爸在县医院输过血，也打过白蛋白。现在我们借了几千元，医生说，好好找个肝病专家，也许还有救也说不定。”

县医院的化验报告如下：

黄疸指数	17 单位
麝香草酚浊度	21 单位
硫酸锌浊度	20.4 单位
麝香草酚絮状试验	（＋＋＋）
血清总蛋白	5.7%
白蛋白	2.6G%
球蛋白	3.1G%
谷丙转氨酶	329U/L
血小板计数	3.5 万/立方毫升
……	……

我想起在家乡二甲医院任职时，我也曾治疗过崔生仙这种类型的肝腹水病人，也开过中药，但是，那是在西药降黄，补充血浆，各种检验设备和抢救条件齐全的情况下开给病人服用的。现在，崔生仙躺在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破烂的瓦屋里，到县城要攀爬三十多里羊肠山道，我开出几剂中药，又怎么能让他几乎熄灭的生命之火死灰复燃呢？但母子俩苦苦哀求我实在看不过去，还是硬着头皮为崔生仙开了一剂中药汤剂：

党参 15 克　炒白术 20 克　灵黄芪 20 克
仙灵脾 20 克　醋鳖甲 30 克　五味子 18 克
大腹皮 20 克　猪苓 20 克　茯苓 20 克
泽泻 20 克　白茅根 20 克　丹参 20 克
莪术 15 克　柴胡 9 克　仙茅 20 克
女贞子 20 克　鹿角胶 9 克
15 剂　日 2 次　水煎服

这可真是"死马当活马治"了。从理论上讲，这服中药对崔生仙是对症的，会缓解他的病情，也会延长他的生命。我想起崔生仙夫妇几年来打工的血汗钱，除了寄回去养活父母儿女外，全部扔给大大小小医疗机构的肝病科了，心里像堵住一把蒺藜似的。当前，他是债台高筑，在广西工学院计算机专业读书的大儿子也休学来打工，家里老老小小就靠他大儿子养活了。躺在床上的崔生仙面对如此惨状，耳闻祖父祖母声声叹息，他喝得下药汤吗？我把处方交给崔生仙的大儿子，怎么煎，怎么服，详细叮嘱，最后交代他："你们应当多劝劝他，肝病，最忌忧伤。"

临走时，崔生仙的妻子把一只信封塞进我的白大褂口袋里，我掏出来一看，里面装着二百元人民币。我霎时愣住了，一阵酸楚，不觉泪眼模糊了，人心换人心哪，你给患者一点关心与同情，患者会给你十倍的信任和尊敬。十几年来，医患关系紧张，有时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打伤刺伤医生的事屡有发生，医生也有许多委屈、牢骚、怨恨和愤怒，有的因此毅然离开原想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下海经商或者走上仕途。手捧沉甸甸的信封，我赶紧下楼，追出门诊大楼前，但见崔生仙的儿子已经扶着母亲挤上了一辆大巴车。

我后悔没问清崔家的地址。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电话。

我把二百元汇到"市抗击'非典'救济站"的账号上。

虽然我参加了抗击"非典"的工作很忙，但崔生仙的病情一直记挂心头。2004 年元月 24 日上午九时，导医台叫我去接长途电话。一个男孩子沙哑低沉的声音："刘主任，我爸……21 日去世了。药灌不进去，十多天没吃一口东西，昏迷了两天两夜，就、就去世了。他清醒时，叫我谢谢你。"

崔生仙死了。他才四十五岁，上有四个老人，下有三个孩子，最小的才九岁。身后债务一万多元。

他怎能闭得上眼睛放心离去呢？

如果，他在发病伊始，就到公办医院就诊，不胡乱吃什么“肝病科”的一大堆寒凉性苦伤肝肾的中成药，把注射五花八门针剂的钱用来补充营养，哪怕每天坚持喝一杯牛奶，吃两枚鸡蛋；

如果他就诊的那些“肝病科”医生不是伙同化验员，给他虚假化验单，令他失去对疾病的警惕性；

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下狠劲查封那些违法专科，媒体能严格审查各种诱人上当的虚假广告；

如果……

我很悲哀和惭愧，我握着话筒，不晓得该对中断学业的载不动失父之痛的青年说些什么。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害怕遇见崔生仙的家人。有时在大巴车里或者走在街上会出现幻觉：蓦然回头，有崔生仙瘦高、蜡黄的形容一闪。

18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史纪感言】

《每日焦点》报道：全球财富报告，我国财富高度集中，0.4%的家庭占70%的财富。贫富差别如此之大，世界罕见，人们的价值观念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于是，贪赃枉法，杀人抢劫，坑蒙拐骗，唯利是图，医疗腐败，医德沦丧……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医患之间，医生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和纠纷进入21世纪后愈演愈烈。有些人并不企望成为百万富翁，仅仅为了住得宽敞一些，日子过得舒心一些而离开娇妻幼子；还有一些人为了维持生命之最低需求尚不能够，他们不单是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成员，还有一些不幸遇到家庭变故的知识阶层，如本章节要谈到的白银光医生。生活是那么无奈，你能指责他们为什么离开公办医院去为民营专科老板赚钱吗？你能给从天使变成魔鬼的刘显刚一类医生一些理解吗？你能给被久治不愈的患者持刀杀害的福建中医学院名中医戴春福先生一些同情和支持吗？当然，对于医疗行政部门的管理者和民营医院的经营者，理解、同情和支持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早日结束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和唯利是图伤害患者的局面。

白银光医生是内科的“老资格”。他在内科的时间最长，年纪也最大，今年都72岁了。而我被史元宝老板炒出他承包的肝病科，门诊部秦明员主任把我接到内科，头尾也才半年。秦明员的溪西门诊部是比较正规的民办医疗机构，他本人也是医生，所以大家把他看成同行，都不叫“老板”叫“主任”。内科的月薪比好赚钱的承包出去的肝病科、结石科、妇科、皮肤科等科室自然比较低，平均只有二千到三千元，药费提成极少，西药才百分之一点五提成，中药百分之二提成。只有两名医生月薪三千元，就是白医生和药房的主管。秦主任器重我，答应给我三千元，而且要为我办《A市医师执业证》。秦主任说十三名医生他只想给办五位，

“其他医生靠不住，有了证件他们立马换地方赚大钱”，秦主任相信我讲义气。秦主任的内科有休息时间，每周一天，甚合我意；而且有饭费和夜班费，合起来算也有四千多元，我应知足。“非典”期间被史老板炒鱿鱼，医院门前车马稀的时候难找工作，有秦主任真诚挽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老资格”白银光见我这个“新资格”刘显刚到来，似乎不大欢迎。后来我才知道，秦主任已经动员他“辞工”三回了。

秦主任为什么聘用一位72岁的老头子呢？创办门诊部内科的时候，秦主任物色了三个主任，其中白医生是“文革”前同济医大的高材生，曾经当过佳木斯北方医院的十几年内科主任和三年业务副院长，是有资历的当过官儿的副高职称的医生，当然是选他了。白主任用药循规蹈矩，不会狠宰病人，他的月营业额仅区区一万来元，这一点秦主任不满意，但白医生坚持他的原则不仅为他带来好口碑也为门诊部带来好声誉，附近的许多居民和农民工都是冲白医生来看门诊的，这又使秦主任感到满意。白医生就在满意和不满意中一直干到现在。“非典”期间，白医生三天两头请假，血压一直波动在160/90mmhg到180/100mmhg之间，妻子也几乎天天在观察室挂吊瓶。如今，白医生每天限额诊病，只看十五个病人，多出来的就都甩给同诊室其他医生。拿着最高月薪，又干不动，秦主任怎能不炒他呢？人家是开医院赚钱，不是养老院、慈善机构，劝他辞工还是客气哩。

但白医生的悲惨命运确实很值得同情。

白医生本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一个令人羡慕的从容温馨的晚年，票子、房子、妻子、儿子、孙子，样样满意齐全。妻子也是同单位的妇科副主任，同时退休颐养天年共享舔犊之乐。大儿子40岁，携太太在A市创业十年了，开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有了房有了车，还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儿子。二儿子27岁，在西藏边疆当解放军的连长，年底就要回家结婚，对象是白主任妻子所在妇科一位小巧玲珑的护士。也许是太幸福了，福兮祸之所伏。天有不测风云，2000年6月的一个黄昏，二儿子率队巡逻国境线，遭遇叛国分子袭击，双方激战，全歼叛国分子，二儿子壮烈殉国。风烛残年遭丧子之痛，地倾东南天柱折，对白医生夫妇不啻毁灭性打击。大儿子把悲伤得死去活来的二老接到A市。小孙子才五岁，聪明，活泼，可爱，整天黏着爷爷奶奶也不上幼儿园了。渐渐地，老两口把痛苦隐藏到心底，一腔亲情向小孙子身上转移，日子又有了一点温暖和光明。

但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狰狞的命运之魔蛰伏在窗下并没有远去。2001 年 3 月，小孙子两眼突然看不清东西，走路一跌一撞，去几家医院检查，都诊断为视神经瘤。在大脑视神经处的肿瘤不断生长，又无法手术，可爱的小孙子痛苦挣扎了七个月后，在肝肠寸断的爷爷奶奶怀里咽了气。白家连遭大难，坠人黑暗深渊，白主任两口子痛不欲生，陪着儿子媳妇流干了泪水。他们迷信起来了，是不是哪天出门冲撞了何方过路神明，也许是一家人不信道不信佛不信耶稣基督遭到彻底清算，要不就是房间里床铺橱柜摆设位置不妥，门窗对准哪家高楼大厦的顶尖……

白主任的妻子经受不住灾难的打击首先倒下了，糖尿病、哮喘、胃溃疡、心绞痛，天天挂吊瓶。白主任虽然勉强支撑着，血压也越来越高。

白主任儿子的医疗器材公司因为半年没有经营倒闭了，卖了车子，清了医药费，还了货款，还欠了许多债务。夫妻双双去打工，几千元月薪要还债过日子，捉襟见肘。

虽说白医生有 1300 元退休金，妻子也有 900 多元，但老两口都在打针、吃药。无奈之下，白医生只好拖着老迈多病的身子出门打工。适逢秦主任的内科招人，白医生就有了一份月薪 3000 元的工作。这样，治病，过日子，就勉勉强强能应付了。倘若没有这 3000 元，白医生夫妻的生活尤其是身体肯定早垮了。但是，三年后的今天，白医生也确实太老了，秦主任背地里说他“确实不顶用了”，应该回家休息好多活几年，并且当面多次辞工。

另一个内科医生叫孔诗典，和我年龄差不多，白主任一直把他当眼中钉、肉中刺。

孔诗典医生说白主任恨他是“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我说不对，每个人急了，都会失去常态，干出与性格大不相符的事情。白主任认为，他被秦主任三番五次通知炒鱿鱼是因为受到我和孔医生的威胁，如果不是我们，他最少可以干到 75 岁。说得也不是不对，我们俩都正当年富力强，病人多多益善，有多少看多少，加个班还能多拿加班费哩。他一天看十来个就累得不行，但他不能丢了这一份工作，单以他七十二岁高龄，有哪一家民营医疗机构肯再聘用他呢？

白主任钻进牛角尖了。他昏了头，还以为是在国营医院，还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代。他日夜谋划，要早日把我和孔医生撵出去。

白主任懂得先易后难。他对付孔诗典医生的撒手锏，是挖老底告黑状。

孔诗典医生是湖南医大1983年临床专业毕业生，因为书呆子气不懂得搞人际关系，从市医院层层下放，最后在家乡卫生院干上全科医生，又被抽调去乡村搞计划生育，给妇女上环。正在念大学的女朋友也看不起他，和他吹了。好不容易在31岁那年讨了当地一个姑娘，跟倒插门女婿差不多，扛起父母和岳父母两家人的生计重任，日子也过得挺艰难的，不得不停薪留职来民营医院。我越来越清楚，但凡日子过得舒畅的医生，都不会抛妻别子来民营医疗单位干这种不得不违背良知的活，忍气吞声，招手即来，挥手即去，有时被老板训得像孙子一样。在公办医院谁敢？也许是惺惺相惜，我和孔诗典医生也很合得来，闲聊的时候他什么都敢说：

“我连假药都卖过，鸡胆当蛇胆，牛骨当虎骨，啥紧俏卖啥，什么好骗卖什么。谁愿意？不得已！我要是工资高，有奖金，家庭的人都能好好儿活下去，我他妈傻瓜不是，主人翁不当去当民工？想当初，我的话就是圣旨，病人谁敢不听？多有成就感，多有权威感！领导，领导又怎样？院长我都敢骂！现在，他妈的，现在谁都可以骂我。有些人老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想钱想疯了，蜕化变质，对不起党和人民。他要是解决不了柴米油盐、大白菜问题，他不来才怪。饱汉不知饿汉饥，说风凉话谁他妈不会？不瞒你老刘，我八八年就停薪留职下海了，赚来赚去，还是没办法衣食无忧。那时全国气功正热，气功治百病健身心，还能延年益寿安邦定国，我就办班教气功，从古圣人老子那里偷一个字，自称聃宗神功大师。许多人顶礼膜拜，几千公里外写信来说他在东南方经纬度多少多少，要我发功替他老爸治疗癌症、腰椎骨盘突出，我这才发了财养了家。后来抓法轮功，不敢搞气功了，我就去泰国学‘泰式按摩’。全国闹‘非典’，连富婆都不敢按摩了，我不来内科去哪里？当今社会上的钱全被贪官污吏赚去了，老百姓的存款全给那些勾结银行的所谓企业家借去买车建房泡妞包二奶去了，全给那些敢宰人敢骂人敢造假制假草菅人命的老板赚去了。我要是银行有十万元，我他妈早回去复职吃公饭了！”

本来我以为孔诗典气宇轩昂，人才一表，又深谙泰式男为女、女为男的色情按摩，必有富婆赏识，想来日子肯定过得挺滋润，听他自己说运气不好，一直在小门诊部和专科混饭吃，至今手头尚无回去复职的底线“十万元存款”，知道误会他了，顿生同情与怜悯之心。他至今尚未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执业证书》和省人事厅发的《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孔诗典说他只有乡计生委员证书、乡医院工作证、大学毕业证书、身份证，其他啥鸟证也没有。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A市从事医生职业，A市

民营医疗机构里的医生像他这种情况的不少。他办了七八套证书，电线杆上贴着或者街道旁就有人分发办证小卡片，一本职称证书或者执业证书才五十元至一百元，啥证都能办，哈佛、剑桥大学的毕业证书也易如反掌，上午联系，下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惟妙惟肖，假证真证肉眼都看不出来。孔诗典还办了一张《国际医学整形医师证》，到整容医院干过。他靠这些证件干过十几家医院、门诊部、专科、诊所、专家诊疗中心，从来没有穿帮过一回。到底是五年制医大临床专业的毕业生，在这些民营医疗机构里看看常见病，开开处方，还是游刃有余的。但是，在江湖中从来没有翻过船的孔医生，却栽在认为是抢他饭碗的、害他被秦主任“通知结账”的白银光医生手里了。

真个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白银光主任的策略是各个击破，先除掉孔诗典医生，然后回过头来赶走我，颇似《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先害死尤二姐，再对付秋桐。

但凡医生的差错都出在处方上，白银光主任就凭借主任身份之便，天天去药房查孔诗典医生的处方，如果查出处方不规范，或者用药错误，他就报告卫生局来检查。岂知孔医生好歹是医科大学的正牌学士，拉丁文、中文处方都看不出毛病，“非典”时期来来回回就是那几样药，当然找不出大的可以用一用的漏洞。白主任每天都要长叹一声离开药房。但老头子为了生计表现出从来未有的坚韧和倔强，他又了解到A市医师执业证书很难办到，市卫生局只要把医生的毕业证书、职称资格证书、身份证，上网点击查证，就可知道真伪，如果执业证书是假证，也会立即显示出来。这也是秦明员主任为他的门诊部十三位医生办医师执业证书时只办出五张的唯一原因，其他七位医生必有一项不合格或者点击出假证而无法办理。白主任心里想，孔诗典医生有没有办医师执业证呢？他有熟人可替他查证，经查，孔医生确实无证，他高兴得走路都有一阵风了。他拿出鱼死网破的决斗精神来了，向卫生局举报了孔医生。

三天后，孔诗典医生被辞退了。门诊部发生一场小小的地震，没有证件的医生惶惶不可终日。

孔诗典医生提着行李包来向大家告别。临走时，他笑着拍拍白主任佝偻的后背说：

“白主任，你都活到古来稀了还净干傻事儿，我在，好歹能帮你多看一二十个人，把我弄走了，你以后请假都没人敢批准，还能保证一天看十来个吗？”

白主任脸色发灰，一声不敢吭。孔诗典医生又朝我挤挤眼睛说道：

“刘哥保重，秋天过去了，冬天还会远吗？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俩后会有期！”

秋天的孔医生走了，冬天的我暂时没走。他前脚离开我们溪西门诊部大门，后脚就凭他《国际医学整形医师证》去了一家整形中心，我看见广告上说他是“在韩国整形医院深造三年的‘海归’专家”。他打电话给我时乐得嗓子发干直咳嗽，说“我他妈的感谢那个老不死的，我孔诗典可是因祸得福，月薪可达万元哩！”

赶走了孔诗典，白银光主任就又开始找我的茬子。

我当时百思不解，白主任七十多岁了，接连遭丧子失孙，家业凋零之不幸变故，何苦如此这般折腾别人也折腾自己呢？他莫不是老糊涂了，难道连基本常识也不懂，秦明员主任炒他鱿鱼，并非因为我和孔医生，而是他干不动活儿了；就算是弄走了我与孔医生，秦主任还会招新医生的，内科平均每天有三四十个病人，他白银光能撑得起来吗？我想了十几种解释，有两种比较站得住脚，一种是老人家举家不幸精神受重创心理变态了，一种是希望秦主任招不到医生或者招到两位新手不得不重视他的存在了。但是人家秦主任要是招聘两个比我和孔医生更棒的呢？更棒的也得有一段熟悉时间一段试用期，你白主任莫非就是为了争取这段“熟悉时间”而不惜同事之谊把我们都赶走？想来想去都不是合情合理的解释！

白银光主任仍然是采用老办法，从到药房查处方看我有否差错，到了解我有否 A 市卫生局发的执业证。他大失所望，也就死了心。

过了一段时间，白主任又不舒服了，大抵又感到我的威胁了，但他这回不是冷眼相对，而是笑脸相迎，多次夸奖我的中医技艺精湛，用药大胆又准确，以少少许胜多多量，药到病祛。当局者迷，我清楚他有用意，却弄不清楚何用意，只是点头哈腰地表示对老前辈的尊重和敬爱。有一天，他可能觉得感情投资已经水到渠成了，可以当我父亲的白主任对我这个后辈说道：

“求你了小刘，我是急得没办法了才求你，帮我去给老婆会会诊，那病得吃中药，你擅长中医的辨证施治，这方面我不大行。”

下班后他死拉活拽把我塞进一辆出租车。白主任在路上告诉我，家门在一年内连遭大难，儿子为了还债把车子房子都卖了，小夫妇住到打工的工厂宿舍，他与老妻到城南路租了一间即将拆除的民居。一看那小屋我就想起我的家而涌起无限悲伤，比我家那个 11 平方米的陋室大不了多少，

也是公用厨房、客厅、卫生间，但比我家杂乱。我妻子卉艳会收拾，整理得窗明几净；白妻就不行，乱糟糟的，一头白发蓬松散乱，躺在床铺角落哼哼唧唧呻吟着。谁能想象几年前她也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妇科主任呢？医生尚且沦落到如此这般的悲惨境地，你叫他们怎样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呢？白银光主任这般赤贫却坚持不宰病人，可敬可佩，刹那间，白主任的形象在我面前高大起来了，反衬得我刘显刚为百分之三的提成开大处方，为卖病人获利不顾过度治疗蔑视生命的渺小、卑鄙和可怜。我对白主任用告状驱逐孔诗典医生，又在背后使黑招算计我的所有委屈、鄙视和愤怒顿时如风中烟雾飘散殆尽了。我甚至对屋角那一个佛龛里被烟火熏得像非洲黑人一样的何方佛祖悄声祈祷：“佛祖呀，你保佑保佑白主任一家吧，不要因为他俩是与你道不同志不合的优秀共产党员而吝惜善心吧，如今已是二十一世纪了，你就抛弃不同政见吧！”

白妻挣扎着爬起来，浮肿青黄的脸，一身睡衣还算干净。她伏在两只叠起来的大枕头上，伸出同样显得浮肿的右手，气若游丝，断断续续倾诉着：

“我那二儿子恒荣，个子和你一般高，爱说爱笑的。去年探家时，给我背回来十几斤他打的野兔子肉，腌渍了切成一条一条，弄成腊肉。恒荣若没出事，应该也有孩子了。孙子可怜啊，五岁，上海、北京都去了。如果钱多就去日本东京手术。把他爸妈的公司拖垮了，几十万都打了水漂了……”

铁石之人也断肠！老太太伸出一只手让我按脉，腕上戴着一只玉镯，她小心地把镯子脱下来，叹口气说道：

“这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物件了。儿子还欠银行几十万元。两口子打工一个月才几千元，也不知要怎么办。我的退休金全补贴他们了。老白的一千多元退休金，这间房租就得花七百五十元。我们俩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全靠老白在你们门诊部上班的三千元工资了，要是没有这份工作，我们是死路一条呀！”

我已经完全明白白主任今天请我来的目的了！孙子兵法第三十七计：动情计！

“死了倒也干净，只是我老太婆不甘心。儿媳妇要是能怀上，生个孩子，无论是男是女，我也就放心闭上眼睛了。刘医生，你已经办下来医师执业证了，哪里工作不好找呀，如果干专科，工资何止三千元呀。老白他那年纪可就没办法再找工作了！”

真乃“马瘦毛长，人穷志短”啊！我差点儿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放心，你们好歹是我刘显刚的前辈，我明天就辞工！”但我确实还有问题没弄清楚，所以我叫来在厨房一边忙活一边侧耳谛听的白银光主任，问道：

“孔医生走了，我也走了，内科就只剩下你和小任医生，一天好几十个门诊量，忙得过来吗?”

“看来‘非典’很快会过去了，内科以后不会有那么多病人了。”

哦，倒也有点道理。我又问道：

“我还有点不明白，恕我没礼貌话问得太直了，为什么秦明员主任辞了你几回，你还能留下来?”

“我确实没地方去了，秦主任有时也不忍心，那人心软。再说我也能帮他撑撑门面哪！”

我都明白了。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呢?

19 西出阳关有故人

【史纪感言】

二十岁的时候，你是个医科大学学生，你的理想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你想当白求恩、南丁格尔。三十岁的时候，你的理想之火遇到强大的现实之风，你有了家庭，有了妻儿，你像普通人一样，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你的心渐渐变得冷漠、麻木。某医科大学有一个调查数字：在校的学生中想当白求恩的占90%，十年后，仍然坚持当年理想的医生却未到10%。四十岁的时候，人到中年担子重，君不见，有人已经英年早逝了。原谅他们吧，“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谁愿意收红包被人小看？谁愿意开大处方而坏了名声？他们是像孟子说的：“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物质的贫乏使人的劣根性放大、膨胀。刘显刚医生，在从魔鬼向天使蜕变之前，十几天住三十元的旅馆，迷茫、痛苦，不知所往，但是最终仍然无法洁身自好，只是玩世不恭地为自己开脱，说自己是去宰那些娼妓嫖客。因此，他说把医生收入工资化转变为市场化，物质生活没有苦恼了，人们就会看重名誉了。这也许是医生回归理想主义的办法之一，最起码，能让像刘显刚一样的医生，回头有路。

2004年2月28日，我刘显刚兑现了对白银光主任的诺言，离开了溪西门诊部内科。秦明员主任没有强留我，只是叹气，说知道我干不长：“我这小庙，供不起大菩萨，你到其他医院的专科或者诊疗中心去，能多拿一些工资。唉！谁不是为钱出来的呢，人为财死嘛！”我刘显刚真是左右不是人，白主任要我走，秦主任怪我走，我对白主任讲义气，就必然对秦主任不讲义气。秦主任叫我把A市卫生局发的医师执业证留下，到别的医院再重新办理，就有“利剑不在手，结友何须多”的感慨。我能说什么？我无话可说！

我领了工资，到宿舍收拾行装，燃上一支烟，思绪随着烟雾弥漫、升腾。屈指万水千山路二年，而今“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我不是君子，君子谋道不谋富，我是小人，小人喻于利。我该去哪里，何处可以既谋道又谋利呢？为官者，“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他们既可喻义又可喻利，可我刘显刚仅是一位平凡的医者，天生没有官命，合该二者选其一，要么悬壶济世，穷困潦倒终生，要么剖腹藏珠，爱财不爱命，继续找一家专科或诊疗中心，再干那种“鹌鹑肚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的勾当吧，有什么办法呢？古往今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贫苦，人之大恶。既来 A 市，莫谈江海志，埋头多赚钱，潇洒过日月！

但是，我离开了狭窄的宿舍，来到人群熙攘的大街，我此刻又有一种“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感慨。不管怎样，我得先把身子安顿下来，身子没有落脚处，思想还有停泊地吗？

我走了三家宾馆，皆不是我辈可住之地。A 市最高档的落脚处叫饭店，酒店次之，宾馆又次之，招待所乃最末一流。我最后在一家粮油食品总公司办的招待所住下，每天房价三十元。室如悬磬，一床、一桌、一椅，洗手间在楼层最远处。

走的那天，我的东北老乡、结石科的钱卢山主任外出，回来找不着我，差一点和秦明员主任吵架。晚上，他在手机里说要在湖泽酒家请我小酌，我说好吧，“无人为唱阳关曲，唯有钱君送我行”。

我们吃螃蟹、大虾，喝“以德酿酒”的泸州老窖，谈无德行医的内幕与苦乐。钱主任自然是以安慰我的失业为话题。

“你给秦主任干一年才多少，两万多元，有什么可惜的，去找一家皮肤科，或者不育不孕的紧俏专科，一年少说十几万。你有水平，高级职称，干哪样不赚钱？如今谁不讲钱谁傻瓜。”

“在秦主任的内科赚钱是少，可是安全，不担风险，心平气静。干那种专科的缺德勾当，烦躁，心惊肉跳，一天到晚怕出事。我这个人，天生胆小。”

“不是胆小，是心小！”钱卢山医生鄙夷一笑，说道，“你以为就民办医疗机构想赚钱，你以为那些公办医院就规范？天下乌鸦！不少公办医院也一样，还不是患者一来，三下五除二统统从头到脚检查一遍，化验一通，三个常规，心电图脑电图，X 光 B 超，CT 核磁共振，查得病人魂飞魄散，一分钱药还没开，先扔下几百上千元。上个月我姑妈来了，八十四岁，糖尿病而已，老人家怕‘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硬要到

市立医院，两个儿子都开公司，比赛着尽孝，走了后门住进去了。医生一看肥肥的够高兴了，天天叫交钱，住九天医院花了三万七千多元，够狠的吧？我姑妈说，不住了，不住院了，死不了，以后别来这里看病！不来就不来嘛，五百多万本地人口，七百多万外来工，一个老太婆来不来算啥？老弟，我建议你别急，住三十元就三十元，三十元算啥，半包烟而已，好好找一家钱多的，最好干皮肤科。什么皮肤科，好听的，其实是看性病，男人女人，外来的本地的，老板官员白领公务员，谁都爱干，谁都怕死，更怕别人知道。你不让他们干行么，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一个男人，七个女人，过剩的女人怎么办，当洗衣妹，做小姐，按摩洗盐浴，一百元过夜。这帮染上性病的王八蛋他活该，可怜他什么，你不宰他宰谁？宰得太深他都不敢叫一声。"

钱医生说得我哈哈大笑，他自己也很受鼓舞，干脆以自己的成功经验开导我，说道：

"我刚来 A 市的时候，东西南北都辨不出方向，找到一家民营诊疗中心，看我是新来的东北人，一个月才给我两千元，比在家乡医院多了一倍，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第三天，我打电话给老婆，说干上五年，我们也是十万富翁了，叫我老婆也做好南下的准备。妈的，后来才看清楚了，我们算啥鸟富翁。街上那些开奔驰宝马凌志的，都是什么人你知道吗？都是当地农民！地价呼呼上涨，他们盖了房子又卖又出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发财的老华侨也不如他们一根汗毛，这个我们服了，出生个好地方像开银行，谁让我们长在城市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呢。我不服气的是那些外省来的'农哥'，靠啥呢？靠电线杆贴'名片'，骗那些没有知识的风流男女，什么衣原体支原体流脓长疱尖锐湿疣，靠卖假药什么牛骨猪筋羊鞭狗皮，统统打进医院药房，还有搞医托医闹的，坑蒙拐骗聚众闹事唯恐天下不乱。妈的！我们十八年寒窗勤苦读，倒流落在他们手里，给你二千元还高兴得一夜睡不着觉。我傻不傻？你们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呢？两年前我和人合股承包了结石科，叫妻子来干妇科，月入两三万元，虽说小巫见大巫，但到底让我住上七八十万元的房子了，两年里连车也换成奥迪了；单养这部车每个月就二千元，我当初来的时候月薪也是二千元，不吃不喝，还不够我今天养车哩！老弟你现在有啥？我看啥也没有，还留恋秦主任的两三千元，什么提心吊胆，什么心平气静，这世道，撑死胆大的，饿死你这种人！你别急，三十元的招待所先住几天，我帮你打听打听！"

谁说过，"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老乡钱君的古道热肠，一时

令我“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心不再彷徨了，我白天翻报纸看广告，夜里一觉到天明。醒来打电话给妻子卉艳，我告诉她，那二三千元的工作我炒了，我正在等待七八千元的肥缺。一年近十万哪，想想，那才是我刘显刚的价值，眼下嘛，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哪知，我电话一通，卉艳“哇”一声大哭，那是憋了很久很久而一泻千里的哭声，把我的魂魄震慑了。她说她有可能要去医院供应室干消毒工了，像她的前两任护士长那样。我头蒙了，心软了，汗也流出来了。卉艳现在任干部病房护士长，这个月才三个病人，只开60%工资，已经连续四个月只拿三百八十元了，怕我在外担心一直没敢告诉我。是呀，我怎么只顾自己赚多少钱，从来没替妻子想想，她今年都四十岁了，护理部主任肯定当不上，那么护士长的位置就保不住，很快会被高级护校来的连英语都顶呱呱的姑娘们所替代。而消毒工便是为上不去的老护士准备的，和清洁工条件、地位差不了多少，搓棉球、装器械包，三五个中年女人坐在闷热的供应室里东家长西家短，王白赵黑。卉艳出身干部家庭，清高自傲，怎么受得了呢？她能忍住委屈和无望四个月，已经是最大限度了。

“显刚呀，你好好干，多赚些钱，给我们娘儿俩争口气。前天你们内科主任还问我，你家老刘没出啥事吧，听说A市乱得很。我火了顶他一句，我家老刘也当主任了，一个月七八千元，快买房子了！”

卉艳以为A市的房子和家乡的一样，一平方米一千多，七八万元就能买一套，殊不知，这里的八九千元一平方，不吃不喝我赚上两年都未必买得起一个卫生间。卉艳在电话里说，只等我买到房子，她就把档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千里寻夫在A市安家，儿子托给他姥姥看着，养着。

我为我的卉艳坐不住了。我不能再等，第二天我就按图索骥，从广告上抄出一列招聘电话，一一打过去，却都不合意。我也不能低价贱卖呀。第三天我出动了，到一家“武警门诊”，以为正规一点，不料一看，十几个科室全部民营承包，月薪三千，皮肤科医生已满。就这样又跑了一个星期，住臭烘烘的房间，吃快餐面条，晚上锁门睡觉，怕抢劫杀人；白天出门，把所有证件都带在身上也还是怕，一手按住口袋，老想鲁迅先生的《药》说的“硬硬的还在”，十几天下来人瘦了一圈。谁要减肥，就叫他住三十元的招待所，吃什么鸟药！钱卢山君呀，会不会把老乡忘了？我明天应该去找乔老师，听说武老师做美容到瑞士去了，他们又换了一套二百八十平方米的别墅。

夜已经很深了，我的小灵通响了。钱卢山的声音令我睡意尽消。他说这几天都在为我奔忙，皮肤科的活计实在不好找，好工作，人满为患。他说他把孟平君老乡也调动起来了，倒是孟医生的好朋友陆医生介绍的，那医院叫如民医院，原是职工医院，因经营亏本，把三、四、五层都承包出去了，院长叫郝珍莓，是孟医生的朋友陆医生在北京进修时的老师。郝院长来 A 市伊始，曾得学生多方照顾，师生之谊颇深，所以郝院长出面找了承包老板金元岳，金老板已经答应下来了。绕口令一样，但我一听就明白，也足见好工作来之不易也。陋室佳音闻子夜，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说明天晚上我请客，你，孟平君老兄和他的朋友陆医生，还有陆医生的老师郝院长。钱卢山在电话里以讥诮的口吻说："算了吧，疼老婆的人，袋子里不会超过五百元。孟平君说他那边还有你二千元，是你给他介绍病人的，到时补请吧。"这家伙，还真说准了，我也是一时高兴脱口而出，他要真答应，我出丑了。

我连夜打电话给卉艳：我们发财了！你老公我要赚大钱啦！

20　全科专家

【史纪感言】

民营医疗单位，都有一个大同小异的模式：家族式经营管理；底薪加提成工资制；用药格式化；使用各自的合成中药。最后两种，尤其可怕。用药格式化，造成假化验、假检查、假治疗，如此，医生便可以随意改行，治肝肾，治胃肠，又去治性病……假医生也有了藏身之处，兽医当人医，护士充医师。自己合成中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鱼目混珠，无可分辨，直接伤害生命，是造成中医药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为什么中医药在海外声名鹊起而在大陆却狠遭抨击，甚至有一种意见要废除中医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各自配制中药，再冠以“经科学合成”就能得到中药成分的纯度和品质吗？中医认为健康即身体阴阳两种相对立能量之间关系的平衡，辨证施治就是调节平衡达到治病目的，而用药格式化、各自配制中药，使得药物无效甚至残害身体，中医药还能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和信任吗？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有些“祖传名医”、“海归博士”，打着专家教授幌子，装腔作势，以“皇室秘方”和“纳米新技术”欺骗坑害患者；浑水泛沉滓，扰乱新视听。不幸的是上述存在的问题，却被正视中医药生存危机者所忽视。刘显刚医生四年多来的亲身经历，又一次告诉我们，保护生命，保护中医，民营医疗管理机构和从业人士，人人有责。

2002年3月16日，我刘显刚西装革履，头发喷了摩丝，神清气爽，精神焕发，出得粮油招待所，直奔如民医院而去。大抵我今日装束甚“帅”，抑或被人看出是外地人士，但我更愿意是时来运转，一路上，派卡片的人紧跟。有三个少女送我男士美容“优惠卡”，四个中年妇女拉我去按摩消费，有一个年纪较大的已达到“半老徐娘”临界线的女人，跟了我一公里远，给我这位袋子里只剩一百二十元的东北汉子灌了一耳朵“钱留着干啥，不用是纸张。小姐是刚来的大学生，清纯可爱……”我听

累了，戏弄她一句："给你说了，别跟了，影响你做生意，我不要女人要男人！"岂料她立马回答："有呀，有呀，男人有呀，先生你不早说，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呢？"我哭笑不得，真想告诉她："先生小姐要是有病，请打我的电话……"她还是跟，在一旁说大东亚饭店的小男人又白又俊。我不吭声了，她还不死心。我在如民医院门口，送给这位跟了半天的"徐娘"五十元，我不是慷慨，我是讨个好运气。

如民医院因为承包出去好几个科室，留下没几个科，现更名如民门诊部了。整体看去颇有气势，六层的长方形大楼，有近万平方米，门口有停车场，有保安站岗，溪西门诊部远不可比拟。

我问了导医，知道专家诊疗中心就在二楼，老板金元岳的办公室在右边走廊最后一间。

我来到老板办公室。门口没有牌子，屋里有两个人，一位五十多岁，短发斑白，国字脸，大鼻子，有一种朴实、敦厚的气质，我怀疑他农民出身。一位三十多岁，长脸，眉目清秀，透着一股机灵气，似乎也是读书人。

"请问金老板在吗，我是陆医生介绍来的。"

年纪大的回答他就是。他说："你就是刘显刚了？请坐。"看来人不错，主动给我介绍另外一位年轻人，说他是这里主持的老板，叫金兵兵。过后我才知道，他自己即将卸任享福去了，金兵兵是他的要接班的儿子。有个漂亮小姐进来送一杯茶给我，顿时使人感到一片温情。

"你在皮肤科做个几年了？"金老板一边看我的证书一边问。他看得很细致，有资深审计员查账的认真。

我按准备了一夜应聘的腹稿，款款道来，口齿清楚，层次分明，留给他一个好印象。

"那就不必多了解了。"金元岳老板决定长话短说："我们专家中心一共有五个科室：妇科、皮性科、肛肠科、腋臭科、耳鼻喉科。你到皮性科看皮肤病吧，和邹平云主任好好配合，向她请教一下业务，她来五年了，比较熟悉。"

"邹教授是专家门诊中心的老大姐，她是你们的业务负责人。别看她七十五岁了，体力能力都强着呢，三五个医生都比不上她一个！"金兵兵老板说。"也是你们东北人。"

谢天谢地！我一颗心终于落地了。金老板说话算数，真的让我去皮性科，一路来我害怕他临时变卦，叫我去什么妇科、耳鼻喉科什么的，那可

就穿帮漏馅了。皮性科好混，自己也有的东西终归是熟悉的。

程序转到了邹平云主任手上。七十五岁的邹主任白发如雪，高身材大骨架，有棱有角的国字脸，昂扬、精神、气派。大眼珠子盯人的时候入骨三分令人胆寒，伸出的手温暖、有力。溪西门诊部内科七十二岁的白银光主任跟她一比，简直是豆腐渣。

"嗬嗬，刘显刚，这名字好，有东北人个性。我外祖父也是沈阳人，坐坐！"

耳鼻喉科与腋臭科、皮性科在一间大房子隔成的几个空间里。门口有一位斜披绶带、笑容流蜜的导医小姐，邹主任还有一个助手叫小满，五官僵硬，只有嘴巴会动，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点头、点头。邹主任寒暄几句就叫小满给我准备白大褂，自己领我到皮性科，关上小门，拿出一叠药品说明书和几本处方笺及病人登记本、血压计、听诊器等。而后，开始必不可少的几乎是每一个专科、诊疗中心的模式——岗前培训。

"坐坐，不要客气。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五年前来A市的，本来是与老伴来旅游的，无意中看到一则画红框的招聘广告，竟动了心，一试，嗬，人家还挺热情，就这样留下来工作了。我是山西太原人，原吉林市医院的内科主任。开始干民营的工作也很不适应。在吉林才是看病，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在这里，先别讲政治，也少讲那些没用的话，效益是铁的，营业额第一位，什么都是虚的、没用的。你干民营医疗工作时间也不算短，应该早就明白这里面的奥妙，恕我不多说。不过，我们这个专家门诊部又和别处不一样，你一个月，必须为老板创五十万元以上的营业额。"

天！我心里咯噔一紧缩：五十万，平均一天就一万五千多哪！

"你别发愁，皮肤性病科一个月没五十万，老板一天也不会留你的。你的前任，昨天刚刚被炒走，就是没有达到五十万。你要熟悉药物的搭配，中药、西药、片剂、针剂、微波、激光都要上，一个月五六十万、七八十万很容易。"邹主任见我眉头紧锁，惴惴不安，又耐心开导我道："我说小刘，你既然走进这里来了，就得把吃皇粮时的那一套收起来，藏在垃圾箱里才不会再去动它，不仅不要去动它，连想都别去想，就当你从来都不晓得。做得到吗？做不到也得做，慢慢就能做到了。你要一门心思地想，想什么，想想来我们男性科看病的是什么人？是有钱人，是下贱的人！他们中有的是走私、贩毒、杀人、抢劫的坏蛋，有的是贪官污吏和连嫖娼也可以报销的掌着一点权力的公家人，有的是尔虞我诈挖国家墙脚借

银行贷款开奔驰宝马斯特劳斯的所谓企业家。全他妈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好事不做坏事干绝，包二奶三奶不够瘾，包明星包二爷搞小白脸，甚至群居群宿。神明不恕，天理不容，你容他们什么？你狠宰他们也算是给我们专家中心的人‘劫富济贫’。你这样一想，还有什么不可以干的吗？五六十万，七八十万还有什么难的呢？这在以前叫解放思想，现在叫创新精神！这一些坏蛋，染上脏病了，眼看流脓生疮命根子快要烂掉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不找你找谁，花一万八千能立马好起来，明天再去玩女人，他们连想都不必想。玩女人大把撒银子撒惯了，一万八千算什么玩意儿呢？你记住，平均一张处方要四千到一万，半个月一疗程。微波每次做半小时，收费五百元，做十天就五千元。中药一个月一千二百元，加上头孢他定、左氧氟沙星这些抗生素，一万多元就开下来了。我的要求是，每一个病人一个月平均抓一万元，你一个月如果有七八十个病人，就有七八十万元。你的两个前任，一个病人都开到两万多元，你不会比他们差吧？”邹平云主任见我听得脸色发白，颇不满意地盯了我一眼，毫不留情地问道：“你怎么啦？能适应吗？如果觉得做不到，趁早提出来，别到时炒鱿鱼，丢了咱东北人的脸！”我狠了狠心说：“没事，没事，你老接着说吧。”邹主任若有若无地摇了两下头，把几张写好的处方摊到桌上，一一指给我，说道：

“中药处方有四种，我们不写具体药物的处方，只写皮性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一号是治前列腺炎的，八正散加减；二号清热利湿，针对尿道感染、肾盂肾炎；三号是对阳痿早泄的，那些贪官又爱又怕，大多犯这种病，壮阳效果不错；四号就是专治淋病湿疣疱疹梅毒一类的。你一定会问，要根据辨证施治另开中药处方吗？我告诉你，不用了。你开的方子若是让病人看见药物组成，如果他聪明一点，就明白这些中成药不值一千多元，一去不返还算事小，若是去投诉就惹麻烦了。还有一点，我可告诉你，化验员是咱们专家中心自己的，咱们是独立的。”

邹主任说完眼睛发狠地盯着我，对我辨证施治一番，不知是想看看我会不会当叛徒，还是想知道我是否听懂她最后的一句话？

我岂能不懂呢？既然肝功能和乙肝病毒基因都可以不做，可以造假，那么皮肤病、性病的化验就不能造假吗？

用一天时间熟悉了专家诊疗中心的情况和皮肤性病科的业务后，我正式走马上任，行李也搬到“专家宿舍”去了。

宿舍里住了五个专家，一人一间。肛肠科廖中正医生，腋臭科谭龙列

医生，耳鼻科姚琛医生，腋臭科汪新义医生。住宿条件不错，医院还有小食堂，包吃包住。大厅里29寸的彩电和DVD机，一个钟点工常常来打扫洗涮。

白天我都挨个拜了“码头”，大家都认识了。如果说接触伊始的印象是大家都文质彬彬书生个性，那么，廖医生就有点例外，他表现出大大咧咧的模样，和他四方大脸、浓眉圆目的相貌却也很相称。

我和廖医生的宿舍只一墙之隔，几个医生都没带家属，就他屋里有个光洁靓丽二十挂零的女人，手里织毛线，逢人抿嘴笑。廖医生带着她来认识我：“这是我们新来的刘医生，辽宁人。她叫方新新，长春人，你们是东北老乡。刘医生，我老廖虽是江西九江人，和你们北方人有缘分，我就讨厌那些酸文假醋的伪君子！”廖中正接着说他来A市五六年了，熟人多，有啥事需要他，愿效犬马之劳，今晚有要事外出，改日请我喝一壶。

我刚把房间弄清楚，姚琛医生咂着一瓶啤酒踱到我门口，倚着门框说道：“刘医生，收拾好了出去走走，真闷！”我想想没啥事，就跟他一块去散步。

姚琛医生四十七八岁，中等身材，头发稀少，衣服散发一股樟脑味。我们沿着门口右侧的林阴大道走去。姚医生对我的身份和经历倒没啥兴趣，聊了一会儿就说起皮性科：“皮性科的业务好做，技术含量不高，收入却很高，你是走啥门道，找到赚大钱的活了？”我只说是“碰巧，碰巧他们缺人”。姚医生似乎也不大想知道究竟，话题一转，诡秘地眨了眨眼睛，尽管四处无人，还是压抑着声音靠近我的耳朵旁说道：“廖医生有三个老婆。”我突然想起他屋里那个水灵灵的方新新，他可真滋润！姚医生又扯一下我的衣袖，这个绝对是女性化的动作令我心里很不舒服，他说：“廖医生是湖北人，给老婆盖一座三层楼，让她带两个孩子留守家乡。你隔壁的方新新是他三年前的一个病人，刈痔疮就刈到床上去了。他今晚是到外头去找小寡妇，三十多岁，也来过几回，真是一流人才，比方新新还能多评几分。”我一听也心里痒痒的，小声地问道：“弄这么多女人，得花许多钱吧，他一个月能赚几千？”姚医生哼了哼说道：“这你就不懂了。钱主要是花在家里那个，这本来就是要花的。方新新那小娘儿在工厂做工累得半死才八百元，廖医生给个一千多元她就高兴得要死了。至于那个小寡妇，倒贴的，她先前是香港老板的二奶，用旧了退下来的，钱倒是多多的，就是缺男人，如狼似虎的，廖医生有手段，捡了个大便宜。妈的，他一个猪头样的，倒比我们快活十倍！”人真的不可貌相呀，凭人才摆着，

应该是我有三个老婆，哪能是廖医生有三个老婆呢？姚医生踩着碎步，一直在我身边走着，像猫一样轻悄悄的，动作和语气有些女性化。他又靠近我耳旁说道：

“告诉你，你可要发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讲了，你对谁都不能讲！”

我险些儿脱口而出说“那你就别讲了”，但也许是廖医生有三个女人的事令我心里痒痒的缘故吧，我郑重地承诺：“你放心，我嘴严，能当克格勃！”

“告诉你，廖医生是兽医出身，在县畜医站干了二十年兽医。他是东南林学院畜医专业八五届的！”

兽医？天！兽医给人看病？不会吧，兽医怎么能堂而皇之进入医院？这世界上什么事都可以发生，也不能发生兽医给人治病这种事呀！

姚医生见我少见多怪，觉得好笑，又扯了一下我的衣襟，小声说了廖医生怎么用手术刀割痔疮的事。想起溪西门诊部十三个医生中只有五个人证书是真的，也就怪自己孤陋寡闻：“兽医好歹也是医！”人和猪、狗、马、牛、羊都是哺乳动物，几十万年前都是在森林里一块觅食一块长大一块进化的，肛门的疾病应该有些类似吧？但话说回来，换药打针可以，动刀子切割外痔内痔混合痔到底是危险的事，弄不好有后遗症，大便都控制不了，那不比杀了他还可恨。姚医生说这你就多虑了，刈的是外痔内痔病人弄得清楚吗？反正痔疮这玩意儿反反复复，刈了还会再长，没弄清楚的用激光机对准痔核一照，结了疤就走人。我一听他这么说肛门就有了痛感，一会儿连肚子也疼起来了。姚医生还在说，廖医生还有个绝招就是嘴巴抹蜜似的很甜，大哥小弟姐儿妹儿小美眉什么的，病人高兴家属高兴连老板都高兴，一高兴二高兴三高兴，把好的不好的啥都忘了，这不，几年下来，发财盖房，还有了小蜜与寡妇。

两个多月后我相信了，姚琛医生不是恶意毁谤，廖中正医生确实是兽医，搞了一本外科副主任医师执照，混进了医院，因为阉过牛马猪狗，所以选择痔疮科。开始由于滥竽充数当南郭先生还小心谨慎，以后就放开手脚，营业额还名列前茅。原来他的本事在于换药时破坏病人疮面。当病人抱怨治了一星期怎么还流血呢，他就苦着脸拍着病人肩膀说起同情的话：“兄弟，你的体质太差咧，免疫功能又低下，别人三天五天就好了，你恐怕要十天半个月。你的淋巴细胞太懒，白细胞又不干活，咱们推他一把你看行不行，用点白介素—Ⅱ，不然一个月怕也好不了呀！”被出血疼痛折

磨得死去活来的病人到这个份儿上不治也不行呀？输了七八天吊瓶，廖医生看病人花去不少钱了，不耐烦了，才停止破坏疮面放他一马。

那天傍晚散步回来路上，姚琛医生还说了许多廖中正医生出丑丢人现眼的事情，感叹他一个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生，又有二十几年临床经验的副高职称医师，还不如一个兽医盖楼房包二奶风流快活。

夜里，听着一板之隔的小妞方新新甜蜜的呓语，心里酸酸的，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21　一个无法解读的人

【史纪感言】

一个无法解读的人，一种很有必要解读的现象，这不仅是社会学家的任务，也是每一个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按照以前因袭的标准和理论，这个另类的出现十分荒唐，甚至会认为是别有用心编造出来的，但是，她却确确实实存在着，她的一言一行都是真实的。她就是专家诊疗中心主任邹平云。她十八岁打着腰鼓宣传土地改革，走上革命道路。她参加抗美援朝，在新城山战役中立了一等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次政治运动她都是模范、尖兵和先进分子。她走在用奖状奖章铺设的阶梯上，人生显赫辉煌，完全不亚于副厅级的丈夫。退休后，一心为党为人民为全人类服务的伟大理想突然没有着落了，她感到痛苦和不知所措。她应聘民营医院似乎是找到一种再造生命意义的工作，认同生命价值的事业，又好像是“小车不倒只管推”而推进了民营医院。她几乎没有多少考虑就把人生的支点转换，成为老板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工具，到底是几十年的信仰破灭偶像坍塌，是在电视和报刊上找到成就感，还是滴水之恩要涌泉相报……确实无法解读。但作为一种现象，却又非解读不可。

邹平云主任，女，1930 年出生于山西太原，主任医师。参加抗美援朝，历任卫生员、医助、救护队长，在新城山战役负过伤，荣立一等功，参加中国共产党。1956 年回国后，作为调干生进入吉林一所医科大学深造，后在长春市医院担任医生、科主任、业务副院长，其间曾被借调到某医大担任讲师。丈夫范共和转业前任解放军某部副军级政治部主任。儿子一家在夏威夷经营土特产公司，是当地榜上有名的实业家。邹主任历经人民共和国每一次政治运动的灵魂洗礼，有一大堆奖状、奖杯和勋章。土地改革时，扎着两条又粗又短的辫子带着秧歌队走街串户搞宣传，得到第一枚“优秀宣传员”奖章。反右派斗争台上，她亲手甩了系主任一个耳光；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她被抽调担任“四清”工作队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拉起一批医护人员成立“毛泽东思想先锋队”……她是老革命、老党员、老英雄，根深叶茂，心红志坚，干劲十足，评先进、劳模少不了她，升级、长薪也从来不落份儿，就是退休以后区老年大学都没有忘记聘请她为副校长。但邹主任仍然觉得生活太单调，从老年大学回来后她就看碟，抗日战争的，解放战争的，全是战火纷飞炮声隆的片子。战争的碟子看完了，她就参加气功研究会，沉迷气功，想开大小周天，还组织医院离退休医护人员七八十号人去峨眉山“闭关”，曾经动过筹资去长城脚下建一座气功研究院的念头。后来，因为有一位“气功大师”携款逃往海外，上头有文件不许党员、干部参加气功活动，邹主任才又返回老年大学，才又重新看战争碟片。

1998 年深秋，已经退休十年的邹平云，带着老伴范共和来 A 市外甥家。驰骋沙场一生的老伴闲居十年后，开始嘴角流涎人发呆，渐渐说不完整一句话儿，被确诊为大脑 30% 萎缩、老年痴呆症中期。儿子从夏威夷回来，看见父母日暮西山的凄凉晚景，心中非常难受，劝邹主任趁老伴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带他各地走走看看，也许对延缓病情发展有所裨益，并为父母买了去 A 市的机票。岂料，儿子这一举动不仅成全了邹主任雄风再展，也成全了金元岳老板的专家诊疗中心财源滚滚。

在 A 市住了一个月，邹主任知道在民营医院里当护士的外甥媳妇还拿着四五千元的月薪，而普通医生月薪也有七八千元，相当于自己和老伴的离休金总和，闲居多年浑身积蓄着无限生机和精力的邹主任只感到肌肉发紧，一种久违了的强烈欲望爆发的肌肉发紧：我为什么不能干干？于是，她老人家第一回关注报纸广告。有一天，她看到专家诊疗中心“高薪诚聘医疗专家，年薪六万—五十万”的广告动心了。就算最低年薪六万也比副厅级丈夫的离休金高呀！而且，这不仅是钱的问题，她不缺钱，她和丈夫的医药费国家全包，儿子想方设法要给父母寄钱她都想方设法拒绝，她要钱干什么？她已经十多次向希望工程和旱涝灾害地区捐款好几万元了。她就是想出去工作，她总是记住一句话：“工作着是美丽的。”她和丈夫范共和一辈子都没做过家务活，把儿子交给父母，两口子把工作当成生命的第一要素。难道余生就是全职家庭主妇，提着小篮子到菜市场买鱼虾葱蒜大白菜，照顾流口水哼哼哈哈的脑萎缩的丈夫？想当年，丈夫范共和步履矫健生龙活虎，在部队礼堂做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夜间，摘掉军帽、肩章就变成枯木朽株般的老头子，如今双眼直愣愣盯着电

视屏幕，谁也认不出了。自己的将来，也像丈夫一般模样吗，或者还远不如老伴？老头子身边好歹还有自己，能给他喂饭，擦口水，洗换拉到裤筒里的大便，自己呢？那时候老伴已驾鹤西归见毛泽东去了，自己唯一的去处是到荣军疗养院，坐在陌生小护士推着的轮椅上，一日三回被喂进五花八门的维生素片等保健药；儿子和孙子一年从夏威夷回来探望一次，送来一大堆她一口也咽不下去的礼物，沉痛地安慰她："妈，我们很快会再来看你"，于是又开始一年甚至更久的等待。只能在四肢不听使唤，头脑都异常清醒的漫漫长夜里，悲哀无望地回忆自己辉煌显赫的一生：麻花大辫子随着腰鼓锤子上的彩带飞舞；硝烟弥漫的新城山谷，当时的团长后来的丈夫范共和偷偷塞给她一厅美国罐头而引起她的关注；1953 年火线入党，刚刚宣誓完一发炮弹落下来，轰一声，那面党旗只剩下一角，被她珍藏至今……

年薪六万—五十万，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一份工作，否则不会这么多。邹主任就喜欢这种工作，当年支援非洲索马里医疗队没人敢报名，她是第一个且是第一位女性响应并且担任了队长。她有极强的自信心，也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于 2004 年 9 月 19 日打扮一新就来专家诊疗中心应试了。有一回我们听金元岳老板以赞叹的口吻笑谈邹主任应试场面：

金元岳和熊兵兵两位老板办好专家诊疗中心的承包手续后，就立即打广告招医生。他们已经见过二十几位应聘者，差不多快失去希望了，专家诊疗中心没有一位名副其实的专家、合适的业务领头人就无法开业运作，两代老板都是大字识不够一箩筐的农民。两天来，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应试者，大都是从内地穷苦的地方出来的医生，一脸尘土烟火色，其外貌、气质和二位老板差不多；还有几个是刚从医大毕业连个职称证书也没有拿到手的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来碰运气，被二位老板毫不客气地赶走了，还给二位老板留下一肚子被蔑视的愤怒朝下一批应试者发出来，金老板如今想起来还在发火。这"下一批"应试者就是从别的民营医院跳槽过来想抢一块肥肉的不自量力者。二位老板不耐烦了，想收场去酒楼吃晚餐，就在此时，仪表堂堂，气度不凡的邹主任推门进来了。两位老板屏住了呼吸，以为来了一位大人物或者上级领导，顿时小心起来。

邹主任身材高大，鹤发童颜，和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白杨、秦怡那样，年华虽然老去、丽韵更加浓郁。一袭宽松的紫蓝色连衣裙，遮掩着衰老变形的躯体，凸显些许雍容华贵。

"请问，你们要我这样年纪的医生吗？"

清脆、圆润、标准的普通话，出自邹主任口里，有一种权威性和不可轻视性。两代老板相视一眼，心中暗喜：天助我们成大事！

邹主任的证件、资历无可挑剔，业务能力可以肯定也无可挑剔，唯一遗憾的是年纪太大了，虽然外表看过去像六十岁左右，但到底证件标明的是七十岁呀！第二个遗憾是从未在民营医疗机构干过，但这是可以培训的。

后来的情况是，两位老板自己和几个医生先挤在一块，为邹主任花一千八百多元租了一套两居室，又在家政公司请了一位安徽小保姆，月薪八百元，专门照顾邹主任的副厅级老伴范共和。仅有的一部半新旧的小车每天傍晚六时半就载邹主任到电视台录制广告节目。自此，邹主任比专家还专家的光辉形象，比教授还教授的权威风采，每晚八时四十分到九时的黄金时段，占据了十五个省市和地区一个频道的电视屏幕，一直坚持到现在，我们的许多病人都是听了有四十八年临床经验的邹主任，对疾病危害和治疗方法深入浅出的，有条不紊的，又显然是有意夸大的介绍而不远千里、万里寻上门来的。

从此，每天早晨六点半钟，就可以看见邹平云主任和小保姆推着轮椅，上面坐着她八十四岁的患痴呆症的老伴，在医院门口的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全院八点半上班，她会提前半个小时到办公室，而后医生谁先上来谁都会先到她办公室聆听教诲，一次一个，心甘情愿，毕恭毕敬。邹主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不像溪西门诊部的肝病科的易安主任和黎明主任，当众泼妇骂街似的指责医生的不是，但她冷峻的话语令人寒嗖嗖的十天半个月不敢忘怀。这也许是她有易安主任和黎明主任所企望不及的智慧与权威，而且她的指责都是来自你昨天处方的漏洞或瑕疵，让你不敢申诉和诡辩。

“姚医生，昨天下午三点钟你的第二张处方为什么只开两千元？这个病人的病情五千元都拿得下来，下一回不要再叫我看到你的这种处方！”

“廖医生，手术后才挂三天瓶，为什么不挂六天？”

廖中正医生小声说明：“病人只有五百元，只够开三天。”

“好，记下来，三天后，再挂他三天！”

“石医生，你昨天怎么开处方的，我就懒得说了，不想为老板赚钱，你就走人！”

“谭医生，你上旬的营业额掉下来了，中旬不补上，别看我们是老乡，我也六亲不认！”

我，刘显刚，新来乍到，邹主任耳提面命的是“敬业”两字，她的“敬业”二字更多的含义就是“赚钱”，似乎钱赚得越多才能说明你越敬业。她对我很有好感，让我有一种错觉，一种老人家要培养我成为她的接班人的错觉。她对我说真话，说她怎么开导病人用药，怎么开大处方，包括怎么理解老板的苦处难处等等。她说得愈专注我就愈容易思想开小差，说来实在大不恭敬，枉费邹主任一片良苦用心。我常对着她慈祥的脸容想，邹主任呀，你怎么也跟我们一个样了，你都能当我的老奶奶了，你又不缺钱花，你们夫妇国家全包了，儿子跻身夏威夷富豪之列，听说金老板因为报业广告费提高又开拓一家医院一时资金周转不灵，你都能一次性借给他们五十万元了，你又何必拼死拼活夜以继日，又是看病又是上电视，没有节假日礼拜天？你的平均月营业额高达一百多万，为老板赚了金山银窟少说有几千万了吧？你怎么就不对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一天挣扎十五六个小时才赚几十元的女工们松松手儿，几年如一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坑诈那些可怜的无助的，有的已经绝望了的病人？

邹主任，我真的不理解你，但我又很想解读你，也许，你代表了一种现象——邹主任现象。

22 敲诈公务员

【史纪感言】

一个无法解读的老共产党员，一种必须解读的“邹平云现象”。在上一节中我们意图作些艰难晦涩的解读，不似糊涂胜似糊涂，尤其不甚了了的是这种人物的出现，与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别悬殊和贪渎之风日盛、腐败现象严重有没有关系，是怎样的关系。难道是一种对工作的冲天干劲产生的惯性让邹平云滑进民营的诊疗中心沦为撇旦吗？倘若是这样，人的善心、正义、良知简直就是一个个肥皂泡，说灭就灭了。有人说她是用她并不需要的钱来满足成就感，就像有些贪官一样捞了几辈子也用不完的钱依旧还在捞。但她与贪官也大有不同之处，贪官直接面对的是花花绿绿的钞票，邹平云的刀子却是朝着她冒枪林弹雨为之奋斗终生的穷人，她比贪官污吏还要可恶。人们都在解读贪腐，却未见有人来解读邹平云们。报载，泰坦尼克号的沉没是由于船板铆钉中含矿渣高达9%，当钢板承受4000公斤压力后铆钉头就开始崩脱。人民共和国的大厦难道就不怕邹平云这种含矿渣太高的特殊材料制成的铆钉吗？因此解读“邹平云现象”显得十分必要。我们还是让刘显刚医生来还原她的真实面目吧，这也许对我们的解读会有帮助。

我刘显刚在皮性科工作一个月，才晓得为什么姚琛医生一直想知道我走的是谁的后门才进了皮性科的。原来，皮性科和妇科几乎是所有民营医疗单位的两大支柱。A市几百万外来民工，由于工时多压力大抵抗力下降，尿急尿频尿痛经常发生，20世纪80年代只要几片呋喃坦啶、呋喃西林就解决问题了，现在，用几块钱的喹喏酮类药氧氟沙星、环丙沙星之类的药物也能治愈。但是，没有一丁点儿医疗常识的打工一族哪会懂得这些呢？她们只要几天尿刺痛，肚子发胀，夜里得几次起来小便，又尿不出几滴，就吓得全身发软，想到和丈夫或者男朋友有过那么几次在小旅店里不

干不净的性生活，也感到白带好像变黄了，而且有臭味了，她们就没法儿不怀疑自己闯下大祸了，染上可怕的性病了。有的甚至怀疑丈夫或者男朋友去找小姐了，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对自己的老婆没感觉好像“左手摸右手”，肯定去摸小姐！于是她们吵起来，于是来检查治疗了。何况A市男人女人比例是一比七，打工男女心理压力太大又没有啥可娱乐，只有互相放松放松，于是放松出问题来的也不在少数。公立医院她们又排不起队。从化验到拿到药没有三天时间不够，三天假期并不好请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凡此种种，妇科、皮性科就成了民营医疗单位最好的行当，老板医生借此发大财，难怪姚琛医生怀疑我走了贵人的后门。

我们的病人大都是在电视上认识慈祥如老奶奶、权威如上帝一样的邹平云主任的，还有的是在街道旁大广告牌上看到她神采奕奕的巨幅照片的。她们诚惶诚恐揣着血汗钱忍着小腹痛，来到专家诊疗中心指名要找邹专家。我们的邹专家问了几句病情，大眼珠子从老花镜上沿盯住病人，一分钟，又一分钟，猛地问道：“为什么现在才来?”女人们听了没有一个不全身发软。邹主任的第二句话：“查查吧，挺严重的事，生生被你自己耽误了!”冷峻、威严、斩钉截铁的语言，使得病人认为自己可能是梅毒、疱疹、癌症，浑身上下一齐疼痛起来了。

邹主任的化验项目单有：支原体衣原体化验，白带化验，淋球菌化验，B超子宫，附件检查……收费600元。一天后结果出来，自然要打针吃药。报载，一男一女两个记者到几家民营医疗机构暗访，男的谎称自己玩过小姐，女的则说和男朋友过了几回性生活，下身刺痛发痒。几家医院与门诊部居然不约而同开出支原体、衣原体、淋球菌感染的详细报告。还有一家报纸披露，一位妇女被民营专科诊断为淋病，治了三天花费三万多元，到一家国营医院化验，却是普通的尿道感染……

如果我们的病人知道，那诊断为性病的折磨她们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下身刺痒、白带臭味、尿频尿痛，只是再普通不过的尿道感染，而用妇阴洁就能冲洗好的阴道炎，顶多花几元钱买些甲硝唑、阿莫西林、氧氟沙星、先锋五号、六号就都解决了；如果我们的病人知道，她们视为救星、上帝的邹平云专家也是趁火打劫的女强盗，她们会大骂我们的社会怎么如此黑暗，咒骂我们的政府怎么如此无能，咒骂共产党怎么如此放纵恶人。她们才不管什么邹主任刘主任杨主任，她们一开口就是骂你政府骂你共产党。我刘显刚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挖路修路，她们骂共产党搞得没一条路好走，可是路修好了，平坦通畅，她们就不赞扬共产党把路修得很好走。

她们就是这种认识水平。共产党、人民政府要树立威信，实在不能容许邹主任一类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我的日记记载了一件事，可以看出邹平云主任是怎样对待她的病人的。

2003年9月21日上午9点，那天上午我不太忙，邹主任也只看两三个病人，我和邹主任的女助手小满百无聊赖地边翻报纸边聊天，哀叹今天人气不旺。小满不漂亮，但对我这个离家几年的男人，她的每一个暧昧的眼神儿都会挑起我汹涌澎湃的情感浪涛，邹主任倒不封建，能理解男人，佯装没有看见。这个时候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打断我们的秋波传情，令我恼怒，真想揍他一拳，我的记忆便因此十分深刻久远。男人模样是机关干部，头发梳得清爽，衬衫下摆塞在裤腰里，手机，锁匙别在皮带上，提一个小文件皮夹，戴着劳力士表。我早已发现邹主任相人技艺比我高，有大侦探福尔摩斯之高超本能，一分钟就能看出病人的含金量。事后邹主任告诉我们，当时她就断定病人是公务员，有一点小权力，有车有房有家产，受过高等教育，家庭生活安定。她的判断得到廖中正医生的证实，他是区政府公用局的干部，廖中正就曾经陪朋友去找他办过事，但不知道其详细情况是否如邹平云所说的那样。

来人手拿着刊登有邹主任照片的报纸，眼神躲闪，说话时四处乱瞅，我一看就知道此君涉黄，是生瓜蛋子。他指名要找邹专家。坐定之后，邹主任盯着他看了半分钟，劈头一句：

“有麻烦了吧?”

病人脸庞一红，点了一下头。

“是什么事，我比你妈岁数还大，说说无妨。”

病人有些心虚，有些慌乱，抬头四顾一下而后小声说道：

“几个朋友拉我去洗桑拿，谁知道那小姐是搞什么泰国式洗浴，受不住，唉！受不住诱惑就……一个星期了，那个地方痒，有些刺痛……”

邹主任恨铁不成钢地伸出又白又长的食指，狠狠地挖了一下病人的额头说道：

“蠢小子呀，叫我怎么说你好呢，那一些小姐搞过几百几千个人，烂乎乎脏死了，疱疹淋病梅毒什么没有呀？你个帅乎乎的小伙子找个情人不好，去找她们，看，惹上麻烦了吧?”

“我睡了七天书房，”病人快哭出来了，说道，“连洗浴都不敢在家里，妻子是教师，女儿才七岁，怕传给她们。医院我不敢去，怕遇到熟

人，公费医保又要真名实姓。我是看了报刊来的，你老一定要帮帮我。”

“是呀，是呀，”邹主任陪着同情叹气，“我儿子和你一样大，又在异国他乡，我也怕他受不住诱惑，得上脏病一辈子麻烦呀。别的不说，万一染上艾滋病，人所不齿，死都闭不上眼啊！”

一听艾滋病，病人吓得几乎跳起来：

“什么？你说那小娘儿会有艾滋病？我只是，只是和她有那么一次，她用身子给我洗澡按摩，然后，然后只是口交。”

“艾滋病不仅通过精液、血液传染，唾液、汗液、眼泪、口水全有艾滋病毒，都会传染。那小姐的唾液有毒，口交的时候，你下身如果有那么一点点——比如她的牙齿把龟头划破了什么的，就传染上了。”

邹主任说得牙痒痒的，那病人恐惧地瞪着眼睛费力地回忆着，大概是回忆小姐的牙齿吧。

“糟了，好像，好像，我是疼了，还叫她不要太用力。”

已经胜券在握的邹主任，老奶奶似的伸过手去轻轻拍了拍病人的肩膀，让关心、爱护、温暖和安慰通过手掌流过去，流过去，而后说道：

“小伙子，查一查吧，为你，为你女儿和妻子，你还年轻，前途无量呢！”

病人自称姓姜，我怀疑不实。姜先生感觉天都暗下来了，还雷电交加，颤颤抖抖，两腿不听使唤，几乎都站不起来了，还是小满费劲地扶起他，才去得了化验室。

第二天，化验结果出来了，当然是染上除梅毒和艾滋病以外的大部分性病。

邹主任的第一张处方就是一万三千多元，肌注、吊瓶、口服中西药全上。

第二张处方二万七千多元。

姜先生在一个半月里给专家诊疗中心扔下七万余元。

姜先生的药还没吃完，有一天，他在妻子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诊疗中心。他一进门我就觉得很不对劲，先是以为他妻子知道了，夫妻大打出手一场，来邹主任这边求证个对与错，输与赢；再一看，姜先生的神情，一脸不屑，一脸愤怒，我的心情不由得紧张起来了。我抬头看一眼邹主任，她似乎也意识到有什么严重事情要发生了，可人家邹主任就是邹主任，朝鲜战场闯过来的老共产党员，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十八国联军都从未退缩，一路打到三八线，你瞧她脸不改色，坐得如同泰山一样纹丝不动。但见姜

先生把一摞化验单“啪”一声摔在邹主任面前的桌上，恶狠狠地问道：

“你怎么给我解释？”

邹主任抬头冷冷瞟了姜先生一眼，哼了哼鼻子，以攻为守：

“姜先生，你给我冷静点，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找小姐染上性病，求到我邹平云主任医师这里来治疗。在一个半月里，我悉心治疗，尽了一位老专家的职责，把你的性病治得差不多了，你不思感谢，却闹事来了。这就是我，一个行不改姓走不冒名的专家，给一位隐姓埋名的嫖客的解释。你，还有跟你来的这位女人，对我的解释是否满意？”

剑拔弩张，我的心像一只兔子要突围而出似的，还不如小满镇静、机灵，她悄悄出去，通知楼下保安了。

姜先生听了邹主任一番解释，先自气馁，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嘴唇发白，双手哆嗦，不知是气愤还是害怕。倒是女人涵养不错，说道：

“我是最近才发现他做什么事都背着我，偷偷注意了一段时间，终于纸包不住火了，原来是那么一种丑事。我逼着他跟我去市立一院二院检查，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呀，医生说是尿道发炎，没啥要紧的。七万多元白花了，我们有权利来讨个公道，你们不能这样坑人嘛，你还算个老医生老专家吗？我们的钱也来得不容易嘛！”

“够了！”邹主任曲起右手食指和中指，往桌面“笃笃”敲了两下，掐断姜妻的话尾说道：“有完没完？你治了一个多月了，花了那么多钱，病还好不了吗，那我还算专家吗？”

姜妻一时语塞。邹主任用轻蔑的、侮辱性的眼神盯着一对男女，良久，才吐了一口气，慢悠悠地说道：

“何必当初呢？辜负党对你多年培养！”

“可是，可是，可是上周你们的检查化验，说他疱疹一型、二型都还没好，到市一医院检查却屁事没有，难道市一院造假吗？”

邹主任沉着应战。小满请上来的保安见没发生什么恶性事件，悄悄走了。

“你明白什么？你懂什么？你啥也不晓得，疱疹和艾滋病一个样，都有潜伏期，半年至六年，市一院医生告诉你了吗？你可以去问问是不是这样。你现在不治疗，行呀，半年至六年，那时发病了，死路一条！你今年才三十四岁，妻子又这么年轻漂亮，你不治也行呀！”

姜妻顿时傻了眼，小声嘀咕：“潜伏期？六年？天啊！潜伏期怎么那么长？”姜先生也开始慌张了，看着邹主任不知说啥好。姜妻恨恨地盯着

丈夫："被你害惨了！只有破财消灾，万一潜伏着怎么是好?"姜先生斗胆问了一句："潜伏期能治疗吗?"邹主任冷笑一声说："信则治，不信则不治。"女人说："还是治吧，死马当活马治！"

"那就再治吧。"姜先生无奈地说道。

"你可想好喽！"

"治吧。"

"我邹主任要不是看在你们是小孙子辈分上，今天饶不了你。我邹主任从医五十余年，还从没遇到这么不讲理的病人。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兵俘虏，我要给他打针，他以为是毒药，哇啦哇啦两句，我一针扎到他的骨头上！"邹主任说罢站起身子，摘掉白帽子，往白大褂象征性地弹了两下，边走边说："我没精力和你们无理取闹，你们要治就找小刘医生吧。"

姜妻赶紧拉住邹主任，可怜巴巴地说道：

"还是你老治吧，还是你老治吧，大人不和小孩计较！"

邹主任只好回转身来，再给金元岳老板的账本上打进四千八百元。

23　滥用抗生素致死人命

【史纪感言】

全球合理用药大会报告说：全球有一半药物被不合理使用，使病人产生耐药性甚至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披露，医疗腐败致使世界每年消耗125亿美元医药款项。而这些腐败的不合理的用药中，抗生素的滥用最可怕。抗生素的作用其实就是以毒攻毒，能不用则不用，不得不用也要恰到好处才是治病。临床上，医务人员必须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选用抗生素，没有一个抗生素是绝对安全而无副作用的。就最普通的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来说吧，可能损害第八对脑神经而造成耳聋，青霉素可发生过敏性休克……抗生素的毒性是经肝脏代谢和肾脏排泄的，发生毒性反应，不仅伤及肝、肾而且会致死人命。这是常识。从医五十年的名副其实的专家、教授邹平云，培养了七届医学院高才生，讲过多少堂抗生素的使用和禁忌，却在晚年为了得到老板的认同，把毒药当补药似的滥用，残害无辜。刘显刚医生为我们提供的他与邹主任的会诊经过，帮助我们解读这位“蜕变”得太快太难理喻的老革命、老党员、老英雄。

一位西北边陲的风流诗人在阳春之际来到某省A市，站在街头高扬双手大声讴歌：“美哉，飘扬的裙裾，啊，彩色的江河呀！彩色的大海！”A市外来工七百多万，平均年龄24岁。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女孩子花骨朵般漂亮，聪明伶俐，勤快听话，尤其得工厂老板赏识，因此有一个男工七个女工的比例，也形成满街裙裾飘扬的美丽景观。看惯了“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的诗人眼前一亮，相见恨晚，高歌抒怀。

怀着金灿灿美好憧憬的姑娘们，不是每一位都能选上A市小姐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嫁给有房有车的三四十岁的老公，绝大多数都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在服装、鞋帽、电子元件的流水线上辛劳着。她们在老乡和同厂

的男工中找个顺眼的，再找一个山坡树丛或者痛心花掉一两天工资租一个肮脏的小旅馆的钟点房，解决沧海横流般的生理需求。结婚要房子对她们更是遥不可及的奢想。慌乱结合后，男孩子提着裤子拔脚走人，把灾难留给女孩子。她们找男孩儿哭诉自己怀孕了，心眼儿好的往往给点钱去打胎，胆子小的一溜烟无影无踪，手机换号，或者干脆换个城市打工。天真无助的女孩子取出准备回家过春节的路费，在电视广告上找一个慈祥的母亲般的医生，悄悄来打胎了。

这是我们专家诊疗中心更恰切地说是邹平云主任的第一种患者。

“我，一个月没来月经了，恶心，想吐……”

“不要紧的，”邹主任母亲般的温柔，“也许怀上了，先花十元钱尿检吧。”

几分钟后，尿检结果出来了，邹主任拍着女孩吓得冰冷的双手安慰道：

“别怕，来得早，可以人流，一点都不痛，只要几分钟工夫，胎儿就下来了。不过，你有点炎症，先打两天吊瓶消消炎吧。”

女孩先挂两天吊瓶，又做了负压吸引人流，不成形的胎儿出来了。前前后后，女孩花去一千五百多元。如果女孩不是从电视上找到善良的老奶奶，而是去公办医院找个姐姐或嫂嫂处理，其费用顶多不会超过七八百元。可怜懵懵懂懂的女孩还因为老奶奶的温柔，悄悄带了许多个羞于启齿的小姐妹来“解决难题”。

邹平云主任的第二种病人就是那些不孕不育和患妇科疾病的中年良家妇女，报纸杂志上介绍邹主任是这方面的全国权威。

A市的生活节奏很快，单看街道上呼啸而过的各种车辆也能看到几分。这里的女人大都三十岁后才结婚，工作压力大，性机能减退，几年生不出孩子来。她们中大都是输卵管堵塞，月经不调，子宫寒冷……这里的男人，担子重，多见肾虚，精子量少，活动性太差。邹主任对这些三五个月见不到疗效的病人稳操胜券，因为这些病人原也没有指望三五个月就喜结龙凤胎。男人们耐心地一把一把地吃着五子衍宗丸和邹主任自己配制的贵得像太白金星的仙丹似的中药丸，每个月服三十小包价钱一千五百元，有前列腺炎的还得每天三百元到五百元做微波，一疗程下来就上万元。女人则反复折腾着做输卵管通水，打抗生素，喝中药汤。邹主任的业绩来自于她的精湛医术的确不全是骗人，她有一本精美的相册，贴着有名有姓几十个家庭的全家福，被她医好的男女喜生的贵子贵女，咧着小嘴笑得像小

天使，如此“铁证如山”，谁也没办法怀疑邹主任不是慈眉善目的送子观音呀！

此外，A市白领一族，患妇科疾病不少，月经不调、闭经、子宫内膜炎、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每个人在自己心中都是最重要的，身体是工作、生活的本钱，身体是“1”，物质、名利、家庭是“0”，没有了“1”，后面的“0”再多，也失去了意义。这种自爱无可指责，但往往会产生心理上的误导，疑神疑鬼，小毛病看成大问题，必须花一大笔钱“消灾”才心安，有的一点点不舒服，自己就先闹着要挂吊瓶。

于是，钱财哗哗如流水，挡也挡不住，流向我们的金元岳和金兵兵父子俩本已胀破的口袋。连续5年来，邹主任妇科的营业额占整个专家门诊中心的二分之一。我所在的皮性科平均月营业额五十万至六十万；廖中正医生的肛肠科平均月营业额二十万；姚琛医生的耳鼻科八九万；谭龙列医生的狐臭科五六万；汪新义医生的胃肠科七八万……

邹平云主任的第三种病人就是患皮性病的男女，其中男性病大都归我看，有时我们俩也会诊。

2003年11月和2005年5月，我两次因为应聘门诊部的专科深入小巷，发现A市发廊业光怪陆离兴旺发达，有的小巷一字排开就是五六间，洗头妹坦胸露肩，搔首弄姿。一次，我被洗衣妹前后堵住了，我急中生智说我是记者，记者你们敢要吗？她们说公安都敢要。幸亏这时巷口有人瞧我们的热闹，我赶紧说，你看我的朋友们都在那里等我呢，没时间了，趁她们犹豫之际，我夺路而逃。洗头理发其实是副业，主业乃色情服务。我有一位四川男病人就是开发廊的，他说已经帮三十几位四川妹子脱贫致富了。他原来也在工厂打工，扑腾四年连老婆都娶不上，后来一咬牙去学美发，拿了高级发型师证书，先为老板打工，三年后自己开发廊，到家乡招聘洗头妹。川妹子的乖巧靓丽善解人意全国闻名，尤其从生产线上下来的要价不高。她们大都已非处女，也不把古旧的贞操观看重。物美价廉，老板雇七八个洗头妹，就能日进斗金。凡带出去的先付老板30元至50元，一次行情价100元至300元。一般洗头妹月入最少可达六千多元，漂亮的那可就是以万元计算。这些有“出息”的女儿能支撑起一个贫寒之家。

小姐们每月来月经的时候，就到民营医院挂吊瓶，既不耽误工作时间又消毒治病。虽说她们没有卫生常识，但前辈们患淋病、梅毒的可怕传说常在她们的噩梦中出现，她们不能不警惕和预防。邹主任以她满头银发的老奶奶仪表，甚得我们附近几十家发廊的洗头妹们的信任。反正每月都要

“消毒”的，与其在不干不净、设备落后的又很容易被熟客撞见的小诊所“消毒”，倒不如到邹主任这边，窗明几净，安全实惠，又保护隐私。

对那些固定来我们诊疗中心“消毒”的发廊妹，邹主任比较松手，每天三至四瓶甲硝唑、先锋六号、左氧氟沙星，收三四百元。小姐们也乐意，有一两个客人就把“消毒”的钱赚回来了。

然而，发廊妹再怎么小心，也免不了“中毒”，她们自己不叫“中毒”，叫“中镖”。

邹主任曾经要我与之会诊一位久治不愈的22岁的小姐的病情。这位小姐罕见的漂亮叫我真的吓一跳，可以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无可挑剔的身材、五官和脸蛋。小姐姓任，叫任水水，她说是广西大山里人，父母生下八个孩子，前七个都是女孩。为了帮父母养活一家人，任水水16岁就到A市来当三陪小姐。因为美貌出众，她的过夜费高达上千元。2003年2月，一个澳门客商带她偷渡，在葡京赌场她的过夜费是七八千澳元，仅仅六个月时间她就赚了五十几万澳元。她把钱汇给父母，在家乡小镇盖起楼房，盘下一家菜馆；几个姐姐在她资助下风风光光出嫁了，每位给嫁妆五万元；唯一的小弟弟也被她送到河南少林武术学校。

任水水的精明在于她太善于开发自己的身体资源。她为自己制定了几种收费标准：“打波”200元，陪吃陪喝一天500元，陪出国出境先收1万元风险金，包一个月2万元以上……

如果任水水能跻身演艺界或服装模特界，找个经纪人，她也许会成为一颗新明星。可惜家穷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在A市茫茫人海里没有一个亲戚，而远在广西山沟沟里的亲人只会一次次伸手要钱，逼得她一次次出卖自己的身体。

任水水患了各种各样的性病，梅毒、淋病、疱疹等；除艾滋病外她都能背下来什么病用什么药，什么病什么药得花多少钱。让她后来失去治疗信心而割腕自杀的是尖锐湿疣，又称“菜花”。任水水的尖锐湿疣是从子宫颈向阴道生长，阴道和大腿内侧密密麻麻全长满灰色的湿漉漉的“菜花”。她天天吊瓶，每星期打激光，依然不能根治。

邹主任虽医术超群，但也无回春之术。任水水赚钱的唯一途径就是无休止地提供性服务，她没办法配合治疗，休息几天，又去“做”几天，她不做她就没钱来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呀！可恨邹主任从来没有心慈手软过，任水水每次来治疗，都是给她开一堆抗生素，上万元的收费。邹主任不需要女孩子们的信任、感激、崇拜，她要的是老板的认同和招聘、使

用、处理医生的生杀大权，要的是在电视台做节目那种明星般的感觉，大幅照片刊登在报纸和杂志上的成就感，要的是在众位医生面前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而任水水也“久病成良医”似的，知道她那种病治疗一次需要多少钱，从来没有怨言。就这样，打针打激光，再去日以继夜地“做”，再打针打激光，再做再赚钱，周而复始，如何能把病治好呢？任水水要是能改变一下经营方式，也许有机会把病治好。她有许多“男朋友”，开宝马奔驰皇冠，要把她养一个月或几个月，奇怪的是她和谁都是“一手交钱一手给货”，先小人后君子；也有几个卖地发财的当地农民嫌家里的黄脸婆没感觉，要包她当“二奶”，她也要求人家先付“保证金”和“损耗费”，弄得精明的小老板们没了兴趣，本来是想找一个天使脸孔身段的，却遇上一位怎么也忘记不了自己是小姐的女人。

任水水前前后后在邹主任手上治疗四年多时间，花去多少钱自己也说不清楚。

2003 年 8 月初，我最后一次见到任水水，她由一位三十挂零的女人扶着来找邹主任。由于常年静注超剂量的抗生素，加上无节制的超负荷的性生活，任水水患上尿毒症，而且，是晚期。她不打算花三十几万元换肾，她付不起这笔巨款，她采取零敲碎打，三天做一次透析。这期间她刈腕自杀五次，都命不该绝，被陪她的已有警惕性的小保姆发现。后来她二姐来了，照顾她吃饭休息，总算过上几天好日子了。

2003 年国庆节前，任水水的二姐来找邹主任，带了一枚玉镯子来送邹主任：

“我妹子临终前叫我带来送你，做个纪念，她说不是你邹主任，她早就死了。”

邹主任没有推辞，似乎也像我一样，鼻子发酸。她叹着气说道：

“也好，她活着也是受罪，那一身的病，治不好的。你们家丢了一个女儿，换来全家富裕，也值得了。”

任水水的二姐直掉眼泪，不知说啥。

如果她知道，任水水的死，是大量滥用抗生素所致，她会怎么想呢？

在民营医院做过医生的都知道，除去化验和 B 超的检查费，老板们主要的赚钱方式就是挂吊瓶。一般头痛脑热感冒，挂先锋五号、六号，一次也要一百多元；如果气管发炎咽喉肿痛还得加上氧氟沙星、环丙沙星一类。对患皮肤性病的人来说，每天三四百元到七八百元，甚至开一千多元的“贵重药物”，其实也就是头孢类和喹诺酮类，最多加上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阿奇霉素。医生们为了拿到高额提成，给病人开出的剂量远远超出常用量几倍。拿任水水来说吧，邹主任一张处方纸写不下，要写两三张处方纸。且看，任水水的一天药量：

0.5g 头孢他定（复达欣）	1 支
5% 葡萄糖	250 毫升
左氧氟沙星	0.2g（100 毫升）×2 瓶
甲硝唑	0.5g（100 毫升）×2 瓶
氟康唑	100mg ×100 毫升 ×1 瓶
白介素—Ⅱ	20 万单位 1 支
0.9% 氯化钠	250 毫升

静滴　每日 1 次　连滴七天

体重不足五十公斤的任水水，抛开她毫无节制的烟、酒、色混乱不堪的生活不说，只上述那些药物，就足以将她置于死地！

医龄长达半个世纪的专家教授邹平云主任，难道你连抗生素的副作用也忘光了吗？滥用抗生素致死人命的病例不胜枚举，难道你都不吸取教训？老板们追求利润会把区区几角钱的先锋霉素卖到几十元，100 毫升的氧氟沙星进价两元卖出一百多元，可老板倘若晓得抗生素会杀人，未必敢叫你开如此之大的处方呀！

可怕呀！太多太多过早患上尿毒症，全身机能衰竭的人，都不明白自己的绝症和医生滥用抗生素有什么联系。太多太多没有医学知识的百姓，不明白头孢族药物也和青霉素一样会导致身体过敏、变态反应。他们中不少人一点小毛病就要求输液，却不知道已经为自己埋下肾病的祸根。迷信药物万能，吊瓶万能的人啊，往往忘记民间流传的至理名言：是药三分毒！

可怜的任水水呀，你要是明白四年来你天天输进体内的抗生素导致你肾衰竭、尿毒症，你还会用一只玉镯感谢邹平云主任吗？

21 岁的生命永远地消失了，可成千上万的任水水依旧每天、每时、每刻往身体输入超量的毒液呀！

24　医生成了药品推销员

【史纪感言】

医生的治病原则：准确诊断，对症下药。但民营医院和一些公办医院，都给科室乃至医生下达显然是很高的经济指标，而且把医生的收入与之直接挂钩。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销售学的凯思琳·沃斯和同事最新研究表明："即使稍微接触到钱，也会改变人们的目标和表现。与接触其他东西的人相比，接触到有关钱的东西后，人会变得更加自立，但也会变得更加自私。"医院违规的制度把人的劣根性最大限度地激化了，治疗费和药品费因之高得离谱，甚至无中生有乱收费。天价医疗黑洞吞噬社会保险基金和百姓生命财产的事件不时出现于报端。此中，医生成了药品推销员，他和商品推销员不同的仅仅是具有医学知识和权威，病人不能不信服。"夫谗人似实，巧言如簧，使听之者惑，视之者昏。"有巧取豪夺之心的医生都能巧言如流，超额完成月营业额，受到老板的器重。反之，窃位素餐，无功食禄，正如邹平云主任说的"老板连一天都容不得你"。公办医院和民营医院都有这种医生，有的甚至揭竿而起，如上海医生陈晓兰和海归博士曾延华，有的就如刘显刚在专家门诊中心的同事汪新义医生。前者因为是编制内的人，领导奈何不得，只被世人称为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后者是民营医生，就只有当鱿鱼了。汪新义医生何以如此像上司邹主任骂的"榆木疙瘩脑袋"呢？他的行为是凯思琳·沃斯理论的悖论，和邹主任恰恰是两种相反的典型，与"邹平云现象"一样具有解读的意义。

汪新义，男，42岁，河南人，毕业于该省医科大学医疗系。原在洛阳市医院任主治医师，一年前来A市应聘。因为他没有A市医生执业证书，先是在城乡结合部的郊区民营医院干了半年，那里的医院制度不规范，工作时间太长，遇到留观室的病人输液，要守到下半夜，第二天照常

工作。半年下来，满头黑发一表人才的汪医生快成了半秃，一脸核桃般的皱纹。后来在朋友的劝导下开了窍，马路边三百元办了一张假证，才升级到市内的民办医院。几经周折，又来到如民门诊部的金老板承包的专家门诊中心，和我成了“准朋友”。

准朋友是朋友的补充。朋友“两肉”相贴心相连，可以为对方两肋插刀，虽比不上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也是可以同甘苦共患难的。准朋友则是在异地他乡寂寞时节可以一块借酒消愁，诉苦笑骂，或者下班后一同到发廊享受洗头妹一个小时的搓拿按摩，说些无伤大雅的黄色笑话而不会给你捅出去的人。

A 市是人情大沙漠，知音难觅，朋友很难有真诚的，找个同类聊聊天都不容易；大家也都忙得没喘气的工夫，哪有心扯闲篇。孤独如影随形，四年来，我都快憋疯了。我们专家门诊中心的六个医生中，邹平云主任是太皇太后，只能敬而远之；肛肠科廖中正医生，兽医出身，喜欢养女人，在 A 市就养了两个，还不算“倒贴”的小寡妇和自动献身一夜情的，我们又忌妒又看不惯，骂他是“风流医生”。而济南来的谭龙列医生，凭着他有 A 市卫生局的执业证，而且出过两本书，在市二院还插了一脚，每周一、三车接车送，成了他们的狐臭专家，大抵忙，也大抵不堪以我们为伍，很少和我们接触。只有我刘显刚，耳鼻科姚琛医生，胃肠科汪新义医生，三个人常聚一块。我们都是出生于 60 年代初的挨饿时期，上学年龄又摊上“文化大革命”，以后头悬梁锥刺股考上大学。五年寒窗熬下来，只拿七八十元月薪，娶妻生子积钱买房，在老婆孩子的哭声中苦苦钻研业务技术，生存之最低需要难以保障，才逼上江湖。

三个准朋友同病相怜，晚上下班后常到酒楼。心照不宣，轮流埋单，喝到五六分醉意才回宿舍来。似乎都明白一个道理：安慰对方莫过于把自己讲得比对方更苦、更惨、更无路可走。于是各自披肝沥胆怨天恨地，但我心里明白，与姚琛医生和我相比，汪新义医生确实更艰难更倒霉。

汪新义医生出生于太行山腹地一个叫羊头峪的村庄里，独子，家贫。1980 年考进大学，是他们那里十余年唯一爬出山沟沟的状元郎。他是靠做家教和卖血完成学业的。他伸出胳膊，让我们看那已经不见针孔痕迹的正中静脉说道：

“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靠卖血，几十回，每回 400CC。有时一天只吃两个馒头，饿得头晕眼花。”

看着体高 1.78 米的汪医生，我们为他叹气。

汪新义医生有时也挺风趣，恨他的祖先为什么跑到那山沟沟里去，他说他考证了很久，他的祖先可能是强盗，被官府通缉逃进山里避难的。汪医生的个性有时也挺执拗，乃至于会让人误会他是有意闹别扭。比如，有一次我们从争论陈伯达到底应该归入林彪死党还是“四人帮”准确，一直谈到庐山会议的田家英和胡乔木，他说田家英和胡乔木注定无碍，是虚惊一场，皆因风水之故。他说有一回路过九江，特地上山考察庐山大会堂。他说会堂有三个拱形门，所以倒下三个大人物彭德怀、林彪、陈伯达。“政出多门，能不倒人吗?”他说他想写一封信给胡锦涛，把三个拱门改成一个，才会党内团结、社会和谐、国泰民安。还有一回酒喝得性起，我们说起他的宗亲汪精卫乃千夫所指的汉奸卖国贼，他却瞪圆眼说：“汪精卫就没有功劳啦？他劝日本人不要轰炸陪都重庆，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你们知道吗?”真不知他是醉了或者又从哪儿考证出来的谬论。

他考上大学以后，村长托人说媒，把女儿许给他，不要分文聘金。那里，荒山野岭，见不到一点希望而又精明的女孩子，往往使尽诡计把自己的未来拴在一位“状元郎”身上，以便“妻凭夫贵”，压根儿不知道如今一位大学生岂值当年状元郎分毫。状元郎能当知府巡按，“一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汪医生毕业后月薪一百挂零，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医院宿舍，除此一无所有，本以为儿子能光宗耀祖的父母都感到失望了。到福建惠安当过兵的父亲说不能悔婚：“不认识又怎样？人家惠安女孩子出嫁，一年住一天，暮往晨归，黑灯瞎火，几年了都还不认识丈夫，墟场上，男人向女人买甘蔗，还讨价还价哩!”母亲也说不能后悔，人家村长还倒贴一大笔钱帮助汪家修房子，五年来，姑娘爸长妈短，洗衣煮饭，像守寒窑的王宝钏等待薛平贵似的。她反复说：“做人嘛，得有一点良心!”她在关帝爷神龛前晨昏三叩首，祈求他老人家保佑“义子”回心转意。汪医生说：命运，都是命运！小时候，病得死去活来差点丢了生命，一位高僧云游太行，用符水救了他的小命，留下一道偈语：“前世有孽今生还，求生求福求心灵，莫道善小而不为，人间因果相报应。”父母怕养不活他，就让他拜关帝爷做义父。不知是关老爷的法力，还是她母亲喝了农药乐果，他最终服从命运的安排了。

婚后，有了孩子，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全靠汪医生的工资维持。妻子没有文化，只能三天两头到饭店打零工。两口子本就没有感情，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经常吵架斗嘴。汪医生说：“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哦!”

人活着总得过日子，两个人灰头灰脸地熬着。汪医生连一包质量好的

奶粉也舍不得买给孩子吃。汪医生说，是妻子的一次下跪，使他最后下决心闯荡A市。一日夜里，儿子突发高烧，妻子用退烧药给儿子服下，谁知全身出现红色血疹，赶快打电话叫他回家，手忙脚乱将儿子送到他工作的医院儿科。医院上千号人，住院处的工作人员和他不熟，说住院得先交五百元，汪医生身上只有几十元。求了半天情，女收款员就是不同意“先住院再补交押金”，深更半夜，看着儿子奄奄一息，汪妻“扑通”一声跪下地嗑起响头。

可怜儿子终究没有保住。汪医生不愿再进出奇耻大辱的伤心之地。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汪医生手续都没办清楚，就登上火车，来到A市。

但是，A市并不善待汪新义医生，也许真是如老和尚说的“人间因果相报应”，他前世作孽今生还债吧，他连续被几家老板炒鱿鱼。理由很简单：他不是干这种活的。人家开医院干啥？赚钱嘛！你一张处方几十元，一两百元，留你何用？

老革命邹平云主任知道汪医生是太行山老区人，格外照顾，特别耐心教导他，如何识别病人含金量。要是换成我们，邹主任真会“一天都容不下你的”。专家门诊中心胃肠科的处方规则，他也看成恐怖的雷区似的，他说有时咬咬牙开出几张，心里就“扑通扑通”跳半日。我们只要看见他到门口给乞丐的铁罐投硬币，就知道他今天肯定完成任务了，为他而高兴。

一天，汪新义医生在酒桌上把胃肠科的处方规则详细告诉我和姚琛医生。我们故意说：“没什么特殊呀！”他瞪着眼睛反问：“天！还说没特殊？”

处方规则确实没有太大的特殊：三种治胃病的中成药，每次至少开两种；三种固定的中药汤剂，每次必须开一个月三十剂。而三种包治所有胃病的中成药，名称和价格也在意料之中：

胃灵新，一盒85元，服2天，
一个月开15盒，价格1200元。
通胃平T，一盒52元，服2天，
一个月开15盒，价格820元。
肠克灵，一盒66元，服3天，
一个月开10盒，价格660元。

对汪新义医生而言，我和姚琛医生堪称“药品老推销员”。三种中成药，进价低廉，每盒仅在 1.8 元至 3.4 元之间。批发价更低，每件 108.6 元，但每件里有 100 盒，每盒就是 1.08 元。一些药厂派推销员深入城乡大小民营医疗机构，只要你想开专科，他们就给你供应专科用药；从国际级一疗程转阴的乙肝胶囊到可以让十八岁以上成人长个儿的人体增高药物，以及不孕不育、脑血管、结石等二十余个专科的用药。

汪新义医生曾经少见多怪地当我们的面算过一笔账：

“就以胃灵新为例吧，每盒进价 1.08 元，卖给病人 80 元，利润空间达 78 元多，一个病人一个月开 15 盒，利润 1170 元。以每件 100 盒为限，78 元 ×100 盒，7800 元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哥德巴赫猜想？”

“就这么回事嘛，怎么回事？”

“你们脑袋进水啦，怎么这样说？”他惊诧万状。

“你才进水呢，不这样说还怎么说？”

那一夜酒喝得特别多，汪医生是让我们扶回来的。

又一次，酒半酣，汪医生兴冲冲告诉我们：

“今天来了一只‘肥羊’，你猜我宰了他多少钱？”

“一万？”姚琛医生说道。

“我的妈呀，你想进监狱不成？”

“五千？”我说道。

“你疯了吧？”

“你才疯了！”我说道。“我还开过六千元哩！”

“我还开过七千元的哩！”姚琛医生也说。

到底汪医生宰了“肥羊”多少钱，他不想说，只是不断地警告我们：

“治一次病，用得着这么多钱吗？报应呀，来生报应呀！”

来生是来生，管他哩！来生当牛做马，那就犁田拉车吧！

汪新义医生也曾狠下心磨快刀子，但“肥羊”是一种机会，机会哪能天天有呢？来看病的，大都是打工一族，月工资搭上加班费不过一千一二百元呀。一听民工叫苦，汪医生亮闪闪的利刀就卷刃了，他就不开中成药而只开中药处方了。可他依然觉得价格太昂贵，更严重的是没有对症下药，浪费钱财又损害身体。他知道我懂中医，有一回就把中药处方拿给我看，眼神中有难以抑制的不平和酸楚。

“你瞧瞧，三剂中药，一个月收病人六百、八百、一千元。这这这……”

中药处方如下：

1. 胃炎一号：（主治胃痛）
党参 12g　白芍 12g　川楝子 12g
佛手 6g　吴茱萸 3g　川黄连 3g
台乌药 12g　茯苓 12g　白术 9g
甘草 6g
每日一剂，日两次，水煎服，连服 30 天。
2. 胃炎二号：（主治胃及十二指肠淡疡）
黄芪 15g　党参 15g　元胡 9g
生甘草 9g　白芍 9g　海螵蛸 9g
川楝子 9g　制香附 9g　蒲公英 15g
沉香曲 12g　乌药 6g　白芨 15g
佛手 6g　吴茱萸 3g　川黄连 3g
每日一剂，日两次，水煎服，连服 30 天。
3. 结肠炎（三号）（主治急慢性结肠炎）
党参 15g　茯苓 15g　乌豆衣 9g　蚕砂 15g
砂仁 4.5g　白芍 12g　台乌药 12g　白扁豆 12g
肉豆蔻 9g　木香 12g
每日一剂，日两次，水煎服，连服 30 天。

上述处方可见我们专家中心胃肠科的特色，不论急性胃炎还是慢性胃炎，或者因饮食不节引起的腹泻、食物中毒、久泻不止的慢性结肠炎，全都开一个月的中药，内行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中药方剂中没有价格昂贵的冬虫夏草、鹿茸、紫河车等，一剂在外面药房只需要十多元，不提高价格和一开三十天能赚到什么钱？如果只开给病人一种，也只有几百元，无论如何完不成月营业额。医生必须抛弃对症下药的治疗原则，千方百计动员病人开至少两种中药和两种中成药。

可是，病人也有苦处，并非那么好动员，医生必须有推销员的本能，王新义医生就没有，一退再退，只开一个月 30 剂中药，六七百元。病人还是哭穷，说："先开一个星期喝喝看，效果好了再来继续开药嘛。"汪医生认为病人说得也有道理，但他也急昏了，一个星期的中药有几个钱？何况专家诊疗中心也没有这种规矩呀！但是，汪医生不这样开，病人就要流失，他说服本领实在不强，经常有病人和他"斗法"斗了十几个回合，

脚底抹油一分钱没开就走掉了。过后，他常常怪自己心太软，心底里老是觉得病人说得也有道理嘛，有时反被说服，自己本就没有对症下药嘛，明明浪费人家的钱嘛。人家老板几万元、几十万元打广告，每一个病人都来得不容易。每一个专科一天也就是来几个病人，别的医生少说也开两三千元，他自己嘴太笨，营销能力太差，把病人白白放走了。

可是，明天的病人来了，汪医生还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轻信病人哭穷，没本事伸手到病人口袋里捞钱。

有一回，老革命邹平云主任教训老区人王新义医生："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抱着教也该教会了！"

"我问了，他确实没钱，他还算了一笔账给我听哩！"

"没钱可以借嘛，一个胃病你抓他三个月，最低一个月两千元，也才六千元嘛！他能没存款，才半年工钱嘛！"

"其实，其实，他那个胃病，百多元也就治好了。"

"没救，我保不了你了！"

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讲话，说错也没有错。错的是王新义医生固守国人乃至世人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医者仁术，治病救人，对症下药，是什么病就开什么药。

姚琛医生曾经很明白地告诉他："你吹牛水平太差，又爱发恻隐之心，没把病人当成狡猾的对手看待，轻易上了病人的当。"

确实，一般情况，病人会撒谎哭穷，口袋里揣着一千元来求医，他往往打埋伏说只带了三四百元，有的还会可怜兮兮地哀求："医生，我是借钱来治病的，用点便宜药，能治好就行。"

此时，你应该扮一张包公的黑脸，用义正词严的话，冷酷地打一场攻心战："都病成这个样子了，胃都烂了，快穿孔了，莫非要等到胃癌才重视？现在花两三千元，是为了以后不花钱，少花钱啊！"

汪医生的失误就在于病人说只带三百元，就开三百元钱的药。确实，许多病人胃痛仅仅是饮食不调，工作时间太长造成植物性神经官能紊乱，三百元的药吃三四天胃就不难受了。他的胃不难受还来找你干啥？老板认为，好医生的标准就是复诊率高。一个医生能动员病人乖乖掏钱出来不算大本事，还得能用三寸不烂之舌把病人勾回来十次八次才是大本事。病人在口袋快空了的情况下，又回来找你开两三千元药，这才证明你这个医生一吓、二唬、三哄、四刮的技术炉火纯青了。

汪医生的复诊病人少得可怜。

我曾经向汪新义医生推荐《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这本书。医药代表是推销员，推销设备、器材，推销药物保健品，医生也是推销员，把老板批发来的药品零星推销出去。其实，许许多多行业的人都是推销员，搞房地产的推销房子，人才交流中心推销毕业生，即便是搞意识形态的官员，他们也是推销思想、政策。

在专家诊疗中心，别的医生做胃肠科，月营业额可达三十几万元，汪医生却只推销四五万、六七万元药品，他能待三个月才走，还是邹平云主任的关照。

汪医生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令人满意一点的药品推销员呢？汪医生呀，我无法解读你。我的朋友、本书的作者史纪先生说了两句话，颇值深思。他说："中国人的骨子里都迷信。中国人的血液中都有三千年文化基因。"

25 我上电视做广告

【史纪感言】

医疗广告之乱，民众早已忍无可忍。打开电视，翻开报纸，就是什么“天使的脸膛魔鬼的腰”、“韩式隆胸一小时”、“治疗乙肝一针见阴”、“人体增高无效退款”、“送给丈夫最好的礼物——酋长神油”、“6 个国家 120 名教授专家经过 20 年研究的最新高科技产品 BOL 令你益寿延年永葆青春活力”……像科幻小说，差点就说外星人制造的。据说有一种职业叫“广告枪手”，专门创作广告词，百字千元，而且生意很不错。假医、假药、假器械，通过大量投放虚假广告，从误导而来的消费者身上诈取暴利，坑害患者，危及病人的身体健康。某些民营医疗机构，全靠铺天盖地的广告诱骗患者而维持生意，每次广告之后就门庭若市一段时间。一波又一波，每一波都花样翻新，登峰造极。医药广告与广大民众生命健康安全息息相关，在西方国家，法律禁止医疗广告在大众媒体上出现，只能刊登在专业媒体上供医师参考。中国人的生命好像比较不值钱吧，几乎没有一家电视台、电台、报纸不刊登和广播医疗广告。我国的医疗广告为何如此泛滥不可收拾呢？监管无力自然首当其咎。2006 年 8 月 1 日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在广播电视节目中封杀丰胸减肥广告，之后，又联合发出《关于整顿广播电视医疗资讯服务和电视购物节目内容的通知》，想釜底抽薪，大治广告之乱。言之凿凿，也起到扬汤止沸了，但最后仍失之泛泛。君不见，媒体上的医疗广告不仅没有销声匿迹，仍旧喋喋不休。依然有不少病患民众被误导受害。我认为，文件之外，还应有更加标本兼治的措施出台，从监管制度和体制运行上进行一番深层反思。

专家诊疗中心计划拍摄一个治疗肝病的电视广告节目，电视台要求有创意，肝病科单医生挖空心思想了三天也没想出个名堂。邹平云主任说：

“刘医生，你头脑灵，人又帅，普通话很标准，你来吧，单医生那形象怎么上得了电视。”其实，从2004年6月份以来，我大部分时间在肝病科工作，早就为老板炮制了许多虚假广告。今天，领导表扬，又激起我的创作灵感了，我就临危受命了。

我想了一夜，越想胆子越大。前天报上就出现“治疗肝病只需一针”等天方夜谭的广告，我为什么不能也来个无中生有呢？于是，我决定把十年前就上市的治疗乙肝的针剂“奥肝肽”取拼音字母的第一个，组成“ATF”，说成是“十二个国家三十位博士共同研制的新药”。三个广告部记者按我的创意，搜集了欧洲国家纪录片的一些镜头，十几位金发碧眼的男女洋人，在试验室搞研究……

广告片长达两分钟。一个雄浑有力而洋溢深情的画外音：

“四十年风雨，四十位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医学专家教授，联手研制出A—T—F治疗肝病特效新药……”

画面上，我刘显刚，脸带诚实的笑容，在主持人循循善诱的提问下，深入浅出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地讲述“ATF”乙肝特效新药的特点和治疗肝病的原理、效果。

在我与主持人同声共约观众朋友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之后，《祝你平安》音乐大作，专家诊疗中心的地址、电话号码从远处推近前来，定格十秒钟。

广告节目连续播映十五天。专家诊疗中心肝病科增加了两个医生，我抽调支持肝病科。三个医生每天每人看近五六十个病人，累得我两腿发麻，会阴肿胀，站不起身来，金老板高兴极了，餐餐让我们吃海鲜与红烧猪脚。肝病科营业额像水银柱温度计烤了火似的呼呼上升，连续三个月，三个医生的月营业额都暴涨到五六十万多。

邹平云主任给金老板建议：占领“有影儿的”之后要接着占领“无影儿的”，金老板甚喜。

金老板找来广播电台广告部苏主任。苏主任为难地说道：“上头有话，肝病广告不好上……”金老板说道：“咱们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金老板很器重我，说我行，又把任务交给我。金老板还给我人事权，专家门诊中心的医护人员随我挑，不够就刊登广告招聘。我刘显刚贱，经不起老板表扬，居然精神抖擞，浑身是劲，仿佛自己成了名导演似的。

10天以后，2005年7月8日上午9时，金老板自己开着丰田车，把我的创作班子拉到电台广告部。老板临走时交代道：

“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专家中心，最近由十几个北京、上海、解放军总部医院的肝病专家坐诊。”

我带着我的人马走进电台录音室：我和单医生，邹主任的助手小满，化验员钟佳佳，金老板的妹妹金宝缘。

主持这个频道的女播音员叫文白，不知是真名假名，二十五六岁，文静，白嫩，声音很甜。

录制人员和听众各就各位。我进入角色以后，文白小姐开始按我编写的广告部记者修改定稿的材料向我提问：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和生命同样宝贵的是健康。拥有生命和健康，才能快乐地工作和生活。刘主任，你担任肝病中心主任以来，最令你遗憾的是什么呢？”

“最令我遗憾的是很多被乙肝夺去健康和生命的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或者治疗不当。他们有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孩子，甜蜜的爱情，深情的恋人，他们本应该好好地享受美丽的人生，但是……”

我和文白小姐一问一答十分钟之后，几个“热线电话”打进来了。第一个是单医生，她说道：

“刘主任，我是你的老病人，本来是大三阳，在你那儿治三个月就好了，我特别感谢你呀！今天我是为我们工厂的小姐妹打听的，听说你们进口了一种叫啥 ATF 的新药，效果特别好，大小三阳转阴率能达百分之九十几，是真的吗？”

我忙忍着笑，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当然是真的！请您转告姐妹们，ATF 是一种高科技产品，ATF 原价一百八十元一支，现在才八十九元一支，因为正在优惠期，请尽快来我院肝病科治疗。”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刘医生。”

“不用谢。”

单医生的“热线”刚放下，小满的电话也打进来了。

“我本来是小三阳，在你那儿吃了三个月药，现在只剩下一项阳性了，就是第二项抗体阳性。医生说这是有抗体了，好事情。请问刘主任，我这个阳性真的没问题吗？”

“是呀，是这样。这说明你不仅没问题，还有了抗传染能力，当然是好事情喽，我祝贺你。”

第三个电话是化验员钟佳佳。

“刘主任，我今年十九岁，发现小三阳半年了，如果吃你们的药，要多长时间才能转阴?”

“三个月到六个月！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治疗时间也不一样。不过，你很年轻，有很强的免疫力，转阴应该很快。最近，我们医院请来了北京、上海、部队的好几位誉满国内外的专家教授，你最近几天可以来看看。”

第四个“热线电话”是金老板的妹妹金宝缘打进来的。

“刘主任，我上回送你两千元红包，你硬退回来，我都不好向老公交代。你治好我的大三阳，我怀孕了，我老公可高兴啦，他说有一天要请你吃饭哩!”

“谢谢你，谢谢你老公，我们不仅不能收红包，也谢绝吃请，更不乱收费，病人痊愈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

广告节目做完我全身才松弛下来。

回家路上，我们都哈哈大笑。

我连续做了三十天广告节目，自然减肥四斤半。

2006 年 12 月某日，我国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说，全国几乎没有一家媒体不涉及违法医疗广告，他用“令人发指”四个字来形容违法医疗广告的泛滥。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全国几乎没有一家民营医疗机构不做违法医疗广告？当然是包括在街道上发传单、画册、卡片在内。

医院企业化，医疗市场化，准入制度放松，谁都有资格开医院。只要有钱，都可“兑”一家门诊部或医院当老板。因此，管理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没学过医，做生意赚几个钱，又投入生意之中，在门诊部、专科、诊所、诊疗中心上投了钱，刻不容缓要得到回报，心急火燎想捞回本钱、利息，再翻几番，不靠广告骗人，靠啥？我刘显刚的几个老板，就没有一个学过医，全是生意人；还有一位发廊妹，偷渡到澳门，在葡京赌场卖身一年，带回来五十五万澳元，也买下一个小门诊，终日涂脂抹粉花红柳绿的只会骂医生，令人啼笑皆非。

管理者素质如此低下，再高明的医生又能怎样呢？不当鱿鱼就得把完成月营业额当成第一要务，不适应也得适应，适应到卖身投靠、道德水平赶上妓女就有饭吃有酒喝有房住了。悲哉，怆然而涕下哟！曾经就有一个不上三十岁的小老板，把臭烘烘的脚架在我的诊察桌上，毫无道理地简直

是变态似的一句一个脏字骂我半小时。我居然能含冤受屈心平如镜，不作任何申辩。倒是过后才感到委屈、愤懑，真想往墙上打一拳。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赶紧闭上双目，意守丹田，或者念一段《金刚经》什么的。一个副主任医师，比乞丐不如，有谁这样骂过乞丐呢？不过也有比我更像妓女的。我认识一位硕士出身的记者兼编辑，因为工资不高而“怀才不遇”，最后沦落到为老板编广告。每期杂志封面都是章子怡、范冰冰这些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明星；封二是十几位吓人的有顶级头衔的医学博士、教授、专家合影；内容则有黄色笑话、明星内幕、男女床上的难言之隐，最主要的当然是医疗广告、优惠项目等。

如此医疗之怪现状，毁了人才，毁了医生，毁了千千万万人的健康。我不知道别的医生是否像我一样常常被噩梦惊醒，我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烦恼、恐惧之中，有时还感到绝望，真想遁入空门。如今，我只要这个月营业额不亮红灯，我就偷偷给病人开便宜药或管用药。比如，有一位连挂七天吊瓶依旧干咳不止的病人，我叫他买十克五味子，十克乌梅，煲汤，连喝七天。第五天，他就来电话，说干咳好了。“刘医生，你真了不起呀，我治了很久没治好哪！”我只有苦笑，肺气阴虚的人打抗生素顶啥用？还有一位感冒一个多月不愈的女患者，我叫她到外面药店买几瓶补中益气丸。她只是中气不足，体质太弱，才变成感冒后遗症的。她挂了十天吊瓶，体质越挂越差，菌群失调，才久治不愈。无神论使许多人不信神明有眼而为所欲为，胆大包天。我和一些中年医生，总是边干边悔恨，有时索性去做内科、儿科和中医科医生，这三个科室倒不太容易狂宰客人。我如今是上了贼船，回头都难了。家乡的原单位二甲医院自我离开后已经换了四任院长，物是人非了。虽然当初办了停薪留职五年手续，但回去上班也是一纸空文，绝不可能了。医院人满为患，新毕业的医大学生每人要交五万元才能受聘。我的邻居本科生彭小玉交五万元，只谋了一个在实验室养小白鼠的职位。她说她们的学生会主席曾芸芸干了三年导医，连血压计怎么用都忘了，大部分同学毕业就是失业。有许多人流落他乡给民营医院打工。竞争的结果，就是出卖良心。

老板靠广告，医生卖良心，医疗市场能不混乱无序、险象环生吗？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国家工商总局发文件整顿医疗资讯服务，广告大战的弥漫硝烟渐渐消散了。但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息。电台的医疗广告只是改了一个形式，以“健康讲座”和“听众热线”为名继续播出。电视台的医疗广告化整为零，改在非黄金时段插播。报纸、杂志好像不在

禁止之列似的，广告费用越来越高，老板为了赚大钱也豁出去了，半版整版买下来。不久前，我仍然被老板提拔为“博士生导师、海归专家”，出现在一本杂志上。更忍俊不禁的是，我离开某家医院三年了，近日看到在该医院的广告宣传里还有我的照片，旁边赫然写着“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泌尿系统专版撰稿人，第四军医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十余年临床经验，对各种男性病、生殖系统疾病有丰富诊治经验”。刘显刚妖怪似的摇身一变成了沈耀华，而且，说我沈耀华有四十余年临床经验，这么说我五岁就大学毕业了。今年二十四岁的刚毕业一年的医学院毕业生傅坚因，因为需要被老板“包装”成“上海医大博士，十余年临床经验，多次获全国大奖”，小傅苦着脸说：“我才二十四岁，哪来十几年丰富临床经验，这么说，连我爸妈都不认识我了。”老板气坏了，训他一顿，说：“你对病人说，你三十多岁了，不就完了？”

闹哄哄一场。有出事的吗？当然有。官方检查来了，都说“我不管这摊子事”，或者说“老板外出还没回来”。一旦推不掉，就诚恳检讨：“以后注意，以后注意。”检查组也很无奈，最后是说：“下不为例”。

26 性病科圆了我的购房梦

【史纪感言】

2004 年以来，全国范围内，商品房销售行为严重不规范，管理很不严格，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滋生了，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主要城市涨幅都在 15% 以上。住房问题成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矛盾的焦点，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情绪。2005 年以来，各地加大了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力度，有的地方还出台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严禁非法炒卖房地产文件，抓紧推行实名制购房制度，取得明显效果，但全国房价涨幅仍旧居高不下，停留在 14% 左右。2006 年以来，投机炒作、哄抬房价等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依然严重存在。有关部门应该从制度建设入手，进一步严格市场准入、完善市场规则，加强预售款使用管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我们再也不能无视一个严峻的现实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已经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政治局面的稳定。他们把住房、教育、看病，称为头上“三座大山”，而把住房叫做喜玛拉雅山，不能说言过其实。以 A 市中等地段的房价为例，一平方 6000 元，100 平方 60 万元。刘显刚医生月进 6000 元的收入不算低吧？扣除一家人生活费有 3000 元购房款算很多了吧？他仍旧要 17 年才能买 100 平方米的房子。这就是说他这一辈子都成了“房奴”，而无法解脱，他的每一天都得出卖自己的良心，从民工的稀饭汤里捞饭粒。多少人就是这样为了搬走头上的喜玛拉雅山，滥用职权，索贿行贿，贪赃枉法，欺蒙拐骗。刘显刚医生，卖身性病科六个月，圆了购房梦，他的钱就来得干净吗？

我，刘显刚，作为邹平云主任的“徒弟”之一，悟性之高，反应之敏捷，口舌之伶俐，宰病人之不手软，颇得两位金老板满意。平均一张处方两千元以上，一个病人抓住十天到一个月，超额完成经济指标。专家门

诊中心皮性科主任的金交椅，我是坐稳了。

不过说实在话，在踌躇满志，信心十足的背后，我还是有些心虚胆怯、理不直气不壮。你想，把前列腺炎、念珠菌性阴道炎、子宫内膜炎、精索静脉曲张、尿急尿频尿痛等泌尿科疾病和妇科疾病都说成是支原体、衣原体、淋病、疱疹、尖锐湿疣、巨细胞病毒感染，需要多大勇气冒多大的风险呀？许许多多把人吓得半死的所谓性病恶疾，其实是只要几元、几十元钱就能解除痛苦的泌尿系统和生殖器炎症。想当年我刘显刚初婚时节，性趣正浓，红绡帐里和妻子夜夜颠鸾倒凤，就双双出现尿频尿急尿痛，要是今天上医院，保准是支原体、衣原体什么的，非花上几千元打针吊瓶，吃一个月花花绿绿的中药西药不可。我们当初也是吃几天呋喃坦啶，拼命灌两天白开水而已，异常感觉顿时云消雾散似的。

谦虚使人进步，谦虚也使人发财。我们性病科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也不能说全靠我刘显刚营销本能高强，更多地应该归功于一场又一场硝烟弥漫的治疗性病的广告战。电台电视、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兜头而来，让你的眼睛耳朵想躲都躲不过。全国各地东西南北中，“皮性科”、“男性科”的招牌触目皆是，仿佛满大街行走的男女尤其是男人，十个有九个都患上性病，只有一个傻瓜不懂得患性病。连小学生都会念“十个男人九个花，还有一个是傻瓜”的歌谣。广告战从心理上摧毁了人们的心理防线，搞得人人自危。妓女嫖客不用说了，看了广告就对号入座了，百分之百认为自己“中镖”了。娱乐场所的小姐和哥儿们也疑心被人传染上了，歌伴舞伴说不定有性病，悔不该吻了她一口，那酒杯儿也不分你我他。唉！当今花花世界，生活在人群里好比生活在性病细菌之中，啥时当上冤大头，鬼都不晓得。想着想着，心里就不舒服，继而身体某一部位也跟着不舒服，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欢迎来检查！我们这些早被“洗脑”的白衣天使，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顶顶帽子，衣原体、支原体感染，淋球菌，生殖器疱疹，前列腺炎……

当自我怀疑被我们证实之后，他们的心理防线“哗啦”一声崩塌个大缺口，感到日月也被咬掉一口，天也黑了一半，但他们还是无法接受或者不愿接受。怎么就被传染上呢？怎么会呢，我没找过小姐呀？

通常，我相信他，相信他品行端正，我和他争辩必败无疑，我必须运用医学和心理学知识，消除他的疑问。方法是循循善诱，让他自己寻找答案，或者坚定自己的怀疑。我提醒他：你的同事，朋友，尤其是室友，你

能排除他们没有性病吗？你又能断定室友的弟兄没去发廊、按摩院，没有一个身份可疑的发廊妹、按摩女？要知道，那些细菌生命力极其顽强，在常温下能存活好几个月……

他努力往好的方向想，希望仍然是一个怀疑而非真实。他说不可能不可能，他们都是正经人，小心生活，拼命工作，怎么会感染上淋病呢？

我会耐心听他的疑问，而坚持自己的说服思路。我问他，你去过超市吧，接触过滚动电梯扶手吗？你坐过公交车吧，拉过头顶的横杠吗？你去过公用卫生间吧，用手摁过冲水开关吗？你不可能不理发吧，洗头时不可能不用他们的毛巾吧？……

他们长叹一声。

"刘主任，我就是想不明白，我有妻子，有女儿，从不找小姐，没什么不良嗜好，烟也不抽，酒也不沾，在工厂生产线上，一干就十几个小时，一下班就回家；平时体壮如牛，从没生过病，怎么偏偏就那个地方出问题。老是想小便，夜里更是，尿流很慢，有时很细，有时滴滴沥沥，阴囊还胀痛，有时尿口刺痛，还会痛到小肚子……"

"哦，我知道了，你已经患了很难治的前列腺炎，而且还是慢性的，凡慢性就顽固，而且预后一般都不很好。原因嘛，你在服装厂工作，一天坐十七个小时，阴囊部位长期受压迫，血液循环不畅，加上肾气虚弱，精神压力大，所以患上慢性前列腺炎。啧！这病挺难办的，刚开始，性欲大减，接着就雄风不再了，阳痿、早泄，或者根本无精可泄。哦，你看过一部电影叫《芳草之旅》吗？受过毛主席接见的劳动模范、向阳号客车司机何师傅，就是坐着开车患了慢性前列腺炎，领导把如花似玉的售票员小芳许配给他做老婆，可他却阳痿，第一个晚上就举不起来，一直到死还是软塌塌像老鼠尾巴。小芳自然就跟别人了，以后何师傅就出车祸了……"

他无话可说，陷入恐慌。

他现在不仅是阴囊坠胀，尿淋漓不净，动不动尿湿内裤，而且性欲已经一落千丈了，每次性生活三两分钟就早泄了；看到妻子脸色凄苦哀怨，自己受着身体、精神的双重折磨，妻子有没有像小芳那样还不知道哩。

他毫不犹豫地抠出血汗钱交给皮性科。

微波每次三百元，吊瓶一打十多天，口服药一吃两三个月。症状有所改善了，但他也快花光积蓄了。最后是上万元没了，尿频尿痛也没了，但其他症状并没有消失，因为他实在没有银两了。怪自己穷去吧！妻子又失业了，女儿嗷嗷待哺，家乡老父母又病倒了。认命吧！

“刘主任，你是名医，你给我想想办法，给一贴便宜药，能买得起的，好歹也得小心维护着，别让肾衰竭或者烂掉子孙根呀！”

是呀，可怜呀！同是天涯沦落人哪！在榨不出油水的病人面前，我往往是忠厚善良的，这是我区别于邹平云主任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会谛听外屋邹主任的动静，或者佯装起身做啥事小心观察一下四周，做贼心虚似的给病人开张药单。但是绝对不敢写在医院处方笺上，而是撕下一小角报纸，把几味中药写上去，低声嘱咐病人：“千万别让医院的人知道，更别对任何人说是我刘主任开的！”

病人心领神会，感激得差点给我跪下磕头。通常，病人会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或五十元塞到我白大衣口袋里。我会厉声喝道：“你这是干什么呀！想害我呀！”病人会连忙道歉：“唉呀，不是那意思，对不起，真对不起！那就十分感谢你刘主任啦！”

望着病人离去的背影，我也经常谴责自己；我这样做，很像小时候看到的一部电影，一群侵略者，把一个村庄的男女老少杀得精光，突然看见墙旮旯爬出一个小女孩，心慈手软下来了，抱起小女孩，给她一粒糖吃。明明惨无人道禽兽不如，却还在灵魂深处，剩一丁点儿良善，多少带点儿人味儿。

可是今天我自责，明天依然不能自已，真如《圣经》的《彼得后书》里说的：“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我想，我已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了，这是一条不归路。我多次问自己，为了一百平方米，为了推翻头上这一座喜马拉雅山，我这样出卖良心和人性值得吗？我向自己保证，什么时候买下房子不负债了，我就放下屠刀，金盆洗手！

在专家诊疗中心皮性科工作期间，我的月收入高达八千到一万元。比起邹主任月薪几万元虽然差太多，但在专家门诊中心可排第三、四位了。我的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张存折上的数字不断增加着。房子呀，我的喜玛拉雅山，我看到你了！

晚上六点下班后，我拉着姚琛医生做参谋，到处看房子。因为妻子卉艳上百次在电话里催促我：“老公，在A市买房吧，做个财大气粗的A市人！我熬过这一两年就办病退或者停薪留职，千里投夫去！”

“兄弟你行呀，一年收入就可交首付！”姚琛医生拖着半男不女的长腔感叹道。“老婆又要来了，这生活呀，神仙啦！”

我很享受酸葡萄心理的姚医生的奉承，却也没昏了头。

“当奴才当三孙子，谁不在苦熬呀，容易吗？你买呀，你不比我差呀！”

“唉！”姚医生的兰花指摆得像小扇子。“我月入才三千元，哪有买房的钱呀，注定被喜玛拉雅山压死喽！”

是的，喜玛拉雅山会压死人的！看过报上一幅漫画，惊心动魄，记忆犹新。一只老龟冷汗直冒，涕泪四流，背上沉甸甸背着一栋房子；题目是《房奴》。工薪阶层一旦买了房子，除非突然发了横财，几乎不可能一次性付清几十万、上百万房款，大都交了十几万首付，之后再月月付款。一辈子就这样卖身似的押给银行了，打工的血汗钱像喜玛拉雅山的雪水似的，涓涓流向房地产商。

明知当老乌龟一般的房奴很痛苦，我还是把银行卡上那可怜巴巴的几个钱，盘点几百遍，决定买一个房奴当当。“月是故乡明”是能衣锦还乡的人说的，我的故乡下岗工人几十万，一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还是医院的，真的没什么思念了。卉艳更是恨得牙痒痒的，说“一个月就那么二三十元奖金，还不忘找茬子扣去十元八元，叫人活不活呀?”买吧，买吧，买一点骗人也骗自己的自信吧。有一点儿生存空间，有一日被炒鱿鱼了就不必提着行李卷儿去找十元旅店了，就单是满足爱妻卉艳的虚荣心，让她有向左邻右舍吹吹牛的机会，“我们家老刘在A市买了房子啦”，也该买！

2003年5月1日，我交了十万元首付，在后埔的绿竹花园买下一套总价32万元的两室一厅二手房。房子是旧一点，十年前竣工的，和乔老师的豪宅一比，像破储藏间似的，可到底是我刘显刚的“私家物业”，是我的快乐王国，是我奋斗多年积赚下来唯一的财产呀！

2003年6月6日，良辰吉日，我乔迁私宅。那夜，家徒四壁，空空荡荡，我一个人疯了似的哭了笑，笑了哭，在厅堂的地板上躺成一个“大”字。妻子把我的手机打得没电了，我插上电器，坐在地上，听她兴高采烈发布最高指示：

“窗帘先别买，你不知道花色，买得土里巴几的，又贵又难看，等我去了再说！床和衣柜也别买，先去二手旧货店，买张旧床你凑合着用。床上用品我在这边买，地下商场能说下半价来。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儿子马上读高中了，一年没几千元下不来，你别刷墙，我去了买涂料自己刷，能省下一千多元哩。咱这房子几扇窗户几个门呢？卫生间大不大？有没有浴缸？厨房有没有现成的锅台？小区那么大，超市远不远？还有农贸市场在哪儿？老公，你还真行哪，当初嫁给你，还真是嫁对啦……”

儿子也抑制不住高兴劲儿，从他妈手里抢过手机，尖嗓门儿小公鸡似的沙哑了：

“爸爸爸，买完房子该给我买电脑了吧？你一个月收入就能给我买一台电脑，我要求不高，国产的就行……”

兴奋了几天，我遵循老婆大人的教诲，去旧货店花了100元买了一张破了一个洞的席梦思，一个三十元的床头柜。可恶的原主人把灯具之类的东西都摘光了，我只好又去五金店买几只灯泡。能省一角钱就省一角钱，我时刻记住头上还压着一座喜玛拉雅山。

27 两代老板

【史纪感言】

老板也很辛苦，也很为难，也很无奈。他们把办医院当成经商，有投入就要有收益嘛，谁说经商不是谋取最大利益呢？你医生把自己当成白领，想高提成高收入嘛，不从病人身上诈取还能去找谁呢？也不能都怪老板，老板想多赚钱但未必主张去残害生命，倒是像邹平云主任那样，把赚钱方法推向极致，某种程度违背了老板办医院的初衷。但毋庸置疑，老板和医生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把生命当成商品。这个错误，从第一代老板——当初叫游医，贴电线杆广告就开始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人们的性观念迅速改变，性病出现了。第一代老板们像敏锐地抓住商机似的，北到边陲南到三亚，住在农村小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美其名曰“农村包围城市”。他们带着家小，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艰难困苦，终于积累了一些资金，进军城市，承包公办医院科室，拉大旗做虎皮，挂羊头卖狗肉。21 世纪初期第一代老板也年近花甲了，完成了创业任务，大都交班给儿辈了。在第二代老板手里，专科变成医院，诊所发展为门诊部，添置医疗器材，一反父辈以家人或小蜜掌控一切，而聘用像邹平云主任一样的专家教授主管业务。随着经营理念的更新，第二代老板们的价值取向也在不断改变。一些民办医院确实办出了水平，在现有医疗体制中起了“鲶鱼效应”。我们期望民营医疗单位越办越好，相信民办医院会很快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金元岳老板，我刘显刚一直对他有种莫名的好感。他对我们医生历来和颜悦色。他老婆田大竹每次从家乡来，都会带许多土特产，分成一份一份挨个科室送给每位医生。厨房里做饭的阿姨有事请假，老板娘田大竹就挽起袖子为我们做饭。她一下厨房我们就知道有好东西吃了，她尤其会煮面线，掺了许多扇贝、虾仁、香菇，相当受欢迎。有时，下雨天没病人，

金元岳老板会到我们科室里聊天。他对我的印象大抵很不错，会和我聊起二十年前打拼天下的艰难历程。

“我十三岁就没念书，两元钱学费都交不起，捡猪粪，到山上挖树头，后来跟我父亲去车站当搬运工。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金老板还让我看他的脚板，1米73的身高穿44号鞋子，脚趾呈扇面状，趾节全都粗大凸出变了形状，他说是当搬运工脚踩一头搭在车上的五米多长的踏板练出来的，如今论扛东西儿子金兵兵都不如他老人家。

“三十三岁那年，我背着一大包青霉素、先锋四号、地塞米松和扑尔敏，去过内蒙古的二连浩特、海口、新疆。你们东北我是八八年去的。我包了一家乡镇医院的皮肤科、男性科，一个月交一千八百元，我能赚一万多元。”

金元岳老板和姚琛医生也比较聊得来，这些事金老板兴奋的时候也当成趣事对姚医生聊过。所以姚医生和我在小馆子喝酒时就会大加鞭挞：

“你知道他们那些老板怎么发家吗？来来回回就那几种药，把长效青霉素撕掉标签，贴上英文字母，把头孢类药换个包装，就敢说是德国、法国进口药。他们先去小镇子，租个破旅馆，油印几千张小传单，什么老军医老华侨，什么祖传秘方，电线杆子、厕所、墙壁到处贴。那年头刚开放，几十年‘男女关系’一票定终生，压抑了一代人一辈子，这下一松开，谁不抓三两个‘小鸡’试试。试完以后就疑神疑鬼，感到坏事了，梅毒了，正规医院谁敢去，就找电线杆上的人吧，花几百元买个平安。”

“金老板小学都没读完，他怎么就不怕出人命呀？”

“这就叫不懂法的发财，懂法的饿死！越是没文化胆子越大，你敢否？”姚琛医生又习惯地翘着兰花指比划着，说道：“其实‘说破了不值钱’，青霉素要做皮试谁都知道，万一过敏，他们也备有肾上腺素。打不成青霉素就用头孢类，喹诺酮类，环丙沙星、氧氟沙星一两元钱一瓶更赚钱。再说，那些游医，游过来游过去，都会互相教几招儿，也会把失败当经验教给同行的。”

姚琛医生为自己当年太死板太善良，没去参加“农村包围城市”而后悔不已。其实大可不必懊恼，真让他像金元岳老板们那样，含辛茹苦，他未必吃得消坚持到底，出那么大成就儿。

老板娘田大竹述说的零零碎碎的片断组合起来，我眼前就出现一串蒙太奇镜头：

大雪纷飞，朔风呼啸。金元岳背着一只大药袋，一手搀扶背着五个多月女儿的田大竹，一手拉着金兵兵，艰难行走在村路上。身后，几行深深的脚印。

夜深人静，路灯昏暗。田大竹提着糨糊桶拿着小传单，金元岳在电线杆上粘贴小传单。小传单近影：老军医、老华侨，祖传秘方，根治性病。

小旅馆。冷炕角。金兵兵搂着哇哇大哭的妹妹。身旁，几块没啃完的馒头、玉米棒。

门被推开，朔风裹着雪花在屋里打旋。金元岳和田大竹雪人似的跨进破屋里。

金兵兵从梦中醒来“哇”一声大哭，而他怀中的妹妹却叫不醒。田大竹大声号啕。金元岳赶紧翻找针筒，给女儿打了一针药……

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有了病人。第一个病人是木柴厂老板，一天黄昏，鬼鬼祟祟进门来，说他玩了几只“小鸡”，下身有点不对劲。只有这个时候，金元岳才正襟危坐，俨然“八代嫡传”弟子，反问道：“是不是尿不出来，又总想尿，尿的时候刺痛，淋漓不尽，还滴到裤子里。用手捏着阴茎挤一挤，有脓血挤出来。”木柴厂老板连连点头，说“兄弟你救救我吧”。金元岳一边从蛇皮塑料袋里拿药一边说道：“淋病，严重淋病，再迟就烂了。”一大堆先锋五号、红霉素、氟哌酸，换了一大叠浅蓝色老头像人民币。金元岳的发财手法就是把所有尿道感染全说成淋病、梅毒，把所有玩过小姐的男人先从心理上打垮。他无师自通，晓得凡是玩过小姐的男人没有一个不疑三惑四，心惊胆战，那时还不时兴避孕套，就是有些人戴了套子也会怀疑小姐的手、嘴也会传染。生命比钱财重要，玩的时候没顾上想生命，安静下来谁都明白。金元岳们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从嫖客手上捋下几百元、几千元、几万元。

金老板在破旅馆住了一两年后，就用一个大红包买通县城人民医院的负责人，堂而皇之包下妇科和男性科。结束了乡村的游医生活。

连女人身上长着些什么零件都是一本糊涂账的金老板，怎么承包妇科呢？他聘请退休医生，那个时候金老板就懂得底薪加上药费百分之二提成的运作技巧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民医院的院长月工资才二百多元，受聘用医生几倍于院长工资，谁不乐意听命于不懂女人零件的金老板的吆喝呢？

金元岳的发财之路，从此走向光明坦途，名副其实地当上了小老板。

20 世纪 90 年代初，海南大开发，金元岳老板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北

方小城，转战海口、三亚等地，承包了六家门诊部的皮性科、妇科。已经腰包鼓涨的金老板开始懂得利用报纸这个媒体，牛吹他的皮性科和妇科的祖传技术和八代秘方。他也晓得要赚大钱就得有自己的检查器材，以便随心所欲造假坑骗，于是投入巨资购置拼装的 B 超机、微波机，聘请听话的化验员。在海口、三亚，皮性科门诊部比西餐厅、快餐厅、咖啡厅还要密集，金元岳能够脱颖而出而又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在于“包治”两字。治不好就退钱，他的广告详细开出各种性病包治的收费，从几千到几万。

2000 年，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的金元岳老板，在家乡的县城买了一块临街的风水宝地，二百多万元盖起一座火柴盒一样的五层楼。一楼全部出租给人开茶叶店、小吃店、药房、发廊，二楼三楼自家开旅店，妻子田大竹年纪大了，和父母亲留守家中，照看旅店。三亚、海口的皮性病门诊部派小蜜掌控，自己带着儿子金兵兵杀到几个遍地黄金的城市开拓分店。

初到 A 市，金老板父子确实找不到庙门，但他机智过人，又有半生游医经验，很快以钱开路，通过老乡关系认识了一家国企医院的领导、领导的上级以及上级的上级，在医院三楼开办独立核算的“专家诊疗中心”。

金元岳老板是一个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者。尽管他已经是个富翁，但他抽的香烟都不超过十元钱一盒，永远穿着地摊 T 恤或夹克衫，加上他理的是短平头，浑身上下透出一股质朴的乡下农民气息。妻子田大竹更像路边烤红薯的女人，从没见过有一件亮丽一点的衣裳。我从心里尊敬这个勤劳善良的女人。丈夫没有发迹之前，她背着小的扯着大的，蓬头垢面跟着前途渺茫的丈夫走南闯北；丈夫发达了，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今天跟踪丈夫与哪个女人鬼混，明日寻找丈夫包二奶的证据，而是乖乖在家里为丈夫管理旅馆、照顾父母。

最喜欢用话损老板的姚琛医生，对老板的难处也表同情。但他说他不理解老板赚那么多钱干啥。不看电影不看戏也不游山玩水，不穿皮鞋不穿名牌也不买辆丰田、桑塔纳坐坐。唉！我姚琛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银行存款几十万，我倒愿意抛弃世俗的一切去过过外国人的生活……有一回，他又悄悄地靠在我耳朵旁说：“老板也难，逢年过节，陪人家喝酒都喝得胃出血，第二天还得去香港，在渣打银行给人家存钱，一分一厘都含糊不得。就有一项好，他那些门诊部、专科都有一个小蜜等着他，但到底人不是钢铁，那年纪，也用不着啦，替人家养着哩！”

时间到了21世纪，金元岳的儿子金兵兵也年过三十了。三十而立，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的金老板，渐渐地就把担子交给儿子了。金兵兵上任后进行除弊革新，首一项就废除小蜜掌控的经营管理方式，聘请像邹平云医生那样的专家教授做主任，负责业务管理。而且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后来又把人事权力也交给邹平云主任，让她颇有些受宠若惊。也许邹主任正是因此找到失去多年的那种感觉的缘故吧，竟然一夜之间就把枪林弹雨里立下的奋斗誓言忘个烟消云散。

第二代老板金兵兵生活上也和老爸不同，他不抽烟，他穿名牌，西装、领带、皮鞋、皮带一律名牌。他带着女朋友听音乐，看电影，游山玩水。他对老爸阳奉阴违，从不顶撞。他对邹平云主任尊敬从命，而且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孙子辈分的情感，勾起邹主任的慈爱之心。有过两次，邹主任知道他资金周转不灵，出手就是五十万元借他。邹平云尤其喜欢听金兵兵情感深处的回忆。

“八二年我们在新疆喀什，我爸爸又当医生又配药，我妈又给我生了第二个妹妹，还要当护士。没办法喽，我妈就买了一头羊，我一天到晚挤羊奶喂两个妹妹，羊被我挤得蹦蹦跳，我的肚子都让羊踢青了，至今还有两块伤疤。”

“哟！你真是好孩子！”邹主任听得很专注。

“在吉林通辽那年，可把我吓死了。我妈给一个病人打青霉素，没过半小时，他就不行了，口吐白沫，四肢痉挛。病人家属还没哭出来，我妈先呼天抢地哭起来。后来还是我记起来，大喊肾上、肾上，我妈哭声才突然停止，赶紧给病人注射一针肾上腺素，那人才渐渐没事。后来我们整整一年不敢用青霉素。”

邹主任听得哈哈大笑起来，说道：

“你们真傻，请个医生才多少钱呀！”

“怎么不想请？那时收入不稳定，生意有赔有赚，能省一点就省一点，这个地方赚一点，下一个地方就赔进去了。有时还被抓被罚，一次钱被罚光了，小妹妹饿得哇哇哭，我爸都想把金牙齿拔下来卖，幸亏没人要。唉，真不知我们怎么活过来的！”

“是呀，你们也够辛苦了！”邹主任听了不胜欷歔。“不容易呀，要珍惜呀！”

金兵兵找准自己的位置，他筹划在A市创建一所综合性医院，他表示要在同行业中打造一个名牌。他的决心获得医疗卫生官员的支持和赞

许。最近，他正活动着把在全国各地的九个专家诊疗中心和专科转让他人，而后全力与同道中的乡亲和朋友合股投建二甲医院。他请邹平云主任也投一股，以让他表示对她多年来的帮助的感激，但邹主任答应做医院的院长却不愿入股。她说我要那么多钱干啥，带到棺材里去吗？总不能寄到美国夏威夷给儿子吧？

说的也是，要那么多钱干啥？

28　医生抵罪　摆平记者

【史纪感言】

应该说，我国的监督机制还是很完善的，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党派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问题是，监督很不力，很不到位。舆论监督从本质上说，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监督，是彰显和维护社会正义的利器。近几年来，一些社会矛盾问题通过媒体的监督得到圆满解决；一些含冤受屈的群众经过媒体的监督伸张了冤屈；一些社会丑恶、腐败的现象在媒体的监督下得到了整饬；一些滥用职权、渎职、巨贪官员在媒体的监督中受到查处……但是，监督不易，采访很难，常常要乔装打扮，埋名卧底，更有甚者是记者受到阻拦乃至殴打。发稿也难，被采访的单位动用领导和“社会关系”施加压力，或者采取利诱手段“摆平”记者，放弃监督，不了了之……专家诊疗中心性病科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们不得而知，刘显刚医生是“记者事件”的牺牲品，却也罪有应得，但记者的报道文章似乎没有见诸报端，他们的暗访并没有达到为政府排忧解难，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可见，监督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解决办法，都还值得我们思考。

2003年10月6日，大祸从天而降！

大抵是上午十点一刻钟，金兵兵老板突然来到皮性科，脸色发青，嘴唇像蜜蜂的双翼翕动着，凶神恶煞地指着我说：

“你们闯下大祸了！”

我一听视野之内金星飞舞，身子出现悬浮的感觉。我闯下什么祸呢？没有呀！金老板说罢气冲冲回到办公室，在场的人都慌了，目光一起转向邹平云主任，仿佛她就是救苦救难逢凶化吉的观音菩萨。接着，邹主任走在前头，我走在她身后，她的助手小满走在我身后，化验员钟佳佳最后，心惊胆战去金老板办公室。

“你们闯下大祸了!”金兵兵老板罕见地抽起香烟，而且一口吸掉半根，怒不可遏地问道：“怎么回事?”

我已吓得手脚冰冷，颤抖着声音问：

“什么大祸呀?”

金老板不回答我，也不看我一眼，仿佛我就是屋角的扫把似的。邹平云主任到底久经沙场，依旧一脸风平浪静。她提高嗓门，不满地问道：

“有什么过不去的河呀?”

金老板这才抬起一张绝望的脸看了邹主任一眼，把面前一叠文字打印稿推到邹主任面前，说道：

“还不严重吗？明天就要满城风雨，后天说不定就得关门!”

我赶紧站到邹主任身旁，和她一同看那一份打印稿。但见题目是《捏造性病，诈骗钱财，如此医院，必须关门》，副标题是《揭开如民专家诊疗中心的重重黑幕》。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巨响，额角渗出汗珠儿，悔恨得肠子都发青了。国庆节这几天确实太忙了，忙得两眼昏花，只见处方不见人，晚上又没睡好，喜滋滋地躺在席梦思上，一遍又一遍计算长假七天值班可以捞几十张大票子。真可谓利令智昏，竟看不出十月四日十点，来看病的那一对男女表演的破绽。哟，天哪！“十月四日十点”，全他妈带个“死”字音，你说该死不该死?

2003年国庆节，“非典”的阴影渐渐淡下来了，在持续半年多的瘟疫中，损失惨重的民营老板们，冬眠后苏醒似的，重整旗鼓，抓住国庆公办医院放假良机，你争我抢狂捞黄金周。电视、电台、报纸、杂志、街头巷尾的传单，全是他们的广告，各民营医院、专科、诊所、中心都宣称自己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武汉等大城市请来了专家、博导、教授，一个个都是华佗转世，扁鹊再生，对所有祸害人体健康的顽疾均能“妙手回春，药到病祛”。

我们如民专家门诊中心也没有落后，金兵兵老板虽然年轻，但比其老爸金元岳老板有远见，能预测商机，早在九月中旬就请来电视台、电台、报社的广告部主任和我们“沟通”，要每个医生自己写一份“个人简历”，一份一千字的广告稿。每一位医生都有声名显赫的背景，都是医学界一蹬脚地皮就打颤的大人物、老专家。比如我，刘显刚，北方一个小城市的二甲医院出来的普通内科医生，“个人简历”却如此辉煌：

刘显刚，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白求恩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在男性科、泌尿科有重大科研成果，在

国内著名医学刊物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曾作为国家交流专家赴日本、韩国工作三年。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获国家卫生部多次嘉奖表彰。

邹平云主任，姚琛、廖中正、谭龙列等医生写得比我好，帽子比我多比我大，邹平云竟然成了“中央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来A市几年，我们不仅赚了大钱，而且成了久经锻炼的、脸不改色心不跳的吹牛专家，测谎器都会无可奈何。

牛皮没吹破，就有慕名而来的傻瓜，中国人耳朵太浅太轻信别人，尤其太轻信国家宣传机器。

黄金周对病人来说是地狱周。正规医院值班医生少，就是有医保的企事业职工也排不上队，何况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呢，他们又不明真相，以为我们真的请来了神仙，自然首选“专家门诊中心”喽。我从十月一日到七日，每天都看几十个人。我尽量“快刀斩乱麻”，来人立即化验：淋球菌、支原体、衣原体、前列腺常规、精液化验、血常规、尿常规、尿HCG、肾功能……检验单一出来就写处方，人人挂吊瓶，个个是重病。我已顾不上其实也用不着先前的“一吓、二唬、三哄、四刮”的技术了，仅是我这个“博导”头衔，就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权威”得唯命是从了。我第一回体验到公办医院医生忙得头也不抬，开完处方就叫“下一个”的辛苦和快乐，我仿佛听见老板金盆银钵，响起吭里哐啷的元宝落下的悦耳之声。

就在这种情况下，一男一女拙劣的表演躲过了我的火眼金睛，在十月四日十点，这个晦气的时刻！

男人三十二三岁，女人二十七八岁。男人上穿韩国正宗T恤，很俏皮的浅粉色格子，脸白净，骨格莹润，气质颇像企业中层主管的白领。女的虽说谈不上漂亮，却属于“气质美女”，长发披肩，一袭咖啡色套裙衬得身材凹凸分明。因此，患者虽多，却记忆犹深。

两人做出一副“不留神踩到狗屎”的那种表情。男的先开口，他俯下身来，在我耳朵旁说道：

“刘主任，我，我不能瞒你了，我是参加网聊，认识个网友，出差到南京时就约她相见，就，唉！就有了一夜情。妈的，那女孩看上去很清纯的，才二十出头，是大二学生。谁知道，回来几天就……”

“有什么感觉，说说。”

“就是，就是，十多天了，尿痛，尿急，一会儿拉一次，很难受。还有，尿道口会流出牛奶一样的东西，味道很臭的。”

女的可就不怕声张了，声音虽然也压抑，却是咬牙切齿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似的。

“刘主任，你别听他胡扯，那女人根本不是什么大学生，一定是做小姐的，现在做小姐的都说自己是大学生，有的还说是空姐。我就怕，刘主任你说他会不会染上艾滋病了呢？刘主任，你让他详细査查，艾滋病一项是一定要査的。”

“你嚷嚷什么啦？”男人看了一眼门外排队的患者说道，“查就查吧！”

“当然要全部查！”女人已经失去常态了。“你太叫我失望了，结婚五年了你还这样！若不是孩子小，我们离婚算了！”

我没空听他们吵架，喝道：

“行了！家务事回家吵去，现在看病！”

情况很清楚了：男人血气方刚，情商亢进，结婚五年了，对老婆的感觉也是“左手摸右手”，有个红颜知己，也是情有可原。现在的女孩子也太前卫了，一夜情像喝一瓶矿泉水一样，才二十出头就中了镖，也太不把自个儿身体当一回事了吧，不赶快治疗，还传给别人。

一对夫妻，两个白领，含金量应当不小，两三万元肯定能挖得出来。气质美女说的离婚是气话，不会狠心舍弃帅哥儿白领丈夫的，何况有了婚姻的“二手货”孩子了，她能不花钱替一时糊涂出轨的老公治病吗？会吝惜区区两三万元而把好端端的家庭断送吗？

我的化验单开了尿常规、前列腺液常规、支原体、衣原体、淋球病菌，艾滋病是不至于的，但女人有这种要求，何乐不为呢？丈夫得性病，妻子虽无异常自然也应该查一查保险，我又给女人开了化验单，检查白带常规、尿常规、淋菌、衣原体、支原体。

当天下午，检验结果出来了。男的是淋球菌性尿道炎、急性前列腺炎。女的也和她的丈夫一样，患了淋球菌性尿道感染，还有妇科疾患。我按照正常规定的治疗方案，为一对男女各开了一个疗程（十天）的输液，药物处方是头孢曲松钠，左氧沙星、白介素—Ⅱ、阿昔洛韦等等。

上述药物一天的费用就要七八百元。夫妻俩同时治疗，一天就要一千五百多元。在皮性科和妇科的病人看来，没有人会认为不对劲，更没有人会去找茬儿寻求“公平”，因为全市全省乃至周边省市的人，经过十多年广告的“洗脑”，都麻木了，都认为治性病就得花大钱，不花上几万元是不会治好的，少花钱了连自己都不放心；治不好后患无穷，阳痿肾衰是小事，一家子遭殃，短寿，烂掉子孙根……

然而，“十月四日十时”，显然是天注定，是命运，谁会想到一男一女是晚报的两个记者呢？陨石砸向地球引起一场浩劫似的，如民专家门诊中心发生一场强烈地震，我们要掉进裂缝之中了。

无论怎么狡辩怎么推脱，化验员的化验报告是造假无疑，把一对一点儿异常也没有的男女，双双检查出淋球菌来。而我，刘显刚博导，开出一堆超出常规剂量的抗生素，也绝对是错误的。

化验员钟佳佳到底年龄小，已经吓得全身打哆嗦，小声抽泣起来了。我抱着当一回肥猪任人宰割的想法，心反倒安定下来了。

邹主任把那一摞厚厚的十几页的打印稿翻看一会儿，脸色也沉重下来了，说道：

“很明显可以看出，化验是造了假，几张化验单全是阳性。人家两位记者到外面三家医院都查了，但都没事，就咱们有事，这就抵赖不过去了。刘医生开的处方药超量太多，超过三倍的量呀！药监局、卫生局不来则罢，一过问肯定要罚款，要关门整顿！”

邹主任的大眼珠子往我与钟佳佳身上一扫，好像撒下一张无形的网。小钟已从抽泣发展为哭声响亮了，一边哭一边说道：

“不会把我关到拘留所吧？金老板、邹主任，我可是按照咱们门诊中心的约定，才，才那样做的呀！”

小钟年少不谙世事，金老板和邹主任这个时候就最讨厌你说这种话。对内不能说，对外更不能这样说，你得把责任挑起来，哪怕关到拘留所去，也得说是自己犯错误，与老板和主任无关。你要这样做，老板和主任也许会搭救你，也许会给你留一条后路。瞧瞧，金老板狠狠地把香烟摁在烟灰缸里了；邹主任一听，大手一挥像赶苍蝇似的，说道：

“这责任你不负谁负，那是肯定的！”

小钟放声大哭，被金老板赶出门去。邹主任想了想，胸有成竹地对金老板建议道：

“我看也没多大不好办的事，叫刘医生和小钟到外面避一避，就说我们已经采取整改措施了，把肇事者开除了。你们也出点血，记者也是人，记者也缺钱花嘛！”

我识相地退出来。

一个小时后，金兵兵老板差邹主任的助手小满来叫我去办公室。金老板说道：

“刘医生，实在对不起，你只能辞工了，我们也实在没办法，你都看

到了。喏，这是你六天的工资，我按一天250元算给你，你点点看。我给你一个手机号，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嘛！”

我木然地看着那几张红票子，心像坠落在寒冬腊月的冰窟窿里。我能说什么呢？

回到我工作了六个月的性病科里，我才恶狠狠骂出声来，但不知是骂谁，骂记者没事找事砸人饭碗，骂金老板丢车保帅没良心，骂邹主任老奸巨猾大手一挥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的，还是三者都骂呢？

化验室里，钟佳佳的哭声和邹主任的斥责声组成凄惨的乐章。

“哭什么哭？当初是叫你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告诉你千篇一律全那样干，要是全那样干，还聘你干啥，白吃饭？炒掉你是为你好，赶快走，莫非等到来人抓你进拘留所喂蚊子，负法律责任吗？”

我提着几本医书，一只钢玻璃茶杯，上下班拎来拎去的破人造革小兜子就走。姚琛医生一脸兔死狐悲的表情，见四周没人，小声安慰我说：

“别往心里去，咱们医生都是替死鬼的货色，还好你刚买了房子，到底有个去处。报纸上天天有招聘栏，好好找一找，工作嘛，总会找到的”。

我没说什么，百感交集，低头走路。小满常与我眉目传情聊慰心头孤寂，到底还有一点感情，送我到大门口。

回到翠竹花园碧水轩我的家里，真像从炎炎烈日炙烤下一头栽进清凉的碧流里。我放倒在破了一个洞的席梦思上，想起今天早晨我还躺在这上面甜甜蜜蜜地屈着指头，计算这个忙碌而光明的十月里会有多少进账，才几个钟头后的此时此刻，我就像一只受伤的狼，躲在冷清的洞穴里，独自舔着露出白皙皙骨头的伤口，深感世态炎凉人生莫测呀！

我不知道躺了多久，也不知道何时睡着了。当我醒过来明白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时，我衷心地大叫一声：

“房子老爸呀，有了你，我才活得像个人呀！”

丢掉月入七八千元的金饭碗，在有五百万本地人口、七百万外地人口的A市，重新找一个一般的工作也不那么容易。虽然我是副主任医师，以目前的标准的确可以叫专家，内科、肝病科、胃肠科、中医科、男性科等全都干过，可要找到工时短又收入高的民营医疗机构那更是难上加难。据姚琛医生说，我们的准朋友汪新义医生被炒走后，只是在郊区一家诊所干内科，早八点上班，中午没休息，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月薪才一千八百元，加3%药品提成，总共三千元左右而已。而且，所有的民营医疗

机构在国庆节前都充实了医生铆足了劲儿狠捞银子，哪儿都不缺医生了。郊区小门诊，一个医生干几个人活儿，或者干脆就是黑门诊，连输液的葡萄糖、盐水，大都是从黑渠道进口的，治死人老板脚底抹油溜掉，倒霉的蹲大牢的是医生，去不得。

我买了两盒玉溪烟，抽得舌头麻辣，满屋里烟雾弥漫，大脑还是像生锈的机器。

我把A市的几个熟人想了一遍，竟无一个能助我一臂之力的。平生清高少交际，朋友用时方恨少呀！

我首先想到乔老师。听说乔老师夫妇正从埃及进口"金丝"，做返老还童青春美容术，做一例就净赚十多万元。有一次打手机问候乔老师，她说已投资三百多万元，建起"梦皇妃美容中心"，专为年入百万以上的尊贵成功人士服务。人家在天堂，我在地狱，当初介绍我去性病科，让我赚了几万元，岂料六个月就让人炒鱿鱼，何面目见乔老师夫妇呀！

溪西门诊部的秦主任，曾经在我被炒鱿鱼的时候收留过我，逢年过节我也有电话问候。就算他能"惺惺相惜"，给我一份内科工作，可工资顶破天才三千元，不到我在专家门诊中心的一半。以前还可勉强，如今我多了一份住房银行按揭费，老婆孩子的生活费何处来呢？

我的东北老乡钱卢山医生，近来官司缠身，自顾不暇。而街坊邻居孟平君是公办医院医生，能帮我干啥呢？

当务之急，必须立即筹集每月1500元的银行房贷，每月210元的物业管理费，每月妻儿1000元生活费。

我提起一桶冷水，往头上浇了下来。

29 生辰八字与坐地分赃

【史纪感言】

民营医疗机构的经营者，真可谓三教九流。一批有良知和能力的人，正在努力改变人们已经染上杂色的视线，并且在发展中创造出可供借鉴的成功模式。但是，更多的是农民、牧民、小商人，只要能长出庄稼，就开一片地，只要有水草，就放几只羊，只要有人群，就开一个杂货店。更有甚者，某些人，放弃做人的底线和最起码的经商伦理，一哄而上，恶性竞争，几夜暴富。他们没有长远规划和近期投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不计较医术和技术，招收医护人员看生辰八字；他们甚至把短斤少两的和偷梁换柱的手段引入药房……这些鼠目寸光的不法经营者，使得本来就弱势的民营医疗单位成了假冒伪劣、坑害患者的代名词，是民营医疗这个新生事物的掘墓人。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民营医疗要在夹缝中生存，克服困难继续发展，就得自强不息，首先消灭自己体内的蛀虫。

2003 年 10 月 7 日，我在家里又睡了半天，头昏脑胀，双目酸涩，口腔苦辣，突然明白“五味俱全”的含义。

我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楼下报亭买报纸，一种一份，摆在大厅地板上，想看看男女记者合作的《揭开如民专家门诊中心的重重黑幕》刊登出来了没有，有几家报纸转载，社会“地震”了没有，对我刘显刚是怎样抨击的。我草草翻了一遍，又精心翻了一遍，没有看到，虚惊一场。我仰身往席梦思一躺，哈哈笑出声来。我真笨！凭着金老板的雄厚财力和慷慨大方，加上军师邹主任的神机妙算和英明谋划，结局当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烟消雾散。医院该怎样还怎样，医生该做啥还做啥，我刘显刚该找工作还找工作。

这几份报纸上，有几个标题吸引我的眼球：《民营医院的法律缺乏》、《严格民营医院行业准入制度》、《民营医院的制胜法宝》、《钟南山院士谈

"非典"》、《医政科长涉嫌受贿被双规》，我无心细看，目光很快落在《招聘专栏》上。找了半天，选中一条信息："诚招全科医生，在民营医院工作过的优先，待遇优厚。诚招电话××××××，联系人夏主任。"我当即打手机联系。

"我是夏主任。"沉闷的女人声音。

"我是应聘医生，叫刘显刚，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在A市工作三年了。"

"会不会中医，开中药处方？"

"会的。"

"很好很好。"

"请问待遇如何？"

"底薪三千，复诊病人提成5%，包吃包住，你过来面谈吧。"

我很高兴，立即行动，洗脸刮胡子，老板是女人，我应该打扮爽气一些。浅米色衬衫扎在黑色修闲裤里，皮鞋用蘸水毛巾洗了洗，再擦上一点护手霜。总体的自我感觉良好。

转了两路巴士后，出租车把我载到西城卯山下，这里显然是农村与城市的结合部。我已经顾不了许多。卯山诊室在一家武警门诊部的三楼，应该是向武警门诊部租用场所吧。不管是租用或者承包，沾上武警的正气，给我的第一个印象颇佳。

夏吉苹主任本地人士，高高瘦瘦，四十三四岁，脸上却长着许多青春痘。她没有穿白大褂，宽宽松松的红底白花上衣和宽宽松松的蓝色裤子，一看就知道是不会计较别人装束的女人，辜负我一片良苦用心。她站在药房门旁咬口香糖，我自报身份，她哼了哼说道："证件。"我递上职称证、毕业证、身份证，她走到窗口旁，对着西斜的阳光，一张张照了好久一会儿。而后，她走在头里，我跟在后面，到她的办公室。她坐下来，从抽屉里找出一本卷了边的又皱又黄的书，沙沙翻了一阵，抬起头问我：

"你的生辰八字是什么？"

我一愣，疑是没听清楚，不敢贸然回答。她又问了一遍，我才回答道：

"哦，我，我是六二年阴历六月初八日辰时出生的，应该是的。"

"不是'应该是的'，要准确，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是的，不错，六二年阴历六月初八日辰时出生。"

夏吉苹主任又埋头看书，而后抬头翻了翻厚厚的上眼皮，思索着

说道：

“我属牛，而你属虎，不好相处哟！这样吧，我晚上好好查一查你的生辰八字，看和我的生辰犯冲不犯冲，如果不犯，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会给你个信儿。”

我见夏主任已经站起来了，只好告辞，说我明天晚上七点等候佳音。

出门来，顿时感到天宽地阔。但一会儿心里又开始烦。这个夏主任，是什么货色，人倒长得不难看，却穿得很难看，招聘医生讲究什么属相，讲究什么生辰八字。她肯定不是正规医院出来的医生，受过四五年高等教育怎么可能如此迷信，如此荒诞呢？今天真见鬼啦！

回到我的翠竹花园碧水轩，我又按图索骥，照招聘广告给几家医院和门诊专科打电话，但都不理想，月薪两千元，工时十几个，相比之下，还算夏主任的卯山诊室待遇好一些，那就死心塌地等吧。

翌日傍晚，我也迷信一下，到超市里买了一条红烧黄瓜鱼，半斤白灼基围虾，一瓶青岛啤酒，花掉三十五元。我把东西摆在厅堂上，坐在席梦思上，双手合十，默念“天灵灵，地灵灵，土地爷，保我事能成”，而后把手机放在身旁，专等夏主任“嘎嘎嘎”公鸭般的声音催我走马上任。

近七时，情更怯。却也准确，七时九分，我荣幸地接到夏主任夏老板的电话：

“刘医生，你明天上午八点来上班吧！”

一瞬间，我居然全身热辣辣的，对那位气质粗俗的夏主任居然就产生出几分仰慕，几分崇拜。一个女流之辈，和我年龄不相上下，人家凭着才干，奋斗几年，有了自己的阵地，自己吃饱穿暖，还能施舍给我这等穷人一碗粥喝，这是什么样的女人呀？这是优秀的女人，这是善良的女人，这是了不起的巾帼须眉呀！

我开始大块吃鱼，大口喝酒，把所有东西全部装进肚子里。而后，我精神焕发，来了无穷力气，这叫竞技最佳状态，运动员的成绩往往就是得益于最佳竞技状态。我把剥落一地的白墙粉屑扫得一干二净，又用拖把将地板拖了三遍。我把仅有的两件家具，旧席梦思和旧床头柜摆好，躺下身子，乐此不疲地盘算财经大事：如果能在夏老板那里干得长远，四五千元月薪应当是没问题的。扣掉房贷、水电费、邮给妻儿的生活费，一个月应该有八百元左右结余。就算七百元吧，一年也能存八千元。用这些钱买点涂料，把墙壁刷了，再到旧家具店淘两张较好一点的床，一组沙发，买台四五百元的旧彩电，春节，妻子、儿子就能来与我团聚了。夜半三更，

我，刘显刚，就这样像一个梦里捡到金元宝的穷小子，为阳光灿烂的未来自个儿幸福得全身热血奔涌。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好像去了别的地方，好像一家很大很大的什么医院。

2003 年 10 月 8 日，早上还不到七点钟，我就走进在武警医院三楼的卯山诊室。空空荡荡的三楼，只有一个五十七八岁的女医生正在收拾东西，看到我，愣了愣，冷意盎然一笑，问道：

“新来的医生吧？”

“是呀，我姓刘，请问你——”

“我姓戴，昨天辞工，今天回家。”

“你，”我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为何辞工呢？”

戴医生突然“啪”一声关上房门，发泄怒气道：

“告诉你也不怕，这地方没法干！看见没有，我的右脸颊，病人打的，他们不找老板找医生，动不动就是挥舞拳头，暴徒一样！几包中药八九百元，没捅刀子算便宜你！你小心点儿！”

我看到戴医生右脸颊一片青肿，眼眶淤血，脖子也有一道擦伤。对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医生，下这样重的毒手，这还算人吗，简直是野兽！戴医生低着头，麻利地收拾东西，开门要走，我困惑、害怕，拦住她说道：

“哎，你能不能，能不能说说，咋回事？”

“算了，三天不到，你就会全明白的。”

戴医生刮风似的转眼没了影子，我的右脸颊仿佛也隐隐发疼，心乱糟糟的，仿佛屋角就蛰伏着一只狼似的，不寒而栗。病人怎么这样愤怒这样残暴，莫非这是“人肉包子店”不成？我一向认为，信教的哪怕仅仅是迷信的人都比较善良，尤其女人，因为害怕头顶盯着她们的神明。难道说夏老板这位懂得生辰八字、天干地支的女人，也同我接触过的某个老板一样狠宰病人不用刀，将医生训练成处方机器？或者也一样逼良为娼造假化验单，滥开抗生素，唯利是图，草菅人命，激起患者拳脚交加动刀动枪？

我心里像有一群老鼠在闹腾似的，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一座惟妙惟肖的花篮出现在眼前！夏吉苹老板今天玉米花爆炸头，水红色蝙蝠袖上衣，大摆紫色长裙，非常撩人双目。她见我早就来了，呲牙一笑，说道：

“早呀，刘医生！”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诊室。三分钟后，夏老板谈话进入正题：

“刘医生，我们这里和别处不同。我们这里都是靠广告员带病人来的，你必须和广告员配合好。广告员的病你也得认真看，他带来的病人你得抓住！我们给广告员百分之五十五分成哩！”

“百分之五十五分成？”我吓一跳，以为听错了，一时摸不着头脑，医药代表怎么比老板收入高？

“对，一张处方收入要分给他们百分之五十五。你一张中药方要开十五天，七八百元；输液三天，一千二三百元左右。”

夏吉苹老板不多作解释，顺着她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妇科病药品有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分别是治疗月经不调、盆腔炎、阴道炎、乳腺增生、子宫肌瘤。胃肠病也有一号、二号、三号，是治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一般中药方你也可以开，但都必须在末尾加上这四种药：甲珠、田七、人参、虫草。”

我又听糊涂了，稍微有点儿中药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四味药不可能适用千奇百怪的所有疾病呀，出问题怎么办？我的脑细胞急速运转，想遍二十几年来学习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确确实实没有这种处方呀！但经验里却都分分明明有一条：老板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

罢罢！工作得来是如此不易，别问了，多嘴多舌容易丢饭碗，做下去就明白了！

八点半，我正式披挂上阵。我看到小小门诊部，竟有两个导医小姐，一个长脸型的姓杜，负责中医科，另一个圆脸的姓潘，负责妇科。这两个科室，二楼的武警医院也同样开设。

我的第一批病人是三个女士。领头的三十五六岁，衣着朴素，一手捂着胃区，一手拿着病历本子，迟疑地把我看了看，小心地问道：

“请问你是不是市二院的胃肠科刘博士？唉呀！我找你好几天了，向老乡打听才知道你调到这里来了，医生也经常这样调来调去呀？”

我正听得云山雾罩不知说什么好，对面屋里的夏吉苹主任一边走过来，一边笑吟吟地接过话头说道：

“是呀，是我们院长去借调过来的刘博士。”

我“哦哦”响应着站起来，看见夏主任朝我飞了一个眼神儿，再笨我也明白过来了，慌忙进入角色，叫那为首的三十五六的女人坐下来，问病情，开B超检查单。夏主任叫另外两个女人在门口等一会儿，并顺手拉上门。

见门虚掩上了，刚才还捂着肚子的女人眉眼突然活灵灵起来，像认识半辈子的老朋友似的和我打招呼：

“刘主任，那两个女人身上都带了一千多元，你开三天吊瓶，半个月中药！现在，你先给我自己开，也是三天吊瓶，半个月中药，快点！”

怎么回事？女人叫余峰，男人的名字，但不知是真的是假的。我真的给她开了三天吊瓶，半个月中药是她自动要求的，我何乐不为呢？她出去划价交款了，我听见她在门口对另外两个二十七八岁的打工妹子说：

“在哪儿看病都得花钱，主要是能治好病，刘博士出过国，给外国人治过病哩，听说他在市二院那边，挂他的号得排两三天队，找院长走后门都难找呢！”

等在门口的那两位年轻的女人进来了。我没费多少口舌推销，她们顺从地让我开了三天吊瓶，半个月中药，我嘱咐她们药服完了再来换药，她们说可以，还问说要是不凑巧加班忙，能不能提早或者推后一两天来。我说最好准时来，若实在请假不准，可以提前来，是老病人我会随来随看的。她们听后高兴地走了。

在处方中，我都遵照夏吉苹主任的指示，开了人参、甲珠、田七、虫草四味中药。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忧，须知胃炎病人是不宜服用这四种中药的。人参大补，对阴虚津液耗损的病人是不能用的。甲珠攻坚破积，对痛经、子宫肌瘤、乳腺增生有效果，可胃炎和胃溃疡出血无疑是万万不可服用的。田七止血，虫草补肾，对胃炎病人起什么作用呢？我的第一批病人，药就开得离奇古怪。把中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找来，看一看我今天开的药方，也非笑掉大牙不可。

一天真难熬，我一直在破译今天的药方和谜团。

下午五时半，药房那边忽然热闹起来，七八个病人，两三个医生，都围着夏吉苹主任说啥，可能又出事故了。我现在是心有余悸，生怕又来了一对男女记者，把刚刚到手的工作又搅黄了。我凝神谛听，只有几米距离，夏主任压抑的声音还是清楚的。

“阎医生，你 922 元，这一个才开三天吊瓶，比昨天少了，明天要加把劲呀。”

“余峰，你一共是 1321 元，刘医生看的两个，阎医生看的一个。”

“叶其行，这是你的，2232 元，你点一点，今天你发了。”

“薛丽花，你今天才 408 元，怎么这样差劲。明天去一院二院看看，也许能领一只肥羊来。”

……

分钱？当日分赃？这么说，余峰她们是医托。我的脊背一阵阵冒寒气，二楼就是武警部队的医院，医务人员统统着警服，来来往往，上上下下，三楼却在坐地分赃，无所畏惧，无奇不有！

我不敢出去，枯坐到六时，夏吉苹老板才分完钱。我斗胆去药房敲门，对夏主任说：

“夏主任，没病人了，我能回去了吗？”

“哦，你走吧。明天别忘了，把你老婆的生辰八字，你儿子的生辰八字，都带来，我还要查一查。”

我高一脚低一脚离开门诊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

30 病人家属大闹门诊部

【史纪感言】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激化，尤其是新旧体制的冲突，医疗改革失败的后果，都紧紧地挤压着医生和患者双方，严重地扭曲了医患关系。当年，病人把医生当成天使，医嘱比领导的指示和父母的教诲还要言听计从受尊重，如今，医生被叫成了“白狼”、“魔鬼”、“杀手”，何等的天差地别呀！报纸上披露的几件事情足以说明医患关系的尖锐。某省一位青年因为前列腺没治好，捅了主治医生七刀；福建中医学院戴春福教授被患者追杀而死；成都市儿童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张德丽，因为“职业的耻辱感”被逼离开曾经为之骄傲和付出的岗位。……公办医院尚且如此，民营医院就更加普遍而激烈，只不过我们的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还无暇重视或视而不见，而民营医院利用制度灵活的优越性能常常把争斗化小化了。有一个统计数字，全国约有7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医务人员。患者对医疗纠纷的解决途径、医疗事故的鉴定、法律诉讼都产生不信任，事实上在这些方面他们也确实永远是弱者，他们很难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采用人类最原始的方法——拳头相向。我们的古人说社会“可不均而不可不公”。不公就是以不正当手段致富，他们要发泄愤怒，讨还公道。刘显刚医生在供职卯山诊室的三天里，就见戴医生鼻青脸肿，自己也差点儿倒在拳头之下。这种残酷的现象，向我们发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为什么患者宁可舍弃先进的文明的法律、行政手段，而选择落后的原始野蛮的暴力来解决矛盾呢？难道他们心甘情愿当刁民、暴徒吗？是否我们的社会缺少了什么？法律的缺失、诉讼的艰难、司法救济的空白，行政仲裁制度迟迟无法出台，以及由此缺陷产生的患者法律知识的贫乏和不信任……这些问题实在关系到公办医院的发展、民办医院的生存、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能不唤起我们的深层思考。

晚饭后，我见旧床头柜的烟盒里还剩一根烟，便毫不犹豫点上。白天忙的时候什么都不管不顾，这会儿闲静下来，思绪便随着烟雾升腾、升腾。戴医生一张不成形状的青肿淤血的脸膛，电影推镜头似的从远处推近前来。谁打的？怎么打的？为什么打的？她就这样走了？其实，见怪不怪，我刘显刚看的还少吗？这几个问题我想一想都回答得出来。我只是认为，患者再不理智，也不该打我们医生，尤其是可以当妈妈的女医生。我们是啥东西呀？老板的工具，为了一口饭吃当牛做马，兴许活得比他们凄惨哩！他有种，把黑店砸了，我会暗地里叫好，兴许我也悄悄地跟着把听诊器什么的砸了。“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世界太多不平了！

我又想起那场坐地分赃。那个妇科的阎医生今天 5% 的复诊费竟分到 922 元，也就是说她今天的营业额高达 88000 元，她的底薪和我一样都是 3000 元，饭费 400 元，共 3400 元。我的天哪，阎医生一个月有数万元收入呀！看来，在这家门诊部干下去，月收入绝对超过如民专家门诊中心的性病科几倍！但是也远不如医托余峰，这个婆娘今天就分到 1321 元，一个月也是数万元收入呀。我刘显刚真是井底之蛙，为丢掉性病科七八千元月收入竟痛苦欲绝。

我终于明白，夏吉苹老板说的广告员并不是我认为的发卡片的，而是医托。但我还没想明白的是每一张处方为什么都要加上人参、甲珠、田七、虫草。

令人担忧的是夏主任明天还要查我和妻儿的生辰八字，是否会影响她发财，不知研究结果会如何。我遇到的几个民营老板，他们都迷信。常三谷老板在我们每一科室的门后都贴了一张据说从哪个道观请来的生财符，然后用一张“万年图”挂历遮住。这样还不够，还在我们每一位医生办公桌底板贴了一张黄色的《如律令》。夏吉苹老板不问我职称，也不打广告吹嘘我们是专家博导，却看生辰八字。中国民营医疗的特色！万一我和妻儿的生辰八字与之不和，我又得丢掉这一只很不错的可以盛上肥肉的饭碗。

一夜没睡安稳。第二天一早，我八点前就赶到门诊部。夏老板还没来，却见肝病科的魏医生站在门口朝我眯眯一笑，我精神为之一振。魏医生堪称佳人，白净、苗条、肌肉紧凑，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必放宽美女条件。我今天凌晨醒来时还很不规矩地想到她。这会儿，她几分羞涩地说道：

“刘医生，求你一件事。”

我受宠若惊，求之不得哩！我说尽管讲，愿效犬马之劳。

“也没什么。我，我的胸口受点外伤，痛得厉害，照X光，没损伤，想吃几帖中药看看。”

我忙请她进屋，正想详细问她怎么受的伤，碰到哪里了。突然，门外来了夏吉苹老板，厉声喝道：

“魏医生，你上班乱窜什么科室，和刘医生讲什么？”

魏医生脸色刷白，吓得一溜烟跑了。

夏老板今天穿一件橘红色涤纶弹性上衣，一条墨绿色裙裤，颜色刺目，看了心里闹得慌。她板着脸膛训我道：

“在我这里做，不许与外人说话，更不许和二楼的军队医生接触，我们是完全独立的！”

“可是，魏医生是咱们自己人呀！”

“什么自己人？我正要炒她哩！太不吉利了，昨天被病人家属打了。她丈夫和她刚离婚，我看了她的生辰八字，今年她太多口舌之祸。哦，你老婆儿子的生辰八字带来了没有？”

我慌忙从兜里找出妻子儿子的生辰八字递给她。

“我这两天算一算，不行的话我还得换人。做生意嘛，伙伴如果是破财命，是没办法赚到钱的。”

我佯装没放心上去，恨恨地望着夏老板走了。我又想起魏医生，真可怜，医生怕老板，就像这样老鼠怕猫似的。她要被炒啦？她被病人家属打了？连这样一尊绝色维纳斯也舍得往那丰满结实的胸口挥拳头？妈的，王八蛋！就没人挺身而出？

今天的广告员——医托，来得很早，有九位，每人带了一只“肥羊”。在这里开处方不必费太多心机和口舌推销药品，但无疑责任重大，那些按夏老板硬性规定的加在每张处方末尾的甲珠、人参、田七、虫草会不会惹出什么生命之危，实在让人拿不准，心里一天到晚七上八下的又乱又慌。令我万分佩服的是这些医托的精湛表演。他们对几种病的熟悉程度绝不亚于正规医学院在校毕业生，胃病中的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妇科病的盆腔炎、阴道炎以及肾结石等病，自述症状和用过的药几乎完全正确。他们的吃苦、敬业精神也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带了“肥羊”来，会当着“肥羊”的面，真的挂吊瓶，真的坐上一两个小时，输进250毫升葡萄糖、氯化钠，也会真的抽血，真的吞进一瓶难闻的显影剂做胃肠彩色超声波。这可是一般人无法做到的。

每个“广告员”身上都带着一两千元现金。如果她带来的“肥羊”是需要开一千多元药费和治疗费，他们就会主动示范，洒脱利索地掏出一千多元，为自己“埋单”，先把吊瓶挂上。一会儿“肥羊”也挂上吊瓶了，两个人居然挨着病床躺着，亲亲热热聊起家长里短。万一“肥羊”不幸醒悟了，识破诡计，没花大钱就跑掉了，医托也自认倒霉没说的，拔下针，退了药品，再去寻找第二只“肥羊”。

广告员们每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到公办医院挂号处排队，或者在门口诱客，下午三点下班。说来也不容易，医院保安又轰又撵，甚至叫来警察抓人，行政拘留十五天。他们大都以家庭为单位，夫妻组合、母女组合、父子组合或者恋人配对，抱着一岁孩子的，牵着三岁女儿的，扶着六七十岁老母亲的，佯装看病，勾引患者。其搏命精神使许多人脱贫，许多人小康，许多人成了富翁。

十月九日这一天，我看了二十一个病人，顺顺利利就开出总额两万多元的处方。因为昨天有一个病人来复诊，开了600元输液加中药处方，夏老板为了鼓舞士气偷偷在我耳旁通知我“下班去药房领提成”。我知道600元复诊费有30元提成，我如果一个月复诊费能达到十万元，仅提成就五千元，加上月薪，收入确实超过专家门诊中心皮性科的。

令人高兴的是快要下班了，还来了一个病人。这位二十五六岁的女孩，是医托丁月月带来的。她守了一天才骗来一个病人，为了演戏逼真，她用指甲把自己的四肢抓出一道道血痕。

“刘教授，我是皮肤瘙痒症，这几天加重了，痒得真想死哟!”

“哦，我看看，是挺严重的，不能再拖了。”

丁月月实在忍不住似的，越发抓挠得狠，丝毫不顾胳膊和手背已经血迹斑斑了。站在一旁的女孩也受传染似的，开始抓了起来。我佯装不认识丁月月，一本正经为她检查，开吊瓶，讲医嘱。她一再请求道：

“刘教授，我在市三院排队排了两个小时，轮到我挂号才说你不在。听说你今天被请到这里来做专家门诊，就打的来找你。你开些中药吧，要治就治断根，钱不是问题!”

我索性开了七天吊瓶，半个月中药，大约一千五百元钱。丁月月去埋单了，她带来的女人性格开朗外向，一开口就拉关系，认老乡。

“刘教授，听口音你是东北人吧?”

“是呀，沈阳人，你呢?”

“哟！是老乡哩！我也是沈阳人哩，沈阳大西路，你好像也差不

离吧？”

“我是北海路呀！”

“哎呀！这就好了，刘教授，你今天得好好给我看一看，全靠你老乡了。我这荨麻疹天一凉就发作，痒得要人命，我老公叫我找一个好医生，一次性能断根不怕花钱，太讨厌了！”

我尽量表现出老乡的热情，心却历练得像鹅卵石一样又冷又硬又滑，开出一千九百多元处方药，六天吊瓶。

老乡贾诗姑没有嫌药贵，高高兴兴去挂吊瓶，到门口还对丁月月笑着说道：

“咱俩还是伴儿，以后你每天下午来吊瓶，我也下午来，咱们好聊天。”

丁月月笑着叹气说她在郊区上班，请不了假，只能把药带回去，到小门诊部挂瓶。贾诗姑有些遗憾，说道：“那就多谢了，打出租车的费用我出一半你还不要，以后请你喝茶吧。”

六点钟，我到药房领了复诊提成三张十元的票子。我心仪的美眉魏医生虽然昨天挨了病人的拳头，胸口伤了三处，却也因祸得福，今天分了两千多元复诊提成费。我偷偷地给她开了几味中药调理，可怜的小寡妇！

夏吉苹老板分了钱回去了。我从魏医生那儿，破解了心头一个担惊受怕的谜。原来中药方里的甲珠、人参、田七、虫草，根本没有加进病人的药里，这几味贵重药和花花绿绿的处方都是为了应付上头万一来检查，百来元的中药叫病人花掉几百元说的过去吗？我听了心头一松，却感到不平。这个夏老板比常三谷更加心狠手辣。她还指示药剂师，所有的抗菌素全不给足量，比如感冒气管发炎，处方开了3.0g头孢曲松纳，她只让给一支，抗生素也很少加进葡萄糖水和氯化钠里，只给病人输价钱两三元的糖、盐水，而用口服药来代替疗效。谁能想到这个爱穿红衣服的婆娘是个彻头彻尾的不法商人呢？

我和魏医生正说得愤愤不平，导医潘小姐鼓着一泡眼泪来找我。二十三岁的小潘也是东北人，医大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做医生又没有证书，只好来夏老板这里当导诊兼护士，月薪一千五百元。小潘说夏主任不知从何处听说她处了个男朋友是派出所的警察，非叫她把男朋友的生辰八字拿来不可。

“刘医生你说这可怎么办哪，万一我的男朋友的生辰八字和夏老板的犯冲，我的工作不就泡汤了？”

“你瞎编一个给她不就行了？”魏医生出了个主意。

“唉！不瞎编都怕犯冲，瞎编不更危险吗？”

到底还是我聪明，我不假思索地说道：

“你真傻瓜，告诉夏老板，你和男朋友吹了，这不完事了吗？”

连魏医生都拍手叫好。小潘破涕为笑，乐呵呵地走了。我为她解决了难题，可我再聪明也管不了我一家三口的生辰八字会否与夏老板的犯冲。

2003 年 10 月 9 日果真来了一场“龙虎相斗”。

上午十点左右，一个响遏行云的喊叫声来自一楼导医厅：

“哪一个叫刘显刚？刘显刚在哪里？”

导诊小潘脸色煞白从一楼大厅跑上来，气喘吁吁地说道：

“刘医生，赶快躲躲，快！”

我其实是个胆小如鼠的人，此时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一时不知躲到何处，恨无一个地洞可钻进去。还是魏医生有经验，带我从后面的安全门下去。

一个据说长得像花和尚鲁智深的男人，凶神恶煞闯进二楼的武警医院走廊里，要刘显刚站出来。看到都是穿军装的，“花和尚”意识走错地方，又噔噔噔直上三楼来，三楼的医护人员，吓得一个个往角落里躲。“花和尚”见到我桌上的牌子，知道诊室是我的，霎时，茶杯、桌面玻璃、听诊器，噼里啪啦都成了牺牲品。幸亏魏医生救我一命，我要是没能及时躲开，毋庸置疑，必成拳下之鬼。我听着头顶上的响声，两腿发软，竟下意识地依靠着魏医生肩膀。魏医生怕那暴徒寻下来，又把我带到一楼武警医院的后院。

原来那“花和尚”是昨天的病人贾诗姑的丈夫。他一路骂上来：“你他妈的刘显刚，你也太残忍了吧，一个荨麻疹宰了两千元，老子今天非叫你断几颗门牙不可，为穷苦老百姓报仇雪恨，看你们还敢不敢为非作歹！”一个何等温柔女子，一个如此残暴丈夫，居然是一对儿，不可理喻，真的不可理喻！

我一直躲到天黑才出来，大楼的人基本走光了，才放下心来。

魏医生还没有回去。她说夏吉苹老板气得脸盘上的五官全挪了位置，骂我属相相克，八字犯冲，是天降“黑煞星”，灾难不过三日。

“刘医生，你不能再来了，说不定那家伙明天又来找你寻事，而且，夏老板也不可能留你了。”

我突然莫名其妙掠过一阵强烈的快意：砸吧，砸吧，你他妈的王八蛋

怎么不砸他个稀巴烂，再放一把火，把母夜叉夏吉苹这个“人肉包子店”烧成一堆废墟！

“我明天就要回家乡去，此地不可久留”，魏医生说道。“天天有人被打，人身安全不可保证，赚那些钱干啥？”

我刚刚认识的一个红颜知己，才三天，就这样在浓重夜色里分手了。

31　夫妻医托　双星辉映

【史纪感言】

由于法律法规的缺失，对以谎言欺骗谋取利益的犯罪行为无法强有力的约束和制裁，于是商业诈骗，学术造假，明星上神婆的当，院士遭遇“推销铅笔”的困扰，一纸公证书为绝食的真实性做证据等光怪陆离之事层出不穷；各行各业沉渣泛起，医托、婚托、房托、车托、饭托、赌托，连最新出现的有高科技含量的网络，也很快出现网托，赚点击率、扰乱公平竞争。一位电台主持人自曝内幕，说她们节目里的专家、教授都是经过培训的托儿，嘉宾也是经过培训的托儿，听众更是托儿，热线电话只接托儿的；说托儿打一次电话十元二十元，讲他们吃了什么药，一次根治疾病云云，普通听众的电话基本不接；说这些托儿大都是假药厂雇来的。一点不耸人听闻，我们已经生活在欺骗的汪洋大海之中了。骗婚骗情，骗吃骗喝，骗权骗物，骗学历骗职称，骗了领导骗同事，骗了父母骗兄弟，骗了学校骗家长，骗了老师骗老乡。“人之初，性本善”错了么？骗子怎么如此之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怎么这样容易受骗呢？一百多年前，法国那个写书的老头子巴尔扎克说，“傻瓜旁边必然有骗子”难道倒真说对了吗？照这家伙胡言，倒是我们有责任了？可我们变成傻瓜的责任又该由谁来负呢？我是病人，我要找最好的医生，我盼望一次根治，没错吧？我不知道你们医生是怎么检查、化验、开药方的，不知道药房针剂、瓶剂、中药剂的价格，你们给我知情权了吗？你们这个医疗市场是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分辨你们说的做的，以及你们的广告和医托的真伪，我们能不当傻瓜任人宰割吗？我们多么希望“天下无贼”，没有骗子，没有托儿，更没有医托，也没有傻瓜！可是希望仅仅是希望而已，许许多多傻瓜的不幸遭遇告诉我们，医托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群体，正在挑战我们法律与法规的空白，单靠医院和执法部门的联合行动，早已无济于事了。

民以食为天。生计是人生第一件大事。连续三天，我刘显刚都在寻找工作。先在市区里找，到处碰壁，焦头烂额，只好把目光投到郊区。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等下去了。上午查一下银行卡，剩下三千二百多元，只够一个月房贷、物业管理费、水费、电费和妻儿生活费。十天内没有工作，我连方便面都买不起了。我突然有了厌世的念头。过去到寺庙里游玩，见寺庙里的和尚吃斋念佛，烧香礼拜自得其乐，优哉游哉，总难理解，觉得他们枉活一世，生而为人，就要享受人的生活，鸡鸭鱼肉，吃喝玩乐，他们连做男人的滋味儿都没有体验过，活个什么劲呀？如今想想，累呀烦呀苦呀，真他妈还不如当和尚去痛快哩！

我也开始羡慕父亲他们那个年代了。穷是穷苦是苦大家都一样，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你我一视同仁。越穷越革命，越光荣越可靠，越能升学升官评先进，没人笑你穿布鞋子衣服打补丁。工作由国家给你安排，当上劳动模范连老婆党都给你安排，何等省心省事省烦恼呀！如今你瞧，A市公办医院只收三十五岁以下硕士学历以上的学科带头人，或者官员子女亲戚，像我刘显刚这种条件的副主任医师可以车载船装，只能望洋兴叹，沦落在民营老板的小铺子里讨一口饭吃。倘若凭技术心安理得顺顺利利干活倒也快乐幸福，谁知却要出卖良知、当牛做马心惊胆战。

我把求职要求放得很低，终于找到一家门诊部，叫一个怪怪的名称，尼德兰门诊部。底薪三千，提成面议，叫我下午四时见面。

尼德兰门诊部很难找，在一个城中村里面。一套四房二厅不足200平方米的家居房，改成四个科室，中医科、妇科、外科、内儿科，还塞进化验室、药房、输液室、候诊厅，满满当当人多了转不开身子。房子还没装修好，到处乱糟糟，我见中医科就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而已。叫啥门诊部？私人诊所而已！

老板是女的，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子，稍胖，烫着大波浪头发，叫欧阳杜鹃，肯定是父亲姓欧阳、母亲姓杜，自己叫鹃的组合。欧阳杜鹃不大在意地看了看我的证件，就高声向大家吆喝："大家都要去，今晚是我的第八家分店开张大喜，你们都给我捧场去，永和酒楼，谢绝贺礼！"欧阳杜鹃老板说我有口福，叫我也去，而且坐她的车子，顿时博得我几分好感，看来这娘们儿有人情味，似乎也比较慷慨大方。

来到后面车场一看，居然一溜排着五辆黑光闪闪的中高档轿车，开车的全是女性，都三十多岁，而且全都烫着大波浪头发，似乎有某种蕴意吧。

一路上欧阳杜鹃老板向我谈的门诊部情况，令我欲哭无泪，A 市之大，居然没有我刘显刚混口干净饭的地方呀！我以前多次为患者不平，说他们是出了狼窝又进了虎穴，今天居然自作孽应在身上了。尼德兰门诊部主要靠“广告员”也就是医托挣钱！我刘显刚的命运是越来越差了，从城里医院滑落到郊区大楼的专科，又滑落到城中村家居室门诊部。罢了，我也只能屈身附就，先解决生计问题了。

永和酒楼大厅三张圆桌已经坐满了人。我一桌是医务人员，另外两桌男女老少都有，女的以穿大红大紫衣服烫波浪头为主，男的一律夹着香烟，连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会吞云吐雾。有两个好像为了展示自己的形体似的穿着背心，亮出胸口和臂膀纹着的青龙、蝎子、虎头和老鹰。我看见了卯山诊室夏吉苹老板的医托丁月月她们几个人，她们也看到我了，我们佯装素不相识。这个行业自由度很大，一个奴才可以同时给几个主子服务。

欧阳杜鹃老板站起来致辞，说她的八家门诊店铺的生意全靠大家扶持，今日略表寸心，不喝到趴桌脚就不是人。我们医务桌很文明，那边男男女女一个个为了证明自己是人真的准备趴下去。到后来，男的脱掉上衣，还有光着上身的，嘴里骂“操你妈不喝是孙子”，揪着对方衣领猛灌，女的尖声大叫，呐喊助威，震耳欲聋。我想，这应该是一群找到特殊致富门道先富起来的农民工，别看他们没多少文化，他们很聪明，懂得法规的空白在哪里。而欧阳杜鹃们更聪明，她们不像别的老板那样花几万几十万广告费，她们不用一分一厘，就能把正规医院消化不了的病人一伙一伙骗来，一个一个宰他千儿八百元，轻轻松松发财致富，又帮亲戚朋友脱贫，只苦了患病的小百姓。

我头痛难忍，太阳穴扑扑乱跳，向欧阳杜鹃请假先走，问她明天能否来上班。她不假思索地说道：

“当然来呀，明天上午八点半到！头痛就先回去吧。”

我不经意间从欧阳杜鹃敞开的领口看到一大截丰盈诱人的胸沟，赶紧逃命似的离开。

上班后我才知道，尼德兰门诊部原来是一对老夫妇开办的，老两口技术高，收费低，吸引了周围的居民，单是内儿科，每天都有几十个小孩由老师或家长带来看病。现在，欧阳杜鹃企望借老医生的名气和人脉，把店也开得红红火火，然而事与愿违，令欧阳老板有些失望。过去的病人不见老医生两口子，转身就走。导医和我们医生一齐努力，好歹劝回来了，一

张处方超过二十元他们就不干。我们解释说一分钱一分货，我刘显刚是主任医师我不会比老医生差嘛，总算留下一部分抱着“试试看”的病人。

医托带来的病人全挤在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这个时间段里，令我精神高度紧张。医托们已经在艰苦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甚至立竿见影的经验了，而我却演技低下穷于应对。我必须准确地理解医托的微言深意和细致表情乃至肢体语言，达到时刻保持一致，以便顺利把“肥羊”送上屠宰桌上。我要是稍微不慎露出马脚让病人溜了，辛辛苦苦一天的医托放不过我，老板也放不过我，尼德兰门诊部的声誉会一落千丈以致生意一败涂地。我的银行卡已经告急了，唯一的指望就是在这个医托主导生意的与其说是门诊部不如说是诊所里掘金。

欧阳杜鹃是个不可低估的老板，她选择这个城中村开办门诊部有其良苦用心。附近几条小街小巷有好几间美容美发中心，从早到晚都有只披着几块布条的“美女”，在门口走来晃去。她们的“工作服”，似乎出自一位设计师之手，颜色都很鲜艳，粉红、嫩黄、水绿、湖蓝、姹紫嫣红如怒放鲜花，款式都很新潮，全裸粉颈与双臂，一片布从腰间处将胸乳勒紧，裙子下摆到屁股处就节省了，让粉润性感的双腿诱惑男人想入非非。她们的生意丝毫不影响门诊部反而带来许多商机。几十位“小姐”每月都有四天消毒业务，妇科生意兴隆，光吊瓶就有五六万元，支撑门诊部的开支就绰绰有余。

最艰难困苦的是内儿科。先前老医生两口子主要的工作对象是附近学校和社区的小孩，和气慈祥，药到病祛，公平买卖，生意很好。现在的内儿科开业几天来，门诊量就由五六十人降到十余人。医托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也信不过新医生。欧阳杜鹃老板连炒三个医术精湛且有三十余年临床经验的二甲医院退休副主任医师。相比之下，我应该算幸运，我的“医托”队伍有九人之多。其中莫麦芒和靳太山两口子还能以一当十。莫麦芒才二十五岁，勉强可称美女，伪装身份是IT公司的白领，守在几家大医院的妇科候诊区，专等患宫颈炎、附件炎、不育不孕、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一类妇科病的女人。逮住的“肥羊”生什么病，莫麦芒就立即跟着患什么病，和人家聊到火候，就气鼓鼓骂起来：

“不等了，烦死了！我堂姐上个月说尼德兰门诊部来了个刘博士，专治这种病，才治半个月就全好了，干脆，我也找他去！”

“肥羊”一听，傻乎乎上钩了，也气愤地跟着骂：

“排了三四个小时，怎么还这么长？急死人了！你说的那个啥博士，

帮你堂姐治好了？要不，咱一块儿去看看吧，兴许还比这里好哩！”

两人一路打听尼德兰门诊部方向。莫麦芒一会儿就给堂姐一个电话，问路怎么走，刘博士啥个样子。后来她们一个人出几元钱，打出租车来到尼德兰门诊部，问到了我刘显刚。

我惊叹莫麦芒这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对妇科和胃肠病的熟悉程度，没有经过刻苦钻研绝对无法准确道出病症、用药及化验结果。她一天能带三至四只“肥羊”，还能针对不同情况不同个性扮出生旦净末丑来，比起卯山诊室的那个把自己四肢抓得血渍斑斑的丁月月，堪称一级演员。这又是另一种医托。她说她也想自己办一个门诊部，到时一定请我去为她支撑门面。如此雄心壮志，真令人不能不刮目相看。

趁“肥羊”去取白带化验或做B超，莫麦芒就溜进中医科来，以不容商量的命令口吻，叫我给“肥羊”挂七天吊瓶，做五天微波，服半个月中药。

“我摸清了，她老公是开店的，对她挺好，钱有的是。”

我必须无条件服从，否则莫麦芒第二天就会把“肥羊”领到另一家门诊部去。老板是很在乎医托的，发生这种情况你就得丢饭碗。

莫麦芒的丈夫靳太山长得很端正，当过兵，性情爽朗，一见面就能给人一种正派规矩的好印象，尤其能让人上当，才半个月交往，我们就成了“准朋友”，他告诉我许多闻所未闻的内幕。

我第一次见到靳太山那日，他捂着双肾区“疼”得满头大汗，吓我一大跳。他是在另一个病友陪同下来找我的。

“刘博士，我是保安，一站十几个小时，病一发作就痛得站不住。我们村李哥说他在你这里，治好过肾结石肾炎，叫我来找你就行。”

靳太山装得很像，但一说话我就明白了，总会说到一个第三者指引什么的。我装模作样一边问病情，一边开超声波检查和尿常规化验了单子。

一会儿，靳太山带来“双肾结石”的报告单来了，表情诚恳，双眼射出希望的光芒，以高度信任的语气说道：

“刘博士，我这小命就交给你了，怎么治都行，越快越好，钱倒不是问题，我不能丢了工作呀！”

“明白明白，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不过这病嘛，也不是一天两天就会好的，我会以最快速度减轻你的痛苦，把你治好，我也是打工医生，都一样，都能理解。”

我说着已经开好了七天吊瓶一千多元，十五天中药“排石汤”七百

三十五元。靳太山呲牙咧嘴不停地呻吟，一边弯腰驼背去交款，一会儿就躺在输液室挂上吊瓶了。与他同来的病友就是“肥羊”，看了靳太山的表演已经对我十分信任，我还没问两句，他就说：“同他的病一样，只是没他的严重，老不断根，你好好给我治一治！”自然，我给他开同样的检查单同样的药物，让他去和靳太山一块儿并排躺着输液聊天，半个月后自动来复诊。

输完液还没两个小时，靳太山又从市二院牵来一头“肥羊”。特别有分量的病人，我们就叫“肥羊”。靳太山这回是患前列腺炎，手上还有他不知怎么弄来的市医院的前列腺液常规、精液常规、肾功能等报告单。他一坐下来就破口大骂道：

“妈的，正规医院也是坑人！我在市一院二院都治过，没治好，还叫我再治一疗程，五千元呀，我傻呀？我二叔知道这事，就骂我真的傻，他去年找过你刘博士治病，还治断根了哩。我问了好几个医生，才知道今天你在这里坐诊。”

我做出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承受靳太山的赞扬，认真配合他技艺精湛的表演。他的自诉、治疗过程和服药种类，说得十分准确到位，难怪他和妻子莫麦芒敢准备筹资开门诊部。他的自诉和表演已经征服了旁边的“肥羊”。我给靳太山开了很重的药，十天微波冲洗，十天吊瓶和中药。靳太山从口袋里摸出一大叠钱去交款了。他牵来的“肥羊”们，多半在铺天盖地的广告战中被洗了脑催了眠，都晓得治男性病、前列腺炎之类的病一般价格都在万元左右，所以有思想准备，狠宰他几千元不会说三道四的。

一天只要骗两只“肥羊”，广告员就可致富，一个月就可小康。下午三点钟收工，因为三点以后就很少人去医院了。傍晚他们就可以分钱了。老板为了管理方便，在门诊部附近为广告员租了三套三居单元房，隔成十多间小屋，双架床，夫妻、姐妹、兄弟结合着住，住房款老板负责。他们拿55%营业额分成，老板还给每人每月八百元“风险金”，供医托们生病或有事不能上班作生活费用。夏老板派亲戚蔡石锚管理他们和负责分钱。

靳太山说他们从事的是一项“高危”职业，光今年一年，他和妻子莫麦芒就被抓到拘留所两次，每次关十五天。有时候还会挨打。

“市二院那个保安队长他妈的太厉害，勾结派出所，有一次把我们三十来个乡亲包围了，逮住就打，打完就丢到局子里去，侥幸逃出的没几个，不敢去了，那个阵地只好丢掉。老板只得又调来二十几个人，赶紧培

训。凭良心说，别看欧阳老板是个女人，很有义气的，不输男子汉。关到局子里去的，都是她花钱弄出来，还给补发工资，不然谁给她干？这都是在刀尖上挣钱的喽！我们也是不得已，我当保安工资低，要是能像你们呀，妈的谁来干这个？当保安多好呀，爱瞪眼就瞪眼，想骂人就骂人。一个大男人挣那托儿钱太没面子！”

靳太山说他们夫妻俩打算办一个门诊部或者诊所，问我上头有没有门路可帮忙。他靠在我耳朵旁说：“欧阳老板四年前也和我们一样，当托儿，如今，开了八家分店，买了三栋豪宅，两部丰田车。”

我粗略给靳太山计算，夫妇俩一天有四千来元收入。一个月下来，有十来万元哪！人心不足蛇吞象，还想开医院哪！我实在担心，让他们管理医院，肯定是黑诊所。他们凭啥干医院呢，连卫校都没念过，一点医学知识都是我们医生培训的。老板每隔一段时间，就叫一个医生给三十几个医托开班。最近三天，由妇科蒋医生加班为医托们讲妇科病知识，都需要做何种检查和化验、常用什么药等等。难道凭这样的培训就能开医院了？天！

32　胡作非为　踩到地雷

【史纪感言】

社会要稳定，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医疗腐败不解决绝对不行。这是关系到十三亿民众，关系到每一个个体的生老病死大事。刘显刚医生给我们披露了民营医疗的许许多多腐败现象，以为只要民营医疗老板以人为本，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医疗腐败不是某个人的问题，那是整个医疗体系和制度的问题。比如准入、执法、监管本是政府的责任，有的部门有权力，却只有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责任，有的部门有很大的责任，却没有多少权力。而有权力的怎么使用权力，有责任的要怎么负起责任……这些问题没解决，医疗腐败永远严重存在，医疗改革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2003年11月3日，我刘显刚受聘尼德兰门诊部的第20天上午，三位开着“药监局”面包车的执法人员来了。领头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又高又壮的汉子，另两位一男一女，二十多岁，都穿着制服。女的介绍，汉子是她们的科长。

他们来到门诊部候诊厅，科长指名要找老板。欧阳杜鹃老板和一位股东崔宛妹恰巧都还没来，药房主任蔡石锚只好上前接待。他慌慌张张地把茶杯都打翻在地，眨巴着眼睛小心翼翼地问道：

“啥，啥事儿？”

科长自己找了一张椅子坐下，一男一女自觉站在他左右两旁。科长一脸严肃，连语气都冷冰冰的。

“有病人投诉，你们中医科开了十五剂中药，收费九百多元，吃了药病都没一点起色。什么药这么贵，一帖要六十多元，还一点效果都没有，谁开的？”

药房主任蔡石锚赶紧把我叫出来。见了上头来人，我心里也发慌，暗自叫了一声“完了完了”，脑子飞速转动起来。中药方几乎都是我开的，

而且按门诊部的潜规则一开就是十五天。药方的配方不会出错，我有把握，问题是这家门诊部有自己的规矩，比如我开的中药，凡进价贵的诸如人参、鹿角片、田七、紫河车、肉桂等，蔡石锚主任都不把药捡进去，但算价的时候都划进去了。如果药监局认真核对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违法行为。我的错误全在于无论感冒、咳嗽、胃炎，统统服药十五天，虽然可以推卸责任于门诊部的规定，但无论如何不合中医规则。我硬着头皮去见科长。

“是你开的?”

我点点头。

“把宗秀敏的药方找出来。”

“我，我马上找。”

蔡石锚主任和我走进药房。根据我的回忆，我们俩正在手忙脚乱地找那张药方，股东崔宛妹来了。崔宛妹比欧阳杜鹃年轻漂亮，据说是本地一个干部的妻子。她一出场，悲剧就变成喜剧，蔡主任长长吐了一口气说道：“别找了!”

“哎呀！许科长，我前天才去局里找你，想请你来指导指导，小门诊部刚刚开张，又忙又乱，都是生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傻乎乎的，店一开，病人一来，顾了这头忘那头。你许科长好大架子哦，知道我要去，回避呢，还是潇洒去了？真不够朋友，害我跑出一身臭汗来。今天来了，我可不放过你啦，补你一杯小店开张酒，我和你，一对一，看谁是小狗!”

科长脸上有了笑容，问道：

“你真去啦？上午下午?”

“下午嘛，你的部下说你接了个电话匆匆忙忙跑出去了，坦白呀，什么电话让你那样有激情?”

“哦哦，前天下午？那是，那是去开会吧?”

“管你干啥去，我可不是追究哦。隐私嘛!”

科长和他一男一女部下都笑起来了。

“走，到我办公室喝杯茶去。”

“就在这里说吧。”科长又严肃起来了。

“埋汰我呀？科长科长，半个皇上，坐在破椅子上办公，我敢当吗?”

“咱们今天公事公办!”

“当然当然！你老婆才跟你有私事，我跟你有啥私事呀？当然是公事

公办，要关要罚，你科长照章办事！"

许科长跟着崔宛妹到办公室去"照章办事"了，我把提到半空中的心放回胸膛里。渐渐地我想起了宗秀敏，那是半个月以前的事了，她是医托莫麦芒带来的慢性鼻咽炎病人。我给开的是"黄芪、防风、白术、辛夷"等十五味治疗鼻咽炎的中药。这些常用药在外面正规药店顶多花一百元上下，而我们尼德兰门诊部竟然收了九百多元。

药监局对尼德兰门诊部作如何处理，老板们没说，我们也不敢问。风波甫定，又发生一起更加可怕的事情。内儿科项从文医生被病人家属打落四个门牙，腿上还捅了一刀。

11 月 21 日早上八点，我刚刚踏进门诊部大门，就见大厅里一片混乱，项从文医生一身是血，在诊室里挂着吊瓶，护士小邢用湿毛巾替他揩擦脸上和嘴角的血迹，药房蔡石锚主任拿了一瓶云南白药，打开盖子要往他嘴里倒，一边说："含着别咽了。"而妇科曲莲花医生不停抽泣着，正和清洁工打扫候诊区的碎罐子、破花瓶和一地泥土。我拉过导医小樊问："怎么回事啦？"小樊答道：

"昨天夜里，妇科曲医生做了个人流，开出一千九百元的单子。那女的也没说什么，就回家去了。半夜，也不知怎么了，那女人突然大出血不止，赶紧拉到人民医院抢救，这才没事儿，可也去了半条命了。她老公今天一早就来了，说咱们门诊部坑人又害人，医生是草包杀手，大叫大嚷大闹，把药房十几瓶盐水全砸了。这时候，项医生上班来得早，说'怎么啦怎么啦？有什么事好好说，砸什么砸'。那男人就说'老子就要砸你个稀巴烂'，一把揪住项医生的胸襟，朝他脸上砸了三拳头或四拳头我没看清，只听项医生'哎哟哎哟'地叫，那人打完了头也不回走了。太可怕了，真是太可怕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刘医生？"

我到诊室去看项医生。他被打掉四个门牙，嘴唇都瘪下去了，而两边嘴角又青又肿，话也说不清楚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腿上的刀伤因为用白纱布缠住了，看不清楚。

这一天，门诊部极为冷清，笼罩着凄凄惨惨戚戚的气氛。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欧阳杜鹃老板把曲莲花医生炒了鱿鱼，也没人敢送她到楼下。医托们知道情况以后，也不敢带病人来。静寂似乎在孕育危险，各自坐在诊室里，渐渐地就害怕突然祸从天降，来一个病人家属找自己挥拳头，捅一刀。欧阳老板的哈巴狗不知怎么的突然一声大叫，都把我们吓一大跳。别看大家泥菩萨般坐着，其实心里都像盐落油锅似的。纵使你思绪

万千，我想都有一种共同的感慨：我们，比哈巴狗还不如！

傍晚，项从文医生从口腔门诊中心回来，人都变了样子，活像《红楼梦》里的那个刘姥姥，险些儿认不出他来。他说起话来，舌根短了半截，含含糊糊的。

“我当他找的是妇科曲医生，谁想到连我也打。早知道，吃这么大的亏，我才不管哩！”

人人自危的时候，没人敢回答。见人们都假装听不见，项医生朝我诊室走来，吱吱咕咕地说道：

“你评评这理，刘医生，我这牙，这腿，不是为公家受伤的吗？你猜老板怎么说？叫我，叫我自己掏，掏一半治疗费。一只烤瓷牙五百元，四只就二千元呀！腿伤倒不贵，缝合八针，才六十元。我自己要掏一千三百元。老板说，病人家属来闹，你顶什么嘴，你该躲，躲远点。刘医生，你说，天地良心！”

我埋着头，假装看报纸。血的教训，明哲保身的思想，教会我谨慎小心行事。项医生原是洛阳一个区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刚刚办了早退来A市不过两个月，比我这个老江湖，还嫩点。口无遮拦，但求痛快，不计后果。

“没见过这种门诊部，要什么没什么，心电图没有，药物也不全，超声机是二手货。人身安全一点儿保障也没有……”

药房蔡石锚主任冲出来，指着项医生的鼻子训斥道：

“你嚷嚷什么？你不干有人干！来结账，你一会儿走吧！”

项医生一愣，扁扁的嘴巴动弹几下，干咽了一口唾沫，说道：

“走？还没镶完牙，就走，你，讲不讲理？”

“讲理？谁不讲理啦？”蔡主任返身到药房，数了一千多元，塞到项医生口袋里，说道：“走吧走吧，给你负担一半钱，够便宜你了，你还啰嗦什么，还不快走？”

项医生的脸膛一下涨得通红，泪珠都噙在眼角了。他强忍着愤怒，说道：

“这些钱镶了牙就没剩余了，我去哪儿住呀？”

“管你去哪儿住？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呀！”

“我找欧阳老板去！”

“这就是老板的交代！”

蔡石锚主任一迭连声，轰撵早上刚为他们流血负伤失去四颗门牙的老

医生项从文，如同地主老财轰撵一只没有看家护院能力的老狗似的，令人愤愤不平。我心底涌起一股对项医生的同情之心。项医生性子刚烈，又不懂自我保护，如果他少发几句牢骚，也许还有回旋余地，如今他是不能不走了。他才到A市不过两个月，他能去哪里呢？我想，同是天涯沦落人，我应该向危难中的同行伸出一只手，我毕竟有一套自己的二手房，一张可以躺两个人的席梦思。但我又怕让老板们发现，以为我与他同流合污，所以，我在处方笺上写下一行字："项医生，我有住处，要不你先去我那儿住几天吧，镶完牙养好腿再说。千万别出声，同意就点头，一会儿下班到巷口芳芳美容厅门口等我。"

项医生先像不相信似的抡了抡眼珠子，之后感激不尽地拼命点头。

7点半下班，我赶紧到芳芳美容厅门口，带着项从文医生回家去。

33 潜规则害死弱女子

【史纪感言】

潜规则，是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的一种病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才有权享受潜规则，通过不正当途径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们一般百姓是圈外人士，只能是潜规则的受害者。潜规则摸不着看不到，常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想反对都找不到门户。医疗界的潜规则是什么呢？医疗器械企业制假，医院用假，医生为病人作假治疗，抬高药价，蒙骗患者病情，追求复诊率，追求高收入、高回报，这些就是医疗界的潜规则。潜规则引发的事故被揭露出来，常常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本节里的弱女子荀于敏，因为主治医生追求复诊收入而酿成病人致死事故，就是如此。潜规则被打破了吗？似乎没有。这说明我们的法律、规章、制度的效力没有得到发挥，其原因何在呢？

我将被打掉四个门牙又伤了大腿的项从文医生带回仅有一张席梦思垫子、一只小床头柜、两把塑料椅子的破家，自以为很有男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壮气概。其实，我刘显刚潜意识里是因为做了许多坏事应该尽量做好事，说不定我也有项医生这样的一天，那时也有善心人在危难之中拉我一把。

项医生块头大，腿又受伤，和我挤在席梦思上连翻身都吃力。他自做主张叫旧货店运来一张旧床，说才八十元。他还买了酒精、棉花、纱布、绷带和消炎药给自己治腿伤；还到牙科诊疗中心钻孔、做模，折腾了半个月安上四颗门牙了，洁白整齐，乍一看，年轻了许多。

项医生也是坐不住的苦命人，我下班回家，就见他拖着伤腿不停地干活。地板拖得干干净净，天花板扫得一尘不染，让我好生过意不去。我们有许多相似经历，聊起各自的苦处，便觉分外贴心。这个当了八年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月薪才九百多元的男人。儿子去年结婚，住在十二年前单

位分给他的仅有48平方米的两居室的大间，他和妻子住小间。婆媳不合天天斗气，他和儿子夹在中间实难做人。儿子驾校毕业后，托了不少朋友，钱也花了不少，还是找不到开车的工作，想出门打工去，媳妇又说"你先离了婚再走"。项医生只好自己办"病退"，打算熬上三四年挣些钱，给儿子买一辆出租车挣饭吃，谁知到吉石门诊部只干半年就被炒出来了。而来尼德兰门诊部没干上两个月就落得一身是伤，身无分文。

灯光下，项医生的一排门牙白森森的，像恐怖电影里僵尸的假牙，他现在说话都用手掌掩着。男儿有泪不轻弹，说到伤心处，就倒吸一口冷气。

"这世道是怎么啦？我可怎么活呀？"

我也陪着一声长叹，而后鼓励道：

"两个字：活着。生存下去，比什么都重要，上帝是公平的，不会老让我们活得比狗不如！养好伤，找个工作，赚一点是一点，渡过难关就好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都在找呀，"项医生皱着脸膛说，"老板见我一拐一拐的，都以为我是残疾，见了面就没有下文了。有一个好像不在乎我脚拐，只问一句'你在民营医院干了多久'，我说有大半年了——"

"你傻透了！"我气恼地打断他的话。"你不会说三四年了？谁查去？他们要的是熟悉民营医疗潜规则的老医生呀！"

项从文医生如梦初醒。我怕他像我的那个"准朋友"汪新义，榆木疙瘩脑袋，就像当年武老师给我编简历一样，也为他编了一份，让他背熟了去应聘。

我是掏肝胆救了项医生的急，其实我自己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生怕完不成本月营业额，终日绞尽脑汁。

尼德兰门诊部的日子愈来愈艰难了。医托确实能源源不断地送来"肥羊"，但穿帮漏馅的事儿越来越多了。常常是这样，医托赚钱心急，带来的"肥羊"吊瓶还没输完，他又带来一只。"肥羊"看见带他来的"病友"又装模作样看病，就起了疑心，拔掉针头，过去盘问：

"你是医托吧？真缺八辈子德了，瞧你装得多像，说得多好听，原来是骗人来治病！"

于是闹哄哄一场混乱。病人逼着药房蔡石锚主任退钱，还扬言要控告。我们有个行业名词"醒了"，就是指病人真相大白了。凡是"醒了"的病人，就赶紧低调处理，赶快退钱，赶紧说好话，免得把别的"肥羊"

也惊醒了。这也是我们的潜规则。

尼德兰门诊部不仅每况愈下，而且越来越违法乱纪了。为了争取复诊率不断提高，医生花言巧语是一个办法，药房作弊也成了一个办法。无论是输液的药物，还是中药方剂，药房从不称足量，稍微贵一点的抗生素，只给一半量，中药二十克称十克，开人参给党参；打结石的金钱草我本来开五十克，药房只给十五克，病人喝半个月打不净结石，只好再喝半个月。如此这般，省成本，又让病人来复诊。老板说她也是不得不采用这种办法，不然就赚不到钱，初诊收入百分之五十五给了医托，门诊部还能赚多少呢？能带来实惠的就是病人的复诊，医托是不拿复诊提成的。而医生恰恰相反只拿复诊提成，比如我，除了三千元底薪，我的收入就是拿复诊费的百分之五。

为了增加复诊病人，我必须想方设法。对打工一族，初诊已经花掉一千多元到两千元，够剜心割肉了，半个月吃药打吊瓶，病也去了大半，多半人不会再来复诊了。他们不来，门诊部收入从何而来？我的提成从何而来？月营业额从何而来？我能讲良心吗？我能不口吐莲花一唬二骗三恐吓吗！

白天身心疲惫，晚上和项医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愤世嫉俗一番。说到坑害人的潜规则，项从文医生拍案而起，说他来 A 市之前，去过的那个吉石门诊部，就有一个活生生的可怜的女人，断送在追求复诊率的医生手里。他说的这一件惨案，我好像也在某省的报纸上看过报道。却没有想到，就发生在项医生曾经供职过的门诊部里。这一起严重医疗事故好像惊动了许多部门，几家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作了报道。项医生在这家门诊部工作过，对这起事故的底细了如指掌：

受害女子荀于敏，四十岁，离异，拖个十岁的女儿，在一家公司当文员，因月经淋漓不断，白带腥臭而来就诊。接诊的妇科医生解冬灵，五十多岁的老医生了，据说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妇科专家。因此荀于敏对解冬灵绝对信任。在验过了宫颈分泌物、尿道分泌物、白带以及衣原体、支原体、淋球菌等，又经过 B 超检查之后，解医生告诉荀于敏：

“宫颈三度糜烂，也就是宫颈炎，不要紧张啦！”

解医生连开三个星期吊瓶，每天三百多元。荀于敏想，宫颈发炎了，吊瓶消炎理所当然，那就打吊瓶吧。解医生又开激光、微波、宫颈阴道冲洗等治疗单，连续治疗三十天，说这样综合治疗好得快。只要能很快好起来，荀于敏也愿意。

奇怪的是，拥有三十余年妇产科临床经验的解冬灵医生，在四个多月的治疗中竟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常识：

四十岁的荀于敏，正处在子宫癌、宫颈癌高发的年龄段里，其症状又是连续不断阴道出血、白带异味，理应怀疑有女性生殖器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宫颈癌。只要叫病人到正规医院做个病理涂片检查就一清二楚了。早发现、早治疗，对病人的宝贵生命尚有挽救的可能。

然而，解冬灵医生遵循潜规则：多抓住病人一些日子，多开病人治疗费、检查费、输液费；门诊部财源滚滚，自己也钵溢盆满。

荀于敏扔下三万多元钱，病情却非但没有一分一厘好转，反倒终日疲惫不堪，低烧不退，厌食消瘦，而且阴道流血不止，身上都发出一阵阵异味，一米外的人都能够闻得到。荀于敏感到奇怪，把女儿送到前夫处，请假去军医院做全面检查。

军医院的妇科医生语气沉痛地告诉荀于敏。

"我不能瞒你了，也无法瞒你，宫颈癌晚期，而且已经转移到胃部，连手术也已不可能了，只能化疗和中药调理看看吧。我不明白，你怎么拖到这个时候才找医生呢?"

"我已找过医生了。"荀于敏欲哭无泪。

"这并不难判断嘛!"

得知自己的生命仅有几个月了，荀于敏的意志顿时崩溃了，她不吃不喝两天整，才把自己的亲朋都通知来相见。她翻出解冬灵医生为她开的五花八门的化验单，面对病历上各种治疗项目以及种类繁多的抗生素，泪如泉涌。她也不明白，花了三万多元，四个多月，就诊三十八次，竟治成宫颈癌晚期。如果解医生也给她做个涂片检查，如果……但生命路上没有"如果"，她确实只有几个月日子了。她的朋友中也有医生，都觉得宫颈癌早期普查时就能发现，主治医生显然不是医术和经验问题，应该讨一个公道。荀于敏愤怒了，在大学同学中找了两个律师，又与报纸记者联系，一同到吉石门诊部"讨说法"。

老板财大气粗，解医生心中有鬼，提出私了。老板赔十七万，解医生自己出三万。中国人生命不值钱，荀于敏一个半老徐娘，二十万元，对她够仗义疏财、慈悲为怀了吧?

谁知，荀于敏抱定"死也要死个明白"，她说她的命不比高官、明星贱，正值中年，女儿还没长大，凭什么二十万元就把她打发了?解冬灵医生仅仅是误诊吗?门诊部就没有责任吗?

项从文医生告诉我这起事故的时候还很气愤，他说道：

“鬼才相信！就是吉石门诊部的医生都不相信，长达四个月的三十八次治疗中，会没有一次想起‘宫颈癌’这三个字眼？你算算，单是解医生，从荀于敏身上就捞了近万元哪，天地良心在哪里呀？”

“是呀是呀！”我在自己陋室里也极富肝胆侠义。“虽说留住病人才能发财到处都一样，但有的可以留，有的就不能留呀！癌症呀，早一天治疗就多一分希望呀！”

“当时，记者就提出要打破这种潜规则！”

“打破了没有？”我顺口问了一句。

“打破了你我就回老家了，我也没机会挨打喽！”

“后来怎样？”

记者刊发了大块专题报道。有挖地三尺本领的记者锲而不舍地把解冬灵的底儿兜了个一清二楚。解冬灵在县一级医院当过二十几年的助产士，也到妇科干过几年，但不是吉石门诊部在广告上说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荀于敏正是被这个假广告误导，才找到解冬灵门下，给予极大信任而放松警惕。解冬灵在 A 市没有办理执业证，也没有资格证。但无论怎么说，在四个月的治疗中居然没有往宫颈癌方面想过哪怕一回，也实在狡辩不过去。就这样一个医生，也能在 A 市里大显身手，不能不说是 A 市医疗部门莫大的悲哀。

“这件事最后怎么了结的？”我问项从文医生。当时我就很关心事故的处理，却没看到结局的报道。

项从文医生冷冷一笑，说道：

“胳膊拧不过大腿，还能怎样？逃不过一个规矩：私了。连荀于敏的律师同学也都劝她算了，没几天活头了，官司旷日持久，等打赢了，人早不在了，还不如趁活着多要几个钱留给十岁的女儿。门诊部说现在的行情都是二十万，他们不能破了行业的规矩。以后又告到省里，才多了七万。”

弱女子荀于敏一条命，像秋风中的一片落叶。

她完全不该死的呀！

在项从文医生住在我的破家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俩无所不谈，成了朋友。腿伤好利索后，项医生在郊区一家诊所里找到一个全科医生的工作。早晨八点上班，晚上两点钟也会有病人来。不知老板是何方神仙，居然敢用假医生、假护士，三个护士连头皮针都不会打，药剂师不识拉丁

文，项医生倒成了名医。不过由于处方小，一张几十元而已，比如普通感冒，三包中药二十元就治好了，深得周围民工和居民拥护。虽然底薪才一千元，但有百分之十的药费提成，如果一个月能做四五万元营业额，就有五六千元了，而且包吃包住。项从文医生高兴极了，在电话里说："老弟，这么干上三年，我就能给儿子买一辆出租车了！"

我刘显刚为项医生高兴。

34 打肿脸充胖子

【史纪感言】

衣锦还乡是人生之大快事！我念小说的时候就常常想衣锦还乡的事：考中状元，皇帝赐游街三天；快马急报高堂，祠堂竖起旗杆，挂上“文魁”牌匾；鸣锣开道，沿途州县夹道迎送……但那分明是千年佳话，无知孩童从古书里移植到头脑中的。至今，衣锦还乡文化仍旧在国人血液里流淌。刘显刚医生也衣锦还乡了，但他的心情是苦涩的、悲凉的，按他自己的话说是“打肿脸充胖子”。人靠面子活着，打工在外多年，心中牵挂妻儿爹娘，有多少人无颜回江东呀！

2005年春节来临了。

我刘显刚在A市打工四年了，没有回过老家，高堂明镜悲白发，妻儿相见不相识了。

我不想家吗？想呀，透心透肺地想呀！都只因项羽到乌江，身边无一卒呀！今年老板大丰收，慈悲为怀，放了一星期假，还特许因我家在沈阳可以超三天。这就迫使我踏上“衣锦还乡”的路了。

盘点小钱袋，一万三千五百元。这是我按月缴纳房贷、水电费、物业管理费后，戒烟戒酒、口挪肚攒的银两。我得精打细算。

妻子卉艳半年前就吵着要来找我，说想我想得失眠，都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了。“莫非你也养了小蜜啦？要不怎么不让我们母子俩去看看你呢？”她把七十六岁的岳父也搬出来了。老人家也生气了：“路费我拿，两个人来回不就二千元嘛！”妻子越说越轻巧，全不知我的艰难，也是我平常怕她担心总是报喜不报忧，才闹得她梦游天堂似的。其实我是三等奴才，干着时刻会被人炒掉的行当，省吃俭用攒下八万元交了首付买了二手房，月月交房贷，几个月不交银行就会来拍卖房子，你以为我是谁啦？想来想去，他们母子来了我要多花费几千元，倒不如我乘火车硬座回家几天，往返才五百多元，也可以看看三亲六故，几瓶酒几包糖，顶多两条好

烟就可以堵住亲戚的嘴了，能省几千就几千，三千两千也是钱哪！

拿定主意后，手机打得发热，甚至不惜自毁形象：

“我总共才存下一万来元，你们母子俩一来，春运涨价，往返路费一千多元。这儿几个破风景点人满为患也没啥好看的，来了也是在家里傻待着。你父母年纪大了，几个兄妹也好几年不见，我倒怪想他们的……”

好说歹说，劝住妻子的强烈要求。她气鼓鼓扔下一句话：“行了依你吧，你怕是嫌我黄脸婆丢了你的脸吧？儿子的要求呢？咋也得拎一台笔记本电脑回来给他吧？”我只得答应。

我赶紧翻报纸，找到“本人转让一台八成新的笔记本电脑”的小广告。经过反复砍价，以四千买下“戴尔”手提电脑。

有人说我们北方汉子爱面子，装富，打肿脸充胖子，极端正确。我刘显刚虽然出门在外当奴才，人格、尊严全都不要，但内心深处，永远燃着一个亮点，那就是渴望被人依靠被人崇拜，给亲人带来希望！此次是回到家乡，我必须把男子汉的尊严从地上捡起来带回去。

请别笑话我病态，去问问，大街上累得灰头土脸，鬓发斑白，脚步匆匆的男人，哪一个不是这种心态。报载，一个劫财杀人犯，法官问他动机是什么，他说是“为了回家好看，让乡亲们尊重”。好人坏人都如此心态，那就是人性了。

多花了一百元从票贩子手里买到农历二十九的火车硬座票，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里，啃了五个干面包，喝完两瓶矿泉水，大年三十上午到了沈阳。

卉艳穿件橘黄色的太空服，一手拉着一米七的儿子呆头鹅似的张望着。为了装帅，我只穿应聘时才穿的那一套灰西服，冷得要命。儿子眼尖，拉着妈妈飞过来，开口就问：

“爸爸爸，笔记本电脑在哪？”

妻子定定地望着我，良久才绽开笑容，迟迟疑疑地说道：

“我们娘儿俩，足足等了一个小时。”

我忽然一阵心酸。尽管扑了粉底霜，但卉艳的苍老还是显而易见的。头发枯槁了，马尾巴没有过去茂盛，眼角鱼尾纹若有若无地形成两个扇面。可怜的卉艳，你老公忍气吞声拼死拼活不仅没有留住你青春的脚步，短短四年，竟恍如十载。

心似乎也生疏了似的，出租车上，卉艳没有多少话说，只是一只冰冷的小手紧紧攥着我的指头。出租车把我们载到一家小酒楼，岳父母一家大

小设宴为我接风。大家闹哄哄一阵，把我推向上席，卉艳的兄弟姐妹像国人崇拜宇航员杨利伟似的。

"姐夫一个月六七千元，啧啧，咱们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如他呢！"

"显刚，那儿电工的收入多少，要不我也辞工跟你去吧？"

一旁沙发上，儿子在七八个孩子羡慕的目光里，打开笔记本电脑，内行地介绍道：

"别乱摸，一万多元哪，戴尔公司最新款的！"

"大伟，你爸真伟大，我爸我妈攒一年也买不起电脑！"

我当场分派礼物。岳父是一斤普洱茶，二百元讲价到一百六十。岳母是折价摊上挑的老年装，不过有范思哲名牌标志，虽然才六十元，可从A市带回来意义就大不一样。几个妹妹弟媳，都有一条花色漂亮价值三十元的丝巾。弟弟及妹夫们，一人一条中华牌香烟。烟贩子明白告诉我是假牌子，但烟丝不假，是真中华的烟丝。"认不出来，抽不出来，送当官的别买，送朋友亲戚谁不买这个谁就是傻瓜。"我一百五十元买下三条。他们在吞云吐雾中，都说我刘显刚发了，六七千的工资领了，七八十万的房子买了，四百多元一条的大中华抽了，啧啧！

岳父喝着普洱茶，连声叫好，还讲起陆羽茶经东洋茶道。这个老财政局长今天肯定不敢说"我是看在小外孙份上"的话了。卉艳此刻脸色红润，娇艳欲滴，那得意之色仿佛可以捧出一把来。妹夫们要我替他们找个月薪三千元的工作就满足了，我支吾着，诺诺应答着，咧着嘴呵呵地笑着。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刘显刚天天在地狱里煎熬？我能说我银行卡里只剩下六千元，付两个月房贷就分文皆无了？当年闯A市，我是逼上梁山，四年后的今天我"衣锦还乡"，还是逼上梁山。我，我刘显刚还是他妈的刘显刚！

儿子留在姥姥家鼓捣电脑，我和卉艳回到那十四平方米的小窝。同套房的药剂员小龚，带着儿子回娘家过年了。太好了，这个小世界是我们的了，我可以敞开心胸，把四年的损失统统找回来！

可是，对着激情如火的妻子，我阳痿了！

我作了最大的努力，妻子也作了最大的努力，还是不行！

我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会这样呢？

妻子说："你太累了，好好儿睡一觉吧。"

我倒头便睡，一半是装出累来，为掩饰自己的无能，一半是真的累

了，身累，心更累。但我无论如何睡不着。我本来完全不是这样子的呀！多少回我经过发廊门口都有堕落一次的念头。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才一百元，生活如此灰暗沉重，让人很想撕碎些什么，毁掉些什么，既然世间那么多人胜过我，比我有尊严，只有那一群袒胸露乳搔首弄姿的发廊妹不如我，比我低贱，我花一百元享受一下尊重和快乐吧。可我毕竟是医生，种种流脓淌水的性病我都看过，我可不能为瞬间的发泄而丢了性命。何况，对这些许多也是万般无奈才出卖肉体的女孩，我多少还有点怜悯之心，自己如此卑贱也罢了，何必再去侮辱更加卑贱的下一代呢？

四年来，我的身体不乏性骚动，我偷偷地爱过邹平云主任的助手小满，特别心仪救我生命的魏医生，还对夏吉萍老板的丰胸产生过性幻想。

接连几夜，曾经被妻子称赞“雄风万里”的刘显刚，真的萎靡不振了。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没有女人的温暖，没有性的慰藉，一门心思为钱打拼，我忘记了自己是男人。

雄性的特点是霸气、征服、刚强和不屈。在A市的四年里，我每时每刻都必须看老板的眼神儿活着，每时每刻都为“营业额”而喜怒哀乐，每时每刻都担心让老板炒鱿鱼下一个工作去哪儿找，任凭你是怎样一条好汉，最后都会逆来顺受，没了血性，成为一名太监。

妻子已经开始怀疑我在A市包了二奶，掏空了身子。

春节走亲戚的习俗，比法律还有约束力。弟弟妹妹们要求我带领他们到几年没去的大姑三舅五姨家拜年请安。到哪家不要花钱？他们就是因为怕花钱才几年没去，如今，有我大款刘显刚领着，他们不必花钱又尽了礼节。去了这家没去那家反倒得罪人，要都去，屈着指头算就有十来家，路费、礼包、小孩压岁钱，几千块哪！

从初一到初五，我疼着心尖儿把钱花光了，包括买火车票的钱。我没想到孩子那么多，不是计划生育了吗？每抽出一百元，我的心尖儿就像被狠狠揪了一下，脸上还得堆满笑容，嘴里还得呵呵笑得乐，说多难有多难呀！晚上，我找妻子伸手借五百元买火车票，她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拳头，叫道：

“七八千没有啦？都显摆完啦？没留点给爸妈，儿子在姥姥家，从九十公分长到一米七，哪年不吃上几千元？心想你这回，能多带点钱，把儿子的伙食费清了！你倒自在，连火车票钱都花了！”

我能不花吗？你弟弟妹夫到哪一家都争着说我是大款，姑舅姨妗都夸

我有出息，七哥八弟九妹都要我帮忙在 A 市找个好工作。我不也是为你争面子吗！你姨就说，当年看我会出息，她才做你妈你爸的工作你才能嫁给我呢！我能不花吗？我愿意花吗？谁会比我知道那一分一角都是当孙子当奴才昧着良心赚来的呢？老板骂我，你也骂我，我还男人得起来吗？

三十六计，走为上！

我只让妻子卉艳送行。惜别那一刻，卉艳含着泪花说道：

“显刚，你是医生，你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求你发财了，只希望你别把我们娘儿俩忘记。”

我竭力压抑才没有火冒三丈。我，我刘显刚有钱包二奶吗？你知道 A 市养一个女人要多少钱？

夫妻之间，有时候也不需要任何恶意，只要一句话就会不欢而散。

上了火车我就后悔了，我不应该走得这么匆促，这会使妻子更加怀疑和失望。

大雪纷飞。月台上的妻子像一只企鹅。

35 狗日的春节

【史纪感言】

从刘显刚医生的经历看，民营医院与医生似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我也问过刘医生，他说确实没有。关系到民众健康与生命的机构，岂不是比生产鞋子袜子的工厂企业还不规范吗？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医生的合法权益能得到保障吗？医患关系能不紧张吗？老板与医生没有各自的责任规范，不能不说是民营医疗单位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之一。劳资双方的权限、利益和责任等都规定清楚了，有了法律效应，民营医院就能迈出了健康发展的第一步，何乐不为呢？

“年年春节伤客心，万家团圆我孤身。最是假后情更怯，不知老板可留人?”这是我刘显刚的“描红之作”，也是我在A市挨过四个春节的写照。夫妻久别胜新婚不说，就是小孩也能分红包；唯我最不喜欢春节，无处可去，曾经到公园里独坐至黄昏，才返回宿舍；醉卧床上听屋外爆竹连夜，担心节后老板是否留我，倘若喜新厌旧，我该何往？

今年，我提早一天回到A市，把自己关到破屋里，我懊恼不该回家去，屈指一算，倒不如让妻子儿子来A市玩玩，了却心愿，还不至于把几千元花得精光。最关键的是假如在这个新家里团圆，听卉艳和儿子夸奖我能干，勃发我的成就感，我肯定“雄风犹存”，不至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不战自溃。妈的！当年就是让卉艳感到房子对夫妻生活的重要性，才一怒之下让我闯荡A市，可短短四年，她感觉不到了。也许她现在会想，倒不如把钱存起来，存起来吧，不必买房子了，买了也没用！唉！我太对不起她了，应该是她发火而不是我发火呀！

初八上班日，我早早来到尼德兰门诊部。我刚向药房蔡石锚主任问罢春节好，他就告诉我：

“你被辞退了！”

我全身打了一个寒噤，惊讶而慎重地问道：

“你说什么?”

“老板要我通知你，你被辞退了!”

“我没超假呀!”

“不是超假，你的脸儿病人太熟悉没法继续做了！给你半个月工资，还有药品提成，你数数吧。”

连账都结了，钱都数好装在信封里了。“脸儿病人太熟悉”也是辞工的理由，闻所未闻，岂有此理？其实，冷静想一想也不滑稽，这种门诊部没能耐，全靠医托拉客，也靠新医生新脸孔给病人一点“碰到贵人高手”的幻想。看来，在我回沈阳之前，欧阳杜鹃老板“允许超假三天”的时候，就决定炒我的鱿鱼，她是假好心！离开你他妈的黑门诊部倒也不怎么可惜，问题是春节期间是一年中最不好找工作的呀！打工农民回去过年，元宵十五过了才姗姗而来，也不至于来了就进医院呀！这是淡季。年年春节，零丁洋里叹零丁，年年节后，焦头烂额改门庭。

狗日的春节!

失业意味着没收人，房贷与日俱增，“经济危机”的脚步声在门外叩响。一回到破屋里，我就急切而慌乱地大打电话。报纸上五个招聘医生的广告一口气打完，都问我做不做“全科医生”，就是什么都医，二十四小时吃住门诊部。这无疑是小诊所，得像项从文医生那样玩命儿。但春节后也只有这种小诊所才招聘医生呀。这种小诊所工作条件之恶劣，待遇之差劲，有时都想象不到。老板把医生当骡马吆喝，稍不留神，药物问题引发过敏或者护士操作错误就有死人危险；那时，老板脚底抹油逃之夭夭，被公安逮走的往往是倒霉的医生。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受那份罪冒那个险。

困境之中，寄托于梦想。我常常想，励志书中说的发财怎么那么容易，逮住一个目标，从零做起，从小做起，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点点滴滴就积累出一个“成功”。我要是也那样，奋斗出一个属于我的事业，再不必瞧那狗眼看人低的头儿的脸色，再不会被他们当做一块鹅卵石踢来踢去，多好哇！天下之大，怎么没有我刘显刚英勇作为施展才干的地方呀？人家乔老师、武老师怎么就轻易成功了呢？他们当年不也是两手空空，从打工赚钱做起吗？如今他们拥有百万财富，我怎么就做不到一点点呢？

有道是，“梦里千条路，白天卖豆腐”。躺在床上雄心壮志冲云天，清早醒来就只觉前后左右又冷又硬的墙壁，像铁桶似的把我围在里面不见

一丝儿透亮。

想一想自主创业得了又不得罪人，但要有一笔资金承包科室、进药、聘医生、打广告，我有吗？就是有了，敢吗？敢违法进药，敢雇医托，敢塞红包吗？命贱胆小的刘显刚呀，乖乖儿给老板当奴才吧。当奴才固然窝火，但好歹有口饭吃，人都掉到地沟里了，尊严是一层纸糊的面具！

我又在欢乐的爆竹声中走了好几家专科，全是那种具有潜在危险的诊所。后来到一家武警门诊内科面试，招聘人员身着军装，给我十分好感和向往。月薪二千元低就低吧，药品提成百分之二至三，就靠它了。两位主任告诉我："这里是两种管理方式，有几个科室承包出去了，就内科和五官科我们留着自己做，你这样有经验的老医生我们很喜欢，就在内科好好干吧！"

我在内科枯坐了三天，只看了三个病人。因为它像后娘的孩子似的被塞在长长的走廊拐弯处卫生间的隔壁。没有去卫生间的人根本不知道这里有个内科。前面那些位置明显的有畅亮窗口的科室都承包出去了，而且那里也有内科。我只好走人，三天工资院方也不给。

最后，我落脚在欧庆医院的专家诊室。承包的老板三十多岁，叫晁单年。他说父母没文化，他的名字是翻了三次字典取头一个字命名的。其实他也没多少文化，高中差一年毕业就出来做生意了。晁老板说肝病科刚好有一个医生辞工，我既然干过肝病科，就先顶上缺看看。我按捺住惊喜，小心地问道：

"那么，待遇——"

"这不是你考虑的！"晁老板正在血气方刚年龄段，抬起眼睛不快地说道。"你到处打听打听，我们的医生收入不比别家少！"

我不敢多问，连日奔波，到处碰壁，待遇将就说得过去，我就将就。

"这样吧，位子已经缺人两三天了，你现在就上班，到童主任的诊室去吧。"

童主任和他的姓相反，头发眉毛白了大半，气质上很像古代的老道人。他高兴我的到来，说道：

"包医生走了，你就接他的复诊病人。你要不来，我们这帮老头子真快顶不住了。"

童主任告诉我，待遇是底薪三千元，包吃包住；提成是西药百分之二，中药百分之三，检查费百分之五。只要做到三十万元营业额，月拿一万元没问题。他说得我深受鼓舞。我穿上白大褂就开始工作。心安定下

来，精神一松弛，浑身就是没丁点力气，说不清哪根骨头哪块肌肉不舒服。狗日的春节，弄得我像大病初愈似的！

我翻开包医生留下的病人登记本，看到他们使用的药无非是白介素、胸腺肽、奥肝肽和五六种中成药，化验检查也只有乙肝病毒基因（HBV—DNA）和B超、两对半、肝功能五项。轻车熟路，没什么困难的。

下午没几个病人，童主任和我聊天，说工作太忙压力太大，心情很憋闷，活得很窝囊，百病皆来。

“我三年前刚来时，头发眉毛全是黑油油的，也没什么高血压、糖尿病。现在，成了圣诞老人，高血压也来了，170/100，怎么也降不下来，血糖又高，一直服降糖药。我真担心会像包医生那样栽倒爬不起来。”

“包医生怎么啦？”

“唉！告诉你也不要紧。包医生前天胃出血，呕血500CC。他本来就胃溃疡，一直靠奥美拉唑、法莫替丁顶着。但还是动不动就拉柏油样便，早饭前常常呕几口血。我劝他回家养养，他不干，说两个儿子都下岗了，一个人一套房子没钱供了，只好拼老命了。都快七十岁的人了，还歇不下来，中国人都是活得这么沉重呀！”

我没敢问包医生的家境与经历，谁没有一本血泪账呢？

当晚吃饭时候，我就明白童主任为什么说活得很憋闷很窝囊，百病皆来，包医生为什么会胃溃疡频频呕血了。因为我也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我刚刚把盒饭拿来还没坐下，就听晁单年站在饭厅前面，把大家训得像孙子一样：

“肝病科二诊室的荣医生，你今天犯什么迷糊，下午三个病人全被你放跑了，你还想干不想干了？不想干，趁早说话、趁早走人！”

“他们都是看了广告来做检查的，”荣医生说道，“都不知道是否感染乙肝病毒。”

荣医生刚刚斗胆辩解一句，晁单年身旁的一个管理人员就帮老板发火了：

“你不会先开乙肝免疫球蛋白，先打上再说。”

“病人说没带钱。”

“这算什么理由？”晁老板指着荣医生问：“留电话没有？要是检查单出来是大小三阳，你必须给我把病人找回来！刘——医——生！”

我愣了一下，以为叫我，正想站起来，却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医生

已经先于我站起来了。晁老板对女医生也不客气，问道：

“妇科你还想不想干了？你今天可真够有意思的，才开几张单？那个怀孕八个月的怎么不能引产？你干妇科十来年了，这点活儿都干不了，还要你干什么？”

妇科刘医生满脸通红，急急说明原因：

“我是怕万一出什么事没法儿处理。我们的抢救设施不全，连氧气瓶也没有，只有两个氧气袋，一会儿就会用光，心电图机也没有，还有急救用的血浆什么的都没有。再说，这个女人的血压太高，我真的怕出事儿——”

“好好好，别说了，理由一大堆！你们是存心想不干了，你们不干有人干，每个月都有几十个电话打进来，问招不招人。梅医生，你今天的处方小得像什么？男性科一张单才开一千多元，有心要把科室搞垮不是？”

晁老板在大庭广众之中把二十几号人基本上都点名训斥一顿。没有一个人吃一顿舒心饭的，也许他连吃饭时骂人会引起消化不良这个最普通常识都不懂。我几乎粒米没下咽，胆战心惊地回到科室，见白发苍苍的童主任手拿一捧中药丸，白眉紧皱，两腮上挤出两团肉，闭上双目。他把药丸倒进嘴里，又咕噜咕噜喝进半杯开水，才重重唉出声音来。我轻轻关上门，小声问童主任：

“这，这晁老板，每天都这样训人吗？”

“是的，天天晚餐的固定节目，美其名曰检查工作，要不医生怎么都会得高血压、胃溃疡呢？炒医生像炒菜似的，哪一个月不炒掉三两个医生？”

“真是朝不保夕哟！”

“人家有好老子，小子继承老子。你没有，你就认了吧，挨骂别还嘴，忍住，忍到宿舍往墙上打两拳头。只要你按规矩办事把营业额搞上去，他照样给你开工资。”

我忍得住吗？我可是东北人，东北人最不能忍的就是无辜挨骂。

我没有往墙上打两拳头，这四面墙都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我四仰八叉躺在床上想了半夜，想人家童主任都忍三年了，虽说忍出高血压、糖尿病，但到底每年十二三万赚回去了。那么多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教授都能忍，我刘显刚何德何能非要找一个把自己当成佛祖供起来的庙堂？像往常一样，破晓时分我常常会悟出点奥妙，我忽然发现这三十岁的小老板管理水平确实有创意，像我们东北的马拉车，使不使劲都给三鞭，看谁

还敢偷懒。既然如此，我刘显刚就要有“忍者神龟”的本领，才能活得像一只悠闲的老乌龟！

和童主任相处挺有趣，老道人似的，话里常有生活哲理。看他每日吃几种药丸，我为他研究一个偏方，劝他从养生入手。下班我们一起散步，聊他家乡乐山大佛的故事，谈峨眉佛光的蕴意，等等。我们还谈到联手写一篇论文，在几千名大小三阳的病人中找几十个自愿者，除了用门诊部的药外，另外用中药调理，摸索出既省钱又能治病的一套方法，在“中西医治疗乙肝病毒携带者”方面闯出一条路来。

第七天上午九点，情况突变，雄心壮志付之东流。

晁单年老板传呼我到他的办公室。

“刘医生，很遗憾，包医生又回来了。他干了三年了，老病人很多。你只能辞工了。”

沙发上坐着高大瘦削面色灰黄的老人，有七十多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眉毛极淡，没有胡子，有几分教授气度，很像我死去的老父亲。

“包医生，你回科室上班去吧，病好了就好好儿干，别让我费心。一个月一万多元呢，哪儿有这么好的工作？”

包医生嗯嗯嗯地点头，提着一只白塑料袋子出去了。

我一口气憋得难受，但我记住童主任的教导，极力忍住。这狗日的春节前后，何处找工作？我只能朝面前这个小皇帝俯首求情了，堆上一脸讨好的笑容说道：

“晁老板，这几年我做过男性科、胃肠科、中医科，你这儿的科室，除妇科外我全做过。我才四十多岁，年富力强，我一定好好为老板你挣钱——”

“刘主任，”晁老板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说，“不是你胜任不胜任，也不是你年龄身体这些问题，你没有包医生童主任他们的牌子响呀。包医生吐血差点死了，住几天院回来我还要他，他是上海一家大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在日本还干过五年呢，别看七十多岁了，没死再干几年没问题。童主任是三甲医院的业务院长。他们几块牌子立在这儿，卫生局那帮人谁敢说三道四？你呢，二甲医院，不行呀！再说这里各科室都满了呀！”

我有许多理由反驳老板，但一条也不能说出去，我只能像乞丐一样摇晃着钱罐子低声下气乞讨。

“你们家大业大，医疗点很多，这儿科室满了，其他医疗点也行，我会好好做的，不会让你费心。”

“不用了！”晁老板已经不耐烦了，把手一扬，说道：“你走吧走吧，找份工作有啥难的？六天时间，我给你开两千元，你还不高兴，哪儿找去？”

下逐客令了，我就是下跪也徒劳。

我把尊严丢在这里了，为了养家餬口。

我常常见报纸杂志上刊登文章痛骂二奶伤风败俗，没人格尊严，这是那些有吃有住有穿，口袋里还有厚厚一叠钱的酸臭文人写出来的。世上哪有女人不想冰清玉洁好好儿嫁个男人过日子的？如果连“活着”都成难题，谁还顾得上礼义廉耻当节妇烈女？

我是看透了！

彻底看透了！

36 纤体内衣售后服务

【史纪感言】

欧洲著名天然植物药研发鼻祖、德国马博士大药厂创始人、著名的德国美容医学奠基人汉斯博士说过，从 1991 年到 2003 年，所有获评世姐和亚姐冠、亚、季军的佳丽，尽管肤色各异，但个个的小蛮腰都纤细得让人担心。世姐与亚姐的选美标准无疑是一种无言的导向，成了全球女人们的不懈追求。在现实生活中，拥有一张美丽的脸蛋和迷人的小蛮腰，确实可以改变女人的生活、前途和命运。这个不争的事实使女人们疯了似的，而目光锐利的商家都盯着这块肥肉。哪个商家的产品最有创意，最能蛊惑人心，谁就大发其财。于是纳米技术、仿生产品、顶尖发明，令天下父母“不重生男重生女”；极速细腰、彩光润肤、纤体内衣、HPPCKL，纷纷呈献给幸运时代的幸运女人。刘显刚医生为纤体内衣做售后服务，尽管老板不发给他工资，反造他绯闻，让他受了侮辱，但到底让他发现美容业是阿里巴巴的山洞，激发了他高涨的创业念头，使他日后也自己开办了美容院。

天无绝人之路。三天后，我刘显刚应聘到欧亚超市的五星级美容会所，当上专为肥胖女人银针减肥的驻店医生。

美容会所有一个很美的名称叫帕米尔。据说帕米尔那里的女人腰儿只有一握。老板更美，三十出头还像待字闺中的少女似的，连她的姓名也很迷人，叫云飞飞。所有这一切就能产生足够的广告效应。

帕米尔美容会所有十几家连锁店。总店有五百多平方米，三十几名美容师，开展“羊胎素”、“还你青春 20 年”、“卵巢保养”、“法国补水美白”等千奇百怪的美容业务。跨进美容会所，令你仿佛来到另一个星球。

云飞飞老板告诉我，很多女人买了她的价值八千元到二万元一套的法国塑身内衣，身材是变得漂亮了，尤其腰儿细得多了，但胳膊大腿的脂肪却减不下来，希望能用扎银针配合一下。待遇很优厚，她许诺道：

“每次扎银针收费一百元，一个疗程十五次，收一千五百元，你就有七八百元赚头。如果效果好传出去，你的顾客每月二三十人，那你的收入可就非常可观了！”

云飞飞白得耀眼的瓜子脸儿笑盈盈的，整齐的贝牙光亮得一闪一闪的。此时此刻，我从心底涌上一阵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一个月能赚一两万元，想都不敢想，虽说比起一两万元一套纤体内衣的赚头来不算什么，但已令我大喜过望了。善良可爱而又慷慨大方的玉人儿云飞飞在我眼里，越发灿若云霞美如天仙。太叫人兴奋了，真的，我刘显刚太兴奋了！这一瞬间非常不敬，我发现我的“男人”回来了。我赶紧转头窗外，起身告别云飞飞，逃之夭夭，去她分配给我的星星美容店就职。

晚上，我很冲动地打电话告诉妻子卉艳：“我真想你，要是这会儿你能在我身边，你就死定了！”妻子听得云山雾罩，电话里我又不好直说，那就让她慢慢去体会吧。我兴奋地告诉她：“我去搞针灸减肥了，也许月入一两万，我们要发财了！”妻子沉默片刻，让我“喂喂”了一阵，才幽幽地说道：“你是说，你要发财了，现在又行了，是吗?”我大声叫道：“是呀是呀，老婆你真聪明！”关上手机，我才发现妻子一语道破了一种千真万确的事实胜于雄辩的疾病根源。太好了，我的男性科又多了一种秘方！

没到过星级美容会所，没人知道女人可以这样奢侈地活着，可以像稀世宝石一样被人小心翼翼地琢磨着。那一具具白的、黑的、胖的、瘦的躯体竟然几千几万地消耗着化妆费，几瓶膏状物就要花掉我几倍几十倍月薪，注射几针什么羊胎素竟要几十万银两。

我的妻子卉艳十几年来只买大宝 SOD 蜜，一瓶五六元钱可以抹半年。她与美容院无缘，路过美容院总是目不斜视挺胸而过。但到底爱美之心是女人的天性，她也花了二百元去绣眉。“仿真绣眉”是用绣眉机做出来的，黑色颜料永恒地刺进眉骨处，大约过一两年因黄种人的特性，大都变成深蓝色，所以两年要再绣一回。春节回家，我看到卉艳的眉毛已经变成浅蓝色了，可见离别四年，她一次也没有进过美容院。

我饥不择食似的闯入美容会所，才发现这里是一座金山银窟，其赚钱之易实在匪夷所思，令我顿生此生也要开个美容会所的创业冲动。你想想，一只纹绣机只需一百来元，一瓶质量较好的绣红唇的颜料才七八元，进口的水晶唇颜料也才十二元一瓶，绣眉毛的黑颜料更是便宜，一瓶才三

五元而已。而在这家美容会所里，绣水晶唇要价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绣眉毛六百元，文眼线二百五十元至四百元。几乎是没有几分钱成本的巨额暴利呀！

我做售后服务的进口纤体内衣，仅有胸罩和女式收腹裤，卖价六千元到一万二千元，再换一个脑袋我也不敢相信这些巴掌大的小布片值上千上万元，然而它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贵。

我被星星美容会所的店长安排到一个布置简洁清新的雅间坐诊。店长叫米米，三十左右，浑身上下穿戴素淡而熨帖，身材如同二流模特凹凸有致，细瓷般的桃型脸，绣了眉纹了唇，一头丝绸般的长发披在肩头上。她本身就是一件人体广告。

米米店长给我的任务是专做购买了纤体内衣的顾客的售后服务。她们有十八位花掉一万多元买了纤体内衣的女人，已经穿两个月了，体重基本一斤没少，体形似乎有点儿改善但也很有限，所以，她们强烈要求美容会所给个“说法”。米米店长不知如何安抚这些花了冤枉钱却没有变成西施赵飞燕的女人，只好叫我每天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给她们扎银针“收身”，尽快出现一点效果。

我很快就进入角色。我们的社会还不是一个契约型的社会，我走过的多家民营医疗单位，老板与医生都不签订合同，只凭脆弱的口头承诺。老板随时可以不用医生，医生随时可以拔腿就走，双方心照不宣，都像小船绕过礁石一样，为的是逃避对病人的责任。虽然没有合同，但老板基本上都不欠工资，甚至结账时还会多给几文钱。这也是我对他们仅存的一点好感。凭着这个经验，再加上我性格上轻信人的弱点，这回，从一开始在帕米尔美容会所那儿，就没有和老板云飞飞谈合同，到了星星美容店，也没有和店长米米签订一纸契约，连在自己的日记上，也没有留一点字迹。以至到后来，她们信口雌黄的时候，我连她们的原话都说不完整，想找个地方上诉都拿不出一个证据，白白地为她们干了一星期，分文未得，还让她们造了一个绯闻，往心里塞进一只蒺藜，狼一样回到自己的窝里，默默舔着伤口。七日七夜，只换取一点悟性：男人在美女面前特别容易丧失警惕；越美的女人越不可轻信！

且说我的顾客几乎都是主妇太太。这些人无事可做，早上睡到近午，而后呼朋吆友去酒楼吃午茶。吃了午茶搓麻将，搓得通宵达旦。她们如此过日子能不长一身肥肉吗？广告上把各种牌子的纤体塑身内衣吹得神乎其神，“一穿就瘦，一穿就挺，彻底解决身材大问题”，让人以为穿上它立

即可以变成纤云弄巧般的仙女。她们花上一两万元买来纤体内衣，绑粽子似的捆住自己那一身赘肉，从外观看似乎胸凸了腰也细了，可到吃饭时肚子被勒得喘不过气来，只好把腋下的绑带放松了。设计师最终的目的，可能就是勒紧女人的肚子让她们吃不下东西，进食少自然人就瘦下来嘛！这对爱美心切的女大学生和女白领可能还管用，但对于家财万贯的老板娘们，实属徒劳。

老板们大都喜新不厌旧，糟糠之妻极少下堂，因此从不反对老婆逛商店、搓麻将、做美容。他们在外面包二奶三奶，怕后院起火添麻烦，允许老婆挥霍奢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家外有花家外有家。老板娘们也知道管不了丈夫那“几个钟头”时间，索性就眼不见为净，或者干脆花钱出气，于是纤体内衣市场空间不小。老板娘们成群结队到美容院、瘦身中心打发时间，做一次美白要两个小时，做卵巢保养、香熏推油要三个钟头，从头到脚全身美容要七八个小时。躺在舒服的美容床上，二十度宜人的冷气缓缓吹着，美容小姐纤纤玉指柔柔地抚摸着，轻音乐徐徐地催着眠，老板娘们甜甜地做了个梦。醒来之后，刷出几千元，感觉自己年轻多了漂亮多了，高高兴兴上酒楼去，更喜姐妹又团圆，麻将桌上重开战。

我的工作就是为躺在美容床上的胖女人们扎银针。这确实难不倒我刘显刚，十几个常见穴位早已心知肚明，只需用碘酒消毒，在她们的“刘帅哥，你妻子一定很漂亮”的赞扬声中把银针一根一根插好就行了。

我感到应付不过来的是晚上九点到十二点这一段时间。老板娘们——此时我们都称她们王师奶林师奶刘师奶，而不叫老板娘了——吃完夜宵，成群结队而来。她们一进门就喊肚子胀，嘴里不停抱怨：“扎了几次都没掉一斤肉，怎么回事？”而后咒骂：“什么鸟蛋纤体内衣，一两万元没一点效果！”我们所有美容人员都得赶快装笑脸，说好话，泡茶递水送毛巾，像电影里的太监侍候老佛爷似的。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做人特没趣，做上半年肯定成太监。米米店长安排十七岁的实习美容师小芮配合我，拿棉球递银针。这小女孩几乎不说话，没有和我沟通交流的欲望，只会做出一个职业动作——露出八个小门牙的微笑。特没趣！

我一边扎针还得一边耐心向师奶们解释，如何注意饮食配合，该吃啥不该吃啥，瘦身的时间长短和人的体质、内分泌有什么关系。最后告诉师奶们，美容会所专门聘请著名中医专家、教授为大家免费调理，保证能减少五斤到八斤，等等。

在以讨好和求饶兼而有之的语气解释了十几次“免费调理”之后，

我突然对“免费”二字起了疑心：当初，老板说“每扎一个顾客收费一百元”，现在怎么说免费了？

莫非，这些富婆只须付纤体内衣一万元，而扎银针属售后服务免费，那么我的收入从哪儿来？难道由美容院给我支付？

如果是按照帕米尔美容会所云飞飞老板说的，每个富婆每月扎十五次，每次收费一百元，就有一千五百元。十八位富婆是多少呢？二万七千元哪！我只拿百分之五也有一千三百元嘛！

而现在都免费了。

百思不得其解。

我问米米店长：

“客人没交扎银针的费用，我的收入怎么算呢？”

米米店长仿佛第一次听说似的，扬起那张因为惊讶而显得更加迷人的脸蛋，反问道：

“我不知道呀，当初云飞飞老板是怎么跟你说的呢？她怎么说的就怎么算呗！”

“是不是美容会所给我支付工资？”

“我不大清楚呀。”

“或者是我们店里给我支付？”

“唉呀呀，刘教授，我也只是打工的呢！”

这是怎么回事？米米店长怎么能不知内情？知道内情却又不可告人，不就是陷阱吗？我连忙拨打云飞飞老板的手机，拨了十余次都关机，这更是疑云重重。当晚我索性不去扎针了，在家里生自己的气。当初我为何没把云飞飞的承诺写下来叫她签字？我还认为她慷慨大方呢，一个月让我赚一两万元，姑奶奶，却原来蒙我哩！她这一招儿每个月就白赚二万七千多元，等你大梦初觉，她再换一个医生来，三只脚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医生一抓一大把。关键是到那时，她把减不下肥的责任推给我技术不行，不给钱的理由有了，还可以留住顾客再赚一个轮回。该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人家那脸蛋儿就赛过天使，那双乳丰润坚挺，心与乳，同体异质，该不会一个呼之欲出，一个深藏不露吧？即便“大隐隐于野，小隐隐于市”也不致藏有蛇蝎之心吧？我想我可能当“小人”了，第二天照常去上班。米米店长今天好像处处避着我，小芮这妞儿那个露八只小门牙的职业微笑里，好像几次掠过不同寻常的蕴意，我又不安了。当晚回家，我又打云飞飞老板的手机。子夜时分，好歹打通了。电话里，传来了

云飞飞小姐天真无邪又心满意足的声音：

“哎呀！刘医生，我真的不记得我说过每人每天一百元针灸费啦，我应该不会这样说嘛，也许你听错了吧？我只记得你当初主动说，先试用一个星期嘛，待我们招来新顾客，就和你二八分成嘛。我都是这样说的，我不会那样说的嘛，我为什么要那样说呢？我对谁都不会那样说的嘛！刘医生，你已经做了一星期了，试用期满了，你要愿意留下来，明天可以正式上班了。我听顾客讲，你不单人长得可心，技术也还不错的嘛！”

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云飞飞小姐花言巧语了，打断她的话直截了当提出七天的工资怎么算。岂知她一听，顿时像个母夜叉。

“什么工资？谁跟你谈过工资？这十八位都是我们纤体内衣的高贵客户，她们愿意躺在床上让你试针已经够高抬你了。刘医生，有位顾客还说你摸了她的胸，我还没查实呢，做人要君子哦，看你也一本正经！你若有诚意，我们还可以商量，你若无理要求，对不起，我正开派对哩，拜拜！”

手机挂了。我不甘心被云飞飞这狐狸精当猴子耍了一个星期，又拨打十几次手机，但一直关机。我最受不了的是人格、尊严受到空前未有的侮辱。来A市四年，我接触过无数女病人，也因治疗需要多次接触过女性的隐秘部位，从没有哪位患者说我有意性骚扰。云飞飞那张樱桃小口，居然说我耍流氓摸“师奶”的胸脯。妈的！我无论如何要讨个说法，起码要问个明白。我决定破费点钱，请米米小姐和小芮吃顿饭。

“哦，对不起，我没时间。”米米小姐冷若冰霜，电话里传来一阵寒气。

我打小芮的手机，第一次她接了，听到我的声音就说“我正忙着哩”，第二次第三次电话，她就不接了。美容会所的所有员工当然都训练有素，而且经验丰富，当然知道端谁的饭碗就听谁的话这个潜规则，不屑向我这个狼狈不堪的居然敢摸顾客乳房的流氓医生讲半句公道话。

后来，还是美容会所的一个东北籍保安，看我气鼓鼓像蛤蟆不忍心，偷偷告诉我道：“老乡，咱别找麻烦了，找也没用。你之前就有三位中医师，也中了‘免费试针’的计谋，他们也闹了几回，到头来说法就是：没收你的扎针费用就叫‘免费试针’你懂不懂？算时间你还是最短的，前面那个滕医生白干半个多月，蓝医生白干了十一天哩。这个店是香港老板开的，老板娘是个二奶，连牌照上的法人代表都不是她，你找她也是白找，真老板在外国，一年来不了一两回……”

真是被打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呀！我气得怒发冲冠，一个夜晚昏昏沉沉在大街小巷乱走，还是没办法消气。几个发廊妹还以为我是她们的主顾，对我拉拉扯扯甜笑不已："大哥，便宜啦，才五十元，打折！"

婊子也打折？这是世风日下，还是市场疲软？小姐们大都来自乡下，读书不多，在卖笑生涯中，如果有幸遇到出手阔气的嫖客，也能赚一把钱。嫖客可能会欠赌债但不会不付嫖资的。小姐如果命运好，有缘分，还可能一跃龙门升格为二奶甚至老板娘。帕米尔美容会所的云飞飞小姐，谁能说她投资豪华美容会所几百万元，是她打工月入一两千元赚来的？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天晓得成功的云飞飞小姐背后有几个成功的男人？

也许是我的愤怒总不能坚持几天的缘故，也许我把云飞飞小姐狠狠咒骂一通了吧？我第二天就开始了找工作的奔波。相比较起来，我反倒对我以前的几位老板生出几分怀念，他们再怎么吆喝我们，爱骂就骂，说炒就炒，但工资是不少一分一厘，也从来没有要弄制造绯闻推脱责任的手段。在A市的四年里，全靠他们照应，我才没有饿死，儿子才能读上好中学，妻子才能在众人面前高抬美丽的笑脸，我才能在A市买下一套二手房。老板们，我欢迎剥削，我刘显刚感谢你们！几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你们也被云飞飞之流连累了！

37 医生也不把自己当医生

【史纪感言】

医生总是埋怨，老板不把人当人，其实，医生也不把自己当人。几年来，一个不争的事实——医德底线已经下降到最低水准。2005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时空调查》：说94%的被调查者认为医生声望较十年前下降，41%的人认为最主要原因是过分追求经济利益，40%的人认为是职业道德水平下降，只有2%的人认为是专业水平下降。刘显刚医生在上述章节中披露，许多医生不仅是道德水准下降到底线，而且是在对病人犯罪。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将毁灭美国的东西，是不惜一切代价的繁荣……以及迅速致富的生活哲学。”美国是这样，中国呢？医德的失守又何止是影响行业形象而已，它关系到社会，关系到民族和国家！且不说医生对患者如何，就是医生内部，有些单位里，也是一窝乱糟糟的马蜂，互相攻击、揭短、扯皮、推诿，为了争夺病人而打得头破血流，辱没斯文，全无体统。更有甚者，任职内儿科医生的刘显刚竟然要替妇科医生值夜班看护孕妇，以致险象环生，真是岂有此理！如此医生，把自己当人了吗？中华文化传统道德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中华民族文化精髓是什么？在儒、释、道、医、易的诸多典籍中，都以“和”为一贯主流、最高境界。哲和，则哲理圆融；医和，则医道入神；商和，则商誉隆盛；人和，则相濡以沫；事和，则相辅相成。我们不少医生，不仅不和，而且不义。孟子认为，合乎义，不论多少财富，都可以要，可以安富为荣；不合乎义的，不论多少财富，都不能要。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的医生们，都取之有道了吗？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你和我，医生和老板，都应该“日三省吾身”。有一天，老板把人当人，医生也把自己当人了，民营医疗事业就走向健康发展、兴旺发达之路了，社会就会回报你们的！

我刘显刚终于找到一家正规医院——栖凤门诊部。广告上说是国营的区属机构。我想哪怕是工资低一些也应该争取长期待下去。

到底是公办医院，八层大楼就是气派。从一楼到五楼是医疗区，六、七、八楼是医护人员的宿舍、食堂。科室设置齐全，内外科、儿科、皮肤科、五官科、胃肠科、肝病科乃至牙科等，化验室、超声室、X光室等应有尽有。院长不在，一个叫蒯家富的主任接待我。蒯主任与我年纪相仿，白净斯文，单凭其儒雅气度，就该当主任。蒯主任说这个门诊部是区医院与我们董事长合资创办的，是区医院所属门诊部，行政上属区医院和卫生局管理。他问我有没有卫生局核发的“医师执业证”，我说没有。蒯主任劝我去办一个，“你的条件够了，有执业证，以后说不定能调到我们医院来，现在许多正规医院缺中年业务骨干、学科带头人”。我听得很受鼓舞，决心好好干，能当上公办医院的医生，工作稳定，待遇高，有劳动保险，特别是有户口，此乃平生之大愿也！

蒯主任叫我去内儿科，中医科的孙医生刚走，因此也兼带看看中医。令我大生好感的是蒯主任与众不同地交代道：

“每张处方只能开三四十元，千万别超过五十元，周围都是工厂、居民，开贵了他们就不来了。内儿科，就不能拿提成了，一拿提成就乱开大处方。你是副主任医师，我们固定月薪四千元。其他科医生是底薪两千加提成。你有四千元一个月很不错的。”

在国营医院里领月薪四千元我也知足。凡事看远点，吃小亏占大便宜，争取调来公办医院吃公饭。

内儿科就在一楼。两位导诊小姐在门口站着。每天大约有三四十个感冒咳嗽的病人。看小孩看美女，心情本来应该很不错的，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何公办医院的工作时间这么长。上午八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严重超负荷嘛。我的任务最重：全体医务人员晚上十点下班后，如果有没输完液的病人，不管是哪一科的，我必须和一位护士陪到病人输液结束。这还不打紧，问题是妇科和男性科的病人都是大处方，一开五六瓶吊水，十二点之前是无法输完的。从第一天起，我是夜夜到零点以后才能下班。

我回忆那天蒯主任说过的话。他说：

“由于妇科、男性科和其他科医生的特殊原因，只能你值晚班。其实也没什么辛苦的，等输液的结束了你才能下班。”

当时，因为工作太久没有下落，房贷、水电费和物管费已经压得我夜夜做噩梦，一听说蒯主任要录用我，而且月薪四千元，更主要的是还有转

为正式医生的希望，心里想，多上一会班没什么。那知蒯主任的话没说清楚，或者不说清楚，或者有意暗藏玄机。他们的老祖宗蒯通就不是简单的人物，乃汉代有名的辩士，他劝韩信造反，否则必遭“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韩信没听从，果被吕后所杀。临死前韩信仰天长叹：“恨不听蒯通之言！”吕后割了蒯通的舌头，据说那舌头就有半尺长。蒯主任的舌头肯定也不短。

干了几天，我舌头起泡，焦头烂额，昏昏沉沉，无精打采。

这一天晚上十点下班时，妇科竺莺莺医生给她的引产病人打上催产针，只留一个护士小梁看着，笑嘻嘻探头我的科室说“刘医生，你帮着看一看呀，小梁不懂事”，就“噔噔噔”跑八楼宿舍睡觉去了。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妇科的引产病人，一直要住在留观室，所以才糊里糊涂答应蒯主任的安排。这就是说我今夜又要通宵达旦了，明天上午还得照常八点钟上班。我是铁打钢铸的呀？

我一直坚持到所有科室的输液病人都走了，履行我对蒯主任的承诺。此时已经过了子夜。偌大一个门诊部，就只剩下妇科的那位怀孕八个月的引产女人还高一声低一声呻吟喊叫。假如我向蒯主任承诺干通宵，我拼老命也得顶下去，但我没有。我洗了手脱掉白大褂准备下班，小梁见了追过来，看着我的脸哀求道：

“刘，刘主任，竺医生说你，你值班。”

“凭什么？她的病人我凭什么值班？我又不懂妇科，出事儿谁负责？这个常识你也不懂？”

我火冒三丈，但迁怒于小梁没道理。我立即拨打竺医生的手机：

“竺医生，你的引产病人，我怎么负得了责任？再说我上了一个白天的班了，还熬一个通宵？她可是你的病人！”

“我不知道，你别跟我讲！”竺医生口气很生硬，倒像是她替我看了一夜病人似的。“有什么事你找蒯主任去，跟我没关系！再说，我的引产活儿不用你做，你有什么情况给我挂电话就是了！”

竺医生说完就关掉电话。我气呼呼去敲蒯主任的房门。敲了一阵，好不容易开了，他光着上身不悦地问道：

“啥事啥事？半夜三更你干什么呀，还让人睡觉吗？”

“蒯主任，你讲过输液的都完事了，我就下班。妇科的引产病人是要有人盯着，我可没有答应你通宵达旦玩命！”

蒯主任抓件睡衣披上，不耐烦地说道：

"唉，你就睡在留观室好了，那个引产病人有什么动静，你就通知竺医生，这有什么难的？"

"不行！"我以毫无商量的语气说道，"竺医生才二十五岁，论辈分，我是她的长辈，而且又是她自己的病人，应该她值班。我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觉，头痛得要死，吃了几天去痛片，我没法熬了。再说，我是内儿医生，我不懂妇科，替妇科医生看护引产孕妇，这是违规的。"

"唉唉，都这样的，以前都这样的，过几天，有新的医生来，换下你不就完事了？好了，就这样吧。"蒯主任嘴巴咧得像河马似的，打了个大哈欠，关上门睡觉去了。

经过了解，我才知道栖凤门诊部有个潜规则，内儿科医生因为月营额不高，都得干十五六个小时，当然包括通宵值夜班。

离开蒯主任宿舍下楼来，我只好按他说的，衣不解带在留观室里的充满药味汗臭的观察床上躺了一夜。大约每二十分钟就得爬起来一次。小梁才十八岁，刚从卫校毕业，没丁点护理经验，一会儿就把我喊起来，声音总是惊慌失措像发现孕妇死了似的。我也狠下心了，既然竺医生说孕妇有情况就打她的手机，那就看谁恶过谁。小梁把我喊起来，我就打竺医生的手机。谁料，竺医生索性把手机关了。

黎明时分，惨叫了一整夜的孕妇开始宫缩，羊水哗哗流了满床铺，我束手无策。小梁像陷入大火之中似的跑到八楼，鬼哭狼嚎般把竺医生从被窝里叫出来。蒯主任以为孕妇死了，也慌忙下楼来。

孕妇死去活来挣扎，渐渐地没有力气了。

竺医生也是业务水平低下的医生，让产妇的阴道撕裂到肛门才分娩下来。缝合的时候叫我帮忙还不行，又把外科的宇文佑医生叫下来。三个医生缝了半个钟头，床上床下净是鲜血，惨不忍睹。

事后，竺医生怪孕妇太娇气，惨叫一夜干啥？蒯主任臭骂竺医生："小活儿都搞不清爽，我不招人怎么行？"竺医生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场顶撞蒯主任："要招你就招，我当牛做马累够了，把人当畜生呀？"

孕妇事件结束了我的苦差，蒯主任又给妇科招了一个叫连如菊的老医生。

宇文佑医生最是如鱼得水超然物外，他后来成了我的"准朋友"。他告诉我，这个门诊部经常炒医生，妇科本来有三个医生，最后炒得剩下竺医生。我的前任龙医生是吵架被炒走的。为了抢病人，医生与医生互相算计，妇科三个医生不说话，仇敌似的，暗暗拧着一股劲。外科的邓医生上

个月和男性科的季医生为抢一个割包皮的病人差点动刀子，一个说属外科，一个说属男性科，结果五大三粗的黑龙江人邓医生，把身材矮小的河南人季医生按在地板上打得吐了两口血。各科医生因为月营业额压着，怕完成不了被炒鱿鱼，个个急红了眼。抢到一个病人就多了几百几千的营业额；2%的药费、5%的检查费、8%—10%的手术治疗费提成，也有几十几百元呀。什么“礼义廉耻”，什么同事情谊，都付拳打脚踢中。蒯主任坐山观虎斗，闹到打架了才出面各打五十大板，实在不服，就都打发了去。

宇文佑医生透露内情的第二天，我就体会到“他人即地狱”的深刻含义了。

妇科二诊室的阮医生给我的前任转下来一位盆腔炎病人，建议中药治疗。我的前任走了，病人自然找我复诊开中药。妇科一诊室的宋医生发现盆腔炎的病人跑到我中医科来，就去向蒯主任告状，说我抢她们妇科的病人，应该把我开走。蒯主任把我喊去臭骂一顿：“你听着，以后再看到你抢人家的病人，马上给我走人！”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后头脑，含冤受屈回到诊室。与宋医生吵过架的竺医生知道原委，跑来透露实情，怂恿我反击；见我不屑此事，又去唆使同样与宋医生吵过架的阮医生，联合起来大闹，说宋医生告黑状，道德极坏，而且揭发她根本不是医生，只是助产士而已，直闹到蒯主任不得不把宋医生炒走才罢休。

如此医生，病人能不遭殃吗？

38 护士就把自己当护士吗

【史纪感言】

医疗行业在我们中国本来是有统一的准入制度的，但由于吏治腐败引发各行各业贪渎成风，医疗行业也成了重灾区。拿红包，收回扣，行贿索贿，假医假药假治疗……像官场买官卖官一样买卖医生护士的职位。有的单位，连卖服装的也来当护士长，技术让位金钱，道德让位利益。医生护士素质低下，参差不齐，真假混杂。各色人等，各种背景，各显神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都只为自己有吃有喝有衣裳，到头来，落得个“天使”声誉成“白狼”！

新来的连如菊医生，吉林省盘石市人，接我的手开始干苦差了。老太太看上去有七十开外，松树皮一般的脸上长着许多指甲大小的灰色老年斑，头戴一顶油黑闪亮的发型时髦的假发，更把苍老衬托得不堪一看。但老太太为人确实很不错，成天笑模笑样，工作也很认真，从早八点干到晚十点，有通宵输液的病人，她也毫无怨言陪着熬通宵，不发一句牢骚，真令我自叹不及。老太太对我有浓浓乡情，见到我就拖着东北腔儿：“俺老乡啊，早上好！”她接手我的苦差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愿蒯主任早一点再聘个医生，有个新人来顶替她。

这么一个好老太太，竺莺莺医生还是容不得她。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端着饭菜坐到我身边，在我耳朵旁嘀咕：

“刘医生，你知道不知道连如菊有多大岁数呢？”

我正喝着紫菜汤，朝她摇摇头。

“七十二岁啦！”

“你怎么探听得这么清楚？”

“嗨，她自己说漏嘴了，讲什么当接生员那阵，参加大炼钢铁，上山烧炭差点让老虎咬走。那是五八年的事呀，咱们都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屈着指头给她算了算，七十二岁，和我奶奶同年。亏她还有这么大精神，

也不怕累死？她肯定瞒岁数，要不蒯主任会要她？”

“人家也不容易，你别乱查人家的年龄，得饶人时且饶人哟！”

竺莺莺笑了笑，那是一种红颜笑白骨的得意与嘲弄，却不晓得，自己也会有那么一天。我真替连医生担心，天晓得竺莺莺嚼舌头会嚼出什么意外来。我抬头看一眼戴着烫成小碎卷假发的连医生，她正挤在一群二十来岁的护士堆里吃饭。天意应怜幽草，人间须重晚晴。这么大的岁数，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享受生命最后的祥和与安乐，却反而能撑一天是一天，能顶片刻算片刻，必有常人难以理解的苦处；我心里不觉一阵心酸，不再理会竺莺莺，埋头喝完菜汤，就坐到我的准朋友宇文佑身边去。

宇文佑医生喜欢穿海军蓝裤子，皮鞋总是擦得锃亮，头发梳得整齐熨帖，走路腰板挺直颇有军人气概。他的红颜知己叫安岑岑，B超医生。两个人合吃一碗菜，下班挽着手儿走，桃花随流水，红杏依白云。

原来，宇文佑是解放军某部医院的外科主任，刚退休一年。安岑岑是他的部下，他科里的实习女军医。也许安医生有恋父情结，党籍、军籍和美好前程全不要了，死活缠上妻儿齐全的宇文佑医生，非与他私奔不可。宇文佑的爱情被她开发出来了，才发现这个女人竟是如此这般美好。他身不由己和她私奔A市来了。凭宇文佑医生的资历和业务水平，本可以到一家大医院，但为遮人耳目，不得已混迹郊区门诊部里。宇文佑医生怕后院起火，退休金都交给老伴，而且每月汇款二千元给她。好在他月入一万多元，与安岑岑两口子还能过着蜜一样的日子。

每当安医生上街去做美容拉头发或者买时装，宇文佑医生就会叼着一根不冒烟的烟斗来找我聊天。

“老刘，这个时候没病人，咱聊聊天。”

“唉，今天够忙的，没赚几吊钱，白忙，和你这大财主比不了！”

宇文佑医生哈哈大笑，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我一个人有时外科、肛肠科、男性科来回跑，一楼到四楼，容易吗？腿脚都跑细了，老板真精细，也不多请几个医生。”

“多跑提成高呀，一万几千元！我当初学外科多好。”

“这还不容易？”宇文佑医生小声说：“弄一本外科证才五十元。这种小门诊，能有啥外科活儿，不就是切个痔疮，搞个小缝合，谁不会干呢？”

这倒也是呀！手术费提成百分之六，宇文佑医生一个月切十来个痔疮，做十来个狐臭，再刈十来个脓疮包块，手术费就十来万元，单提成就

超过我的工资。问题是我没那个胆子呀，办假证到底是一种犯罪行为呀！

“你呀，你呀！刘医生，你太老实了！我告诉你，这家门诊部的医生有四个是冒牌的，你干久了就会发现，连当护士都不够格，常常搞出事故来，让我们当救火队。就是护士，十二位当中有四位假护士，其余的八位也是刚从‘野鸡’护校毕业，连实习都没去实习，就赶着来赚钱。别说什么基本的抢救常识了，连‘三查七对’和输液配伍禁忌也不大清楚，又不虚心学习，批评她还有意见，根本不把自己当护士！告诉你，就连咱们门诊部都是假国营的黑门诊。招聘广告说啥公办医院，是啥区医院所属门诊部，狗屁！连正规牌照都没有！”

“我对此早有怀疑，公办医院的医生护士怎么像一窝马蜂呢？你蜇我，我蜇你！怎么就不见上级来管一管看一看？我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敢在报纸上张扬自己是公办医院呢？蒯主任还叫我好好干，以后调进来吃公饭，还能解决户口问题哩。难道区医院和卫生部门都不知道吗？”

“当然知道喽！正在谈判，要把上头摆平。八层楼装修三十几万元，医疗设备也陆续进来了，就是为了造成既成事实嘛！你来这里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见过老板吗？没有，是的，没有。老板到处办医院，把这里的事扔给蒯主任，蒯主任只会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连门诊部这几十个医生护士都摆不平，怎么把上面摆平呢？”

正说话间，一位小护士惊慌失措跑来说，祝护士长把五床的患儿头上打起一个大包，大人小孩又哭又闹，祝护士长跑得没踪影了。宇文医生恶狠狠地骂了一声“操”，就往一楼跑。

中午吃饭时，宇文佑医生摇着头告诉我说：

“一个堂堂的同济大学毕业的护士长，不懂得 BID 是什么意思，把五天量的头孢拉定一次给打上了，那孩子才五岁，算他命大今天没出事。你说刘医生，她是没水平还是不认真，是不负责任呢还是不想当这护士长，就算都是，也不能把五岁小孩的命当儿戏呀！”

我无言以对。医生不像医生，护士不像护士，你能说什么呢？前一个护士长小江，听说是哪一位股东的小蜜，金屋藏娇藏烦了，心血来潮想尝尝白衣天使的乐趣，在马路边办了一张假证。蒯主任明知证件是假，但碍于情面，就让小江当上护士长。她啥也不懂，就会嗲声嗲气，静脉针扎得病人破口大骂，以后专门负责肌肉注射，也是没做皮试就把头孢拉定一次打进去，病人长了一身药疹子，差点儿休克，好几个医生忙着去抢救，门诊部的病人都跑光了。

小江护士长尝了苦头后回金屋去了，来了一个骆护士长也是冒牌货。她原来开一个服装厂，赔了钱后不知去哪个野鸡卫校培训三个月。人倒是长得很娇憨，两只大眼睛摄人魂魄，蒯主任不知怎么一看就被迷住了。拉丁文一个不识，小儿头皮针不会扎，也是一个只会混工作的货色。不久配药配错病床，造成患者输液反应被炒走了。祝护士长来了，蒯主任说来一个“同济大学的了”，以为她肯定行。结果，还是出事，显然，祝护士长是不负责任出的事故。

说起门诊部的护士我心里就堵满怒气。我刘显刚才来一个月，就有七八天因为她们操作不当，输液反应折腾到下半夜才下班。有一回差点出人命。一位叫伍永安的小工厂老板，发烧几天，我为他开了先锋 6 号和双黄连打吊瓶。护士小茵急着下班谈恋爱，把滴速开到最大，五百毫升药液四十分钟就输完了。伍永安骑摩托回工厂，栽倒在马路上。幸好，他在意识尚未丧失时打了他的助手的手机。当他被助手送回来的时候，已经喉头水肿昏迷不醒了。我赶快叫来宇文佑医生，做了气管切开吸氧，打三联针、脱敏针，用升压药。护士们吓得直往后躲，宇文佑医生一边破口大骂一边亲自操作全部理应由护士干的活儿，扎静脉针、输氧，我则亲自动手配药注射……

一直折腾到天亮，伍永安醒来了，大家才松一口气。宇文佑医生建议伍永安老板的助手，赶紧转院，这里设备不齐全，有危险。蒯主任叫保安抬担架，把身上插着好几条管子的伍永安送到市一院。

蒯主任黑着脸挨个查罪魁祸首。我的处理不会有问题，药房配药也没错，唯一的漏子就是护士小茵。伍永安的输液时间使她无法辩解。宇文佑医生也气得脸发青，指着护士们训斥道：

“我给你们讲过几百遍了，稍微有点责任心的人，也该记住了。中药制剂分子颗粒大，容易引起过敏，必须慢一点输。我的几个病人也一样，不是都让你们搞得双黄连、清开灵、鱼腥草过敏？五百毫升水，恨不能半个小时就点完，哪能不出事呢？出了事，又都成饭桶，基本急救常识都不具备，手发抖，往后躲，让我当医生的自己来扎针，这像话吗？你们是护士，护士是干什么的？关键是要把自己当护士！”

值班护士小茵低着头，泣泣咽咽地申辩道：

“我，我是很小心了，真的很小心了，都是骆护士长说，说可以快些，可，可以——”

“行了行了！都是你自己急着下班！”骆护士长就是开服装厂的老板

改行来的，依旧有一副女强人的派头，抢过小茵的话头，扯着嗓门，理直气壮说道："进的什么药，质量怎么样，谁心里都有一本账，我还说葡萄糖、盐水不干不净哩！再说，双黄连、鱼腥草、清开灵又没法儿做皮试。干脆，医生别开这种药，药房也别进这种药，岂不是大家都干净?"

一个护士长说这种话，惹得宇文佑医生带着红颜知己安岑岑要离开另谋高就。他是栖凤门诊部的顶梁柱、救火队队长，多次让门诊部逢凶化吉，蒯主任岂肯放走他，最后，把女老板出身的骆护士长炒鱿鱼了事。

骆护士走后，招来了同济大学专科出身的祝护士长，不料比骆护士长还没责任心，尤其输液过敏的事依旧频频发生。有时候会同时发生两起，让你措手不及，宇文佑医生就发展我当救火队的队员。傍晚，当我们俩相对呷着啤酒，啃着烂香鸡爪时，会为此发出一声苦笑。这种门诊部要是在市内，半个月恐怕就得关门，老板的精明全部体现在选择地点上。门诊部的周边有十几家小工厂，打工农民是门诊部的顾客，据此产生的低价位经营策略，既能让顾客承受得起又能赚到大钱。在国家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缓解了民工求医难的问题。蒯主任用生意人的话说："我们的销售策略是'薄利多销'，处方不要太大。"而打工一族的病情一般也不太严重，头痛、发烧、血压低、腰酸背痛、尿道发炎、早育早孕等；总之，是一天十六七个小时的体力透支和青年男女性饥渴而产生的毛病。我们晚上出门常常可以看到，小商店门口空地上一台电视机周围，一大群青年打工男女勾肩搭背，随着荧屏上的歌声唱唱跳跳。黑暗处的墙角，无处可去的爱侣相拥着解决生命的需求。多么苦的水里也有鱼儿游动，多么艰难的人世也有青春的绿色啊！

我可怜的打工兄妹们！

39 落井下石 置人死地

【史纪感言】

我们并不认为“医学是一种宗教”，也不苛求医生应该是神。我们只希望医生要有一颗慈善之心。有了爱心，就能把病人当亲人对待，如此，你尽了努力仍不能把病治好，病人是会理解和原谅的；有了同情心，你就能同情一切弱者，助人为乐，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是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是弱化和柔化社会矛盾的减震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添加剂。但由于我们教育的失败，以人为本、同情弱者的慈善之心，一代不如一代了。25岁的竺莺莺医生，对72岁的祖母辈分的连如菊医生，横眉怒目，逼入绝地的恶行，就是明证。一代青年呈现给我们的是如此一张冷漠、麻木得近乎残酷的脸孔，不是我杞人忧天，这是一种人文关怀的时代即将消失的信号。

72岁的连如菊医生在栖凤门诊部只工作了三个月，就被迫离开，流落街头。她那一步一回头的情景，令我心碎。

同是东北人，比起财色双收的宇文佑医生，我刘显刚有自卑感，而和慈眉善目的连老太太在一起，更感亲切、温暖。

我们医生都住在门诊部大楼八楼。我和连医生只有一墙之隔。如果我们有幸正常下班，我总能在楼顶凉台上看见连如菊医生在练气功，走秧歌步。此时，她假发也不戴了，稀疏的短发像风中的枯草。我练了养生桩，再打罢八段锦，就和连医生坐下来，聊一阵南北西东。

东北工业城市的家庭，在社会转型时期，大都出现了人们料想不到的变化。单是父母退休，儿女下岗，孙子上学，就让他们像从天堂掉进地狱似的。连如菊医生的家庭就很有典型意义。本来，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都过着不愁吃喝不愁穿的，令农民兄弟忌妒的眼睛发红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生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管工作管结婚管生孩子，甚至管养老送终的单位。这个像亲爹娘一样的“单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相继关、

停、并、转。连医生的老伴的公司被兼并而提前退休了；大儿子学机电制造，工厂转型，老板因他知识老化没有留用；二儿子的煤矿，资源枯竭停产，他这个技术员也和工人一样失业；三儿子的小厂被合资公司收购，本就没有技术，还能干什么。这小三子成天和朋友抽烟闲聊、发牢骚“大锅饭”养得一代人三四十岁了不会自己走路，领国家低保金二百五十元，老婆孩子养不起，厚着脸皮“啃老”。

连医生说的我都感同身受，东北工业城市面临的是下岗失业的再就业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不安定。连医生的儿女们的家庭，很快就会“家将不家”，所以，六年前她就出来了。

“我每月开工资，就挨个儿邮，大儿子，二儿子，小儿子，还有念大学的大孙子，外孙女。谁那儿不邮谁就惦记我。有时候我真怕呀，怕我倒下了，孩子们怎么办哪！”

连老太太确实随时有倒下去的危险。虽说看上去不那么单薄瘦弱，是一副“梨形”身材，但双肩松松垮垮耷拉着，肚子腆起，愈发显得四肢瘦小。她极力佯装老当益壮，不让年轻人，背地里却是降压药、降糖药一把一把地吞咽着。虽然月人六七千元，但我从没见她买水果、零食和衣服。一双 80 年代的拉带式猪皮鞋已经磨得没一点儿光泽了。她也没有手机，打电话就到路边的电话亭。

连医生值得同情，更值得尊敬。她慈悲为怀，一副老奶奶心肠，对病人的提问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她对她的输液病人嘘寒问暖，通宵达旦陪床。周围工厂和居民区的患者，许多都是冲她而来的，为门诊部挽回不少声誉，连蒯主任都敬重她三分。

“刘医生呀，你们来日方长，我老了。我很感谢蒯主任给了我这个机会，这恐怕是我最后一个工作了。我很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

连如菊医生说的很悲情，我们常常用些鸡蛋壳一样空空洞洞的话安慰她。但她相信了，她相信自己可以再干五年，那时候国家会解决东北“下岗工人一大片”的问题。

然而，她还是被竺莺莺医生逼走了，在她来栖凤门诊部的第三个月的第十一天。

竺医生心高气盛，以邻为壑。连医生刚来的时候，她就到处散布连医生“七十多岁的老太婆财迷心窍”，以后又在病人中造谣说连医生“根本不是医生，是助产士，管接生的”。她甚至当面讥诮连医生：“你要是不戴头套也许更漂亮。”有人打抱不平对连医生说：“同行是冤家，竺医生

得寸进尺，你该还击她。”连医生都以慈母情怀原谅竺医生，说道：“唉，我老太婆跟丫头计较什么呀？”

一个月后，竺医生对连医生恨之入骨了。因为竺医生的病人跳槽去找连医生了。竺医生的月收入从八千多元，掉到六千元左右。如果是我刘显刚，有月入六千元就相当满足了，可竺医生自出道以来，就没有这么少过。由于打工一族女性特别多，妇科一直都是各医院、门诊部的顶梁柱，也养成了竺医生专横跋扈、颐指气使。她在蒯主任那儿闹了几回，要蒯主任把“老妖精炒鱿鱼”。我们不晓得蒯主任为什么“三千宠爱在一身”，居然把连医生臭骂一顿，威胁要开除她。连医生暗自垂泪，凡是竺医生看过的病人，都不敢接诊，结果流失了不少病人。竺医生不反思自省，还而因此与连医生结下深仇大恨。

竺医生见蒯主任找不到理由炒掉“老妖精”，就亲自出马了。本来，妇科有人流或引产的病人时只要一个医生值班就行了，可以轮流休息。现在，竺医生不替连医生值班了，也不让连医生替自己值班，谁的病人谁负责。竺医生自恃年青，精力充沛，要看谁熬得过谁，看谁笑在最后？

这是一场25岁对72岁的体力之战，胜负没有悬念。竺医生自己连轴转几个夜晚还不至于趴下，连医生就不行了，一个引产病人的全程监护结束，她就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连医生一个月难得能睡一个完整的夜晚，到了第三个月，她就体力不支了，一连几个早晨都睡过头了，直到九点多钟蒯主任亲自敲门，才把她闹醒。蒯主任隔着房门恶狠狠训斥白发苍苍爬不起来的老人的声音，我们楼下都听得见：

“你说你能行，不会耽误工作，我才收留你。现在可好，三天两头睡到九点半，病人排了十好几个，你存心把门诊部搅黄是不是？干不了你给我走人！”

连医生双腿发软还是坚强地站起来，跟着蒯主任身后下来，一路承认错误：“我错了，我错了，我改，我改！”回到诊室，喝一杯开水，吞下一把药，饭也没吃，就开始看病。

竺医生幸灾乐祸。有好事者劝她适可而止，她指着人家的鼻子说道：“你替替她呀，就认她当妈呀！”

连医生“晚点”的次数多起来了。在诊室上班时，常常刚为病人做完检查就把头伏在桌子上。她说她只觉头晕目眩，满天金星飞舞，心脏怦怦乱跳，要是栽倒了肯定再也爬不起来了。为了这份月入丰厚的工作，她为自己开中药调理，也练气功，打太极拳。现在她不敢希望再干五年了，

她说："两年吧，两年后我孙子就大学毕业了。"

人到底不是钢铁造成的，连医生终于大白天一头栽倒在诊察床上了。护士气急败坏地大嚷大叫："不好了，不好了，连医生不行啦，快来人哪！"

我与宇文佑医生赶紧往一楼跑。诊室外已经围了许多人。竺莺莺医生站在一旁大发牢骚：

"把我十几个病人都吓跑了！我早说了，人不可太贪，一生能赚多少钱命中都注定好了，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抢也没用！这不，中风了吧？"

宇文佑医生忍不住抬头顶了一句：

"你少讲两句不行，谁不知道谁呀？"

我用手电筒照着连医生的瞳孔，又亲自测血压；宇文佑医生用一支八号针头在连医生的人中、大椎各刺了几下，挤出一点紫色的血，吩咐护士把氧气袋给吸上，吊一瓶盐水加能量合剂。我和宇文佑医生看法相同，是虚脱、血压高所致，并无生命危险。我们都听到竺医生正乘人之危，投井下石。

"一个人把全门诊都搅黄了，内科外科妇科都开不了诊，传出去好听呀？"

蒯主任也赶来了，问我情况如何，我说是虚脱。竺医生接过我的话头，指责起蒯主任：

"是虚脱吗？说早了吧？老医生值钱呀，但也危险呀，今天要是死在这里，你蒯主任就倒霉八辈子了，说不定她家人来闹你个因公殉职，叫你赔几十万！"

众人敢怒不敢言，或者不屑言，一任竺莺莺把人逼入绝地：

"蒯主任，你看着办吧。你要置门诊部于不顾，别怪有人报告老板喽！"

蒯主任像当胸被人打了一拳，良久才吼道：

"都围着看热闹是不是？都给我回诊室去！"

连如菊医生很快苏醒过来了。稍稍休息一会儿，又挣扎着坐到椅子上，但没跑走的病人都找竺医生看病去了。

下午，蒯主任来到连医生诊室。

"连医生，你这么大年纪了，身体不能不顾，回家休养去吧。一会儿，去找会计结算工资吧。"

吃罢晚饭，我们看见连医生正在整理行装，一只褪了颜色的红格子挎包，一个旧旅行袋。

“连医生，你有没有亲戚在这里?” 我问。“先好好休息几天再说。”

“没有，当初我是看到广告来的。”

“那你会住在哪里呢?”

“我得先找工作，有了工作，吃住的地方就都有了。”

“可是你的身体?”

“我连死都不敢死呀，我要死了，一家怎么办哪!”

连如菊医生说着泪珠扑簌簌直掉。

望着连医生只身走进黄昏里，我忽然想起去世的妈妈，不觉泪眼模糊，视野之内，一片昏花。

40 郊外诊所的一日

【史纪感言】

无牌照行医、违法经营、造假卖假、蒙骗欺诈的专科、门诊部，都叫黑诊所。这类黑诊所大部分都分布在乡下、郊区或者城里的小街小巷里，周边一般都有工厂、企业或者发廊之类的色情场所。三两个医生，几个算不上护士的闲杂人员，治小病小痛还管用，但缺医少药更谈不上有抢救器械和措施，一旦发生事故，就关门大吉，逃之夭夭，患者想上诉都找不到对象。有消息报道，一个只有六十万人的小城市，在执法部门联合取缔黑诊所的行动中，竟查出二百多家黑诊所，可见泛滥之广，危害之深，已不容忽视。刘显刚医生为了替朋友值班，亲临其境十几个小时，掀开了黑诊所一角帷幕，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将毁灭我们社会的不惜一切代价的繁荣以及迅速致富的生活哲学。

一天夜里，手机急响，惊回千里梦。一个凄凉的声音传来：

“兄弟，我把老婆的电话告诉你，我在这边没有半个亲人，只好委托你。哪天这家门诊治死人，我被抓进局子里，你好歹通报一声，叫她带着孩子好好活着，我对不起她！”

我听出来了，是项从文医生的声音，我在尼德兰门诊部的同事。当时，项医生被病人家属打掉四个门牙，离开尼德兰门诊部后无处可去，在我新买的二手房里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到郊区一家叫澹台堡门诊部去，打了几次电话来诉苦，说工资虽然不低，一个月有六七千元，只是人受不了，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全天候。最可怕的是朝不保夕，任何时候都有进局子的危险。他说门诊部的老板是个农民，先是开杂货店，继而开小饭馆，而后开药店，两年前开了澹台堡门诊部。到现在门诊部还没有牌照。管理门诊部的主任是老板的二奶，二十二岁；配药的是二奶的妹妹，十九岁；进药的是二奶的弟弟，十七岁。进的中药都发霉长虫子了。门诊部只有他一个医生，三个没有念过护校的什么都做的护士，连扎静脉针都不

会。他衣袋里总带着肾上腺素、地塞米松、扑尔敏这些抢救药和脱敏药，走哪儿带哪儿，随时防备万一。业务是一般常见病，做人流，切痔疮。可是二奶不知好歹，什么病都想揽来治，害得他心惊肉跳如走钢丝。二奶还不许他们穿白大褂，说上头人来检查，大家分头躲避，就说没什么诊所不诊所。我当时一听就嚷起来："那你赶快离开呀！"项医生长叹一声说："二奶扣住我的身份证和一个月工资，说没找到合适的人不放我走。其实她也没打算招聘人来，只是给我升了几百元工资。我只好天天祈祷上帝，保佑我平平安安再干一年半载，给儿子买一辆夏利出租车，我就和二奶摊牌走人。"既然项医生这么说了，我也就无法劝他离开了，我自己尚且自身难保哩！今天，项医生半夜里慌慌张张打来电话，说得危如累卵命悬旦夕，肯定发生严重医疗事故了。我从被窝里坐起来，大声问道：

"项医生，什么事？怎么回事？"

手机里传来项医生带着哭腔的声音：

"主任叫我给一位八个月的孕妇做引产，我不敢。"

"八个月了有危险，你不能做，叫她转大医院！"

不知道项医生那头怎样了，手机已经关上了。

2006 年元旦前两天，项从文医生又是半夜零点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非去他那儿一趟不可。他语无伦次地哀求道：

"你要赶快来，你非来不可，你不来我就好不了，我好不了，我就全完了！"

我问不出所以然来，赶紧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澹台堡门诊部。

司机找得不耐烦，叫我埋单下车，把我扔在十字路口。我只好打着项医生手机，按他说的路标寻去。

灯影下，一个美丽的女孩向我走来。我告诉她今晚没时间，我要去找澹台堡门诊部。女孩认定我是"中镖"的老顾客，自告奋勇带我去门诊部。我们沿着一条小街往前走，但见周边大都是小吃店、杂货店、小发廊。来到市场往左拐进一条黑咕隆咚的小巷，几只流浪狗夹着尾巴在墙角下嗅着什么。女孩在一家小药店门口站住了，说这就是澹台堡门诊部。

项医生鬼魂似的从昏暗的灯影里走出来，大块头的身躯瘦成一副衣架似的，眼圈乌黑淤青，待到他呲了一下四颗雪白的烤瓷牙，我才认定他是项从文无疑。

"项医生，你没事吧？"

"刚吞下一把药，这会儿好多了。"

我环视四周，三间向着巷子的小门面，一间输液室，一间项医生诊室，一间药房。输液室较大，三十平方，有八排长椅，能坐几十个人。项医生到药房拿来一瓶绿茶，我这才看清，药房还兼着小卖部，卖着香烟、酒、汽水和冰激凌。坐下来之后，项医生语出惊人：

“我可能完了，很怕是脑瘤。天天头痛，吃药没用，厉害的时候拿脑袋撞墙壁。我想去大医院拍脑 CT，部主任说没事，吃点药，最近旺季，能找个替身就准我的假。兄弟，我只能求你了。”

“你就辞了工，看好病再找嘛，活人还能让尿憋死？”

“你不明白，”项医生摇晃鬓发苍白的脑袋说道，“辞了这份工，我还能有钱治病吗，好歹一个月六七千元。”

我完全理解，正如我每天苦熬十五个小时也不敢辞去内儿科的工作一样，项医生又岂敢放弃很难得到手的肥差？我埋下头，一时百感交集。项医生脑袋剧痛，呕吐，也许真的患了脑瘤。每天二十四个小时超负荷为一个二十二岁的二奶卖命，体力、精神透支殆尽，人能不病吗？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房子、妻子、儿子，牛马般付出，得不到较好的休息和恢复，没有精神崩溃，是不敢崩溃，没有身体垮掉，是不敢垮掉。我像机械一样工作着，尽量不去想明天、后天、大后天该怎么活下去，欠银行十几万大洋该怎么还，妻子卉艳的误解闹着要来 A 市看看如何解释，儿子上大学的学费在哪里，弟妹吵着要来“黄金地”发财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只知道，我必须咬紧牙关，啥时候放松了，我就倒下去，像一只蚂蚁，像一只蟑螂，倒在车水马龙的大道上，片刻间成了粉末尘土。而我的死亡，意味着妻子守寡或改嫁，十五岁的儿子无依无靠混迹于流氓与乞丐群中。真的，要是能死，那死对我来说太奢侈了！连如菊医生说得万箭穿心呀：“我不敢死呀！”有时候我会想，我们真比小姐还不如。小姐没准儿明后天就被某个款爷包了，做二奶，当情妇，就算不能转正，赚钱还是不少的。项医生他们的主任，不就是个二奶吗？而医生就没有这种光明灿烂的前程呀。

“兄弟，你们国营医院好请假，我是一天都挨不下去了，注射安痛定现在也不管用了。只一天，你就请假一天来替我，我到大医院做个脑 CT，查清楚是脑瘤，就回家等死，不是，就想法儿治！”

一个瓜子脸儿的女孩闻声出来看了我一眼。项医生讨好地笑笑，介绍道：

“我过去的同事来看我。”

“哟！你的同事比你帅多了！”女孩说着投给我一个迷人的微笑，转身走进药房。

“这就是我们杭杭主任，老板娘，靓吧？”

“你就是为这个二奶工作？”

项医生点点头。突然，他脸色发白，两个大拇指用力按住太阳穴，脑袋砰砰地撞着墙壁，嗷嗷嗷地呻吟。他撅着嘴唇指了指桌角一瓶白色药片，我赶紧拿给他。他服罢药，渐渐安静下来。我实在看不下去，说道：

“这样吧，我后天来替你一天。宇文佑医生星期一病人一般不多，我求他帮帮忙。看来你不能再耽误了。”

项医生都病成这样了，那二奶怎么这样残酷？项医生说她也有难处，门诊部就只有他一位医生，他一走就得关门，而关一天门，会损失不少钱，还会影响第二天第三天。

星期一上午，我早早来到澹台堡门诊部。项医生十一个月来头一回走出门诊部，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夹克衫，黑白参半的头发乱糟糟像顶着一个鸟窝，弓着背，耸着肩，我真怕他走着走着一头扑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暗地里祈祷神灵保佑好人项医生。

二奶杭杭主任脸圆圆、身胖胖，白皙皙的脸色、水灵灵的狐狸眼，娇媚、性感，有一套令男人水深火热的本事，不时跑进我诊室里问这问那，还问我妻子漂亮不漂亮。她管收钱，耳朵里塞了个 MP4 耳机，嘴里哼哼嗯嗯，身子一耸一耸。二奶的生活真神仙，做女人好哟！

一天时间，我出了几身汗，这哪是医疗单位呀，简直是阴曹地府！

上午来了一位打胎的，怀孕也才两个月，两位取环的，一位要求胎儿性别鉴定的。屋角有一台人流吸引机，别无其他器械。须知，取环和胎儿性别鉴定是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法的呀，别说我不会使用取环设备，就是会，我也不想以身试法。二奶杭杭见我退避三舍，卷了卷衣袖笑嘻嘻地说道：

“还男人哪！真不如一个项医生，我自己来吧！”

她也会取环？我正惊诧，她已经叫那一位要求胎儿鉴定的妇女明天来，说“项医生看得特准”，把那两个要求取环的女人带进后面一间小暗室。她们在里面鼓捣了大抵半个多小时，居然把两只“T 型环”真的给弄出来了。这二奶真不可小视！她得意地看了我一眼，那意思分明告诉我：医生算什么？只要愿意，我也会！两位中年妇女千恩万谢，每人交了五百元。

下午一上班，来了七八个穿着暴露肌肤如雪的性感女孩，后来又来了八九位。我这才发现候诊厅里排了八张长椅几十个坐位的用途。女孩们见我坐在项医生的位置上，又惊又喜像发现外星人一样叫起来：

“啊！换人啦，来了一个大帅哥！”

“哎哟哟，好帅呀，陪陪我好不好？”

一位小姐索性坐在我桌上，扭得双乳颤悠悠的，要我立马给她检查检查。杭杭主任笑盈盈过来给我解围，说道：

“别闹啦，别闹啦，刘医生是项医生的朋友，只替一天班！”

“那不行，把他留下来，我们给他开工资，那个项医生丑死了，让他看一回，三天没有欲望！”

我一个都没看，统统开八支先锋六号，两瓶甲硝唑，都到输液室挂瓶消毒去。我看见每位只收四十元，在城里专科要收二百元，难怪生意特好。有两个闹着说最近又痒又疼，非让我看看不可。头一位就是嫌项医生丑得让她三天没有欲望的小姐，已经宫颈糜烂，怀疑有宫颈癌，我叫她去大医院检查，她没病似的说“没事，我是精液过敏”。我说：“你应该戴套子呀。”她说：“都是你们男人不肯戴，管他呢，死一百个才五十双！”勇敢的男人们，你们听听！项医生整日里面对这种病人，能不头痛吗？

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下午六点半项医生回来，中午没休息，十三个半钟头，我在这家藏于小巷深处的挤在杂货店、发廊、茶叶店、五金店堆里的黑门诊部，一共看了五十三个病人，生意好呀。他们中有感冒头疼、腰肌劳损、牙痛、高血压、斑秃、痔疮、胃溃疡、月经不调等，真是全科医生。病人几乎都是回头客，有很多是工厂、饭店、发廊的“团队病人”。收费都不高，感冒只开两板白加黑、两包板蓝根冲剂，收费不过十元钱。妇科除打胎、摘环、鉴别胎儿收费三五百元，其他的也不过几十元，比如妇阴洁只卖六元，城里专科卖十二元。卖茶叶蛋的老太太头疼几粒去痛片、修鞋匠刈破手指一张创可贴就可以买，二角钱就解决了。公办医院要排队挂号、检查、化验、看医生；一场小感冒也折腾大半天，血常规、X光胸透；医生板着脸，护士不耐烦，检查技师一声不吭。对比之下，平民百姓和打工一族谁不喜欢这种简单、便宜又可说说笑笑的不合格的门诊部呢？可以不客气地说，黑门诊部是我们现行医疗体制和正规医院的弊病催生出来的！存在就是合理，问题是如何规范、监管。杭杭主任的全部智慧，除了做二奶之外，就在于因地制宜、薄利多销的经营管理。

那么，这个门诊部的利润空间在哪里呢？创可贴、头疼粉和白加黑是

赚不了几文钱的，可是做人流、摘环、胎儿性别鉴定就一本万利了。口服人流药进价 18 元，收费达 180 元，还是比城里医院和专科便宜多了，而用电动吸引器将胎儿吸出来的成本更低。违法摘环则几乎不必成本。至于胎儿性别鉴定的利润空间更大了，一个月有十多个人就有一二万，而且因为违法风险，孕妇都带着红包而来。工资支出不多，一个项医生、杭杭主任和她的弟弟妹妹而已。关键是薄利多销，客源如流。

我苦了一天，总算把项从文医生盼回来了。他把一袋东西往桌上一放，说道：

“兄弟，我死不了！”

我一听心弦松了下来，真替他高兴。我把 CT 片对着灯光看了再看，的确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没病就是福，好人一生平安！我收拾东西要回去，项医生拉着我说，塑料袋里净是好吃的东西，“咱哥俩庆祝庆祝”。杭杭主任也替项医生高兴：“我就说没事啦没事啦，疼一疼就好啦！”她格外开恩让我们到对面小馆子去喝酒，说有病人再喊我们过来。

项医生买了烧鸡、火腿肠、花生米和一瓶二锅头，我们又叫了一笼包子。谁知，第三杯酒还没喝完，项医生头又痛起来，用两根筷子顶着太阳穴。我慌忙扶他回店，他又拿脑袋砰砰砰地撞墙壁，脸色刷白，青筋暴胀。我心里想，项医生头脑里肯定有问题，CT 也许查不出刚长出的视神经瘤一类的疾病，还可能有其他问题。

“项医生，我看还是全面检查个明白，你不能这样把命搭上呀！”

项医生拼命摇头，说只要没长瘤子，他就得干下去。他又服了一把药，对我说道：

“兄弟，我死不了，你回去吧，时间不早了。”

我扶他躺在床上，盖上被子。我看到项医生的身子非常单薄，被子下看不出多大的起伏了。心头一酸，忍着眼泪，我叮嘱道：

“有什么事千万告诉我，别把我当外人。”

项医生咧了咧嘴，点点头，四颗烤瓷牙亮了亮，闪烁出一点蓬勃生气。

我离开门诊部，来到小巷口，有人叫我：“刘帅哥，走啦？”我回头一看，是那一位嫌项医生太丑的患宫颈糜烂的小姐。她走近前来，笑嘻嘻地说道：“你可以戴套的。”我说：“你该去大医院检查，一定要去，不要再当小姐。”大抵是“小姐”称号蔑视了她吧，她盯了我一会儿，愤愤地反击道：“当‘小姐’怎么啦？你还不够格！”之后大半年，我一想起她，真的一点欲望都没有。

41 谁是医改失败受害者

【史纪感言】

刘显刚医生又失业了。他说医疗改革失败的最大受害者莫过于民营医生了，流落他乡，求告无门；最大受益者是老板，乘机发财，制造出一片冷酷的世界；长此以往，贫富差别越来越大，就不怕再来一次土改吗？他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病人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认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是可怜的同盟军！”刘氏“阶级分析论”乃泄心中不平之戏言与怨语，但确实不能当耳边风，因为它毕竟反映了一种严峻的现实。

我，刘显刚，又失业了。

栖凤门诊部被查封。

外科招来一位三十七岁的假医生，曾经在药店站柜台卖过药，做了假证件来应聘。他的第一个病人是塑料厂小老板，做得是狐臭切除，鼓捣了半个月，伤口不仅没愈合还天天淌脓水。小老板花了八千多元，治得腋下流脓发臭，怒不可遏。他在官场上有几个朋友，一状告到市、区有关部门，立即引起严重关注。卫生局、药监局来人调查，我们也才晓得这家拥有八层大楼、几十位医护人员、月营业额高达一百多万的门诊部，也是无牌照经营。老板娘闻讯，连夜把款项和值钱的药品卷走。消息是蒯家民主任透露出来了，一时栖凤门诊部炸开了，成了一窝马蜂似的。几十个医护人员的工资都没地方拿了，还有押金呢？门诊部瘫痪了，病人也把消息传出去了。大家集合在一起商量办法，并公推蒯主任为头儿，这回蒯主任却也见义勇为，他自己也被欠了一万多元。于是有人找老板娘，有人打电话向报社和电视台报料，有人向“3·15”消费者协会上诉，还有人向卫生部门反映。目的只有一个，讨回医护人员应得的工资。半夜里，竺莺莺医生发现老板娘潜回门诊部取办证材料，立即叫醒我们。我和宇文佑医生和他的小情人安岑岑等人立即堵住各个路口，逐步缩小包围圈。宇文佑和安

岑岑到底是部队下来的，充分表现出机智、勇敢和敏捷。安岑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过去把老板娘制伏了。我们把她软禁在蒯主任的办公室里。她死皮赖脸不发工资，我们声讨无用，打电话给派出所。警察来了，训了她一顿，也没办法。警察都没办法，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只能报道消息而已，我们只好用土办法对付，不给吃饭，不给喝水。医护人员分成几组，轮班看守，以逸待劳。一天一夜，老板娘缴械投降，她的银行卡里还有十几万元，但不够几十个人的工资和提成。我们自认倒霉，提成就免了，超过三千元的就认了只发两千。我们私了之后打电话给卫生部门。上头派人来把门诊部贴了封条。我和几十位医务人员通通滚蛋。

那天晚上，我和宇文佑医生哭笑不得，到小饭馆借酒消愁。他打算带着小情人安岑岑医生隐于郊区门诊部，而我是“十月清霜重，飘零何所归”。宇文佑医生酒一喝多就会大笑不已，有李白之遗风，我则是越喝情绪越低沉凄切。正是圆月当空，但见月影铺满小巷，淡淡如一条小河，我忽然想起白居易“琵琶行”佳句，“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更添莫名怨恨。忽然宇文佑医生拿着手上的碧玉烟斗指向我，问道：

“你那个朋友项医生现在怎样了，我昨日想起以前遇到的一个病例，很相像，可能也是视神经纤维瘤。开始头剧痛，但查不出来，到眼睛几乎失明了才确诊。没治，一年多就死了。”

我一听，大吓一跳，赶紧打项从文医生的电话，却听到呆板的语音回答：“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我顿时有一种不祥之预感，立即拨打澹台堡门诊部的电话，是二奶杭杭主任接的，绵软甜腻，拉着长长的腔儿。

“哟，刘帅哥，是你呀，我天天想念你哟！怎么样，想来我们这里工作吗，工资好说呀。哎呀呀！你要是能来，我的生意肯定更加兴隆。哦哦，你问项医生呀，他头痛不止，看不清东西了，我叫他辞工回家休养了。”

果然不幸而言中。我慌忙又拨项医生家电话，但电话已停机。项医生完了！宇文医生见我泪悬眼角，安慰道：

“别急，也不一定是脑瘤。他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什么人也受不了。压力太大，导致严重神经官能症，也会出现头痛、呕吐、眼花症状。”

“但愿如此了。我知道他的，没听到死亡的脚步声，他是不会辞工的。他为什么就不给我一个电话呢？好歹同事一场，也朋友一场。难道说人情沙漠里，就没有一株绿草吗？”

我们喝得酩酊大醉。待到安岑岑寻来，两人都不省人事了。

翌日，我睡了一整天。我吸取项从文医生的教训，不能拿生命去拼搏，迫使脑子里长出个瘤子。我一边找工作，一边看报纸杂志放松自己绷紧的神经。来A市五年多，我的精神生活几乎是零。所有时间都卖给老板了，只有睡前的几分钟翻翻报纸，免得和社会完全脱钩。我很羡慕那些“小资们”，有钱财有时间写一些无病呻吟的鸡零狗碎文章，羡慕我的那些同龄人把一点情呀爱呀搞得风起云涌，编出十几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没有人来写一写连如菊医生、项从文医生，写一写我们这些医疗改革失败的受害者一天十七八个小时不见天日的生活？莫非这个任务要落到我刘显刚医生肩上吗？我头一回冒出写一本记录自己生涯的“新贫下中农”困境的书籍的念头。

我到一家杂货铺买了许多盗版书，还到出租书店选了几本励志书。有刘墉的《萤窗小语》，王金战、隋永双的《英才是怎样造就的》，高仁的《上帝的哭》，秋枫、白沙的《一个世纪的阅读体验》，还有什么《狼图腾》、《羊皮卷》、《穷爸爸，富爸爸》等。我没日没夜地读，像要把过去的损失在几天中夺回来似的，直读到视野里出现黑色棉絮状的漂浮物，害怕视网膜脱落，才掩卷闭目养神。我居然读出一点自信和光明，仿佛希望和成功在前面和我捉迷藏。

当然，我也没忘记银行卡的数字成排成排倒下去。我打了许多电话求职，大都是我不满意，而我满意的，对方却不满意。后来，我想起了溪西门诊部的秦明员主任，我在他的内科干过一段时间，在七十多岁的白银光主任恳求下我离开了。秦主任曾经赏识过我，我也尊敬他。“非典”时期，秦主任急国家所急，为许多疑似非典的发烧病人大开方便之门，是一个比较正派的老板，我们还在一块喝醉过酒。我把电话拨给他，谁知他竟然想了很久才记起我来，和我们喝酒时候完全不同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咸不淡地问我在哪里高就，知道我在向他求职，唉声叹气地说道：

“实不瞒你说，我这破老板当不了了，就剩下一点饭钱了，老婆都得出来打一份工了。”

“你不是有控股的份额吗？哪个月没有几十万？”

“傻兄弟，现在轮到一个副局长控股了，赚的钱几乎都给控过去了。好了，兄弟你混好了，别忘了哥哥啊！”

手机挂了。

秦明员这样的老板，处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食物链的中端，比

起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固然不如，但分一碗残渣剩饭给我辈打工医生，不足道哉，他还是不拿我当同类。

我回过头从我服务过的常三谷老板、史元宝老板开始，逐个打电话求告。他们早把我忘光了，有的连电话也不接，只冷冰冰问你是谁，待我报上姓名，“咔”一声挂了机。妈的，我刘显刚看了几本破书，就被“励志”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人家是商人，岂不知商人愈有钱就愈势利，愈有钱就愈冷漠，俗语说“有一个亲戚当商人，你就失去一个亲戚”，何况人家还不是你的亲戚哩，谁还认你什么刘显刚，见鬼去吧，你以为你是谁？

我正在幻想我一旦成了商人，一定要重建商人心态，为商人树一榜样，一定要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广阔胸怀，突然接到项从文医生老婆的长途电话。这位妇人哭得快断了气，说她丈夫几个月前给了她这个手机号码，叫她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找刘显刚医生。项妻说，他的手机一直关机，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两个月来没有他一丁点儿消息，只好打电话给我了。我问她，家里电话怎么打不通，我也正着急项医生的失踪哩。项妻又哭了，说她那个媳妇缺八辈子德，先是把电话线给拔了，后来又把她撵出来了，只好住到娘家去。她猜测项医生给人绑架了，或者被人打死了，否则不管怎样，他不会不给她打电话呀。我安慰她别急，明天我就替她去寻找项医生。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澹台堡门诊部找二奶杭杭主任。她也感到不可理解，以为项医生回家养病了。后来她也安慰我说，也许项医生去住院了，怕家里人担心吧，也许手机丢了，干脆就不打电话吧。

黑门诊部没人来查处，生意比以前更加兴隆。一位五十多岁的比项医生更像医生的男人坐在项医生原来的位置上。桃花依旧笑春风，杭杭主任比以前更加灿烂，必是金满箱，银满箱，夜夜梦洞房，可怜项医生一别成永诀，错把他乡作故乡。

以后的日子，我自己在浩瀚的人情荒漠里找不到出路，渐渐地把项从文医生忘在脑后了。就是这个时候，在一个电话里我突然听到项医生的声音，高兴得我浑身颤抖。项医生没有死，他还活在人间！他说被二奶杭杭主任炒走后，他在街上乱转，破包被抢劫，手机丢了，证件丢了，钱包自然也丢了。谁都不相信他是医生，没人敢收留他。他成了流氓无产者。为了活下去，他与乞丐为伍，晚上睡在桥洞下或者水泥管里，无颜见老朋友，也无钱回家乡。后来一家乡村药店收留他站柜台，他终于活下来了。

但他不能永远在药店里卖药呀，所以还是厚着脸皮告诉老朋友，请求帮忙。

我放下自己的事，立即去找项医生。

42　专科的陷阱

【史纪感言】

刘显刚医生不想再赚“贫下中农同盟军”来之不易的血汗钱了，要赚就赚富贵人家的钱。他要离开医院，开办美容所，美化人们的生活，求得心理平衡。据他说，最后坚定他改行的信心，是报纸上一件非常美丽的真人真事：美国五十七岁的罗琳女士一直独居，她患有严重心脏病，所以在电话里设定紧急呼救电话号码911。一天，罗琳女士在给金鱼喂食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死神伸出锐利的魔爪了。突然，一只金鱼蹦出玻璃缸，不偏不离恰恰落在电话上，叶喇喇拍打“911”快捷报警键。十分钟后，警察破门而入，把罗琳女士送到医院，经过紧急抢救，罗琳女士拣回一条宝贵的生命。刘显刚大受震动。他说，讲完医院的经历，还要把尚未披露的若干专科之奥秘，做一简单补充，目的是用活生生的事实，教患者识破一些人的巧舌如簧的宣传，别掉进诱人的陷阱里；希望自己一旦有不测，也有金鱼相救。

中国人医疗知识相当匮乏，甚至可以说严重缺失。这就给某一些坑蒙欺诈者提供了大行其道的方便。所幸我刘显刚是医生，兄弟姐妹进医院会先咨询几句，总算没落进温柔的陷阱之中。但中国有几亿个家庭呀，岂能家家有医生。就算有，也防不胜防。闻名全国的打假英雄陈晓兰医生，父母亲就都活活被医死。母亲幽门已经梗阻，又让喝进500CC硫酸钡；父亲抢救时，假牙没有摘下就插进吸痰器插管，抽出来的不是痰都是食物……全民医疗知识缺乏，造成医疗界和医生职业的神秘性，患者只有像信徒对神父一样，一句句都当做上帝慈爱的教诲。人们只晓得崇拜，八十年代以前，民间就流传什么“一有权，二有钱，听诊器，方向盘”的顺口溜，90年代以后觉悟了，变成“一灰狼，二白狼，掌大印，卖楼房”。21世纪最初的这几年，更是陷阱遍布，怨声载道。最可怜的是打工一族，毫无防范知识，一个个扑通扑通掉下去，死的死伤的伤，没死的逼上梁山

为寇者何其多，社会动荡不安了。这是教育的失败！为了追求升学率、优秀率，许多中小学索性不开生理卫生课，我的生理卫生课就是自修的。就算开了课，也是一课讲一章，涉及泌尿系统和性知识，老师脸红，学生脸红，一语带过。全不知人体为何物。有一则难以置信的报道，说一对科学家夫妇不孕不育找医生。经检查男女都没有任何毛病，医生对科学家不敢怠慢，一一问得细致清楚。原来，科学家夫妇都是处男处女，不知性为何物，以为并排而卧可以感应生子。我刘显刚亲自看过报道，怀疑报道失实，但我认为报道深刻反映了我国人民医学知识的贫乏，已经到了天理不容的地步了。而青年一代中的一大批人，则走向另一极端，以性为乐趣，全不知梅毒性病艾滋病的厉害，给社会制造了恐怖的隐患。提高全民对医学这个神秘世界的认知水平，人人有责。我对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深感内疚，在离开医院改行之前，我还想把在几个专科里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补充介绍，但愿他们增加一点防范知识。我同样把人物姓名和医院名称都隐去，因为我确实不想伤害任何患者与老板，我希望民营医疗事业能够健康发展，为我们的社会贡献更大力量。这确实是我刘显刚口述这部长篇纪实之目的。

肛肠专科

在民营医疗单位里，一般妇科、外科、包皮科、腋臭科、喉科和肛肠科，都有手术室，是经营者的摇钱树。

2004 年 11 月中旬的一天，某门诊部门前冷落车马稀。我正和外科沙医生聊着市井见闻，导医小姐带上来一位年轻人。小伙子今年二十岁，叫敖东方。沙医生举着笔不懂怎么写，小伙子快乐地说："就是台湾那个写《中国性研究》的李敖的'敖'字呀！"看来是个爱读书的人。敖东方自诉连续几天便血，而且知道是和伙伴们到街头吃烧烤辣椒吃太多的缘故。本来也不怎么当一回事，总希望明天就止血，但一天拖过一天还是便血。昨晚放工后和伙伴们上街，一位笑得很甜蜜的女孩子塞给他一张"优惠券"，说我们门诊部有几十项检查免费。伙伴们劝他说："要不你去查查得了，也许是痔疮吧。"敖东方动心了，反正免费检查又不要钱，今天就到我们门诊部求医来了。

没有挂号，沙医生开了粪便检查单也不收费。沙医生叫敖东方脱下裤子看看，而后皱起眉头，语气严肃地说道：

"你这是痔疮呀，内痔很严重了，不手术不行呀。现在便血，以后连大便都困难，而且便血太多是有生命危险的！"

敖东方傻了，良久才问道：

“不手术不行吗？”

“绝对不行！”

“那要多少钱呢？”

“不贵，原来价格八百八十元，现在是优惠期，才三百元。我们是用美国PPPH痔疮治疗激光机做的，效果显著，手术精确度高，无痛苦，损伤愈合时间很短，没有后遗症。打上一点麻药，几分钟就行了。照常工作，照常生活。你看看我们的口号！”沙医生说着指了指墙壁。

雪白的粉墙上红色的宋体大字：“痔疮在这里终结！”

敖东方看了一眼，并没有受到鼓舞，他身上没带钱，而且也得回去和亲友们商量一下。

敖东方回去后，和亲友们商量的结果是，反正长了痔疮就要治疗，抹痔疮膏和吃药都不可能断根的，倒不如让激光一照就一了百了。也不贵，三百元，就当十天的工钱扔了。于是他回来找沙医生了。

可怜敖东方做梦也想不到，他患的根本不是痔疮，仅仅是肛裂。造成肛裂的原因大多是便秘，大便时用力过猛。只要解除这两个原因，肛裂自然就好了。而便秘的治疗也很简单，润肠茶一包，冲几次喝下自然可软化大便，饮食方面吃些多纤维的食品，诸如苹果、橘子、胡萝卜、黄瓜、青菜，用蜂蜜调水喝也能通便，严重的可喝中药，三五剂即可。大多数肛裂会自然痊愈，特别是生机蓬勃的年轻人，小小一次肛裂完全不必看医生，晚间睡觉前用淡盐水清洗肛门，三四天就好了。敖东方完全可以免除这一刀！

然而，专科的潜规则是“有诊必治”，外科、肛肠科则是尽量争取手术。手术费对医生来说，有高达百分之十的提成，比如一个月有三十例手术，手术费收入六万元，医生可以提成六千元。他的底薪不算高，二千五百元到三千元，他必须靠手术费提成才能有较高的收入。而对老板来说，手术成本极低，仅仅是麻醉药利多卡因3—5支，才十元钱，消毒液、无菌手套、纱布、棉球、手术刀，成本仅几十元，却可以创八九百元营业额。老板、医生岂有不追求手术创收的呢？

肛裂的小伙子敖东方被打了麻药，上了手术床，做了激光手术。手术倒也没什么痛苦，仅二十分钟就全部结束了。他以为啥事也没有了，从此轻松愉快了，拍拍屁股要走，谁知却被沙医生的医嘱吓得差点昏进去。

“挂五天瓶吧，每天来换药，不然感染了造成肛门脓肿怎么办？”

敖东方做声不得，眼睁睁瞪着沙医生笔走龙蛇，处方上全是弯弯绕的外文字母。他的脑袋一片空白离开医疗室，交款时又吓了一身冷汗：五天吊瓶八百元，换药每次四十五元，五次二百二十五元。敖东方明白一根麻绳勒在脖颈上了。沙医生说得很清楚，不挂吊瓶不换药会引起肛门脓肿，坐不能坐站不能站还能解大便吗？唯一的办法是赶快去借钱，越快越好。

内行人都晓得，肛裂完全不用手术，就算手术了，用激光烧灼患处，皮肤黏膜在高温烧灼后，很快就结痂了，六七天痂会自行脱落。只要口服一点儿抗生素预防感染，大便后冲洗一下肛门就行了。挂五天吊瓶只是为了创收。术后换药更是坑人，每次换药，其实是清创。换药每次四十五元，没多少利润，有的不良医生，会在“清创”时候用刀片刮开痂面，引起轻微出血、疼痛，病人才会乖乖再开上几天吊瓶。这样一折腾，即便挂号费、化验费、检查费都优惠，没两千元你别想完事。如果真是痔疮手术，花上两千元还不算倒霉，据我刘显刚了解，很多仅有便秘症状，或者吃到不洁食品，拉肚子拉得肛门肿痛，轻微肛裂出血，都成了“手术适应征”，糊里糊涂让人做了激光。花了冤枉钱，恢复后激光烧灼处大便时还会疼痛难受。

肛肠科如此，其他外科也常发生欺骗患者上手术台的事情。2007 年元月九日，某家很有影响的报纸，就披露一对姐妹被不良医生忽悠上手术台的全过程。31 岁的姐姐还是未婚姑娘，2006 年 11 月到第一家医院妇科检查身体，3 天才后能看到检查报告。姑娘嫌太慢，看到第二家医院神乎其神的宣传广告便前去就诊。医生听完自诉，简略检查就断定该女患了继发性不孕症、盆腔黏连、双侧输卵管炎等，病情严重，必须立即手术。该女信以为真，被全身麻醉，施行了一整套手术。术后又做了二十四项检测，花去三万九千多元。其妹也到这家医院检查，被告知和姐姐患了大抵相同的妇科疾病，也上手术台施行了几乎相同的手术，花去近四万元。姐妹俩并无大病，属医疗欺诈的受害者。此事震动很大，引起媒体关注。肛肠科的手术还是小手术。姐妹的妇科手术，也不能算大手术。倘若遇到关系身家生命的手术，望我的打工兄弟姐妹们，该慎之又慎呀！

耳鼻喉专科

“高新激光治疗术，令你和一切疾患一刀两断！”耳鼻喉科宣传攻势异军突起，后发制人。痔疮科引进顶尖美国 TURELLS 微创无痛肛肠术，妇科引进美国顶尖 HPV 检测术，狐臭科引进美国微创大汗腺清除术，男

性科引进韩国无痛包皮环切术……所有专科都在引进国外最先进的机械和技术，英、法、日、意、葡全有了，只差没有俄国的。耳鼻喉科迟了一步，却是后来居上，不但技术最先进，而且攻势最凌厉。他们引进了德国STORZ鼻内窥镜微创技术，是目前欧美最发达国家最先进最受欢迎的最广泛应用于临床的尖端科学技术。这种全新技术，据说亮度相当于无影灯的30倍，3毫米小孔可将病变组织放大近百倍；病变部位的如此高清晰度，可使医生的手术达到最精细的最佳效果……可以使过敏鼻炎、肥厚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慢性咽炎、腺样体肥大、鼾症等等鼻咽疾病一次告别。中国是怎么啦？居然和索马尼、坦桑尼亚、巴基斯坦一样没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啦？不是中国"怎么啦"，而是我们某些医疗单位的经营者"怎么啦"。他们抓住了患者爱惜生命和崇洋媚外心理，毫无节制地夸大宣传甚至虚假宣传。我们十分欢迎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我们反对的仅仅是欺诈和误导患者的不合实际的宣传攻势。更有甚者是有些医疗器械的不法分子，居然乘机制造出冠以"尖端技术成果"的假仪器。上海的陈晓兰医生在一些医院里就发现了"光量子治疗仪"、"鼻激光治疗仪"、"氦氖激光血管内照射治疗仪"、"光纤针"和"静舒氧""恒频磁共振"等问题医疗器械。而某些经营者就最喜欢这种"物美价廉"的器械，他们借其大发钱财，成为百万富翁，傲视芸芸众生。

2004年6月，我在肝病科工作，隔壁就是耳鼻喉专科。承包者闻老板两年前开桑拿浴欠了一屁股债，后来受到宣传广告的启发，转行医疗，借了三十万元，买了一台激光机，又破釜沉舟大打广告。居然一年就发了，每月营业额高达一百多万。

闻老板承包的耳鼻喉科只有两间小诊室，合计不上三十平方米。雇了两个医生，两个护士。还雇了一个本地籍的三流演员，在电台上天天做和病人"互动"的宣传，吹嘘他们的美国PPPR激光治疗机，可以彻底根治慢性鼻炎、鼻甲肥大、鼻息肉、慢性咽喉炎、扁桃腺肿大……

那时候，闻老板的生意十分红火，人气极旺。在二楼候诊厅排队的都是他的病人，每天都有五六十人。两个医生，一个开处方，一个操作，一天打几十次激光，打完激光挂吊瓶，病人不同意挂吊瓶就开一个月口服药和外用药水。做一个激光收费八百元，口服药六百元，挂三到五天吊瓶四百元，平均每个病人二千余元。激光手术收入除去电费和医护人员的工资外，就是那台很可能也是假冒伪劣的激光机的损耗费了，你说闻老板能不发财吗？

闻老板是发财了，可是病人呢？病人付出两千余元，并没有彻底根治鼻炎，也许症状减轻了，但多半是用了消炎药吊瓶和口服药所产生的效果。应该明白的是，激光手术对于鼻息肉效果还可以，但鼻息肉病人只占手术病人中的百分之五。大多数病人是慢性鼻炎，系过敏性体质造成的，本来没有鼻息肉、鼻甲肥大等问题，激光烧灼了鼻腔黏膜，反而可能造成鼻黏膜破损、溃疡留下后患。可惜的是，一些医生似乎并没考虑这些问题。本着“来诊必治”的原则，他们会把小病说成大病，不是手术适应症说成手术适应征，千方百计鼓动你做激光手术。因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手术费提成是十分诱人的。他们的广告也好心地提醒你：“鼻炎很容易诱发鼻窦炎、鼻息肉、哮喘、脑膜炎等并发症，甚至诱发鼻咽癌变，断送你的宝贵生命。”他们的医生会谆谆善诱解除你许多疑虑：

“你绝不是感冒，你的鼻炎已经几年了，形成鼻脓肿、蓄脓症了。你是不是经常头晕脑涨、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下降？鼻内窥镜检查，已经可以看到中鼻甲息肉样变、下鼻甲肿大，发展下去就是鼻窦炎鼻息肉；当然，最好不要诱发鼻咽癌，但也不能排除可能性！”

病人一听，鼻子和喉咙一下子都堵塞起来了，那种头晕脑涨的难受立即出现。

“医生，我怕手术，服药行吗？”

“服药只能缓解症状及减少鼻炎发病时间，治愈是绝对没办法的。其实手术很安全快捷，你根本不要害怕。我们引进的德国 STORZ 鼻内窥镜微创技术，不痛，不流血，几分钟就好了，把以前的破坏性手术变为彻底清除病变，又保持鼻腔正常生理功能和防御功能的手术。我们已经成功治愈了数千例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患者了，得到患者一致的认可和好评。治愈率吗？医生从来不说百分之一百，所以我说百分之九十九嘛！至于手术费吗，很便宜的，才几百元，现在正是优惠期，过几天就不是几百元的事了。”

病人终于相信一束“神光”，会给自己带来健康与快乐。

可悲的是，这些相信“神光”的患者中，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不必让“神光”烧掉两三千元的，而且，“神光”确实不是所有疾病的“克星”！比如他们吹嘘“十分钟让过敏性鼻炎消失”，就根本不可能，过敏性鼻炎的病因是变态反应，并不是激光可以解决的。西医至今只能用扑尔敏类脱敏药对付，中医则用玉屏风散。激光的效果并不理想，操作不当，误伤黏膜，也不是没有的事。再说，鬼才晓得那激光是真的还是假的！

闻老板一年间把三十万债还清了，还买了别墅和高级轿车。有人说还有几百万存款，因为他第三年就把耳鼻喉科承包给别人，自己享受人生去了。

人体增高专科

众所周知，一个人无论男女，在十八岁左右骨骼钙化已经基本完成，身体的增高也已经不可能。可是近两年来，在“高新技术”的幌子下，四十五岁以下的人都可增高，各种各样的人体增高术争先恐后出现，一项比一项先进，一项比一项完美。各种各样的增高产品，一种比一种有效，一种比一种神速。宣传广告雪片般纷纷扬扬似乎在提醒人们，全民身体增高势在必然，易如反掌。林林总总，可分三类：一是药品，二是产品，三是最佳增高方法——手术。我刘显刚就经历两次人体增高专科的招聘，所见所闻令我啼笑皆非，我终于还是为了自身安危舍弃这个已经到手的高收入的工作。

首先说增高药品。增高灵、增高多维钙、增高绿色胶囊、升高助长素……这些产品有的被吹嘘为“中国××运动员专用产品”，有的则宣称“获日内瓦国际医学认证，经日内瓦科学中心鉴定为人体科学最伟大的发明”，适用于十三至二十岁的青少年，食用后百分之九十四的人一星期内可增高一厘米，一个月内可增高三厘米，三个月内可长高六厘米。这些增高药品的价格都十分昂贵，据我所知，增高灵一盒卖一百三十六元，但进价才一元三角二分。一盒可服三天，一个月单这种药就得花一千三百六十元，必须连服几个月。这些增高药品假如真能使人增高，价格就是再昂贵一些也是受欢迎的，问题是经有关部门检查，无增高功能，有的对青少年不适宜，甚至有害。日前，卫生部规定的保健食品的二十七个功效中并没有增高一项，有的也只能改善生长发育。

其次说增高产品。一种增高鞋垫，被宣传为“经数万例临床实验和实质性观察，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一年内可增高五至十厘米”的产品。增高鞋、助长膝套、睡眠增高机……这些增高产品都谎称高科技新成果，给患者以虚假承诺。在一次人体增高专科的应聘中，我到门诊部三楼最里面一间人体增高专科一看，有两个医生，一个管开药，一个管操作。当我看到操作室的设备时，差点儿憋不住笑出声来。我看到一架中医骨科治疗骨伤病人的牵引床。一次牵引二十分钟，医生正装模作样地在患者脚板底和小腿上贴磁片。一个疗程是八个月，两个疗程可以增高五到十厘米，有效率达96%。事实上，大部分人体增高专科的老板和门诊部只签

订一年的承包协议，不到两个疗程一年六个月治疗时间，已经腰包鼓胀的老板就收摊走了，花掉上万元还没长高一寸的倒霉的爱美男女，只好怨自己误人歧途掉进陷阱，怨父母矮个子基因害了下一代，从此后泯灭对名模与明星的向往之心。

第三说肢体延长手术。这种手术首先要把胫骨的上端切开，将不锈钢钉子从这里打到骨髓腔里去。固定好后，从中上三分之一胫骨锯断，腓骨也要打断，按上牵引架。骨头长好后，再把钉子和髓内钉拔出来。由于骨头拉长，腿部神经、血管、皮肤都得随之拉长，风险甚大，可能导致神经瘫痪、血管供血障碍和穿孔感染、骨髓炎等等病症。主流医学研究及绝大多数骨科医生是不赞成这种断骨增高手术的。本来，断骨增高术是用于肢体残废人的，分为三期，手术期、延长期、康复期，是一种痛苦而近乎残酷的手术。残废人实属无奈，而健康人，好好的两条健康的腿，装上钢板和螺丝，这是多么不必要的手术呀！某省有一位二十岁的刘姓姑娘，术后两肢腐烂，“看得见钢板、螺丝和白白的筋”，进而得了骨髓炎，最后萎缩，两只腿一只长一只短，好端端的健康姑娘为美的追求葬送了可贵的健康。

我的打工姐妹弟兄们，你们要是不相信我刘显刚的记述，可以买几盒药试试，但在走向手术台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们能忍受断骨增高手术的痛苦以及未知结果的打击吗？这既然是一门“新兴的高科技”，就还没有一位终生健康的例子可供观察与验证。

皮性科

皮性科是皮肤科和性病科的合称。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科室，皮肤科医治皮炎、湿疹、疱疹、丹毒、疥疮、斑秃、色痣……性病科医治性传播疾病，梅毒、淋病、软下疳、艾滋病……妇科中的性传播疾病诸如非淋菌性尿道炎和宫颈炎归进来是有道理的，而把泌尿科的前列腺炎、膀胱炎等也归进来就很牵强。最近两三年来，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确实让许许多多缺少性常识的人懂得许许多多性常识。卖春药的说中国男人百分之八十阳痿、早泄，百分之四十七的女人性冷淡。卖非洲神油的说中国许多男人阴茎短小，广告画里的非洲男人的阴茎像老蛇盘在肩膀上，卖败毒丸的说无论梅毒淋病、衣原体支原体，“十日可根治，终生不复发”……我刘显刚在皮性科干过，在本部纪实里没少说到其中奥秘，已经足以让大家知道皮性科的治疗范围何以如此之广了，这方面我不再赘言。我刘显刚只介绍一种我曾经遇到的却至今仍被忽略的病例，一种越治越严重曾经使

夫妻离婚、使患者自杀的病例。

我有一个女病人叫冉冉，四十五岁，一家工厂的出纳，有一个可爱的小男孩，丈夫是个白领，家庭美满幸福。一日，冉冉的大小阴唇之间突然出现几粒绿豆般大小的水疱，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丈夫把性病传染给她了。夫妻关起门来吵架，冉冉逼着丈夫坦白性病的来龙去脉，丈夫大叫冤枉。她到一家门诊部皮性科医治，自然是一系列抗菌素消炎和吊瓶，阴道冲洗，做微波。治了半个多月，花了几千元，绿豆般的水疱是消失了，性病似乎根治了，却出现了另一种疾病，她开始腹泻，每时每刻都有大便的冲动，到卫生间却又便不出什么，接着口腔出现溃疡。她认为是性病转移了，像癌细胞转移一样，她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得了这种见不得人的脏病，死都无颜见亲人。在一次吵架中，丈夫无处申冤恼怒之下说了一句“还不知是谁呢”，冉冉承受不了残酷的事实，开煤气自杀，被丈夫发现救下。她提出为了孩子和家门声誉，平平静静分手。丈夫怕她再度自杀，只好答应另日去办离婚手续。冉冉后来又换了一家门诊部，医生诊断为胃肠功能紊乱，而且她真的患上阴道炎了。治疗办法仍然是服药、吊瓶，药物仍然是抗菌素。后来，冉冉出现尿血，她再度有了自杀的想法，只是孩子也知道了，声泪俱下恳求妈妈要活下去。那日，她来到我中医科的时候，消瘦、萎黄，人倒长得漂亮，但却已找不到一点半老徐娘的风韵，我的同情心油然而生，详细地问了病历，尤其详细地了解近一年来的身体情况。她后来说到了半年前，因为严重气管炎、咽炎，疼痛难忍就医，服了三个多月的消炎药物；由于没有病历，我叫她回去把药盒药瓶拿来看看。天！三个月来，她服用的大都是先锋六号、氧氟沙星、罗红霉素呀！可以断定，她得的不是性病，不是口腔溃疡，更不是一般的胃肠功能紊乱，而是人体菌群失调！

人体是一个多种细菌病毒寄生的小宇宙。很多细菌对人体是有益无害的。比如大肠杆菌，就有分解肠内容物，促进消化的吸收功能。冉冉治疗气管炎、咽炎的三个月里，服用大量的抗炎药，全是抗生素，已经使人体的菌群失去平衡了，大小阴唇之间的皮肤就出现水疱。后来以性病治疗，半个月的抗生素更是雪上加霜，冉冉胃肠道的良性寄生细菌大量死亡，产生菌群失调的肠功能紊乱，同样的道理出现口腔溃疡。冉冉后来真的患上阴道炎的原因，也是因为频繁冲洗阴道，破坏阴道 pH 值引发霉菌性阴道炎。我后来对症下药，用中药调理，冉冉终于康复了。冉冉的丈夫是无辜的，夫妇幸亏没有离婚，冉冉也幸亏没有自杀。

冉冉的病例，在皮性专科里应该说不是少见，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常常被视而不见。当某些医生不想保护你的时候，我打工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就应该有自我保护意识，防备冉冉的不幸出现在你们身上。

43　偶像坍塌之前

【史纪感言】

国人历来有偶像崇拜，甚至神化崇拜对象，让崇拜的偶像走下神坛，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牺牲。当人们看透崇拜的虚无缥缈之后，有一部分人连一点信仰也没有了，生活得堕落不堪，大部分人摆脱无谓的崇拜之后，找到人生真正的归宿，没有虚度一生。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信仰发生畸变，产生了一种不加批判而盲目的崇拜现象，例如人们所熟知的“追星族”现象，就是偶像崇拜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种，某些个体凭借自身条件、个人努力及社会背景等因素，实现了其他个体所梦想的目标，精神的与物质的，那么“某些个体”就被“其他个体”效仿，形成一种崇拜。刘显刚医生最崇拜的就是他的老师乔医生夫妇。乔老师夫妇是打工一族的成功人士，刘显刚医生第一回到她家里，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五年来的艰苦拼搏，就是梦想成为乔老师夫妇一样的成功人士。但这个偶像是一道彩虹，这种崇拜是一种虚无。我们也不能责怪刘显刚医生，人生就是一种觉悟的过程，世界本就是由层峦叠嶂所组成的，你一座座山翻到尽头，才能豁然开朗。当心中的偶像坍塌之后，刘显刚医生又看清楚民营医疗的最后一个角落。

栖凤门诊部被贴上封条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世事茫茫难自料，穷途末路举目无依之际，我都会想起武老师和乔师母夫妇。他们是打工族的成功人士，我心目中的英雄豪杰。只可恨我刘显刚没陶渊明一点本事，却学得一身“不以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清高，宁愿自己潦倒终生也不愿厚着脸皮去献媚取宠。而对武老师夫妇，我则是自卑，无颜相见的自卑。五年前，我来A市投奔他们，一来就引荐一个肝病科的好工作，有一个好的起点，从此实指望我踏上一条美好的人生大道，却未曾料想至今还是灰头灰脸，独清独醒，奔走闾里，与斗鸡走狗之徒相去无几。这就

是五年来我只去拜访恩师两回的缘故。

日前，报上刊登一段文字，说“成功培训班”有一位女学员，人本不美，又长了一脸青春痘，羞于见人。她明白这就是自己不成功的重要原因，为了锻炼脸皮，就站在十字街口，见到英俊的男青年就走近前去：“请问大哥，你认为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吗?”大哥们一愣之后，无不骂她神经病。女孩认为，有了这种不同寻常经历之后，就不怕任何羞辱了。我似乎也应到“成功培训班”里走一回，何况乔老师武老师都是拿我当学生的，是我刘显刚自己不把自己当学生。

2006年5月1日晚上，我打电话向武老师伉俪问节日好。乔师母接的电话。她热情依旧，快乐依旧，弹性的笑声依旧。

“哎呀呀，显刚呀，你不理我们多久啦?你倒算算，有几年了?发财当老板啦，忘记我们啦?昨日我还跟你武老师说过哩，刘显刚失踪啦，会不会给哪位富姐儿做情人去啦，得打个电话给卉艳，别饶过你!”

“对不起，真对不起!我本想混出个样子再登门感谢，哪知世道艰难，事与愿违，混得很差，羞见恩师。所以就一直拖下来。”

“显刚呀，你要来看我们就赶快来哦，不能去豆蔻美容院了，我已经盘给好朋友了。我和你武老师马上移民去澳大利亚了。没法子，孩子喜欢，说弄个华侨身份。你直接来我家，哦，你还没来过，我又搬家了，搬到马可波罗花园来了。”

乔师母没有嫌弃我，让我感动得一夜没睡好。像他们伉俪那样由打工起家跻身富豪行列的成功人士很少很少，可谓“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绝大多数打工兄弟都像我刘显刚一样，落魄街巷，在熙熙攘攘人海里沉浮。乔师母和武老师怎么就能成为无数打工兄弟敬仰崇拜的偶像呢?这是一轮明月，一本天书，我本应近水楼台，可我至今连一页也没读懂。我只埋头干活，就没抬头走路，这也许就是我的路愈走愈狭窄的原因吧。可惜乔师母夫妇要走了，荒漠里失去一片绿洲，夜空里掉落一轮明月。

5月2日下午3时，我站在约定的地点等乔老师。一辆红色宝马“嗤”一声停在我眼前。车门开处，下来“云想衣裳花想容”的乔师母，真叫我一时不敢相认。乔师母见我愣愣地站着，竟毫不掩饰地说道：

“显刚呀，几年不见，你苍老多了!”

我长长吸了一口冷气。市场经济社会，时光老人也不公正了，我的岁月河流，奔流湍急，而乔师母却春风无限爱。我衷心地说道：

“乔师母呀，你又年轻了，叫我想起一句古诗：‘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乔师母高兴得咯咯直笑。她一边开车一边说那就验证出效果来了，她说她从肤色、肌肉、骨骼都进行了修整，要是还原来样子，那不白花了几十万元吗？

"下颌角也磨了，脸部全面提升手术也做了，十几万元哩！当初是承诺做后可以年轻二十岁，根本没达到预期效果。"

我忍不住又看了她一眼，直率地赞叹道：

"没有年轻二十岁，也有十五六岁。而且，有点儿像韩国的哪一位明星哩！"

"气死人了！我当初讲的是做成李英爱或者金喜善的样子，他们说我的脸型还是做成金喜善好，我说也行，就交了十八万元手术费。结果也没弄好，你看你看，哪儿有很像，鼻子就没弄好，一点不俏丽！"

我本想安慰她钱没白花，到底五十多岁的女人了，哪比得上人家天生丽质的韩国明星，这已经是人间奇迹了，但见她抬头对着车顶镜顾影自怜，说去澳洲还要整整鼻子，便没有多嘴。

乔师母家在马可波罗别墅园区依山傍水的"西海岸"边。武老师正在家里兴趣盎然地逗着"球球"和"克鲁斯特"。"球球"上一次在帝豪花园她们的家里我看到过，而"克鲁斯特"是比"球球"大两倍的小狼狗。小保姆有两位，一位专司做饭，一位打杂做粗工。武老师热情地泡茶，他原来头发稀疏，如今变成乌黑浓密的背头，但却不像假发套。难道头发也可以移植？

"你来得正好，过几天我们就走了。这套房子已经卖了，帝豪花园那一套就先留着，东西太多，总得有地方放。到澳洲我们还干美容老本行。那儿是个华人的富人区，大都是国内过去的。这花园里剩些盆景儿，还不错的，你要是不嫌弃，就挑些回去吧。"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乔师母和武老师就不问一问我现在的工作情况和未来打算等什么的，哪怕问一句为什么几年了都不来看看老师也好呀。是因为把我当成无关紧要的外人，像街上遇到的打个招呼擦肩而过的熟人，还是从哪儿已经知道我失业多日，阮囊羞涩，行止两难了，索性就顾左右而言他。武老师只讲他的澳洲，乔老师只讲她的整容。

"我先是搞羊胎素，为客人做的时候自己也做。我做了一个疗程，大有改观。接着又搞干细胞基因，青春了许多。近半年来我又搞金丝植入，做完塑形也植入金丝。这么折腾，我不年轻就说不过去。我年轻就是最好

的广告。”

“她的脸上每一分每一寸都是钱呀!”武老师打趣说。“都比黄金贵呀!”

人就该这样活着，想买别墅就买别墅，想出国就出国，想当金喜善就当金喜善。能像武老师夫妇这样想怎样就怎样，我只需再活十年就行！你听乔师母说到花十万元有多轻松呀，就像我刘显刚买一瓶矿泉水似的。一套羊胎素美容八九万元，干细胞美容十三四万元，整修个脸儿二三十万，金丝植入十八九万，天！有这样花钱的吗？然而就真的是这样花钱的！那么这些钱是怎么赚的呢？花得轻松就肯定赚得轻松！像我刘显刚一天十几个小时赚一百多元，敢这样轻松地花吗？毫无疑问，那些专为富豪打造返老还童、让灰姑娘变成美皇后的美容项目，利润空间之大不可想象。我不敢有太大的奢望，要是能干上一个项目，我也许就不至于如此失魂落魄了。我为什么不能干一干呢？我为什么只能望洋兴叹呢？武老师夫妇为什么就不给我指点迷津呢？他们肯定认为对我谈美容是对牛弹琴。想到这里，本想斗胆请求他们拉一把的念头，瞬间烟消云散。

上帝只拿他们当亲生儿女！

八年前，乔师母在美容院打工当美容师领工资提成；武老师身背手术包，东南西北走穴，丰胸垫鼻刘眼皮，干完活儿三七分账。以后乔师母自己开办美容所，武老师当专家教授被迎来送去，很快两口子就跻身上层人士。三年前，夫妇两个合力经营豆蔻美容院，又买了一千多万的别墅。现在，国内的人民币赚足了，想去外国赚人家的澳元了。武老师领我参观别墅。这个节目太伤情，我应付着跟着走，跟着笑，跟着赞叹，没一项看进心里去，模模糊糊一团影像。好像有钢琴，有汉白玉墙壁，有水晶玻璃线灯，有古董博物架，有乾隆官窑宝瓶，有三万多元的金鱼缸，有银喷头双人按摩浴池，有“意大利达·芬奇组合家具”……直到乔老师把一套安利雅姿的化妆品塞到我手里，说是给我妻子卉艳的礼物时，我才还魂似的看到街上已经华灯初上了。

离开乔家豪华别墅，我的心情很沉重。我心头忽然浮上孙子兵法的一行字：

哀兵必胜！

44　承包中医美容科

【史纪感言】

人们对偶像顶礼膜拜，连他说话的语气、动作都会“东施效颦”。年轻人在仰慕歌星、影星们带给他们感观刺激的同时，也在衣着、发型和整体装束上刻意模仿。而刘显刚医生对乔师母夫妇的崇拜，却是在可以给自己的人生带来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层面上。他崇拜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崇拜他们的奋斗和成功，崇拜他们创造尊严和价值。他们最后一次相见，促使刘显刚医生作出改变生存状态的一种新的选择。

从乔师母家里回来，我想我刘显刚这辈子无论如何要当一回老板。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就像中年男人想当一回爸爸一样。我买了一大叠报纸，第一回不看招聘信息，而把目光落在“招包合作”专栏上。在这个栏目里，经常有门诊部招徕合作科室的广告，如肝病科、胃肠科、美容科、结石科、男性科等。门诊部根据所在位置、人气确定承包金，把专科承包出去。

我当然不敢选择肝病科、男肠科、皮性科、耳鼻喉科，我没有资金添置设备。美容科是我的选择，乔师母夫妇就是开办美容所发家的。

天上的馅饼一直没有砸到我头上。一直到五日二十五日，一条不起眼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眼球：“红梅门诊部招聘各科医务人员。中医美容科、五官科寻求合作，电话××××，联系人阚洋医生。我把电话打过去，一个洪亮的男中音传过来，说他的门诊部地处繁华闹市区，地气人气俱佳，是个发财的好地方，中医美容科承包或合作都可以，当然最好是承包，若有诚意可面谈。”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读中学课文时候，我就为陈胜的蔑视权贵独步天下的豪迈气概所感动。今天，我就不能搏一把？失败了，顶多还去民营诊室卖命，成功了，虽然不可能像乔师母伉俪富得国内都不待了要移民

国外，也不至于为区区几千元月收入而把自己一卖五六年吧！

我如约去面谈。

红梅门诊部确实在十字街口，但街道也太小了，也许叫十字巷口更贴切。大楼底层有三四千平方米，看起来刚开业不久，有些工人也还在敲敲打打。导医小姐笑脸相迎，带我去找阚老板，我似乎找到一点成功人士的感觉了。

阚老板四十出头，河南新乡人，一脸精明相。“阚”字为“门”内之“敢”，一定不好谈判，心里便有几分戒备。阚老板说门诊部开业才一个多月，有几个科室顾不过来，索性承包出去或找人合作，说就各专科目前的营业量预测，在这个地段干任何科室都会赚大钱的。我谨慎地引入正题，问道：

“那么，中医美容科怎么承包呢?”

“先交三个月押金，一个月一万元。我们门诊部给你两间四十平方米的诊室，一间十六平方米，一间二十四平方米。已经简单装饰好了。承包金嘛，我给你低一些，都刚刚起步，第一年就算每个月八千元吧。”

我暗自盘算一回，以我在几家诊室和专科工作时所了解的情况看，中医美容科月营业额平均有三万至八万元。但是，这需要发广告，广告费开支很大，不发广告很难招来客人，而且，我是男医生，做美容护理操作不方便，在女人脸上、脖子上精耕细作毕竟是美容小姐的活儿，因此我还得请一位美容师，再加上购买美容产品和设备都需要一笔钱。八千元承包金虽并不算高，但对刚起炉灶新开张的我，压力就很不小了。

“一个月八千元，不论营业额多少都要上交，风险太大了。还有没有其他方式，比如合作?”

“合作当然也可以，我们和你按营业额分成，五比五，当然是扣除广告费之后。比如你月营业额只有一万元，广告费两千元，扣除后只剩八千元，交门诊部四千元，你也有四千元。这只是一个比如，实际上营业额只会比一万元多，别的门诊部中医美容科月营业额十多万元哩。我一个朋友也搞中医美容科，开了五家分店，一个月就有一百多万元哩!”

一百多万元我不敢奢望，每个月有三四万元营业额倒是极有可能。虽然我常常羞于斤斤计较，但万事开头难，处处要花钱，我还是大胆提出要求。

“我想能不能把分成比例对调一下，我百分六十，门诊部百分之四十。就算你阚医生对我的大力支持吧。”

阚医生沉思良久，脸上忽然泛起一片红潮，用一支签字笔轻轻敲着桌面，盯着我的脸膛小声说道：

"也罢，就算我支持你吧。你占百分之六十，门诊部占百分之四十。不过嘛，你那百分之六十中应该有百分之十是我的，也就是说给我的干股。这样，你以后会有许多方便的，比如选择进货渠道，发广告，我都会帮你，和门诊部的关系我也会给你调整好。"

我终于明白，阚医生确实是个打工者，只不过人家爬上"管理"的宝座，当上 CEO 了，可以凭手中的权力，像二老板一样向承包者或合作者索贿肥己了。真是发财之路万千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哟！刘显刚呀，你的脑子太不活络了！

我想了一会儿，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得罪了这位"门"内之"敢"的打工兄弟，以后啥事也别想干顺利。不答应也得答应，他要的是我这百分之六十的百分之十，也就是营业额的百分之六，我刚才提一个要求就多赚了百分之四呀！

"好吧。那么，你还收押金吗？"

"当然要收！承包的每一个月收一万元，一次性交三个月三万元。合作的每月只收五千元，你交三个月一万五千元就行了。刘医生，你放心，我会和皮肤科、妇科医生打扫呼，叫他们帮你介绍病人。结算的时候，对他们小小意思一下就行了。我也认识几家化妆品厂，你要美白、祛斑、祛痘等特效膏霜什么的，我都可以帮你！"

阚洋主任的眼神儿有一股成功人士的自信和暗藏锋芒的霸气。他的这种精、气、神瞬间传染了我，令我也依稀看到成功坦途上阳光铺满，燕舞莺歌。我提出去看看场所。阚主任前面带路，在二楼大厅向右拐，走廊末端卫生间对面两个房间就是中医美容科。

宽畅、明亮、洁白、干净，除了卫生间在对面外，还真挑不出毛病。

"卫生间前面我会修一堵墙挡住，不会有异味。"阚主任说道，"你要是能定下来，我们就派工人先为你简单装修一下，不贵，三四千元吧。你不用马上付钱，以后从营业额中扣回就行。"

"容我想一想吧。"我想留个余地。"怎么也得和家人商量一下。"

"唉！男子汉做事，跟婆娘商量啥？好好，也行，不过我可告诉你，有三伙人来看了，一位女医生，搞美容十多年，想承包三年，一家美容所老板，想合作，她的客源充足。"

我还是没有当场答应。阚主任送我下楼时又替我谋划：

“门诊部最近要印报纸，你少少儿出一点钱，我把中医美容内容加上。不过你得早决定，这一两天就要付印了，来不及就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以后你还可以印些彩色传单，一万份不过一千二百元，付派单员工资一天二十五元，在周边住宅小区派发。小区里有许多香港人包的‘二奶’，钱不少，都到处去美容。你也可以搞包月美容，包一个月五百元。你手上只要有二十个包月的，也就只赚不赔了。”

我是全身鼓胀着创业激情离开红梅门诊部的。回到家里，我就着手筹划开办资金。我一夜没睡，想到五更天，风也萧萧，雨又萧萧，心儿冷到极点。

刘显刚，你以为你是谁？原来还是个穷光蛋！来A市五年，囊中积蓄不过七千多元，狗日的今年春节打肿脸充胖子全打水漂儿。半年内又攒下三千多元，就算暂不考虑开业，也不够一万五千元押金一个零头哩。妻子也许会剩一点儿钱，但也有限。她那一点儿工资加上我邮回去的每月一千元，三餐日食和儿子培养费花销，还能剩几个呢？而所有亲戚都认为我是富翁，确实都没有一个混得比我好，找他们借款比与虎谋皮还要难。只剩下朋友了，可我有朋友吗？A市是个人情沙漠，上午还是同事、朋友、熟人，下午换过地方工作就鱼沉雁杳了；借给你钱，你换个手机号，到天涯海角找你去？项从文医生还算一个好朋友，可人家穷也穷得有志气，当乞丐住水泥管都没敢求告于我。乔老师夫妇最富了，可人家已经去澳洲了，再说人家心里不知怎么看我刘显刚呢？有一句世态人情的名言：“有一个朋友当高官，你就失去一个朋友；有一个亲戚当富翁，你就失去一个亲戚。”别想了，实在没有金刚钻，咱就别揽那瓷器活了！

然而，我着了魔似的已经身不由己了，难道我就白白放过当老板的成功机会吗？我一急就上火，口舌生疮了，啃几口方便面都招来小虫子乱飞，大抵也忘记刷牙洗脸了。没钱要脸干啥？这几天，我真好比深山里一只老狼，明知没有食物，还不甘心地在荒草枯树间转圈儿，希望发现一点儿肉渣剩骨。

每天凌晨，我平躺在床上，意识流动特别快，常有所悟。今天，我依稀记起一张什么报纸上有“项目投资”专栏，有人寻找“短平快肯定能赚钱的项目”，不过，这几天好像没有看到。

连续三天，我在报纸上寻找投资信息。也许功夫不负有心人，运去黄金失色运来石头生辉了，就在阚主任打电话来催问押金之事，我在最后关头看到市晚报的金融栏目分类广告了：“信用卡提现，一万元到十万元，

有房、有车者可办信用卡。联系手机××××，联系人姬小姐。”

姬小姐你万岁、万万岁！

我用钱心切，当日与姬小姐见面。

开放改革，搞活经济的政策富了多少头脑灵活的男人女人。银行推出信用卡业务，就有信用卡代表出现，“代办费”一张二百五十元现交，“提现费”每万元收五百元，提现时扣除，但可解燃眉之急。姬小姐说“刘医生你条件很好，有房子就很容易办到信用卡。你只要把房产证、身份证、医师证和三个月水电物业管理费收据全部带齐，我们留下复印件，签下合同就行了。你要是去银行是办不了的，要有单位的介绍信，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两张卡能提两万，扣掉‘提现费’一千元，你第一次就可提现一万九千元了。”

“我可是马上要用钱的呀！”

“我明白，我会争取越快越好的。”

我连想也没想就把信用卡业务合同签订了。我回过头心安气闲地给阚主任打电话：

“阚主任呀，我平时的钱都邮回去，妻子在做股票，越做越大，都投了进去了，她要凑齐两万元也得几天，能不能再等几天呢？”

阚主任倒也爽快，说我刘医生有个能做股票赚大钱的太太真幸福，可以拖几天没问题，但合同得签，他好向老板交代。这也可以理解，我当日就和红梅门诊部签下两年中医美容科的合作协议书。

我开始动手做当老板的前期工作。

夜里，我恶补中医美容知识，不过子夜不休息。白天，我到美容产品店铺去了解面膜粉、洗面奶、洁面啫喱、美白祛斑霜的价格，又到旧货市场去找了两张美容床和柜子，四台负离子喷雾机。我雇了一辆小面包车，把旧床柜、喷雾机拉到红梅门诊部美容科。阚主任也很高兴，说“很好很好，买一条新床罩一套，谁也不晓得是旧货。刘医生，你这白手起家的节约劲儿，兄弟我佩服！哟，对了，我已经帮你物色一个美容师，三十二岁。年龄虽说大了点，但技术挺熟练的，在大的美容院干过。为人嘛，也很不错。”

“工资待遇要多少呢？”

“每月底薪五百元，百分之五提成，包吃包住。”

“哎呀，吃和住我可怎么解决呢？你又不是不知道，租一间宿舍得多少钱？”

“这个我也替你想到了，就住在我们门诊部的护士宿舍，你象征性给门诊部一两百元就可以了，吃呢，每月交门诊部三百元。关键是她业务过硬，到过人家正规美容院，我可是从许多应聘人员中帮你挑出来的，让她多做几个乳房按摩不就都赚回来了？”

阚主任倒想得比我全面，而且立马打电话叫那女人来见面。

女人姓荆，单名子，一个日本名字。她小巧秀气，个子不超过一米六，杏仁儿脸蛋白净如雪，俏皮可爱的样子，有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那个小妾演员的气质。完全符合我心中美人的形象，跟这种女人一块儿工作不累。她把手伸给我，说道：

“刘主任，你多关照，我叫荆子！”

三十二岁的女人小手儿柔若无骨，温热滑润，一下子激活了我男子汉气概，我回答道：

“我们互相关照！”

我完全是拿身家生命赌一把呀！白天干活少想，夜深人静，我心怀忐忑。可生意场上，又有谁不是赌一把呢？贪官赌一把，赢了，一辈子快活，全家移民美国加拿大，输了，“双规”进大牢。企业家赌一把，赢了，称王称霸还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输了，销声匿迹当“老赖”到处躲藏。胜者王侯败者寇，千古如此！我刘显刚赌赢了，像乔师母夫妇，携妇将雏去澳大利亚，输了，手机换一张卡，打工路上从头来。一位伟人说过，无产者砸烂的是身上的手镣脚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多么鼓舞人心呀！

姬小姐通知我去取银行信用卡。她的办公室有一个刷卡机。她把两张信用卡刷了一遍，笑吟吟地对我说道：“我马上给你一万九千元现金。你可别忘记还款哦！”她凭关系钻国家银行的政策空子，不能办卡的她给办了，要一两个月才能取款她十天就给你提现了。但她一共赚了我一千五百元。不过我还是很感谢姬小姐。假如我以后发大财了，我会记住来感谢姬小姐的，起码请她吃皇家鱼翅。

姬小姐才是我的好朋友。不！人民币才是我的好朋友！

45　美容用品来自黑工厂

【史纪感言】

一个朋友告诉我：你爱看电影，千万别到拍摄现场；你爱女人，千万别和人妖接触。我以为然。如今，荧屏上常常披露，猪圈里炼出黄澄澄的食用地沟油，癞蛤蟆用福尔马林泡成牛蛙肉，雪白的豆腐是在厕所旁苍蝇飞舞的黑作坊里生产出来的，真叫人三个月没有食欲。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有一些香喷喷的凝脂般的祛痘膏、美面乳、丰乳霜是小巷深处没有牌照的黑工厂生产出来的呢？而有一些祛斑霜汞和铅超标高达几万倍……就是刘显刚医生也是第一回发现，某些黑工厂产品不仅供给许多小美容所、美容厅，而且也供给不少大商场；同样的祛痘膏每公斤才五十元，跃身美容厅和大商场就成了精品名牌而身价百倍；美容业利润空间比门诊部、专科更大。

中医美容科还没有完全装修好，荆子就迫不及待地上班了。她每天穿着粉色护士服，头戴俏丽的护士帽，忙里忙外，把地板拖得铿亮，墙上贴了几个粘贴钩，挂上女孩子的小玩艺儿，毛茸茸的小熊猫、小考拉，还有中国结等等，又贴了两张大乳房的《乳房大问题》广告画。做完了朝我笑笑，叫我害羞。

荆子把她的“蒙娜丽莎美容学校”毕业证书和国际美容师证书拿给我看，说她在重庆干了七八年美容工作，只因为家里出事儿才离开，叫我放心，她会把活儿做好，我们的美容科一定能够赚大钱的。接触没几天，我对荆子的印象极佳，就放手让她去干具体业务。

自从交了一万五千元押金，又花三千多元购买美容用品后，我已经成了山穷水尽的“负翁”。信用卡的两万元欠债，五十天内如不能还上，我就失去信用，本金、利息、滞纳金会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我经营小心，分厘必计，尽可能节约成本。荆子明白我的苦衷，带我去找她认识的加工厂老板。

我们来到一条小巷尽头处，在一个民房里找到姓饶的老板。这里的美容产品齐全，分门别类，有基础护理系列，美白系列，祛痘系列，眼部系列，项部系列，防敏系列。价格出乎我意料的便宜，一公斤洗面乳三十元，美白面膜胶一公斤五十元，祛痘乳一公斤八十元，祛斑霜一公斤也只要一百二十元。我悄悄对荆子说道："这家工厂没牌照。"荆子说道："这种工厂都没牌照，逃税，他好，我们也好。"我又问道："你用过吗？别出什么事儿！"荆子说道："全都用过，我到过几家大美容院，都来这儿采购的。街上卖的那些假名牌，也都是这种加工厂生产的。"

饶老板三十出头，小背头，戴眼镜，让人联想起电影里民国初期的读书人。他见我信任度不够，就拿了一本西安化工学院的研究生证书和一本"诗特丽斯公司"的工作证给我看。

"我本来是给化妆品公司当总工的，打工没几个钱赚，我就出来自己做，搞几台小型机器，开个加工厂，多一些收入，也方便你们。其实，产品和诗特丽斯公司的产品一模一样。你们到大超市和名牌店里买的RORBT公司中国分公司的美容产品，也是我和几位同学下的料，成本没几个钱，那里买一小盒我这里可以买一公斤。"

我不知道饶老板说的话是真是假，但这里的产品便宜却是真的，最关键的是荆子说的大美容院也用这里的产品的话是真的，那就行了。而且荆子当过美容厅的采购，就更令我放心了。

荆子和饶老板虽是老熟人，但现在荆子是为我们自己办事了，对饶老板狠狠砍价。最后，洗面奶砍到一公斤九元钱，祛痘膏一公斤五十元，祛斑霜一公斤七十元……我只花三百元，就和荆子拉回开业必须用的美容用品了。荆子路上还一直后悔，说道："应该再压一压价，三十斤洗面奶只要三十元就够了！"我劝道："行了行了，见好就收吧，也得给人一点利润，你还让人活不活？"

万事俱备，只欠客人了。可客人在哪里呢？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取出最后的一千五百元应急钱，印了一万张花花绿绿的小传单。广告上特别注明：凭此广告免费脸部皮肤护理一次，祛斑八折，祛痘五百元，无效退款。

我和荆子站在十字街口，见到年轻女人就塞单子。有的不接，匆匆而过，有的接了看一眼，随手扔掉，我舍不得，又过去捡回来，须知，一张张扔的都是我刘显刚的血汗钱呀。以往我也扔过，但没心没肺没感觉。看到接过传单慎重其事住包里塞的女人，我心里会对她说一句："好人一

生平安!”荆子的笑容一直坚持着，真诚、甜蜜。她派得很快，而且很少被扔掉，我弄不清她是否有特异功能，但却明白我是喜欢她了。

第三天，我已经没有零用钱了，但顾客来了。可惜几乎是冲着免费项目来的。为了招徕客人，我也笑脸欢迎，有人气就好。荆子极有耐心，不仅洁面，还给敷膜、按摩，顺便把眉毛也给修了，话也说了一箩筐，把她们当姐妹似的，一屋子欢声笑语。一张张脸都在花我的一张张钞票呀，我不高兴又得高兴，笑容便渐渐坚持不住，好在来了一个大顾客。

客人叫龙凤丽，湖南人，三十多岁，还说在香港人家都叫她“小龙女”。苗条健美，高鼻梁，嘴唇丰润，就是皮肤粗糙，脸上长着痤疮疙瘩，且有的已化脓红肿了，鼻尖上就有一粒黄豆般大小的，挤得通红。她颇有财大气粗之慨，一进门就把我们的传单拍在小桌上，声朗朗地说道：

“我就冲你们广告说的五百元，包治，无效退款来的。不瞒你们说，香港、上海、北京我都治过，越治越不像人样儿。你们要是能给我治好，我给你们五千元，我还会介绍许多女伴来的!”

荆子像看到天上掉下来一个金娃娃似的，又没有多大把握，有含在嘴里怕烫，捧在手上怕摔的担忧。她转身问我：

“刘主任，你是专家，你看看。”

我当然知道这位龙小姐是上帝派来送钱的使者。我还知道她的脸其实是治坏了，滥用各种美容产品，加上喜食腥辣肥腻之物吃坏了。对这种皮肤病，我在家乡的二甲医院里就常常遇到过，开几贴中药，用几天抗生素，一般两个星期就好了。龙小姐既然愿出五百元，我当然敢包治。我刘显刚没两下子，敢到江湖走一遭吗？我对她说道：

“龙小姐，我给你看看脉象、舌象吧。”

龙凤丽有些奇怪，美容还要看舌象？但还是听话地坐在我的诊桌旁。按脉后我说：

“龙小姐，你血躁血热，肺火太盛，加上有皮肤丙酸痤疮杆菌感染，才会这个样子。治疗你这种皮肤病我有经验，两到三疗程就可以痊愈了。”

龙凤丽左手下意识地转动右手中指和食指两枚光芒闪烁的钻戒，嘴角撇了撇说道：

“我现在是谁也不敢轻信了。你看这样好不好，我说到做到，我们先小人后君子，我交五千元，你我签一份协议，无效退款。”

荆子一听，在一旁一个劲儿向我递眼色，我佯装没看见，答应龙凤丽

签协议。荆子又跑到门口给我打手机，说道：

"刘主任，你千万别签，这个龙小姐是个难缠的主儿，万一没达到她的要求，退款不要紧，她会闹事的。"

"荆子，你别担心，我有信心！你回来给她洗脸吧！"

我挂了手机，给龙小姐开了七剂中药。

金银花 25g　白藓皮 10 g　地肤子 10g
栀子 10g　天花粉 12g　生地 25g
赤芍 15g　黄芩 9g　当归 9g
红花 6g　白花蛇舌草 15 g　生山楂 15g
丹参 15 g　丹皮 10g　茯苓（后下）10g

荆子撅着嘴巴生我一意孤行的气，但还是热情为龙凤丽做脸部护理，清理脓汁，用杀菌中药粉搅成糊状涂脸三十分钟。又装了一小瓶祛痘膏给龙凤丽带回家自己擦抹。

龙凤丽交了五千元，这是中医美容科的头一笔收入。

五天后，龙凤丽带了一位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来，说是她弟弟，姐弟虽然外貌没多少相似之处，但皮肤却都属油性，且青春痘一样蓬勃旺盛。

"刘主任，看来你还真有两下子，我的脸有进步了，脓疖几乎都没有了。我弟弟这张脸跟我的一样，也请你治治看。"

"还签合同吗？"我笑着问道 。

"不不，只按你们广告单规定的，五百元包治，无效退款。你们不会吃亏，我这张脸就是你们的活广告，不相信你等着瞧，会有许多人来找你们治青春痘的！"

荆子高兴得杏儿脸通红，说话也嗲声嗲气了，忙拉着龙凤丽弟弟进美容室。

我请龙凤丽坐着喝水，陪着她聊天，她高兴地给我讲起"小龙女"的故事。我突然很想抽烟。女人有烦心事，可以哭、闹、撒娇，男人不开心，烟和酒是永不背叛的朋友。可我今天很兴奋，抽的是兴奋的烟。龙凤丽见我拿烟，就请我抽她的"大熊猫"。听说这种烟一条一千多元。我狠狠吸了一口，烧去太半截。我让烟在每个肺泡里都潇洒走一回，再让它慢慢地从鼻孔钻出来。我盯着香雾升腾升腾，心旷神怡，飘飘忽忽，仿佛也成了成功人士。

46 成功人士如何成功

【史纪感言】

偶像一夜之间坍塌，是因为你突然看见其不为人知的背光的一面。其实人间本没有偶像，崇拜的人多了，便有了偶像。当代，大部分人已经不把政治伟人当偶像了，却以世界级富豪取而代之，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了。刘显刚一类打工医生自然不敢望其项背，但他崇拜成功人士乔师母伉俪。可惜他走进同一行业里，看见她们伉俪不择手段的暴富内幕，心中的彩虹消失了。刘显刚医生说，其时他目瞪口呆，仿佛彗星砸在眼前。人可以没有偶像，但不能没有理想，不幸的是，撒旦已经蛰伏在他心中。

顾客还是零零星星，时有时无。一点不激动人心。

下午六时门诊部就下班了，而我和荆子都要待到十点才走，盼望再来一两个客人。十点钟后，我们还要去十字街头和小区门口派发宣传单。荆子是女的也罢，我刘显刚一大把年纪的爷们，低头哈腰朝路过的小姐手里塞传单，简直是街头一景。要不是乔师母的成功榜样时刻激励我，我是一小时也站不下去。我只希望，我派发出一万张传单，能来一百人，每人五百元。哪怕来五十人也行呀！

荆子穿着红梅门诊部的粉色护士服，脚蹬一双高跟皮鞋，脸上的笑容像杂志封面甜美多情的女郎一样永恒，对每一个小姐太太都像自个儿亲妈亲姐妹，热情洋溢地说道："免费试做吔，不收费的，你大姐试试好吗?"她真的每天晚上都能领回去几个贪小便宜的女人。有时候做完了，她还敢向这些铁耗子瓷母鸡拔一两根毛："我的手工费就免了吧。美白补水面膜、清润洗颜霜，你们愿送多少钱就送多少钱，不送也可以，欢迎以后再来。"由于刚才荆子把她们一个个奉承得像大富豪的女儿妹妹似的，她们也多少赏赐一点儿。我们的利润就是这样艰难地一点一滴积累着。

荆子，小巧秀丽而又精力充沛的重庆妹子，真让我刮目相看了，是一

位不可多得的相知、相怜、可相托的同事和战友。一天没见她，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情绪。

荆子也把我当成知己。她连自己不堪回首的家庭变故都告诉我。她和前夫是三年前来 A 市躲债的。因为她的冲动蛮干，她和前夫背负着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近百万之巨，而且还有一宗未了结的官司。

七年前，荆子的丈夫匡豪伟辞去公职，在重庆郊区建起一家钢木家具厂。三年后匡豪伟成了一个小富豪。他每个月给荆子八千元，给女儿存三千元教育费。荆子在一家美容院里当美容师，月入两千元。一家子生活平静、幸福。

2002 年春节。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领着一位小男孩来找荆子。女人说她叫唐丝丝，是匡豪伟的妻子，结婚六年了，小男孩是匡豪伟的儿子。今天是来摊牌的，请求她荆子让位。荆子一看那小男孩，活脱脱是一个小匡豪伟，额凸、鼻凸、下额凸，连头发上的三个旋儿都长在同一个位置上。唐丝丝说，七年前匡豪伟在她家的后院建家具厂，就找她两个哥哥帮忙，是两个哥哥做主把她嫁给匡豪伟的。唐丝丝把一叠照片和证件递给荆子。荆子一看顿时气血攻心昏厥倒地。

荆子被人救醒后，赶走女人和孩子，打电话给匡豪伟叫他立即滚回家来。匡豪伟去成都参加产品订货会，他强词夺理辩解道：

“有本事的男人谁不包两三个女人，我只有一个丝丝。她好歹给我生个儿子，连你以后老了都要指望他哩。我又没有亏待你，每月都给你一万多元！也没损失什么，我还是我，完完整整一个大男人！”

荆子摔下电话，她搭车来到工厂。他见唐丝丝当出纳，俨然老板娘派头，两个哥哥指挥三四辆汽车正把家具往外运。她又找人打听，家具厂每年盈利上百万，也看了唐家三座并排的小别墅，知道自己被抛弃了。

回到家里，从银行取了钱，荆子雇了五十多个精壮汉子，来到家具厂，一声令下：“机器全给我砸了，厂房全给我扒了，做完了你们要什么拿什么！”瞬间，工厂成了一片废墟，拿了钱和家具、木材的汉子们一哄而散。

匡豪伟回厂，一头撞到南墙上。他已经收了订金的货全成了破铜烂铁木材片，欠债达近百万。此外，工人工资、三角债、厂房租金、税收，七七八八加在一起也近百万。唐丝丝的两个兄弟翻脸不认人，拉走全部尚未损坏的设备。一个百万富翁彻底成穷光蛋了，摆在面前的还有荆子的离婚书、公安局的传讯、债主追逼、工人闹事。

冷静下来以后，荆子和丈夫匡豪伟都知道，他们的归宿是法院与监狱，唯一的出路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

一个畸形的家庭最终在A市组成了。荆子、匡豪伟、唐丝丝和两个孩子，租赁一家农民的房子躲避灾祸。丈夫买一辆摩托载客，唐丝丝在家看孩子，荆子应聘美容院。

荆子的不凡遭遇使她格外珍惜美容科的工作。为一个顾客“包月五百元”，她会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动员，夜夜熬到十二点才回宿舍。她自己做了喷绘广告，想了不少我想不出来的点子，比如把收到我们名片和来做过美容的顾客都作为我们的永久会员，优惠百分之二十等。我一边向她请教，一边拼命阅读《美容大王》、《中医美容大全》。

在几家大型SPA美容会所当过美容师的荆子，把我带进美容世界深处，就像我自己看书一样，越看越感到实在孤陋寡闻、才疏学浅。美容圈里，谁狠谁发财，与坑蒙拐骗相比，某些民营医院的专科的骗术算得了什么！我曾一度感到害怕，想脱身逃走，只要有人盘过摊子，让我不受损失。倒是荆子的一句话把我留住了：“刘主任，你不能太善良了，太善良搞不了美容业。你要想，我们是赚富人的钱，劫富济贫，不是赚打工仔的钱！”她的话不无道理，起码坚定了我的信心，确实，从来没有一个打工仔来美容。

荆子说，我们现在是小打小闹阶段，为了降低成本，不敢花大钱加盟品牌美容机构。如果不苛求效果，这些黑工厂的美容品也管用，许多美容店开始都这样。有一天，有了资金，把科室装修得漂漂亮亮，把设备添置一些，我们就加盟一种品牌，那要成富翁就是一年半载的事了。她说，每一种品牌产品，在各省市都有代理商。代理商给总公司交加盟费，我们给代理商交加盟费，一两万、三四万都可以，代理商给我们培养美容师，产品让利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比如白净雪，让利后一套四件只要七十元，你可以向顾客收费一千八百元。这两年最时髦的“还你青春二十年的羊胎素”，加盟费一万元，进货价每人一份只要六七百元，可以收费一万八千到七万八千元随你叫价，看你本事；干细胞进货价每人一份一千三百元到两千元，顾客求美心切，常常屈服于你而以五万元到十万元埋单。羊胎素和干细胞美容，这两年不仅风靡大型美容会所，占领了所有美容报纸、杂志的广告栏，而且成了城镇美容营销中提成丰厚的主打业务。经销商，加盟店会给每一个美容营销员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提成；而每一个美容师动员一位顾客也有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的提成。荆子说，我们中医

美容科一个月只要有一个顾客来做羊胎素护理，或者打干细胞针，我们就发财了；要是一个月有两个，半年呀就成大富翁啦！荆子说得我惊心动魄，民营专科开大处方一个疗程也才几千元，已经够把病人吓跑了，美容会所打一针干细胞，就敢狮子大开口要人家五万到十万，七八百元成本的羊胎素护理，就敢喊一万八千元到七万八千元。天！有这样宰人的吗？现在的人是傻了还是疯了？荆子说谁也没傻谁也没疯，商人做生意一笔上百几千万，谈判时砍掉一个零头或者多留一个零头就是几万几十万，老婆花钱赌气，二奶不花白不花，花了年轻二十岁是自己的，啥时你不要了，有别人要。荆子说还有一种更赚钱的美容绝技叫做“金丝植入”，用纯金拉成丝植入人的面部，永葆女人青春三十年到四十年。广告上说“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五十岁仍有二十岁的美貌，就是因为她用埃及五千年的美容绝技——金丝植入美容”。荆子还没说完，我就憋不住哈哈大笑：

“胡扯！埃及艳后克莉奥佩特拉二十七岁就被毒蛇咬死了，哪来五十岁？全是骗人的把戏！”

荆子一愣，也咯咯咯笑起来，说道：

“当然是骗人，哪能年轻三四十岁的呢？不过年轻十几岁倒是真的，我以前的那个老板，脸上植入十几条金丝，一个部位一条一万元，真的年轻得许多咆！有二十岁吧，许多人都认不出她来了！”

“你那老板叫什么名字？”

“乔童英。”

“乔童英？豆蔻美容院的乔童英？”

“是呀，你认识？”

“那是我师母呀！”

“天！真巧。那我还给你做啥思想工作？你像她那样干就行了！开始，她也像我们这样，承包美容科，以后开美容院。开始，她也进黑工厂的美容产品，以后加盟品牌产品。她真正发大财还没三年，是做羊胎素和干细胞以后。一年前，她让人做金丝植入，花了近二十万元，回来以后，她就开始自己做。你想，一根金丝进价才十九元，十条才一百九十元，医师操作费一千多元，美容小姐提成费一千元，拢共才两千元多一点的成本费，她喊多少？你猜不着，她可不像你胆小鬼，怕这怕那。那女人心黑，叫价十五万元，降到底线是十万元！”

我听了目瞪口呆，仿佛彗星从天外飞来砸在我的眼前，炽白的闪光照得我头晕目眩。荆子还在讲乔师母虽然有钱了，可对医生护士很苛刻吝啬

的坏话，一吐心中积怨，但我已经不想听了。她是我心中的偶像，可她的狠劲比如民专家诊疗中心的邹平云主任还略胜一筹，比我遇到过的任何一位民营医生还敢宰人！天老爷，怪不得乔师母夫妇像中了彩票似的一夜暴富！

这一刻，我刘显刚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真的不能！

也许，下一刻，就会变得比较容易吧。

47 福兮 祸之所伏

【史纪感言】

举凡人见利而不见害，如鱼之见食而不见钩。刘显刚医生既不安贫，也不乐命，不知该行则行，该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欲速则不达之道理，于是祸藏于隐微，而发于所忽。又不知人善察，竟罄尽囊蓄，孤注一掷，甚乏风险意识，终是福不可期而祸已入不慎之家。

万事开头难。开业第一个月能把收入支出拉平，已是可喜可贺，我没有料到零敲碎打却也能如此积少成多，月营业额居然有四万五千元。扣除装修费、传单费、广告牌制作费、荆子的住宿费、我们两人的伙食钱和阚主任的百分之六干股所得，我扎扎实实领到一万五千三百元。这是我来A市五年最高的一次月收入。我给荆子发工资及提成一千五百元。她认真地数了一遍，塞进小手包里，高兴地说道："主任，你要是放胆干，搞美容，一年就能当富翁！"我说："别急，慢慢来，吃太急会被饭噎死的。"她笑我胆小鬼，说这社会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她说人家敢和国外的假美容公司挂钩，把十元钱一盒的胎盘组织液换了包装，当成羊胎素来卖，干细胞美容就更邪门离谱，其实是人血提取液，利润空间成千上万倍。勾上一个富婆，胜过我们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干一个月。我说我们不能干这种明抢暗夺坑蒙诈骗的事，搞不好会毁容，会出血液病的。荆子说，好好，我们不提羊胎素，不提干细胞，我陪你慢慢熬总有出头之日。自此，安静了一段时间。生意虽然淡淡，也一天没断过进财，能比上月翻一番，我刘显刚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荆子没有忘记暴富，她到底走过几家大型美容院，眼红人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一天，她把一摞美容杂志抱到我的桌上，笑眯眯地说道：

"主任，学习学习！咱们二十几个包月顾客，我累个半死才赚几个钱，不如我们也加盟一个名牌产品，一个项目收几千元几万元，轻轻松松

就赚大钱。你不知道，人家做美容都是这样喊上去的！”

“你发现啥项目了？”

荆子抽出一本金发美女封面的画报，纤纤玉指敲着横跨两页的通栏大标题《年赚百万不是梦，白雪灵跨国集团诚征加盟》，喜气洋洋地说道：

“你看一看，特色是祛斑，无论何种色斑，药到病祛，包括滥用化妆品引起的铅汞中毒的色斑，也适用。这就好了，每人三千五百元包治，成本才十分之一，我们也可以喊每人五千元包治。主任，你还嫌赚钱多吗？你吃肉我借光喝汤嘛！”

我把文章看了两遍。白雪灵称有润颜、活肤、洁面、祛斑之功效，蕴涵天然活泉水离子及纯植物提取美白祛斑精华，能直达皮肤深层，祛除面部色斑，改善面部灰暗，令肌肤白皙、红润、柔软、细嫩、光泽，为最新高科技产品，风靡世界十几个国家……这家美容机构应该不假，不像金丝植人、羊胎素、干细胞之类，隐形公司狂炒概念，不知公司大楼在何处。白雪灵跨国集团公司有旗舰、分店的地址，大楼和电话传真。六幅大楼照片增加了许多可靠性。说实话，我做梦都想发财，只是我不敢像乔师母她们，十万二十万元地坑诈人家贵妇、阔小姐。因此，荆子的这一类中档的推介令我动心了。

“主任，你要是不信，你去北京考察一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别急，美容业坑人骗人的事太多，包括我们自己不也这样么，所以我现在都不大相信人。”

“我们算什么呀？”荆子真的生气了，脸都涨红了。“人家几万几十万元，你才几十、几百元，算什么坑人骗人啦？少见多怪，算我看错人了！”

荆子撅着嘴巴扭身走了。她生气时更好看更加逗人，我一下子就心软了。正想起身把她叫回来，阚主任笑呵呵地来到科里。

“老刘呀，信息就是金钱哦，你有什么好项目，我也给你们参谋参谋。”

我把荆子说的信息向阚主任讲一讲。他肯定支持荆子的，每月有百分之六的干股，上个月拿了二千元当然不会满足，希望更多。果然他听后就赞成了：“值得值得！才两万元加盟费，做六七个净斑就收回来了，何况有十几个项目能上哩！荆子这个女人有头脑哟！我推荐的不错吧？”

阚主任的意见增强了我加盟白雪灵的信心，问题是我手上没钱呀，从哪儿弄这两万元加盟费呢？我的银行卡只有一万元，人有生“双胞胎”

的本事，银行卡可没这种能力。

几天来我为此闷闷不乐。荆子似乎也和我耍女孩子脾气，只顾低头干活。直到今天上午，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束花插在可乐瓶子里，中医美容科里弥漫幽幽清香，多了一份小资情调，才无话找话对我说："这花漂亮吧?"我说："漂亮。"她又问："好闻吧?"我说："好闻。"她小心地看着我的神色，而后在面前的凳子坐下，说道：

"主任，你是不是资金紧张?"

我像干了什么亏心事，红着脸回答道：

"不瞒你说，我只有一万元。真要加盟，也得去考察一下，有许多需要花销。"

荆子的杏儿脸泛起一片红潮，压抑着声音说道：

"主任，我，我可以拿那一万元。我看准了这个项目了，我入股。我是没钱，但我可以去借、去凑，路费我们共同分担。你不必犹豫，我入股白雪灵，你还是老板，我只分红利。而且，我可以不拿你的工资。我有把握一个月做二十人，每人三千五百元，就是七万元，单这个项目，我们就够发的了。何况还有其他的呢？主任，我让一个又一个老板炒怕了，居无定所，天天提心吊胆。我那先生和他二奶是扶不起的梯子，我还得养我女儿哩。我一直不甘心，我干了六七年美容业，知识也有，经验也有，怎么就不能找回自己？主任，你们东北人豪爽，心眼儿好，我跟你打工心甘情愿，你有难处我知道。"

我用力吭吭咳了两声，打断荆子的诉说。因为我见她的泪珠已经凝在眼角了，我的心霎时被泡软了。

荆子也安静下来了，但我看得见她小小的身躯点燃熊熊烈火。不想发财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荆子不顾风险要投资，迫不及待想追回自我，也是穷怕了，和我刘显刚的心情，何其相似呀！

我答应了荆子入股的要求。

第三天傍晚，荆子的丈夫匡豪伟给她送来三千元。荆子当着我的脸一把将钱夺过来，没好气色地说道："算我借的，下个月就还你!"匡豪伟走的时候私下里对我说："钱都是借的，要是亏了，我们就活不成了!"我一听心情很沉重，好像我是罪魁祸首似的。荆子心情却很兴奋，小手攥成拳头，在我面前挥舞：

"主任，你放心吧，我坐硬座去，我会精打细算的，我会时刻向你汇报，我还会想你的!"

“上帝保佑我们！”

荆子走了。我独自坐着的时候，会进入云雾缭绕漫无边际的幻想：

中医美容科抖起来了。仅白雪灵一项业务，平均每个月有三十到五十个顾客，每人三千五百元，就算优惠期二千五百元吧，也有七万到十二万元营业额。而且，事业会越做越大，名声传出，滚雪球似的，两个月内顾客可达百人，月营业额就是几十万元！应该印一张精美的广告，还应该找个形象代言人。其实荆子只要请个化妆师，好好包装一回，就是个大美人，聘代言人这一笔钱完全可以省下来……

想到荆子，我的心尖像有一根羽毛轻轻拂过，又柔又麻。荆子和我的妻子卉艳性格迥异。荆子敢说敢做，热情洋溢，卉艳善良温柔，每回电话就只会说“显刚呀，我们娘儿俩就全靠你了”。有时我会想，干事业还得找荆子这样的人做老婆，过日子才找卉艳。我坦白，我已经爱上荆子了。

其实，正如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我利令智昏之际，不知不觉已犯了经商大忌。首先，我是利用信用卡提现负债承包中医美容科，经营只有一个月，立足未稳，就急于投资新项目，无丝毫风险意识，想的净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没有想也不愿想到失败，想到血本无归，没有给自己留一个起死回生的余地。其次，用人失察，避长扬短；荆子聪明、热情、肯干、大胆，固然可贵，可她显而易见的毛病，却被我忽略了。她不顾后果一怒之下砸了丈夫的工厂，弄得家道一败涂地，毫无翻身机会，已经足以说明她是个情感胜于理智的女人，起码可以说心理不健全。可我却听之任之由之。一个除了美容知识之外已经一无所有的缺乏理智的女人，当她失去最后一块钱时，该会怎样疯狂，是我辈书生做梦也想不到的。可惜这个教训，是在荆子的丈夫匡豪伟用尖刀对准我的胸口时才恍然大悟的。

且说荆子到北京后，天天打电话，像道道彩虹横架在眼前，五彩缤纷，灿烂辉煌 。

“主任，白雪灵加盟都快抢疯了，全线告急，全国各地都来，产品供不应求，迟来的就加盟不上了，现在周边国家的连锁机构都在全力支援。有的只好等下一批，幸亏我们来得及时，排了个尾巴。但我们加盟得太少，人家都是十万二十万、五六十万。效果呀？哎呀呀，主任你放心好了，你是外行你懂什么？包好包好大大的好，要不人家怎么敢承诺无效退款呢？给了我们两百套产品，二百套可以赚五六十万元哪！院装的家装的我都配齐了，你放心好啦，我学会全套手法就会赶回去的。而且，我还了

解到一种最新款的精油，搞美体项目也是能赚大钱的，我就说到这里了，你放心好啦，我好想你哪！"

七天后，荆子回来了。衣服还是那身衣服，可容光焕发春风满面。她没舍得火车托运，硬是把二百套三十五公斤的白雪灵自己背回来了，叫我好感动。

"怕托运丢了，你我两人的命根子哪，五六十万元哪！瞧我的胳膊都被勒出青肿来了！"

荆子连一口水也没喝就急匆匆打开纸箱。我看到两百盒家庭护理的白雪灵，包装没有什么新奇，纸盒上有一位很性感的清宫美女。院装的面膜粉、美白膏、洁面乳、按摩膏、祛斑霜等则是罐装的，有一幅明星照，大抵是产品代言人吧。

"主任，你看我的脸，白净不少吧？我才做三次，小褐斑就没了，漂亮不漂亮？"

我详细看了看，确实白净多了。

荆子亲切地给我一个飞吻。

48　一夜暴富的行业

【史纪感言】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开业以来，刘显刚医生的感觉就像爬山，在羊肠小道上披荆斩棘，进得山门，豁然开朗，有石级曲径通幽，奇山异石，美不胜收，突兀之间，还会惊呼壮哉河山。美容业，确是一座金山银矿呀！第二个月的营业额竟飙升到十七万之多！人生头一回拥有如此之多的钞票，刘显刚医生浮想联翩，想当初仅仅是为有一个夫妻做爱能够舒畅自由的房间而愤然下海，后来房子有了可男人雄风无存，不禁哑然失笑，悲从中来。五年一觉，恨无高人指点。如今他踌躇满志，可惜“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际，也是“卢生求富贵，一梦惊黄粱”之时。

白雪灵美容，是中药面膜加按摩，再涂“白雪灵”，在半个月内把黄褐斑消除掉。虽然白雪灵国际美容机构打出“祛除一切斑点”，其实真正能祛的斑也只有日晒斑、黄褐斑，对雀斑尤其对化妆品的铅和汞沉积形成的真皮斑效果微乎其微。

荆子在接待顾客时总是大包大揽：“没问题，无效退款！”我几次纠正她，说根据我们操作实践证明，白雪灵的功效显然夸大，我们再言过其实，怕不好收场。可她却说根据她几年美容院经历，顾客对我们的承诺转身即忘，“中国是个没信用的社会，谁记你什么承诺不承诺呀？”我还是主张不提“无效退款”四个字。

“什么叫有效，什么叫无效？她过去什么样子，她自己明白。用过白雪灵以后，皮肤白净了，斑点少了，这就是有效嘛。你想更加有效，行呀，再交两千五百元来，多做一个疗程呀！”

“万一遇到较真的主儿呢？你以后接诊的时候，对根本祛不掉的真皮斑还是别收了。”我退了一步，规劝道。“我担心真皮斑弄不掉惹麻烦。”

“哎呀呀，有我哩！”荆子大大咧咧毫不在乎，而且嘲笑我道：“看把

你个大男人吓的！人家美容院羊胎素、干细胞、金丝植入，十几万、几十万地赚，有几个人去告，又有几个人告赢，我们这两千三千的算什么？小儿科！人家告你，律师费、诉讼费，还不止两千三千元哩！你没去过别的美容会所美容院，你就不晓得人家怎样从富婆阔小姐肥二奶身上刮钱，看了吓死你！"

我们中医美容科是没有从富婆阔小姐肥二奶身上刮下能把我吓死的钱，但自从我们把广告散发出去以后，也陆陆续续来了不少顾客，沿用以前我在门诊专科时的行话："条条肥羊皆是钱。"既然荆子那么自以为是那么固执己见，也许倒是她对了，我就乐于日日见财吧。

也许因为有了小巧美丽善解人意的荆子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缘故吧，我好久没给妻子卉艳打电话了。她也许对我雄风不再怀疑我家外有花的误解尚未消除吧，也很久没给我来电话了。这天晚上，我给她去电话，汇报我改行做美容了，今非昔比了，收入十分可观，今年春节一定请她带儿子来A市探亲观光。我还说，这个破房子我就先不装修了将就用到明年，买个四套间的或者别墅式的，想当初我们为了有一个房间不让人"听房"而下海的目标实在太小太可笑太不值得一提，我现在的目标是搞几家美容连锁店，到时你卉艳也得来参加管理当个副总经理什么的……我讲了半天她也不插话只说她听了很高兴，却热衷于荆子是不是也参加管理，也当副总经理什么的，长得漂亮不漂亮，丈夫有没有在身旁，她的宿舍是住她一个人还是另有别人云云，殊不知她这样盘查让我本无心也变有心了。

第二天，2006 年 8 月 19 日上午，真的一个馅饼掉到我们中医美容科。

一个很有贵妇派头的女人，三十几岁，相貌应属上乘，身材也挺拔高挑，依稀可见年轻时候的美丽。她又浓又密的头发染成葡萄红盘在头顶，厚厚的刘海遮住宽阔的前额。这是一位只可远看不可近看、只可侧看不可正看的女人，她的眉骨、右额角、双眼圈、两边太阳穴和右下颊都出现成片的乌黑与葡萄红色的斑点，可惜了一张很性感的瓜子脸。这个可能是患上某种怪异皮肤病的女人，很有弹性地敲着高跟皮鞋走进我们中医美容科，荆子很热情地迎了过去，女人却用一种很标准很清脆很有节奏感的普通话，开门见山地对我说：

"看了你们的广告，我很信任你们，我脸上这种色素沉淀的斑，你们能治吗？能的话，我出价五万元！"

荆子一听就朝我递眼色。女人说她的艺名叫叶蓬蓬，问我们认识不认

识她。荆子说认识认识，你长得很像演周瑜老婆的那个演员哟！叶蓬蓬说她不是演戏的是歌唱家。

“天天晚上要化妆，还要染头发，瞧瞧，脸上的皮肤也染成这样了。我花了几万元做彩光嫩肤，换肤，打激光，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惨不惨？”

实在惨不忍睹！我在心里说。她的头发染过葡萄红、金黄色、棕色、赭色，这些色素一层层沉积在前额、太阳穴、眉骨、耳后、眼窝和两颊上。尽管她想用厚厚的粉底遮上，可无论她怎么努力都掩盖不了那几种刺目的颜色。

我不想接叶蓬蓬这个病人，哪怕她是财神爷。她脸上有三种色素沉积，面积又如此之大，而且又是染发剂造成的，白雪灵根本无法消除。我好歹是正规医大毕业的，虽然没学过美容，但皮肤的结构还是清楚的，色素一旦进入棘细胞层，要消除相当困难。我正想发表看法，叶蓬蓬音色圆润、甜美的普通话又响起来：

“我没指望你们全部给我祛除干净，能减轻、变淡就满意了。我在五万上再加两万，七万，两个月，你们只要帮我变淡，让我抹上遮盖霜看不出来就行。”

荆子一直撩拨着坐在我面前的叶蓬蓬的葡萄红头发，听到又加两万元，语气郑重地说道：

“主任，这活儿我接了！叶小姐的要求我们能办到！”

“你们大胆放手做。”叶蓬蓬甜甜地笑着。“我也是死马当活马治，为了这些鬼地图，连唱歌儿都唱不出价钱来。上台当人，下台当鬼，老公和小妖精跑了，儿子也被他带走，我一个人只剩下半条命了，还怕什么？”

叶蓬蓬说得通情达理，加上她的家庭遭遇和荆子相似，弹动了荆子心中最脆弱的弦，两人在半小时内居然成了无所不谈的“铁姐儿”。荆子已经把她带进美容室，边说边为她洁面敷膜，最后，都愤怒地声讨自己的前夫和天下所有男人。

我忐忑不安，心里直打鼓，后怕之中又有几分捡到馅饼的喜悦。须知，七万元，对于唱几支歌就可以赚几十万、几百万的歌唱家来说是九牛一毛，可对我们刚开办一个多月的中医美容科，就等于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净利润呀！平常时，荆子好言善语为刁钻古怪的女顾客做一次皮肤护理也不过是三十五元，做一个祛痘挑脓清疮的才收五十元；虽说白雪灵祛斑美白收费高，每人才两千五百元；而叶蓬蓬一下子抛出七万元，那是两千

个皮肤护理、一千零四十个祛斑挑脓清疮、二十八个白雪灵祛斑的价格呀！

我默默算了一笔账，心境渐渐平静下来了。要说风险，哪里没有？喝开水都能呛死人哩！还是荆子说得好：十万二十万元做金丝植入而弄得嘴歪眼斜的女人，上告到省卫生厅都没人真管，赚了大钱老板早就跑了。再说那些“跨国美容集团”总部都在外国，谁有本事请国际律师上国际法庭，打国际官司呢？闹吧闹吧闹一阵闹不出名堂最后还不是自认倒霉？

荆子给叶蓬蓬做了两个多小时的皮肤护理，说明她真的是下了工夫的。我又给叶蓬蓬把脉看舌象，问起居、月经、二便，为她开了一星期调和气血的中药，告诉她体质不太好要用补中益气方药调一调，对皮肤很有帮助。我也是格外耐心与用心的。

叶蓬蓬小姐很高兴，说“哪一天我的脸治好了，特请二位医生到我们夜总会看表演，我专为二位医生唱几支歌儿”。

富有弹性的鞋底声一消失，我与荆子不约而同算起账来：现在我们的营业额已经有十二万了，月底完全可以拿下二十万！天哪，二十万！我们成功啦！

我们决定晚上去海鲜酒家庆祝。

葡萄美酒，九节虾，大闸蟹。酒未醉人已飘飘然，仿佛来到阿里巴巴山洞前。

“主任，以后我们干脆打出包治旗号，像叶蓬蓬，收一位七万！”

“有十个叶蓬蓬，荆子你也买套房吧，我他妈换一套上下二层复式房！荆子你知道我为什么下海吗？”我又灌下一大杯酒，舌头也大起来了，居然讲起同屋的龚药剂员的儿子“听房”的事情，让荆子很同情一阵子。

我们本不想喝醉，结果还是醉了。荆子扑到我怀里，我也紧紧地搂着她，这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定格，成为永恒。但我还是扶她回了宿舍。

我回不了家，就在美容室里将就一个晚上。

我居然梦见和荆子巫山云雨，在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上。

49　美容美出包公脸

【史纪感言】

有人说，中国女人为一张脸活着。“脸”是审美的对象，“脸”是尊严的别称。古代女人还加了两个条件，一是贞洁，二是三寸金莲。有了很漂亮的脸蛋还要有一双小脚，而没有贞洁更是没有脸。新时代标准变了，集中在上半身了，贞洁退居末位，小脚变成残废，乳房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了，要饱满、坚实、挺拔，异峰突起，呼之欲出；其次是身段，苗条丰满的腰肢，盈盈一握，身轻如燕。但不管是旧社会还是新时代，脸都排在首位。于是自古至今，中国女人都千方百计地折腾这一张脸。在这一片方寸之地，传统瑰宝、宫廷秘方、纳米技术争奇斗艳，美容专家、嫡传弟子、“海归”教授纷纷标新立异，自诩享誉中外，独领时代潮流。我们不可否认，在创造美丽的行业里，集合着一批技术精湛、知识渊博、作风严谨的专家教授，致力于现代生物技术与中药现代化的结合，研发出一批纯天然、高科技的经过大量的安全性实验而且效果优良的美容药品，令女人们欢呼雀跃。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美容纠纷层出不穷，毁容官司屡见不鲜，报刊上披露的行业内幕惊心动魄。何以如此？这正是刘显刚医生试图解答而还尚未完全解答清楚的问题。

中医美容科推出一块广告牌子。大红标题是：“紧急通知”。内容如下：“白雪灵货源告急！五百套产品十天内只剩一百套，优惠时间延长五天。我们用疗效说话，用良心做美容，无效退款，优惠期间价格减半。”

生意真好呀！

八月十五日，月营业额飙升到十七万元的这一天晚上，也就是叶蓬蓬做白雪灵消斑的第十四天，半夜里，我忽然接到她的鬼哭狼嚎的电话：

“刘主任，你们害死我了！我现在脸上一团黑，一团黄，一团红，一团白，比鬼还吓人，夜总会老板把我炒了，我他妈的现在怎么办呀？我不

想活了，你们赔我一张脸来！”

我仿佛从五彩云端掉进黑暗幽深的地层裂缝里，动弹不得，绝望和毁灭犹似一种沉重的物体压在我的心口上，我意识到这一回是无处逃遁，彻底完蛋了。我的耳朵嗡嗡响根本听不清叶蓬蓬无休止地说些什么。待到耳机里传出凄厉的哭声，我才渐渐还魂过来。

“叶小姐，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你再从头说说。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本来我做了三次都变淡了，很高兴白雪灵实在有效，我的同伴也说快好了、快好了。可是上星期六，荆子小姐说要加大药量，用美白水连续涂了三遍，当天晚上，我化妆要上台，脸突然痛得要死，接着就肿起来。我连夜去医院挂吊瓶，挂了三天，脸不肿了，可是一张脸的皮全脱下来了，现在是一块黑一块红，比《画皮》里的鬼还恐怖呀，谁都不敢看我一眼。我只好躲在房间里，我不想活了，我跳楼自杀了！”

我听得全身麻木，手脚冰冷，小腿筋不停地抽搐着。我知道我面临倾家荡产，坐牢受刑。要是叶蓬蓬纵身一跳，我就得赔她一命。我不知道叶蓬蓬住在哪里，我恨不能生双翼飞到她身旁阻止她跳楼。我只听到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忍受一声声同样是绝望和毁灭的咒骂。

“我还劝过荆子，不要急、不要急，涂太多了会不会有坏处，她说不会、不会，绝对不会。刘主任，你们这个白雪灵看来是利用剥脱办法祛斑的吧，和前几年台湾的果酸换肤差不多吧？可是果酸汁里没有铅呀汞呀。有医生说我这一次是铅汞中毒，你们的白雪灵肯定有超过几万倍的铅和汞，不仅剥掉了表皮，还沉到真皮了。我的脸已经是损害好几回了，用高浓度的白雪灵根本不合适，你们还是包治，无效退款，你们是想钱想疯了，可也不能坑人诈人呀，把我一张脸毁了，彻底毁了！我要告你们，我律师都找了！”

叶蓬蓬电话直打到我的手机没电了，发出沙沙声什么也听不见为止。我边充电边打电话给荆子。她从梦中惊醒过来，半天才说出话：

“烂了，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三天前，三天前还好好的，还好好的嘛。”

“叶蓬蓬说你为她涂抹了三遍美白液，剥落了一层皮，眼睑和两腮都烂得出水了，色素都沉到血里去了。”

荆子又静默了两三分钟，才说道：

“主任，我有点怕呀！”

我还寄一点希望于荆子，现在完全破灭了。无论是第六感官，还是我的人生经验都告诉我：这是一场灭顶之灾！

我恨我自己。荆子的浮夸和急功近利我不是不知道，却总以为她干了十年美容，不会太胡作非为，因而放心让她独当一面，到头来坑害的是自己呀！我希望是一场梦，是夜里的一场噩梦。然而我眼睁睁看着天渐渐亮了，叶蓬蓬的电话是事实，一场严酷的事实！

我头大如斗，昏昏沉沉来上班。荆子眼眶也黑了，处处躲避着我的眼光，我不想多说，心的一角残存着一丝侥幸，也许是叶蓬蓬夸大事实，演员嘛，就会大惊小怪。但愿上帝保佑吧。

等到下午四点钟左右，叶蓬蓬来了。看到她用心良苦地戴着英国女王常戴的那种宽边帽子，扣了一副几乎把脸遮挡一半的墨镜，我仅存的一点侥幸刹那间消失。她进得门后随上一关，把帽子摘下，又拿掉墨镜，像舞台亮相似的扬起脸，愤怒地说：

“看吧，看你们把我弄成这鬼样子！”

荆子“啊”的惊叫一声，说“你你，不是用了什么酸了吧，怎么这个样子”。我也吸溜一口冷气，心缩成一团，绝望地看着叶蓬蓬的大花脸。因为没涂抹遮盖霜，她这张五色脸更加不堪入目。原来葡萄红、金黄、灰黑还只局限于额头、太阳穴和眼眶周围，现在却一直渗透到两腮和鼻梁。因为脱了一层皮，一团团红血丝透露出来，连下巴、嘴唇周围也有几片葡萄红颜色。更奇怪的是整张脸还沉积着星星点点金黄、淡紫、橘红、灰黑的颜色，可能是长期化妆沉积到皮下的。叶蓬蓬的双眼皮大眼睛里蓄着两泡泪水，涂着指甲花的双手颤抖着，又气又恨地说道：

“你们害死我了，赔我多少钱能换回原来的样子呢？”

荆子一听说赔钱，脸霎时拉下来，毫不客气地反击道：

“你原来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来的时候不就是深红、金黄、灰黑一片一片的吗？我不是再三交代你这几天别化妆别化妆吗？你偏偏化了妆，抹那么厚的油彩，能不发生过敏吗？”

两人吵了起来，我只能当和事老，把叶蓬蓬拉到美容室里，极力大事化小。几位顾客看到她那张脸，拔腿就跑。

“叶小姐你别生气，荆子说得也对，你做了祛斑之后，是不能化那么厚的油彩妆，那肯定要过敏的。现在你的脸正在感染发炎，不如先打几天消炎针再说。”

“就算消炎又有什么用，红血丝都出来了，颜色都沉到肉里去了，新

皮长出来又有什么用？我当时问了几十遍，能不能淡化，你们说没问题没问题，现在你们看看，不仅没淡化，连肉都变色了！”

中医美容科门外挤满其他科室的人，还有刚来的手里拿着我们广告的十几个新顾客。荆子见此，也忍不住大声叫嚷：

“你到底要怎样？一疗程还没做完哩，也还要有个恢复期哩！”

“我要怎样？赔我五十万，还算便宜你们！我来你们这里治疗之前，用些粉底和遮盖霜还能上台演出，现在这个鬼样子，还能见人吗？”

“我几十次告诫你别化妆，涂了美白液可能会过敏，是你自己不听，是你自己不听的嘛！”

“我不化妆怎么演出，不演出哪来钱，付给你们七万元，我就没钱吃饭了！”

两个女人一台戏。阚主任闻声赶来了，喊住了荆子，拉着叶蓬蓬去他办公室。

我对荆子的好感烟消云散。似乎为了逃脱责任，证明自己没有错，我对正呜呜哭泣的荆子斥责道：

“她的脸怎么能美白水一涂三遍，你就没有按照操作规定嘛，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吗？白雪灵其实就是酸和汞调配的，对皮肤角质层厚的还有效果，叶蓬蓬的脸早就没有什么角质层了，一星期涂三次，一次涂一遍，可你上一周竟然一次就涂了三遍，她的脸是钢板？你为什么这样不计后果？”

“这些话你怎么不早说？”荆子抹了一把泪水，对我不满地尖声大叫。“接诊叶蓬蓬的时候你也在场，你是个正牌名医，当然比我小小美容师懂得多，你就没有看出来她的脸早就裸露红血丝了吗？你不也是明知故犯，为了赚人家七万元不计后果吗？现在怎么罪过全都成我的了？我是什么？我是给你打工的，你是老板！”

“荆子，你可不能睁眼说瞎话，把责任都推给我。我们是股东关系，上个月分成可是一人一半，我一个子儿也没少你的！”

荆子一听，杏儿脸发紫，嘴唇翕动，两只乌溜溜的眼睛霎时贼亮贼亮，盯着我喊道：

“我一个子儿也没白拿！告诉你，刘显刚主任，你不要太欺侮人好不好？我拿的是应该拿的！我借了一屁股债去北京，我每天做十几个美容顾客，什么活儿都是我干的，你干什么？就算开点儿中药吧，一个钱也没赚回来。我荆子一个子儿也没白拿！”

荆子撕下脸皮决裂了。女人到了这种时候，男人毫无办法，只能知难而退。

我渐渐冷静下来，思前想后。事情明摆着，白雪灵根本不适合叶蓬蓬的肤质，更祛不掉她的色素沉淀，此乃第一大错。荆子为叶蓬蓬做美白十天，见不到明显效果，就加重了“美白水”的浓度，而且涂了三遍。此乃第二大错。须知，现在几乎所有祛斑霜、美白水都有汞的成分，汞离子在适当的浓度里可以带走一部分黑色素，但也可能和黑色素一同沉淀于皮肤真皮层。叶蓬蓬脸上的色素就全都在真皮层里。她的肤质本来就特殊，荆子不顾一切超量使用有剥脱效果的美白水，毁容就是不可避免的呀！我刘显刚不会呼天抢地捶胸顿足，我知道世上没有后悔药，必须面对现实了。事实上也不能罪归荆子一人，至少她为了七万元生意而冒险我刘显刚是同意的。现在的问题是，叶蓬蓬狮子大开口，居然要索赔五十万元呀，我刘显刚就是把全身的零件都摘下卖，也凑不到五十万元呀！阚主任把叶蓬蓬带走了，他们会谈出什么结果呢？阚主任像每一位给老板招安的“二老板”一样，奴性是他们谋生的本能，为了门诊部的声誉，他必然会与叶蓬蓬妥协，把我逼上死路！

果然不出所料。

阚主任来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叶蓬蓬不在了，我稍稍松了口气，但阚主任铁青的脸色仍然使我沉重、压抑和惊恐。

“你知道叶蓬蓬是何等人物吗？这个婆娘已经闹垮了两家美容院了。她先是拿几万元请人家祛色素，签订协议书，获得承诺，之后再大吵大闹，天价索赔。这一次你们也做得太过头了，涂了什么东西，把她的脸搞得一塌糊涂。”

“你听我说，她本来——”

“我不想听！”阚主任专横地挥手打断我的话头。“我只知道叶蓬蓬找了消费者协会了，还找了几个记者，又说认识什么名律师，也打过招呼了。我们跟这种胡搅蛮缠的女人扯不清，我和你商量，你索性答应她，赔上一笔钱算了。”

我的血“呼”一声冲上脑门，霍地站起来。

“她要索赔五十万元，我宁可蹲大牢！”

“咱们理亏在先。”阚主任盯着我说道。“她狮子大开口也不是没道理。不过，我们可以和她谈判，我看也就给她十几二十万吧，把她打发一了百了。你也没办法在这里干了，弄出这种事，哪还有顾客找你们呀，而

且对我们门诊部的影响也太坏了。我们都认倒霉吧！”

“我上哪儿弄十几二十万元？”

“八月份的营业额不是有十七万元吗？我们都不要了，全都赔她算了。十七万元她用来治脸肯定不够，也可能没治了，毁了，她这一生毁了！”

我瘟头瘟脑回到科里坐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怀疑阚主任和叶蓬蓬有勾结，但我的脑子已经麻木了，无法分析推理判断。我闭上眼睛伏在桌上，犹如躺在黑暗的棺材里，空气越来越稀薄，直到窒息不畅的时候才抬起头，看见众人已经下班了。

荆子呢？

我打荆子的手机。

“对不起，你拨的电话已关机。”

我到她宿舍敲门，不在。一个钟头里拨了十个电话，回答都是关机。我脑袋“轰”一声，意识到荆子跑了。太不仗义了吧，在落难之中！我刘显刚太蠢了，怎么信任这种不仁不义之人？我拍案而起，却徒有四壁，连发泄的对象都没有。

我没有去吃晚饭，我连续打荆子前夫匡豪伟的手机也都没打通。大约一个钟头后，匡豪伟把电话打过来问我何事。他确实不知道荆子去哪里。在以后的两天里，他和我都在找荆子。我们都往好的方向想，荆子肯定想办法去了。

阚主任在第二天下午打电话叫我去门诊部对面的咖啡店里。

咖啡店里还有两位三十岁上下的男人，阚主任介绍说他俩是叶蓬蓬的委托人。我坐下以后，阚主任先说话：

“这件事只能私了。我们门诊部和刘医生商量过了，十七万元，多一分也没有。刘医生已经砸锅卖铁了，你们再去告也没用。何况当时叶小姐做白雪灵的时候，人家刘医生和荆子都再三再四嘱咐不能化妆，叶小姐不但化了妆，还抹得那么厚。她的责任也占过半呀！”

两个男人，一个理平头，一个留怪异型头发。后者哼了哼说道：

“毁了一个女人的脸，就是毁了她一生。叶小姐本来在演艺界前途无量，你们把她给毁了！”

“你还说些什么呢，以为我们不了解底细吗？”阚主任曲起食指敲着桌子说道。“少拿叶小姐那张脸说事儿。我们早就查过了，拍了照，有录像，她的脸十几年前就因染发弄得色素沉淀，治了几家没治好。十七万

元，同意就签字，我们私了，不同意法庭上见！谁怕谁呀，谁在白道黑道上没认识几个朋友？打听打听，我们老板的衔头！”

我也插了一句话：

“我们有照片，也写有病例，叶小姐的脸本来就一塌糊涂！”

“玩横的谁也不怕谁！”平头男人转身对同伴说道：“我看算了，十七万元。我们都是跑场子的人，没闲功夫和这帮丫挺的扯不断，叶小姐的脸本来也是一张烂地图，没啥搞头，我们算对得起她了。”

“这不结了。”阚主任眼睛骨碌碌转了几下，拿手机拨号，说道：“阮律师，你下午忙不忙？不忙过来一趟，做个证人嘛！”接着阚主任又拨叶蓬蓬：“叶小姐，你派的人跟我们谈妥了，十七万元，多一分没有。你不是说他俩全权代表吗？有本事你告去！行行，见好就收，下午过来，我和刘医生等着你！”

2006年9月5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头上还是戴着那一顶英国女王常戴的宽沿帽，脸膛蒙一块米黄色丝巾，在她那两位全权代表的陪同下，到门诊部办公室和我们私了。赔偿叶蓬蓬十七万元，就算作我们操作失误；叶小姐永不再生任何纠纷。我把款子打入叶蓬蓬的银行卡里，了结此事。

他们一行人走了，阚主任严肃地对我说道：

“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人吧，我也尽力了！你人老实，心眼儿好，不设防。我告诉你一件事，也许你不会相信的事，那个荆子小女人，心术不正，她找我几次，说你刘医生根本不是搞美容的料，要顶替你承包中医美容科。”

荆子？人怎么能歹毒到如此程度呢？我还把她当红颜知己，我是爱上一只小母狼了！

我浑身酥软，仿佛透支了全部体力了。回到科室整理东西，准备走人，竟发现一百多盒的白雪灵不见了。平时这些美容产品都是荆子保管，装在三个大纸箱里，放在美容床下，如今一盒也不见了，只有几瓶美白水还在橱架上。这个女人，危难之中釜底抽薪，无耻程度登峰造极！倒是当初刮我一层皮的阚主任还有点人味儿，不管他跟叶蓬蓬小姐如何私下协商，关键时刻毕竟让我过了火焰山。

临走时，我去阚主任办公室，取我的租房押金一万五千元。阚主任脸都气黑了，说道：

“你还好意思提押金？我门诊部这段时间都没病人来啦！告诉你刘医

生，为摆平你这件毁容烂事，我自己掏腰包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走吧、走吧，别再惹出别的事来！”

我知道是与虎谋皮。

天黑下来了。离开门诊部门口，我把《紧急通知：白雪灵货源告急！》的牌子移到角落。

50 利刃下逃生

【史纪感言】

相传二祖神光断臂求道于达摩祖师时，达摩问："何所为而来?"二祖神光答："求心何以安?"达摩说："将心来，吾为汝安。"二祖神光恍悟："觅心了不可得。"我们的刘显刚医生"何所为而来"？他的"心安"是一种欲望，当然也"不可得"，而且一败涂地，刀下逃命，像达摩祖师一样两袖清风了。也许他还不知道，要战胜别人，首先得战胜自己，真正的敌人，在自己心中。这是对"有所为而来"的刘显刚而言。可对我们呢？对为政者、管理者，还有患者，又该如何而言呢？

我，刘显刚，彻底心灰意冷。

《画皮》女鬼荆子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卷走了。在六百万本地人七百万外来工的A市，玩失踪易如反掌，只要手机换号，便能鱼沉雁杳无音信。我拨了几十次她前夫的电话，也是关机。这个女人当初一怒之下，片刻间就把她丈夫的工厂变成废墟，置他于死地永世无法翻身，行事做人就像《天龙八部》里段正淳的情人康敏，得不到的东西就毁掉，冒犯她的人就杀掉。如此心狠手辣在官场与商场上不能不说也是一种优势。我丝毫不怀疑，几年后，A市会冒出一个比乔老师夫妇更加出色的美容业巨头，甚至赶得上世界船王之女一般富裕的巾帼豪杰，这个人就是今天坑得我无路可走叫天不应叫地无声的荆子！

其实我的要求不高。我只希望向荆子要回一半白雪灵，复印一份《代理资格合同书》，这样我就能活下去，也有机会偿还信用卡上的债务，双方共事一场，都给对方留一条生路吧。

我别无选择。

一天深夜，我辗转反侧，顺手抓起手机又打了一回荆子前夫匡豪伟的电话，没想却打通了。他答应和我见一面。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约定地点见了面。匡豪伟还是一副落魄样，穿着破T恤，推着破摩托，乱蓬蓬的头发皱巴巴的裤子。

“我们到里面坐坐。”我指了指肯德基店。

“不了！”匡豪伟扳着黝黑的国字脸说道。“荆子叫我今天来给你讲清楚，她不欠你一分一毫，做白雪灵美容你拿一万二千元出来，上个月就分了一万五千多元了，够本了。活全是她干的，北京加盟也是她去的，她带走一点货是应当的。”

匡豪伟一句话就把谈判堵死，毫无商量余地。我气得心口沁出冷汗。我忍住升腾上来的怒火，一定要见到荆子，急中生智地说道：

“你能不能让荆子和我见一面，我不是为她拿一些东西来找她的。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也凑到资金了，荆子业务能力相当好，我们不是没有可能再合作的。”

匡豪伟站到一旁用家乡话叽里呱啦讲了一阵，回来对我说道：

“我载你去我家吧，她一会儿就过来。”

我坐在匡豪伟的摩托车后面，大抵十分钟左右，在一栋农民的出租屋门口停下来。

我顾不上看清屋里的摆设，目光落在凹陷的破沙发里衣服时尚的荆子脸上。但见她气定神闲，悠然自得，白净光泽的脸上有一丝嘲讽的笑容。见到我微微点一下头说道：

“来了？”

“来了。”我见了荆子，一腔怒气无论怎么努力再也遏制不住了。“荆子，你怎么能这样，闯了祸全丢给我也罢，还拿我的产品和设备！你不觉得这样做太过分吗？”

荆子识破我是来要东西的，霍地站起来，瓜子脸上有一股我从未见过的凶狠，居然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我过分？我过分啥了？我哪儿对不起你啦？不是你说要搞白雪灵吗？不是你叫我去北京吗？不是你说那一万元是我借给你的，以后会还给我的吗？现在中医美容科关门了，我的钱打水漂了，你今天是来还一万元的吧？”

这样的女人太可怕！

匡豪伟把荆子的胡话当真，转过身来对我说道：

“对呀，你是来还钱的吧？我那三千元先还给我！”

“你们还讲不讲人话？你们还讲不讲人话？”我气得浑身颤抖。语无

伦次了。“你们拿了东西走人，还偷了我的设备，还把叶蓬蓬一张脸毁了，我赔了十七万，我今天就是来找你们算账的！”

荆子一听我今天是来同她分摊十七万元赔款的，这才软了下来，她大抵也晓得“连带责任”。突然，她大声号啕起来，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歇斯底里似的扑过来抓住我的胸襟撒泼，讲的全是家乡土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匡豪伟听了忽然明白什么事似的，一把扯开荆子，当胸推得我倒退三尺，吼道：

“你他妈的要我们赔钱？我们去哪儿搞十七万？你是来找死了！老子今天叫你来得去不得！”

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匡豪伟不知从哪儿找出一把七八寸长的寒闪闪的尖刀，当胸朝我使劲捅过来，我一闪身，尖刀从我右臂划过。

我吓出一身冷汗，夺门而逃，不敢回头，直奔公路，拦住迎面而来的一辆黑色摩的，抬腿而上，嚷道：

“快！快！有人要杀我！”

摩的司机把我载到公安派出所门口，对我说，快去报案。

我没有去报案。我捡起一块石头，真想砸烂这世界上一件什么东西。

三天后，我，刘显刚，回到辽宁省沈阳市我的家中。

然后有了这部长篇纪实。